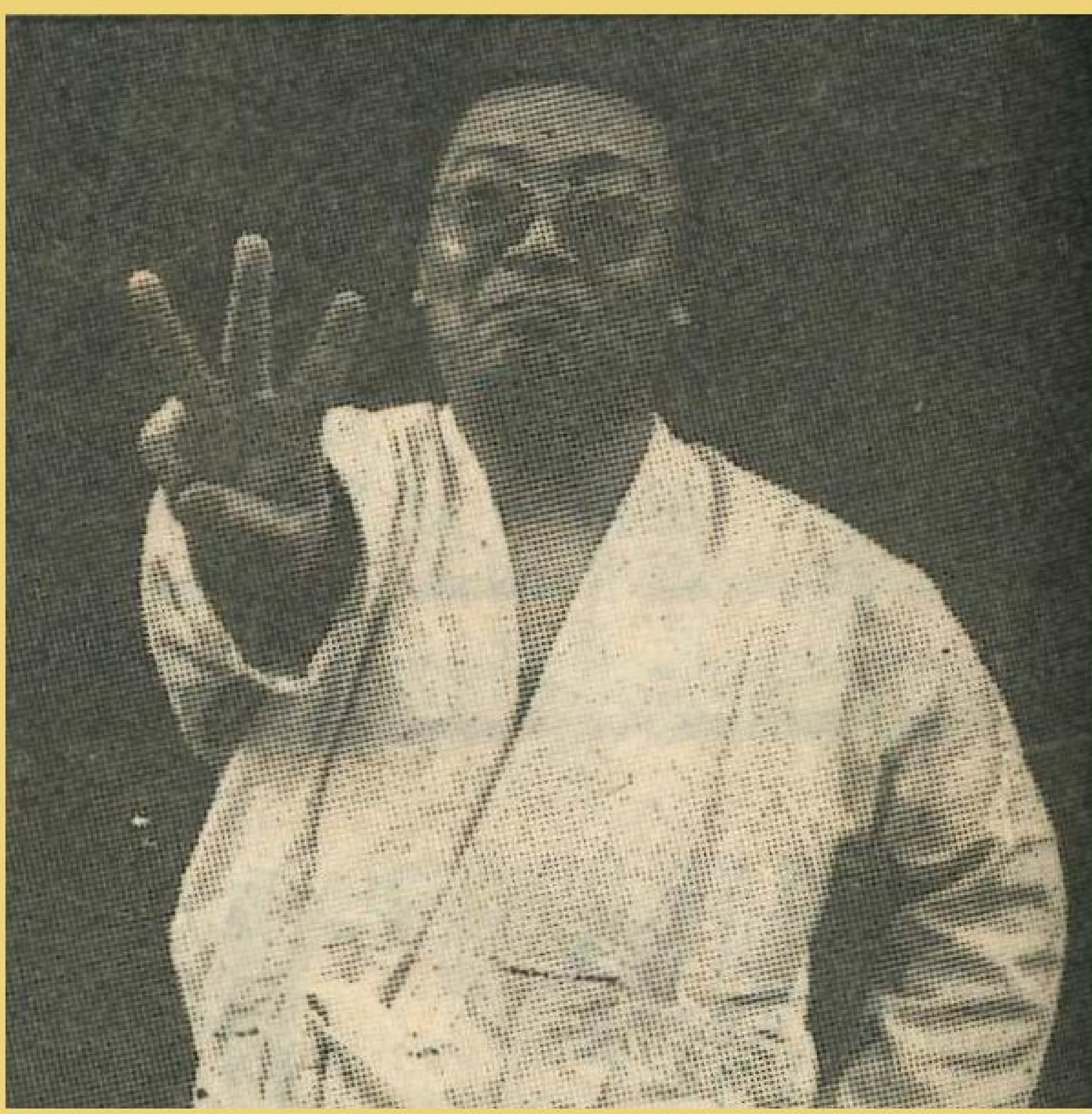




龍虎風雲

連載插畫版





龍虎風雲會

●文／林清玄
●圖／陳文彬

名家武俠小說接力賽

諸葛青雲、臥龍生、司馬紫烟、獨孤紅，這四位都是各有風格武俠名家，各據一方的盟主，忽然聚在一起，難道武林之中會有什麼大事？祇因這番有分教，且看！



猛然，四座山就穩落在衆人面前，一抬眼，四座山居

然動了。

原來是四名大漢。

不知道是那一條道上的漢子，日正當中都縱馬前來了，一路上行人皆探出頭來，在馬蹄飛揚的塵沙中，才見四個人意氣雄發，各具威態。

爲首的一名身長六尺，帶著一副黑框眼鏡，雙下巴，一身白衣，嶇位奇大，乘著一騎紅鬃烈馬，顯見是來自北方平原的樣子，剛健穩重，有那眼尖的人早已看出，那不是北俠「諸葛青雲」？他隱在北方大漠多年，何事來到中州？

衆人一聽，不禁仰首凝目，屏息，這個雄據北方的盟主，十餘年前以一把「奪魂旗」震撼武林，黑白兩道聞之驚心，息影已久，爲什麼冒著冬野的冰寒，又出現了呢？

隨後身形稍矮的漢子，蹬著一匹白馬，悠閒行來，身着一襲黑色唐裝，一臉書卷氣，從容顏上看他已經奔行千里，可是氣不喘、神不變，非有蓋世武功不能臻此。衆人正在議論紛紛，路旁一家客棧掌櫃的老者探頭一看低聲說，那是南俠臥龍生，多年前曾以一支「飄花令」使黑道人物個個喪膽。此人溫文儒雅，但武功深不可測，聽說在柳河莊畔讀書練劍，久已不問世事，最近剛練成「天龍甲」武功，不知道爲什麼也跑到這裡來了？

老人話音一落，大家目光一移，看到左右兩名勁裝的漢子，敞胸露臂，太陽穴高高隆起，目光銳利，練過武功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衆人疑竇不能解，便向那掌櫃的老人詢問。老人果然見多識廣，說：「左邊那個乃是『天馬行空』司馬紫烟，右邊的是『梅嶺劍客』獨孤紅，雖然比起前兩名崛起較晚，但武功在伯仲之間，這兩人，一個行俠東疆，一位仗義西陲，已建立了赫赫威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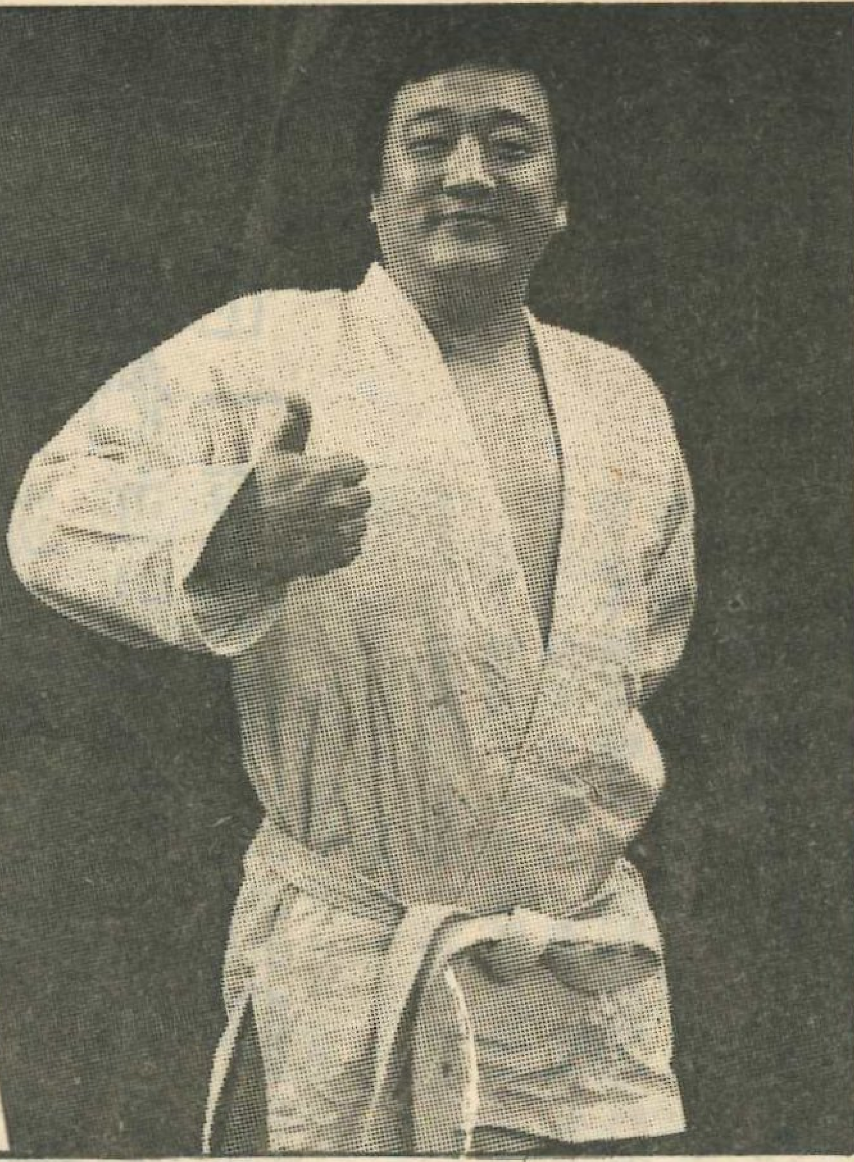
「這四人一向各有各的門派，加以體軀特大，友誼甚

篤，人稱『四大肥俠』。」

「可是爲什麼會突然聚在一起呢？」衆人問。

老人略一沈吟，搖搖頭說：「這可奇了，武林享譽的四大肥俠一旦相聚，必是武林間有大事發生，人說三十年風水輪流轉，武林平靜三十年，又要生事，不知是吉是兇，眞是天意難料！」

「會發生什麼事呢？」衆人不免張頭探腦議論紛紛。



第一擂台

司馬紫煙

籍貫／安徽祁門

體重／87公斤

身高／170公分

成名招式／「環劍爭輝」

接力賽中見眞章

只見四大肥俠自坐騎上翻身落馬，往路旁的一家客棧行去，客棧不大設在地下室，右邊寫著「家鄉風味」，左邊是「太白遺風」，四人一踏上機關，因嶇位奇重，機關門伊啞一聲急速開啓。一向提供武林俠客論劍的「時報周刋」掌門人簡瑞甫已迎迓上來。

略一作揖，四人各依長幼紛紛落座，簡掌門人說：「今天能請到四位大俠，實乃敝門的榮光，這一次的武林論劍，門下諸君經過長期討論，決定一改過去『武打』的作風，來一次『文鬥』，從文才中見武略，在招式中見眞章，不知諸位大俠以爲如何？」

四人略一思索，異口同聲讚道：「好也，不知如何比法？」

簡掌門人略一分析近年武林大勢，謂已砍殺成風，血流遍地，早不知俠爲何物，四位武林耆宿，德高望重，各有功架，何不在今年的論劍大會中一示當年雄風，來一場鬥智鬥招的比法？

「此番論劍，雖然賽分四陣，各上二場，却不是當面對敵，單打獨鬥；而是依次出場，各有場地四尺見方（註一），但請各位盡出絕學，各將多年所練劍式拳招，盡力施展，以啓後學，共昭武林。每一人比劃招式之後，接下之人必須順著前招，接上後式，最後一人則總結其成，方能使這場武林論劍圓滿無缺（註二）。」

北俠諸葛青雲問道：「招式是否定要武當、少林，或



第二擂台

臥龍生

籍貫／河南鎭平

體重／69公斤

身高／168公分

成名招式／「風塵俠隱」

是……有沒有什麼限制？」

「毫無限制，一任各位自由發揮，端看啓招的人施出什麼武功，後一人接著演練就是。」

天馬行空司馬紫烟問道：「順序上怎麼安排呢？是按長幼順序嗎？」

「爲了公平起見，先後順序以抽籤決定，因爲照武林比招，起式和收招最難，爲了免使武林中人詬病，抽籤最好。」

四人皆頷首。

司馬、臥龍、獨孤、諸葛

然後衆人公推最年長的諸葛青雲做籤，以抽籤來決定先後順序。

南俠臥龍生先拆了籤，上書一個大大的『二』字，不覺縱聲大笑。獨孤紅一拆籤，是一個『三』字，也閉嘴而笑。天馬行空司馬紫烟與北俠諸葛青雲面面相覷，司馬紫烟先拆了封，是觸目的『一』字，衆人豪情大發，皆仰天長笑，司馬紫烟笑道：「我早有預感，來，浮一大白。」

說著，一仰而盡，衆人一一舉杯慶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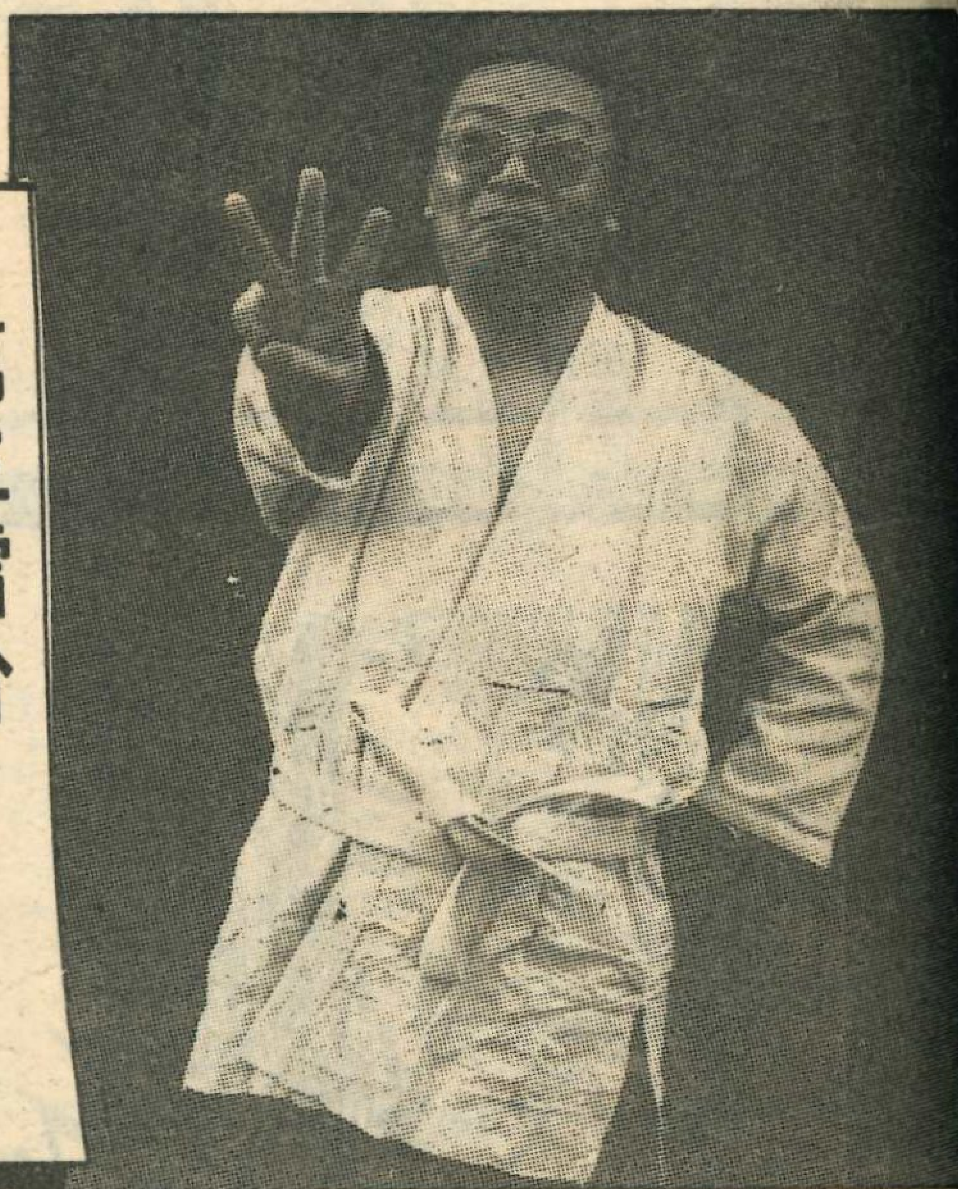
臥龍生鄭重的對司馬紫烟說：「司馬老弟，照一般武林論劍的規矩，想必老弟知之甚詳，就是『點到爲止』。你第一場比劃下來，招式萬不可使絕、使老了，得讓小哥有個轉圜的餘地。」

司馬紫烟神秘地笑笑：「這個小弟自然知道。」

諸葛青雲也對獨孤紅說：「你我乃是多年知己，新招可以獨創，但不可將刀光劍影混作一團，使得老哥哥無以收場。」

獨孤紅一抱拳：「老哥言重了。」

商議既定，各人不覺敍起舊來，皆謂多年不見，風采不減當年，想必武功已大有進境云云。也談一些武林掌



第三擂台

獨孤紅

籍貫／河南開封

體重／98公斤

身高／172公分

成名招式／「紫鳳釵」

故、人物誌異，說得妙趣橫生、酒酣耳熱之際，倍覺溫馨。

招隨心轉・式隨招出

簡掌門人忽然想起一事，說：「各位順序既已排定，可否共想一個題目，以好早做安排？」

諸葛青雲急忙說：「不行，不行，我等練武之人，武功到了相當的程度時，施展開來，心無旁鶩，但知招中出式，式裡生招，萬不知下一招會出什麼招式來，所謂招隨心轉，要第一招使出之後，才知道下一招是什麼。」（註三）

其餘三人也說：「此言甚是，我們近年在報章雜誌上教導後輩習武，每天有每天的招式，但前一天不知後一天的發展，固不可限也。」

簡掌門人不覺莞爾：「失禮，失禮，簡某一時失察，忘了諸位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出招收招就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然後談到論劍日期，簡掌門人提起農曆春節之後，人人對比武論劍之事必然興致高昂，何不就定在那時。

四俠皆道：誰曰不宜。

到了午后陽光西斜，一格格爬上窗來，四俠起身告辭，一一縱馬而去。

但不知隔桌有耳，四俠要在「時報周刋」論劍的消息，在第二天就傳遍武林。

武林人物早已翹首凝睇，期待著論劍的開場了。

註一：武俠小說接力，每人寫四萬字，可自由發揮。

註二：第一位寫完後，第二位接著情節、人物往下發揮，務必使其精彩。

註三：四人都有多年寫武俠小說的經驗，據說他們在報上寫連載，前一天都不知道第二天的發展是什麼。



第四擂台

諸葛青雲

籍貫／山西解縣

體重／104公斤

身高／175公分

成名招式／「紫電青霜」



《武俠接力擂台》

龍虎風雲 1

本期執筆人／司馬紫煙
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這部鉅著由四大武俠名家接力，是今年武壇盛事。每人連寫兩期，第一回合輪完重來一輪，一共十六期刊完。執筆的次序是：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

《神秘的年輕人》

這是一個已有歷史的賣藝班子，那面代表班子的布旗已經經不住風霜侵蝕，不但褪了色，也看不清上面的刺繡了，但是這面旗子仍是具有它的吸引力。

二十年來，大江南北、省城大邑一個個地轉下去，每個地方只躭三天，既不多，也不少，更不管生意好壞，每年每地只演三天，每天一場，決不更改。那怕刮風下雨，他們也是固定的演出。

就是在下着傾盆大雨的日子，他們也能賣個滿座，因爲他們演出的場子不是在露天，有戲園子的城市，就在戲園子裡，沒戲園子的地方，他們就在當地最大的茶樓中。而且要瞧他們的玩意兒還眞不簡單。

起三更，趕半夜，午後未正演出，大清早就得去排隊佔位子不算，不論大口小口，每人三錢銀子那怕是抱在手中吃奶的孩子，也照樣算一口。

三錢銀子可實在不低，一個普通的長工，幹足一個月，也不過才賺那麼多，瞧一個下午的把式就要那麼多錢，這會有人瞧嗎？

沒人會爲這個擔心。很多人算計着他們前來演出的日子，早幾個月就開始攢錢。因爲他們的玩藝兒實在好，道地、精采、緊張、刺激、熱鬧、新鮮、玄奇。大家寧可餓上三天不吃飯，也不願意漏掉一場表演。

二十年來，翠雲班在那兒，那個城就轟動起來了。

最絕的一件事，翠雲班收費那麼多，該只有富貴人家才會去光顧吧，其實却又不然，去參觀欣賞的，大都是些小戶人家以及苦哈哈，有錢的人不是沒有，却少得可憐。

這也不是有錢人家不欣賞他們的玩意兒，而是有錢的闊佬們養尊處優，沒精神跟着大夥兒一起去擠。

翠雲班就有一點硬的地方，繳了三錢銀子進場，佔到什麼位子就是什麼位子，座位一滿還可以放進三、五十個站位，如不滿位子，那怕出再多的錢也無法通融，客滿了就停止進客，大門口有他們的班主自己把守，准出不准進。所以有人預先派人去佔了位子也不行，後來的根本不讓進，萬貫家財的大富翁與身無片瓦的窮小子完全同樣待遇，一切照規矩來。因此，每年到了這時候，許多苦哈哈們存心跟有錢的大老爺們別勁兒，也要趕早擠滿了位子，把那些大闊佬摒諸門外。

有沒有人逞勢想强佔位子呢，早幾年是有的，有回當地縣太爺公子想在客滿後硬插進去，把門的班主雲振天就是不賣帳，那位少爺下不了台，動手想揍人，結果反叫雲班主一巴掌打落了滿口大牙。

縣太爺自然大爲震怒，派了公差一根鍊子把雲班主鎖到縣衙，結果還不到一炷香時間，又鞠躬如也的送了出來，沒到一個月，撫台大人立刻撤了那位七品父母官。

據說雲班主在縣衙上亮了兩封信，縣太爺立刻面如土色，連聲拱手道歉却已遲了，雲班主是狠狠地訓斥了他一頓才出來的，因是大家都猜測雲班主有幾個做大官的朋友，足可吃得住地方官兒。也有人說他本身就是微服私訪的大官兒。

有人問過雲振天，他笑而不答，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翠雲班仍然年復一年的穿城過縣走江湖，所不同的是他班子裡的人手，三、五年總得換一些，因爲他的班子裡全是女弟子，一個個都是年輕貌美、技藝出衆，刀槍棍棒、十八般武藝精通不說，更兼能說能唱、會吹會彈。

「女兒家大了，不宜再拋頭露面，總得找婆家求歸宿



●新的闖入者，打斷了他的沉思。

了，所以不帶他們出來了，換些小徒弟出來見見世面。」

這是雲班主對人的解釋，倒也過得去，而且他換的新手只是面目新，玩藝兒却不會遜色，臉模子身材更不會差，經常換些新面孔瞧瞧，誰都會歡迎的。

登場獻技的固然是女孩子，但打雜的、幫腔敲鑼打鼓的却還是男的，翠雲班拉拉雜雜一共有三十來個人，二十名女弟子是足額不能少的，因爲最後的壓軸好戲，羅漢鬧觀音，必須要有二十一個人才能湊齊，二十年來，扮觀音的一直是雲振天的渾家凌翠仙，善才龍女以及十八羅漢則由全體女弟子一起登場，十八羅漢各顯神通，觀音寶相莊嚴，善才足登風火輪，龍女翩翩起舞，足踏蓮花，美妙無匹，令人目爲之迷，單看這一場就覺得三錢銀子不寃。

每年，他們都要從每個地方撈足上千兩銀子，東止濱海的連雲港，西止秦中的酒泉郡，這是他們活動的範圍，總計有五十餘城，每個地方三天，外加一天趕路，一個圈子兜下來，總計是九個月。

可是還有三個月他們在那裡呢？每年他們賺進的銀子總在五、六萬之譜，這些錢用到那兒去了。

沒人去想這個問題，也沒人追究，因爲他們在每個地方都只留三天，而且足跡太遠，綿延數萬里，誰也沒這麼長的性子與耐心去探究。

二十年過去了，少年英俊的班主雲振天已經鬢髮花白進入中年了，他的渾家凌翠仙却依然烏髮朱顏，明眸皓齒，如霜賽雪。

雲振天的人雖然老了些，他的精神却愈見矍鑠，目光更爲銳利，神態也更爲凝練了。

只是，今夜，他却顯得有點憂慮，鬱鬱寡歡。班子已經從茶園子裡表演回來了，他們住在一家大客棧裡，靠近河邊，介於江橋與楓橋之間，夜色漸濃，遠處傳來寒山寺的晚課鐘聲，益增秋意。

這是秋天的江南，姑蘇城外。

雲振天對着一壺冷酒，悶悶地獨飲着，下酒的是一碟花生米與幾塊醬豆干，他吃得很細心、很認眞，一大口酒後，摸起一顆花生，搓掉外皮，剝掉那一粒胚芽，而後才小心地放進口中，再咬一小口豆干，仔細地咀嚼着。

有時，胚芽上多帶了一點花生仁肉，他都會再用手剝下來，放進口中。

凌翠仙與他的小女兒雲素素坐於對面，就著同一盞油燈，母親在補衣服，女兒在拉鞋底。

雲素素看了父親好幾眼。見他又在剝胚上帶落的花生，忍不住笑道：「爹！您今天是第十四次失手了。」

雲振天苦笑一聲：「妳都記下了！」

「嗯，您剝亂一顆花生，我就拉一針，這鞋底都拉了小半圈了，您是怎麼回事？」

雲振天訕然一笑：「沒有什麼，今天的花生不好，炒得太脆了，我一推胚頭，總是要帶下一點來。」

這解釋太勉强，雲素素更是一付不輕易罷休的執着性子，所以她一搖頭：「爹！花生越炒得脆，胚頭掉下也越容易乾淨。再說在您手中，也不該出現這種現象，您的內力修爲，那怕是剝一粒鐵豆，想扳下多大一塊就是多大，從不會拖泥帶水，這麼不乾不淨的，您是心不在焉！」

「我？我會心不在焉？多少年的大風大浪闖了下來，還有什麼事叫我心神不寧的！」

「有！我知道，您是爲了二姐！」

「妳二姐怎麼樣？」

「她跟那個姓方的小伙子的事，使您心中不安！」

雲振天一聲輕嘆，顯然是被幼女說中了心事，雲素素偏着頭，笑笑又說：「爹！您這是白操心，二姐跟着您出來已經四年了，她不會有問題的。」

「這我知道，我不是怕她出問題，而是我覺得那姓方的傢伙有問題。妳想，他從連雲開始，就一直盯着我們，每一場，他都是起早排在頭裡，趕第一個進場；然後我們住進那一家客棧，他也一定跟着住進來……」

「或許他是特別欣賞我們的玩意兒！」

「再欣賞也沒有這麼個迷法的，整天無所事事，就跟着我們不放了！」

雲素素笑了一下：「他迷的是二姐，只要二姐一出場，他就像頭呆鵝似的，目不轉睛地望着，二姐一下場，他就沒了精神，對誰都懶得再看一眼！」

雲振天又灌了一大口酒：「就是這使我擔心，我簡直就摸不透他這個人！」

凌翠仙放下手中的衣服，溫柔地看了丈夫一眼：「振天，你不是已經調查過那孩子的底細了，的確是個世家子弟，再說那孩子長得也不錯，品行更好。我看了他一陣子，發現他對二丫頭的確是眞心的，除了二丫頭，他對別的女孩子連一句話都不敢說，我還故意叫惠芳、惠仙姐兒倆去逗他一下，他竟漲紅了臉，差點沒哭出來，這決不是裝的。」

「唉！妳們女人知道什麼！」

凌翠仙輕嘆一聲：「振天，我別的都不懂，但是我却能體會出，他看二丫頭時的那種神情，是發自內心的眞情，一個女人能够得一個男人如此望一眼，這一輩子就算沒白活了！」

神情中略見幽怨，使得雲振天也有點慚愧，低下了頭：「翠仙，我知道妳怪我對妳不够關心，而且這些年來，妳跟着我也受了不少委屈，可是妳要知道，我……」

凌翠仙輕輕一嘆：「我知道，你是爲了一個遠大的理想，我也沒有埋怨，而且我們結褵已經二十多年了，彼此都有了深刻的了解，我也明白了你所肩負的責任與工作的重要，可是我們的孩子……」

雲振天搖手止住了她的話，沉聲說道：「不行！」

這兩個字斬釘截鐵，毫無商量的餘地。

凌翠仙却似還不死心：「振天，我們這一家投進去的已經够多了，你我不說了，老大遠適京師，現在二丫頭好容易才找到一個……」

雲振天毅然抬起頭，斷然地一揮手：「不行，我雲家的女兒決不爲情而婚嫁，她們若不情願也只好認了，誰叫她們投胎時選錯了門戶。」

凌翠仙終於不開心了，目中微有淚光盈然，雲素素更是低下了頭不敢作聲，雲振天自己也有點傷感，喝了口悶酒後，眼光轉到女兒身上：「素素！妳是否對爹的這種決定感到太冷酷而不近人情？」

「不！爹！女兒深以做您的女兒爲榮！」

雲振天這才露出了一絲苦笑，輕輕地拍拍她的頭：「孩子！妳要多忍耐，生當斯世，固然是我們的不幸，但也是我們的大幸，神仙眷屬，白首終老，似水綺情，固爲人世之樂事，但人生苦短，轉眼間青絲成雪，白骨與黃土同朽，沒沒無聞了，若能以英烈振我國魂，碧血染芳青史，不但更有意義，而且也不是人人都有這種機會的。」

「我明白的，爹！」

無限慈祥地拍拍女兒的頭頂：「乖女兒，妳能明白就好，妳現在還年輕，還沒有涉及情愛，爹才告訴妳一聲，將來自己要堅强一點，別使自己墜入情網，因爲妳日後的終身歸宿，必將是一個妳最討厭的男人！」

雲素素的神色微黯，但咬咬牙道：「爹！我知道。」

凌翠仙忽又抬起頭：「振天！我不明白，我們家的女兒爲什麼一定要嫁給她們最討厭的男人？」

「那是爲了大局，爲了匡復大業。」

「我知道，但是我們的同志中同樣也不乏忠貞可信的青年人，爲什麼非要在敵對中去找婚嫁的對象呢？」

「因爲她們不是嫁過去，而是潛伏在敵人的陣營裡臥底做掩護同志、破壞敵陣的工作，爲什麼我們每年都要把最美最聰明的女孩兒帶出來拋頭露面，就是因爲她們的條件佳，容易打入對方的圈子裡而展開工作。」

「但又爲什麼一定要她們最討厭憎恨的男人才能嫁呢？」

「這樣才不容易因日久生情，誤却自己的使命，進而危及全局，當初定策時，我們就把一切可能導致失敗的原因都考慮過了，也儘量地把預防的方法做得完善。」

凌翠仙輕輕一嘆：「振天，我不是說你們的策畫不周，但是你們却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哦！是什麼？」

「人心，人性！你們從事工作的人員因時而代，新起的這一代可不像你們老一輩的，本身就抱着一個崇高的理想來投身其中，可以不計任何犧牲。這些年輕人……」

「他們從小就受着薰陶，應該比我們更堅强。」

「振天，你不是一個固執的人，因此不能說這種騙自己的話，你也明白，他們雖是從小就被教育着，但未必就是他們的自願，你更明白，這批年輕人越來越不易駕馭，越來越不够熱衷了！」

雲振天長長一嘆，低頭無語，凌翠仙又輕聲地：「我是個女人，比較細心，我覺得在祁連山中，年輕的一代已經在不安了，你應該特別小心！」

雲振天默默地點點頭，這個問題他不是沒發現，也不是沒考慮過，但祇是放在心中而已，他也知道妻子所說的都是事實。雖然，他們所從事的目標是神聖的，但是在新生的一代心中，却缺少一股自動激發的力量去推動他們，光靠父兄長輩的教訓與驅策，那是絕對不够的。

有什麼方法能够改變這種劣勢呢，雲振天實在不知道，他只知道必須要設法加以補救，否則就將不可收拾了。

新的闖入者，打斷了他的沉思，那是一個健美、爽朗的女孩，勁裝外罩了一件披風，顯得明艷照人，由於她的進來，那盞油燈都像是有了新生的力源，顯得明亮起來。

「爹！娘！小妹，妳們都在這兒啊，那敢情好，有件事情，我正想提出來，大家商量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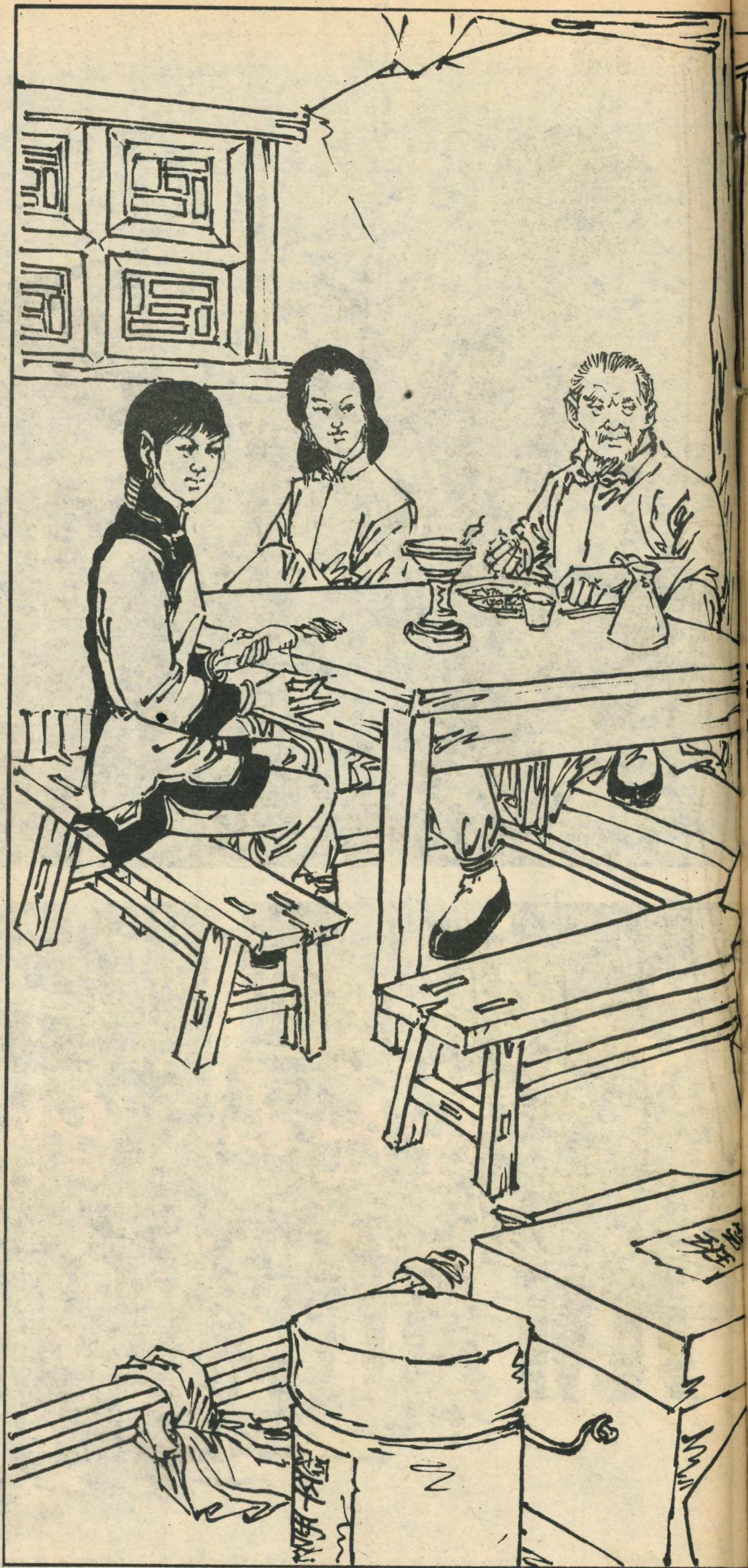
她坐了下來，伸手就抓了個空杯子，從父親的壺裡倒了杯酒，一仰頸子就倒了下去。

雲振天皺皺眉頭，這個女兒是他最鍾愛的，因爲她大刀闊斧，豪情萬丈，簡直就像個男孩子，彌補了他私心中沒有兒子的缺憾。喝酒就是她平常慣的，從四、五歲開始，她就坐在雲振天的膝上，陪着他喝酒，搶花生米吃。

大了一點後，仍是坐在膝蓋上，却是搶酒喝了。雲振天心中一直希望能有個兒子，可惜的是凌翠仙只給他生了三個女兒。平時，他對這個有男子氣的次女頗爲欣賞，但今夜，他却覺得雲施施的喝相實在不太雅！

雲施施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伸伸舌頭，做了個鬼臉，露出她潔若編貝的牙齒一笑：「對不起！老爸，我急着要喝口酒解解乏，今天我跟小方幹了一架！」

這個大姑娘連說話都像男人，雲振天搖頭直嘆氣，他不知道那個小方是怎麼會對她着迷，看他那靦覥可憐生的模樣，該跟素素才是一對，但雲施施的話却使他更吃驚：「怎麼，妳跟方豪打起來了。」



雲施施笑一笑，這一次笑得倒是有點女人味，也很嫵媚：「是過手，不是眞的拚命，今天我跟他到虎丘上去賞月、數鐘，喝秋風！」

「慢來！慢來！你們去幹嗎？賞月，現在是初四，那來的月亮？數鐘，鐘怎麼數？喝秋風，怎麼喝法？」

雲施施開心地伸直兩條腿，把椅子用兩條後腿斜蹺起坐着，那姿勢可實在不文靜，可是她的劉海拂着前額，明眸如秋水、如星般閃亮，却又美得令人心悸。

「那是小方說的，他說初三、四的新月如眉，看起來別具風韻，我們在山頂上靜坐，在劍池畔閉目冥想，發思古之幽情，默數寒山寺中晚課的鐘聲有幾響……」

雲振天微微地笑了，他知道自己的女兒，這種詩情畫意的情趣，是她絕對受不了的，因此他笑問：「妳數了幾響？躭了多久？」

「沒等到月出，大概三十幾響吧！我已不耐煩了，就向他提議說下去沽壺酒來在劍池的千人石上對酌。」

雲振天又笑了，這位姑奶奶豪情不減，雲家的女兒，畢竟是不同凡響的。

雲素素輕輕地搖搖頭，看看二姐，像是看着頭怪物，她實在想不透，斯時斯景下，二姐怎麼俗得想喝酒的。

只有凌翠仙臉色平靜：「他去買了沒有？」

雲施施一嘆，雙手一攤：「沒有，所以我只喝了秋風，灌了一肚子氣，你們知道他爲什麼不去沽酒，因爲他沒錢了，身邊連一個錢都沒有了！」

這倒是誰都想不出的原因，連雲方家富甲海內，是武林中最有錢的一家，方五少爺居然連一文錢都沒有！

雲施施又從父親的壺中倒了杯酒，這次喝得較慢，却抓起塊豆干，整個塞進了嘴，嚼了而下，大概僅僅碎成了七、八小塊，就用另一口酒吞了下去。就是男孩子，吃豆腐干也沒這麼兇法。

「他那天只是隨便出門，身上只帶了十幾兩碎銀子，然後一路跟着我們，銀子早就花光了，他就開始賣身邊的零碎，腰帶上的玉墜啊，手上的摺扇啊，一直花到這兒，他已經典盡當光，一文不名，幸好店錢是預付了，所以還能住。他跟我打商量，明天能不能招待他白看一場，他付不出三錢銀子了！」

雲振天一笑：「妳怎麼回答他的？」

「我當然說不行，這個例子不能開，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在翠雲班看霸王戲！」

雲振天點點頭，才要露出微笑，雲施施却又說：「不過我說可以借給他幾兩銀子，給他回家去！」

雲振天更高興了，女兒這樣說，可見對方豪並沒有生情，有時下場後，結伴出去玩玩，只是普通的友情，否則怎會攆他回去的？

凌翠仙却關心地問道：「他接受沒有？你們怎麼打起來的？妳把人家孩子打傷了沒有？」

「他不要，說他還不想回去，我們演一場，他就不肯放過一場，一定要看到底。」

凌翠仙嘆口氣，似乎在爲小伙子癡心而嘆息，雲素素却眼中閃出了亮光。雲振天笑道：「妳有沒告訴他，我們的歸程還遠呢，一路演下去，要到年底才封箱，而且已遙在秦中，且不管他如何回來，就是這一路上，他又如何渡過，總不成攔路打刼去！」

「我說了，他也彷徨無計，可是他立刻想出了辦法，要求加入我們的班子。」

「什麼，他要求加入我們的班子，他難道不知道我們是清一色的女班子，沒有男角兒登場的。」

「我說了，他却說他不登場，他也不會獻技，只要求加入我們的班子裡打雜。」

「他要打雜，他知道我們的雜工幹些什麼？」

「知道，掃地、清理場地、搬運道具，一切的粗工都幹，他吃得了這個苦嗎？」

「他說他不怕吃苦，我又告訴他說在我們班子裡做雜工，必須要有兩下子，至少要接下我三十六手霹靂拳、十八式旋風斬月刀、九九八十一顆曳月彈！」

雲素素叫了起來道：「二姐，妳在開玩笑，妳的那三種絕學任何一樣出手都能要了他的命！」

雲施施嘆了口氣：「我本來只是開開玩笑，想叫他知難而退，我雖然不討厭他跟在後面，但是覺得一個大男人不幹正經，跟在個雜耍班子後面，實在不是回事，正好藉機會難他一下，趕他回去算了，那知道他還眞行，居然全接了下去。」

屋中三個人都啊了一聲，表情各有不同，雲振天是愕然難以相信，雲素素是驚喜萬狀，凌翠仙則神秘難測。

雲振天道：「施施，妳全力施展了沒有。」

他知道女兒的能耐，不說獨步宇內，但是至少也可以排名在一流高手之列，那個小夥子居然能比她更高明。

雲施施噘起了嘴，這時她才眞正像個女孩子：「前五招我倒是留了幾分，但他從容化解，我也打出了眞火，結果到我施完最後一手暗器手法火樹銀花，他竟毛髮未損，所以只好把他帶回來了！」

「啊！妳已經答應他了！」

「我可不敢擅專，要等您決定，可是我也沒辦法再找藉口推辭他了！」

「妳不會說我們不缺人手。」

「沒用，爹，他知道，我們在連雲時有十四個人工，先後走了九個，現在只剩下五個人，根本忙不過來，他也知道我們的人工是雇來的，流動性很大。」

「他對我們倒是打聽得很清楚。」

「爹！您別忘了，從連雲港後，他就一路跟着我們，有時還自動幫我們架場子，對我們的情形很清楚！」

雲振天的臉色很沈重，想了半天才問道：「施施，我們這個班子的目的不是在賺錢，也不爲獻藝！」

「我知道，我們還受了朝廷的暗中委托，刺探各地的民情官隱，密報大內，大姐夫在軍機處走動，專司此職。」

「那也只是一種掩護，蔽人耳目，我們眞正的目的却是在匡復神州、光我華夏。」

「爹！我知道，您放心，我的口很穩，決不會洩漏半個字的。」

「這點我相信，施施，妳是個很聰明的孩子，妳看看方豪接近我們，是否另有目的。」

雲施施也陷入了深思，良久後才輕嘆搖頭：「我不知道，我用很多的方法觀察他，甚至試探過他，可是他却不露一點聲色！」

「二姐，也許人家是眞心爲了妳呢？」

雲施施苦笑一聲：「我也作過這個推想，所以有時單獨約他出去走走，或者藉故到他的屋子坐坐，有時故意暗示一點對他好感，那知他——他竟跟我裝木頭！」

雲振天的臉色更加凝重了，急聲問道：「是這樣嗎？」

「在我的感覺上是如此的，爹！您知道我的脾氣和性情，實在不會什麼表示柔情那一套，也許我的暗示不够明確，他還不明白。」

雲素素笑道：「二姐，妳當衆牽着他的手走來走去，要說他不明白，他就眞是一塊木頭了。」

雲施施翻翻她美麗的大眼睛道：「拉拉手有什麼關係，我們江湖兒女，那有這些忌諱，我一年不知拉過多少個男人的手，難道都是喜歡了！」

雲素素笑了一笑：「二姐，這個我不知道，一樣是拉手，却有幾種不同的感情，我說不上妳拉他的手時是什麼樣子，但我却能感覺到與衆不同。」

雲施施居然也會紅了臉，頓了一頓才道：「我承認是有點喜歡他，但是這個傢伙，居然毫無感覺，在你們面前，他好像是對我一往情深，但我們兩個人相處時，他却像是有意在躲我，這傢伙簡直是個大混帳！」

凌翠仙也顯出了凝重：「妳爲什麼不早說！」

「我！這又不是什麼有面子的事，我好意思逢人就說？」

凌翠仙嘆了口氣：「振天，照這樣子看，方豪倒是眞的有問題了，我看還是要把他撇開些的好。」

雲振天沉思片刻，才凝重地道：「不！我們雇用他，施施，妳去告訴他，明天起上工，以後跟我們共起居行止，管膳宿，每天工資一兩，做到今年年底，我另外再送他一百兩回程盤纏！」

「這……太高了吧，那有這麼高的工錢的。」

「假如他能接下妳的拳、刀、彈子，這價錢就不高！」

雲施施想了一下才道：「留下他也好，我倒想看看這傢伙究竟是懷着什麼鬼胎！」

●「小方！小方！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爹已經答應雇用你了。」

雲施施的聲音隔着兩重院子都聽得清清楚楚。

雲振天嘆了口氣：「這孩子，那像個女兒家！」

有點遺憾，却有更多的憐愛。

然後他們又聽見咚的一聲，想是雲施施等不及開門，一脚踢開了門。

然後他們又聽見了雲施施的一聲驚呼！

下期待續

龍虎風雲

《武俠接力擂台》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本部鉅著由四大武俠名家接力至105期出招之後，擂台下掌聲如雷而至，譽爲今年武壇盛事。
出招方式：每人連寫兩期，第一回合輪完，重來一輪，一共十六期刊完。
出招次序：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

2

●本期執筆人／司馬紫煙
●插圖／海虹
●題字／楚戈

《從天而降的救星》

雲施施不是一個輕易受驚的女孩，她發聲驚叫必然意味着事情的不尋常。

雲振天與凌翠仙同吃一驚，用最快的身法掠向後院，却聽見雲施施大發嬌嗔的聲音：「小方，你要作死了，不聲不響的躲在門後，還跟我開什麼玩笑。」

看來情況並不嚴重，因爲雲施施並沒有生氣的樣子。雲振天倒是有點不好意思，怕被人發現了難爲情，連忙退走了，但是雲素素却一直衝了過去，正趕上一場熱鬧的下半截，一個年輕漢子正狠狽不堪的束上腰帶，而雲施施却三把兩手地從頭上褪下一床棉被，扔回炕上去。

大概是雲施施進門時，方豪躲在門後，把棉被罩在她的頭上，乍然其來，無怪雲施施要嚇得驚叫了。

雲素素笑了一下道：「方哥哥，原來是你在跟姐姐開玩笑，倒把我嚇了一大跳。」

方豪在這個小姑娘面前是最自然的，雖然小姑娘已經十八歲，也不算小了，但是跟高頭大馬、雄健婀娜的姐姐一比，她的確小得可憐。

方豪把衣襟匆匆地扣上，然後苦笑道：「小素，我可不是故意要嚇她，實在是不得已！」

雲施施本來沒生氣，她自己也經常促狹地捉弄別人，但聽了方豪的話，她可有點火了：「什麼，這還是不得已，難道屋裡還有人拿刀逼着你向我搗鬼？」

方豪苦笑道：「二小姐，我可不知道妳會連招呼都不打，就直接破門而入的！」

「胡說，我叫那麼大的聲音，這不算打招呼，我跑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却給我兜頭一被子，你說這是什麼意思，還說是不得已，你今天非給我一個道理來。」

方豪的臉又漲紅了，他很秀氣，這一臉紅，倒像個大姑娘似的，雙手連拱道：「二小姐，是我不好，我向妳陪罪了，好不好？」

「不行！你給我說出個道理來，什麼叫不得已？」

雲素素笑了說：「方哥哥，你這個不得已倒是叫人納悶，這是怎麼回事兒呢？」

「因爲我沒想到她會踢開門的，那時我……實在是不方便見她，只好用被子把她蒙住了。」

雲素素聽他說到不方便，臉也紅了，自是不便問爲什麼不方便，但是雲施施却不服氣：「胡說，我在窗紙上的影子看到你坐在桌子前低着頭看書，那有什麼不方便的，莫非你看的是那些不正經的書，見不得人！」

她說到這兒，眼睛立刻在桌上以及方豪的身上溜着、搜索着，她倒不是怕他看那些不三不四的書，雖然一般少年人都有偷偷地在坊間買些淫書春畫兒，躲在屋裡偷偷的瞧，但方豪却顯然不是那種人，再者，年輕人既是興這個調調兒，他就是在瞧這些玩意兒也沒關係，雲施施自己就瞧過，而且還不是偷偷地瞧，當着人她也敢瞧！

她是忽然想起不久前跟父親的談話，對這小伙子正在猜疑中，他莫不是正在瞧什麼秘密的函件紙條，怕被自己發現了才急於掩藏！

雲素素也是一樣心思，只是她比較細心，由桌上搜索到地下，看見了一些破布、剪刀、針線，才恍然道：「方哥哥，你是在做針線。」

雲施施也是一怔：「什麼！你在做針線！你會做針線？所以才怕我看見笑你……哈哈……你這人眞有意思！」

她一高興就笑得前仰後合，方豪却更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我根本也不太會，只是胡亂縫着，這倒不怕人笑話，沒人替我縫，只有自己縫了，也沒什麼丟人的……」

「那你爲什麼怕我看見呢？」

「我不是怕妳看見我縫衣服，而是我正在縫褲腿，妳就闖了進來，我……」

他手忙脚亂，舌頭直打結，但總算說出來了，而且他身上也可證明，那條褲子一邊褲脚短在膝蓋下，另一條則長得掩蓋脚面，拖在地上，十分滑稽。

這必定是臨時套上去的，雲施施進來時，他正光着屁股，坐在桌子前裁縫褲腿，難怪他要用被子蒙住雲施施的頭了，因爲那樣子的確不宜見人，尤其是見大姑娘！

不管雲施施的脾氣爲豪爽大方，這時也禁不住臉紅了，自己實在是太魯莽了，要不是方豪情急智生，那又將是怎麼個尷尬的局面呢？

雲施施每當自感理屈時，總是會設詞強辯的，因此她紅着臉道：「誰會想到一個大男人會關着門在屋裡補褲子？」

方豪道：「褲子破了，我不能穿破的出門，只有一條褲子，我不補行嗎？我既不能穿在身上補，又不能開着門來補吧，小姐，妳怪人總得講點道理！」

這下子雲施施沒話可說了，改變了話題道：「你怎麼只有一條褲子，難道不洗的？」

「我從家裡出來，並沒有想到會有遠行，自然不會帶行李衣裳，這條褲子我祇有夜裡上床前洗，第二天起床後穿上！」

雲素素哦了一聲：「晾上一夜能乾嗎？」

「用點力氣絞脫水後，再披在椅背上，一夜後已經是半乾了，穿在身上暖一會兒就乾了！」

雲施施道：「也虧你受的，方少爺，你這不是自己在找罪受嗎，這是何苦來呢？」

方豪低下了頭道：「我喜歡這樣子，倒不覺得苦！」

雲施施哼了一聲：「自甘下流，沒出息！」

方豪道：「這話我不承認，我做我喜歡做的事，不會妨礙人，更沒有傷害到人。什麼又叫有出息呢，難道做官發財又算是上流了？」

「雖不一定要你去做官發財，但你不能學點正經的？」

「什麼是正經的，四書五經，八索九丘，我都已經背得滾瓜爛熟了，眞要我去應試，三元及第如探囊取物！」

「哼！吹得比唱得還好聽！」

雲素素道：「二姐，方哥哥倒不是吹，他是有名的神童，聽說十歲就已讀遍羣經。」

方豪笑道：「那時只是讀過一遍而已，還不能算通，但現在我倒是不怕人考了，隨便抽一本、抽一段，我倒著都能背，十二能詩、十三能文，現在武功練得也還過得去，文武兩途都不必再求上進了。」

「你以爲自己很了不起了。」

「那不敢，我祇是說以後若求長進，不必在書本上用功了，萬卷書已讀破，我現在是行萬里路。」

雲施施究竟不好意思說對方是爲了自己緊追不捨的，因爲方豪只是在她表演時癡癡的望着她，以及無人時，癡癡的張望着她，當了面可沒表示什麼。她也不能自作多情硬把事情往頭上扯。所以她只好說：「行萬里路是好事，但跟着我們却學不到什麼的。」

「不！學得很多，我可以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幹什麼也無法看到這麼多的人的。」

「看人就能長進學問了嗎？」

「是的！所謂學問智識，也就是如何處世做人而已，多接觸一些人，仔細觀察比較，自有心得！」

什麼心得他沒說，雲家姊妹也沒深究，她們的書沒方讀得多，口才也不如他好。詰問下去是問不出名堂的，雲素素忽然發現了另外的一件事：「方哥哥，你身上的袍子呢，怎麼換了些短衿了。」

方豪原來穿的是一件英雄氅的武士裝，質料是上好的蘇緞，穿着也很神氣，可是此刻却換了件做粗工的短裝。

方豪笑笑：「當了，換了五兩銀子，然後又化了一錢銀子，向當舖裡買了這套粗衣褲來，原來的主人又高又胖，衣服倒沒什麼，褲子太長了，非改不可。」

「幹嘛要把衣服當了呢？」

「我要錢呀，今天妳提議要喝酒，我却身無分文，那是我這輩子最難過、最窩囊的一件事，所以一回來，我就決定把衣服去當了，施施，明天妳要是還有興趣，我可以請妳喝酒了！」

雲施施多少有點感動的：「你爲了請我喝酒而當衣服？」

「是的！不過我已經要求在班子裡做工，穿着那身衣服也不像樣子，所以我換掉了。」

「你倒是很有把握，知道我爹一定會答應的。」

「是啊，第一是妳答應了，就等於有了一大半的希望，雲二小姐言出如金，班主想必也不會使妳成一個輕信寡諾的人，第二是班子裡本就缺人手。」

雲施施恨得牙癢癢的，她倒不是不肯雇用方豪，但是這樣像是被人吃定了，她實在不甘心，因此冷哼一聲道：「我只說回去問問，可沒一定答應你。」

「是！是！班主不答應也沒什麼，我把衣服當了五兩銀子，又有錢了，又可以天天瞧把式了。」

「你眞是這麼喜歡把式嗎？」

「是的，我覺得很有意思，可以遊遍天下，既有錢賺，又有人喝采，走到那兒都能帶給人歡樂，這種生活太有意思了。」

「你自己也可以去練把式呀，你的功夫很不錯！」

「不行，我的武功不適合表演，沒有什麼引人之處，而且人們喜歡看花花綠綠、俏俏麗麗的女孩兒家，男人要把式沒有美感。妳看街頭那些賣藝的落魄江湖人，還不如要狗熊、玩猴戲的受人歡迎呢！」

說他老實，他却辯才若瀉，說出來的理由使人無法駁倒，雲施施只有嘆了口氣：「小方，我不知道你說的這些是不是心裡的話，我爹已經答應用你了，每天一兩銀子，管吃管住，到了年底，還給你一百兩銀子回家旅費。」

「啊！這太好了，有錢賺，還能免費看戲。」

雲施施望了他一眼道：「小方！翠雲班獻藝二十年了，一直都是老老實實賺辛苦錢，規規矩矩做生意，我們不惹事、不害人，但也不受人欺侮。」

「這我知道，現在我也是班子裡的人了，誰要是敢對班子有不利之心，我第一個就不依，找他拼命去！」

「這倒用不着，翠雲班中沒一個是好欺侮，有人敢惹到我們頭上，我們自有應付之策，好了，話都告訴你了，明兒一早，你就向我爹去報到，看派你些什麼活兒，我們出的代價不低，可不是養閒人，你可得用心地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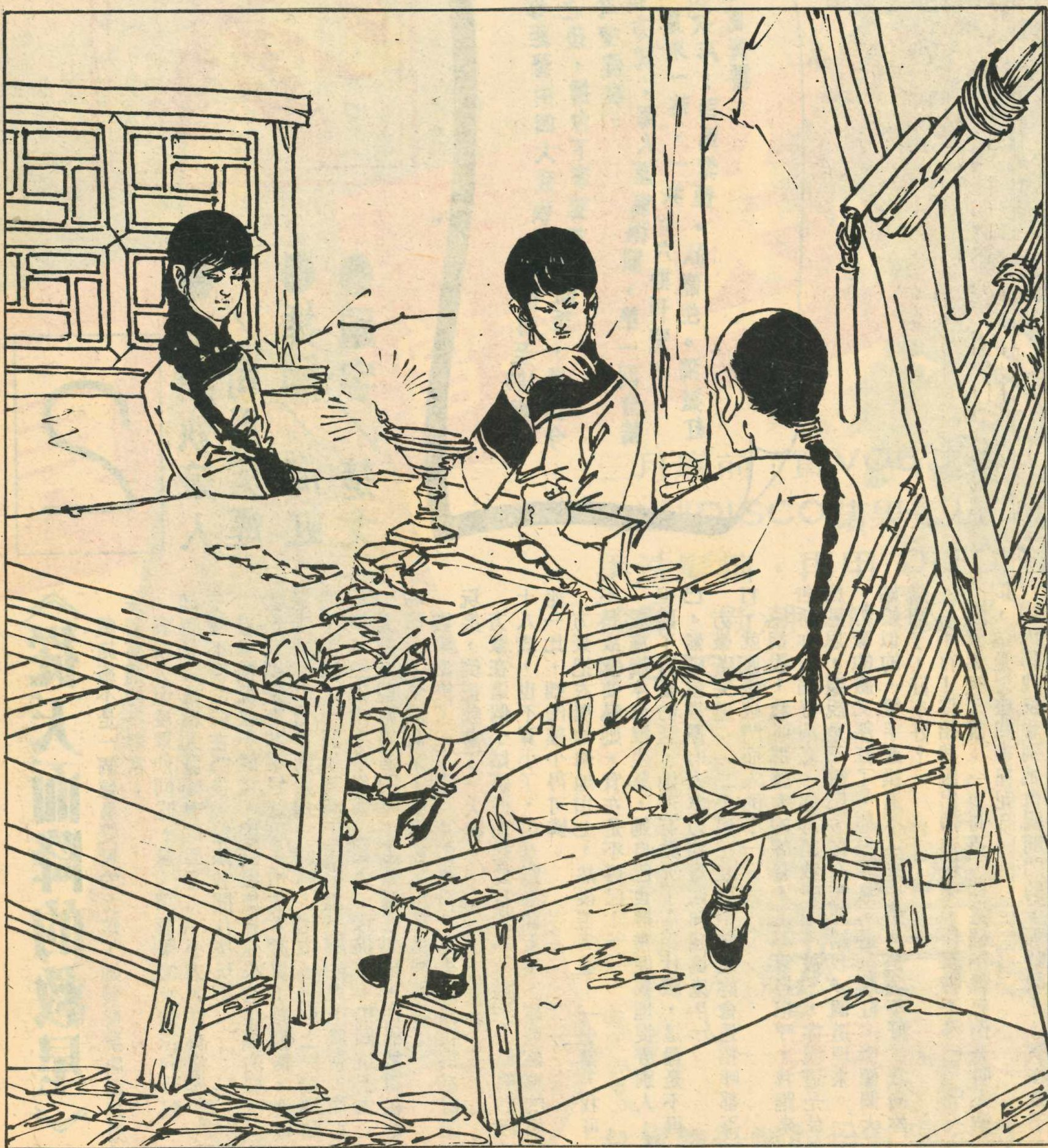
「這個不勞吩咐，不過，施施，我有句聲明，我只是雇工，可不是下人奴才，該我份內的工作，再苦我也幹了，但要把我當奴才一樣的使喚，我可不受氣。」

雲施施笑了：「翠雲班子裡沒有上下，你也看到了，從我爹開始到任何一個雜工，都是互相尊重、互相愛護照顧，像兄弟手足一樣。」

「是！我祇是說明我的立場而已，我只賣力氣，却不是賣身投靠，更不能賣掉尊嚴和志氣！」

最後的一段話使兩個女孩子對他投了驚異的一眼，她們感覺到這個看來文弱、俊美的青年人，有其莊嚴不可輕侮的一面，她們對他更感到不可捉摸了。

第二天早上，雲振天在屋子裡接見了方豪，重複了一遍待遇以及對他的要求，沒有說別的話，叫他聽管事焦大的吩咐幹活！



●方豪道：誰要對班子有不利之心，我第一個找他拼命。

焦大是雲班主的把兄弟，五十上下，骨瘦如柴，身高逾丈，站起來像根竹竿，不苟言笑。

方豪跟着雲施施喊他焦大叔，他只冷冷的答應一聲，立刻就派他擦兵器，要他把兵器架上的玩意兒擦得雪亮，因爲他們是雜要賣藝的班子，傢伙不但要管用，還得耀眼生花，舞起來才好看。

原先有兩個人專幹這個工作，沒多久，兩人都不幹了，這些重兵器都有點銹了，大刀的銅桿上也長了綠，做起來很不簡單，可是方豪幹來很俐落，沒到一個時辰，他把二十幾件傢伙擦得雪亮不說，還把架子洗得乾淨；甚至於把長矛上的鬚子都換了新的。

以雇工而言，他實在很稱職，雲振天來看了一下，對他的工作十分滿意，誇了兩句，方豪也很正經地回答：「班主！這是我應盡的本份，你化了很高的工資雇用我，我也要表現出值這個價錢！」口氣不卑不亢，應對恰到好處，但是雲振天却皺着眉頭離開了。

連雲方家不僅武功傳世，而且世代在海外經商，家中有上百條大海船，富可敵國。

他們家的子弟該是養尊處優的，但方豪却情願來做長工，表現得不但稱職，看樣子還很快樂。他到底是爲了什麼呢？難道眞是爲了雲施施嗎？



●方豪長劍，只轉了幾個彎，四名帶刀侍衛，都倒了下來。

昨夜，他又折了回去，聽女兒與方豪的談話，使得雲振天翻騰了一夜沒好睡，闖蕩江湖二十年，歷經過多少風浪，有不少狡猾的大內鷹犬密探想滲入進來，但都未能漏過他的眼睛，唯獨這個小伙子，使人莫測高深。

中午，方豪駕着車子送一批女孩子上茶園子去獻技，車子走得極穩，那頭騾子脾氣很倔，除了焦大，別人都制不了，就是焦大趕着牠，也得淘個幾回氣，有時慢吞吞地踩碎步，有時却又拉着車子飛跑。

焦大似乎故意整整方豪，把這輛騾車交給他，可是這小子像有魔法似的，把倔騾安撫得服服貼貼，不但沒鬧脾氣，而且還聽話得很，方豪連繮繩、鞭子都不用，跨在車轅上，不時拍拍牠的後股，有時還小聲地叮嚀吩咐兩句，畜生居然像聽懂他的話，拐彎時自動折向，車子到了茶園子門口，雲振天守着門口，焦大向他看了一眼，居然豎起了一根大拇指。

那是對方豪的誇獎，多少年來，能得焦大豎大拇指的人還不多見，不過雲振天却更爲發愁了。

雲施施在獻藝時，方豪仍是癡癡地望着，只不過不是坐在前排的位子上，而是站在搭起的台子下。

雲施施像煞了水滸傳裡的一丈青，身高手長腿長，她表演的兵器也是長的，丈八長矛，青龍偃月大關刀。從頭到尾非銅卽鋼，重量也在七、八十斤之譜，並不遜於關夫子的威風，但關公的大刀在馬上逞雄，她却是在兩枝竹竿對扣的一根繩子上獻技。

刀舞得虎虎風生，雲素素在底下幫手，把西瓜、葫蘆、茄子、紅薯一個個地拋上去，雲施施在繩子上使刀劈下來，刀過處，瓜果菜蔬都是一分兩片，到後來拋上去的已是栗子，居然也是一分兩半。

這是力、技、藝的精華所萃。底下的人看得如癡如狂，三錢銀子一個位子雖貴，却是值得的。

雲施施今天是賣弄精神，她好像在向方豪示威，像刀劈栗子等絕活兒都搬了出來。

但是方豪只呆呆地望着而已，沒有一點表示，以前他還拍拍手，叫兩聲好，今兒竟成了木頭了。

戲散了，這是在蘇州的最後一場，所以還要拆掉台子，收回各種繩索道具等，翠雲班在這種地方倒是一律平等，活兒大家一起幹，卽使是班主的女兒，班子裏的台柱雲施施也不例外，雲施施在理着繩子，方豪在掃地上的碎瓜殘果，雲施施忍不住問他：「小方，今天的玩意如何？」

「好！每一件都是齊中而分，不多不少，這可見妳平時練得很勤快、很專心。」

「你好像不太欣賞，也沒爲我鼓掌。」

「以前我是觀賞的客人，看到精采處自然要鼓掌，現在我是班子裏的一員，總不能替自己鼓掌捧場吧！」

話是不錯，但雲施施聽來却不是滋味，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再也不去理他。

回到客棧，大家都要整理行裝，明天一早上車趕路。

雲振天跟焦大照例要先行一步，到下一站去接洽演出的地點、投宿的旅館等等，照說每年不變，而且還有個總管伍先生已經先下去連絡部署了，但他們不放心，總要去看一下才放心。因爲行程很緊湊，明天一到，立刻就要趕上首場上演，如有不周之處，就要躭誤。

翠雲班已經創下了鐵招牌，不失場、不誤時，這個人可丟不起，所以他們仍然要先走一步。

蘇州城裡這一批人倒是空下來了，有的還上街去買點土產、花粉、綢緞之類，這都是很有名的，那些十八、九歲的小姑娘們，畢竟還是愛美喜歡打扮的。

方豪到後屋裡去約雲施施喝酒，以竟昨夜之約，那知雲施施賭氣，不知跑到那兒去了，只有雲素素在屋裡，方豪像是很掃興，回頭要走，被雲素素叫住了，遞給他一個包包，紅着臉，低聲道：「方哥哥，這是我找到了你當東西的那家當舖，替你把衣服贖回來了，裡面還有兩隻襪子、兩套小褂衩，都是新的，我原是替爹做的，他還多着，你拿去先穿吧，還有一套短衣服，也是我給爹縫的，他近來胖了，大概穿不下了，你拿去穿吧，別穿這身怪衣服了，把好好的一個人弄得滿身晦氣！」

她把包包塞在方豪手裡，轉身跑了，方豪連拒絕的機會都沒有了，他發了一陣呆，才回到自己屋裡！

吃晚飯時，沒見雲施施。方豪很沒興子，一個人買了兩瓶酒，回到屋裡，關了門獨酌。

雲素素倒是很關心他，曾經悄悄地去看了他一下，只見他趴在桌上睡了，沒敢去驚動他。

第二次又去看他，却沒有了他的影子，不知他到那兒去了，大概是出去找姐姐了吧。

雲素素很安慰，因爲方豪脫去了破衣，穿上另一套衣服，也換下了一套舊的小褂褲與襪子。

雲素素把髒衣服抱了去洗，準備乾了再送去給方豪，這個小女孩的關心是無邪的、是奉獻的，她很喜歡方豪哥，她也不相信方哥哥是爲了不利他們而來，她也覺得能爲方哥哥做點事就很快樂了！

●

雲施施並沒有因爲賭氣而不理方豪。此刻，她沒有工夫來爲那些小事生閒氣，她有着更重要的任務。

她正單身一人，坐在觀前街的一家小茶舖子裡，茶舖子的生意不太好，只有四、五桌客人，零零落落的。

她要了一壺茶，坐在個陰暗的角落裡，倒了四盅茶，却沒有喝，而且還拿瓜子在桌上擺花樣玩。

她的頭上戴了頂風帽，身上披了件風衣，加上她高挑的身材，若不是仔細看，瞧不出是個女人來！

足足坐了有半個時辰，若是告訴人，誰也不會相信，雲二小姐是有名的急性子，除了睡覺，從沒有安靜下來的時候，她那美麗的身體裡，似乎有無限的精力。

然而，今天她居然能在一個小茶舘的角落裡，一個人靜坐半個時辰，那豈非是太陽打西邊出了。

在她略有些不耐煩的時候，終於有個人過來了，是一個黑衣的中年漢子，他一逕坐在雲施施的橫頭，在橫排四杯茶中端起了尾上的一杯喝了，又把那三杯重新排成個品字形，再把雲施施苦心用瓜子排成的一條長龍的尾巴給攪亂了，雲施施毫無生氣的樣子，低聲問道：「是無尾龍戴四爺，姪女雲施施問候！」

「不敢！雲姑娘，戴玉麟問候龍頭大哥好！」

「家父幸托粗安，四爺，怎麼換了地方了，我找了半天，看見門口的記號找進來的。」

「這幾天風聲很緊，鷹爪們好像得了風聲，居然都聚結到蘇州來了，原先約定的地方已在監視中，所以才臨時換了地方，我已派人在原處等候轉告的，因爲不知道是雲姑娘來，那人只注意雲大爺了！」

「家父也是如此，怕爲鷹爪所偵悉，所以跟焦大叔兩人先走，引開他們注意，叫姪女來此接洽！」

戴玉麟輕輕一嘆：「近來工作越來越難做了，吸收的人員一多，就難以把握住機密，恐怕已有狗腿子滲了進來，所以才洩了消息，但是人家慷慨激昂，矢志加入，我又不能拒絕。」

雲施施輕輕一嘆：「是的，光復華夏，人人都有權，的確是無法拒絕的，只有儘量小心了，這兒是一千五百兩的票子，是我們在蘇州的收入，您請點收一下。」

戴玉麟將票子收進懷中低聲道：「今年的會員比去年多出一倍，我正愁經費不够用，那知你們的收入也增加了！」

「場子就那麼大。來看的客人雖多，收入却不會增加太多，這是家父另外設法籌來的，他知道這兒的工作推展很快，江浙蘇杭兩地讀書人多，國家民族的思想也較爲清楚、春秋大義分明，所以儘量設法多籌措一點！」

戴玉麟正準備說什麼，忽然那幾張座上的客人都站了起來，而且向這邊包圍上來。

戴玉麟變色道：「不好，是鷹爪子，快撤！」

雲施施倒是很鎮靜：「四爺，您是地方上的負責人，不能落入鷹爪手中，您先走，姪女斷後。」

戴玉麟倒是不客氣，雙足一縱，居然破頂而出，兩個漢子立刻欺身也要追上去，雲施施單手突揚，一連串的銀光追曳而出，正是她拿手的曳月彈。

兩名漢子的功夫很了得，橫過刀來，拍落了一連串的銀彈，但身形經此一阻，已不及屋頂，落了下來。

屋上發出了兩聲慘叫，拋下了兩段殘屍，却是兩個人的上半身，想是戴玉麟已經殺死了埋伏的人脫身而走了。

屋中一共六名漢子，都是使用大砍刀，這等於他們的身份證明，一望而知是來自大內的帶刀侍衛。是朝廷特地訓練的密探，而且個個都是好手。

六把刀圍上了雲施施，一個人喝道：「大膽叛逆，居然敢持械抗捕，殺死官差，快束手就擒，饒汝不死。」

雲施施根本不答話，雙手在風衣下掣出了雙刀，把披風解開一丟，運刀急殺上去。

她的刀勢凌厲，一上來就砍倒兩人，可是對方並不是弱者，另外的四柄尤其難纏。他們圍住了雲施施，密如鐵桶，像是要活活擠死她。

雲施施很着急，她的雙刀勁道很沉，但對方也不差，一一都封架開了，大內精選的帶刀侍衛，究竟不是一般的江湖庸流可比，他們的功夫很實在，以一敵一，雲施施可以小勝，以一敵四，她是輸定了。但她實在是輸不得，只有咬牙苦撐，忽而一刀劈進，把她頭上的風帽劈落了，露出了臉和滿頭長髮，雖是店中的燈光昏暗，也可以看見了。

「啊！原來還是個雌兒，哈！原來就是翠雲班中那個要大刀的雌兒，這下子可好了，咱們可刨到根子！」

雲施施心直往下沉，漏子出得大了，這下子卽使突圍也沒有用了，他們會追到班子裡去，多年心血，毀於一旦不說，而且還要牽連到無數人的身家性命！

這一刹那間，她恨不得能一個焦雷打下來，把自己震成碎粉，毀了所有的證據。

但焦雷不會平空而降，只降落了一條人影，舞着長劍，若蛇、若電，只轉了幾下子，四名帶刀侍衛都倒了下來，喉頭汨汨地漂出鮮血。

這從天而降的救星竟是方豪，他一拉雲施施：「快跑！這下子可出人命了，慢了可脫不了身，妳跟我嘔氣，也不能亂跑出來找別人出氣呀，這些江湖人最壞了，妳一個單身女孩子，還有不受欺負？再加上妳的性子，唉！」

「眞是活見他的大頭鬼，他還當是普通江湖打架呢？」雲施施口中不說話，心中還是感激的，她想：好在他還不知道，我得編個理由搪過去。

下期待續

龍虎風雲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臥龍生 ●挿圖／海虹●題字／楚戈 ③



本部鉅著由四大武俠名家接力，自105期出招以來，擂台下掌聲雷動，譽爲今年武壇盛事。
出招方式：每位連寫兩期，第一回合輪完，重來一次，一共十六期刊完。
出招次序：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

《大變忽然來》

「方豪，我在這裏等……。」

「不行，這不是說話的地方，妳不走，我可要走了，這是出人命的現場，抓到官府去，準得打一頓板子。」

方豪放開了雲施施，跑了出去。

雲施施追出去時，已經不見方豪了。

●

客棧裏很平靜，一向豪爽的雲施施，似乎是突然成熟了。

方豪救了她，但却在她心裏打了一個結。

她沒有把經過的事情告訴素素，也沒有告訴母親，她回來時，兜了一個大圈子，還特別選購了一些上好胭脂、花粉。

她忽然感覺到自己該好好的打扮一下，打扮得更像女孩子。

雲施施很留心自己的行動，沒有發覺有跟踪的人。蘇州也許還有很多大內精選派來的高手，但發現她的那一批人，似乎是沒有留下活口。

這一夜，雲施施根本沒有睡覺，一直在客棧四周巡視，她幾次經過了方豪住的房間，也很想進去和方豪談談，但方豪似是睡得很熟，鼾聲隱隱傳出戶外，雲施施每次都在門外停一會，又悄然而去。

如照雲二小姐今天以前的脾氣，早就一脚踹開了房門衝進去，叫起方豪，說個明白，但現在，她却有着近門情怯的感覺。

直到五更時分，雲施施才完全放心了，也確定了翠雲班的隱密沒有洩漏出去。

今天，翠雲班就要離開這個地方。

精神已鬆懈下來，雲施施忽然有着疲倦的感覺，看看天色，還可以小睡一會。

房門是虛掩着的，雲施施一脚踏入門內，立刻警覺，退步、身子貼牆而立，道：「誰？」

「施施，妳一直沒有睡過？」

「是娘！」

「嗯！施施，是不是出了事？」

雲施施緩步行入房中，凌翠仙衣着整齊的坐在床上。

「娘……妳也沒有睡？」

「我睡了一會，妳爹不在，我不能不小心一些，施施，妳一直沒有睡過。」

「我睡不着。」

凌翠仙神色凝重的，道：「施施，妳一直沒有這樣的小心過，告訴娘，出了什麼事？」

雲施施道：「我和戴四爺見面，遇上了埋伏？」

「什麼埋伏？」凌翠仙也有些緊張起來。

「大內的帶刀侍衛，有不少追到了蘇州，……」

一向穩重的凌翠仙忽然間臉色大變。

這消息太震動了。

沉吟了很久，凌翠仙才輕輕吁一口氣，道：「施施，戴四爺好吧？」

雲施施點點頭，道：「戴四爺先走，我斷後……。」

「翠雲班的隱密洩漏了？」

「這就是我一直沒有睡覺的原因，這一夜沒有動靜，應該沒有發覺我們，發現我的人，都被殺死在現場。」

凌翠仙輕輕吁一口氣，道：「都是妳殺的。」

「不是，大內帶刀侍衛，都是高手，一對一，我可能勝過他們，但他們以多爲勝……」

凌翠仙神情緊張的接道：「那是……」

「是方豪解了我的圍。」

凌翠仙神情訝異的道：「方豪……」

雲施施點點頭，道：「是！他劍法凌厲，女兒從沒有見過那樣的快劍，只有幾個照面，幾個大內帶刀侍衛，全都躺了下去。」

凌翠仙道：「他已經知道我們的身份了？」

雲施施搖搖頭，道：「他好像不知道，娘，對方豪這個人，我忽然覺着好陌生……」

凌翠仙緩緩站起身子，道：「施施，睡一會吧！明天，咱們一早就離開蘇州，翠雲班的秘密，是否洩漏，明天，就該有個分曉了。」

雲施施道：「娘，要不要派人去通知爹一聲。」

凌翠仙搖搖頭，道：「暫時不用了，現在，最重要的是方豪……。」

雲施施道：「娘的意思是……。」

凌翠仙接道：「照目前的情形看起來，他對我們似乎沒有惡意，就算是別有用心，也不會立刻有什麼行動，對付方豪，我們還有時間，見了你爹時，和他商量商量。」

連雲方家，在武林中，很有名氣，但方家的武功，在江湖上却流傳不多。

這個家族的財勢雄大，和官府也建立了很好關係，江湖上的朋友，有什麼事找上方家，只要師出有名，索求不太過份，他們總是不會讓人失望。

雲施施一覺醒來時，翠雲班早已整裝待發。

凌翠仙知道她一夜未睡，所以一直沒有叫她，讓她能多睡一會。

雲施施被叫醒的時間，翠雲班十輛篷車，都已經停在客棧門外。

表演的機具、人、物，都已上了車，只要雲施施一上車，立刻可以啓程。

凌翠仙一直很注意方豪。

方豪和平常完全一樣，只是換了一套新的衣服。

那是素素給他的。

暗中注意方豪的，除了凌翠仙之外，還有一個素素。

兩個人，都很注意方豪，但心情却是完全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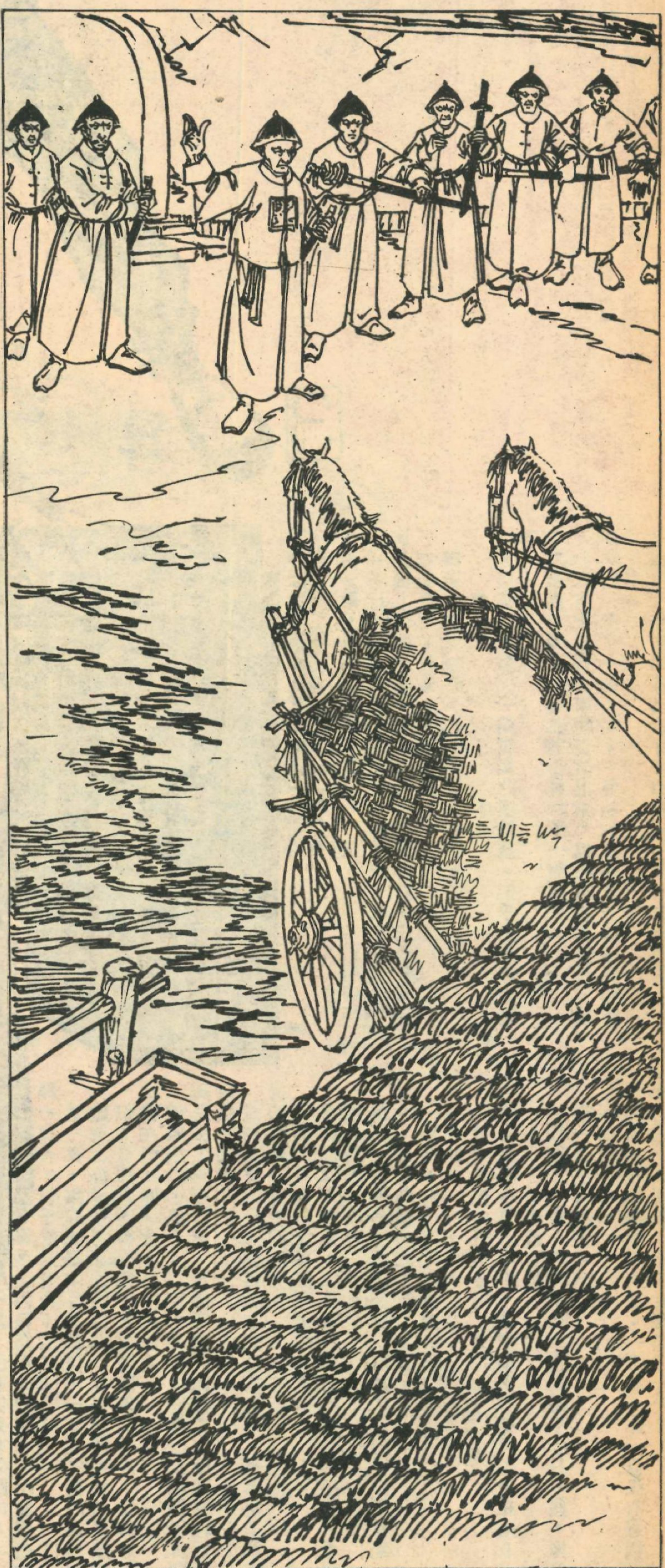
方豪似是大而化之的人，他知道身上穿的一套新衣服不是他的，但衣服放在了他的房裏，他也取來穿上了，連問也不問一下。

叫醒雲施施的是素素，現在，兩個人正要登上第三輛篷車。

太陽剛剛升起，東方天際，幻起一片絢爛的彩霞。

這時，十幾個穿着捕快衣服的大漢，急急的趕了過來，一字排開，擋在了篷隊前面。

當先是一個四十左右的漢子，佩着一把腰刀，神情十分冷厲的說道：「請雲班主說話。」



車簾啓動，凌翠仙緩緩由第一輛篷車中行下來，躬身說道：「我是雲夫人，振天他不在，大爺是——」

「雲夫人，在下是蘇州府副總捕頭何通。」

凌翠仙道：「原來是何爺，帶人攔住咱們去路，不知有什麼指教？」

何通歎口氣，道：「翠雲班在江湖上走動了將近二十年，對貴班在江湖上的名氣，我也久聞了。」

凌翠仙道：「是啊！咱們來蘇州也不只十趟八趟。」

何通笑一笑道：「我知道，貴班在京裏有熟人，很有點勢力，所以，貴班在蘇州演出，咱們從來沒有來打擾過，這一點，雲夫人很清楚了。」

凌翠仙道：「外面的事，一向由拙夫交涉，賤妾只是管理內部的瑣務雜事。」

何通道：「雲夫人，雲班主到下一站安排去啦，這個我也知道，那就只好委屈夫人和貴班的人，暫時留下來……。」

凌翠仙呆了一呆，道：「留下來，何副總捕頭是玩笑話吧，翠雲班在江湖上走動，一年要演出兩百餘場，行程數千里，不論颳風下雨，可是從來沒有誤過演出的時間，……」

何通臉色一沉，接道：「這個我知道，但這是公事，我是官身不由主，何某人奉命留下諸位，夫人要是不答應，何某如何向知府大人和咱們總捕頭交差。」

這時，雲施施、雲素素，也緩步行了過來。

兩個人一左一右的站在了凌翠仙的身邊。

兩個美女，美得像朵鮮花似的，引得十幾個捕頭，三十多道眼光，直在施施和素素身上打量。

素素有些羞意，雙頰泛紅，低下了頭，施施却是大方得很，兩道秋波，反向何通等身上打量。

凌翠仙道：「只留下我一個人……。」

何通接道：「不，是貴班所有的人。」

雲施施突然接口，道：「爲什麼？這蘇州府是有王法的地方……。」

何通道：「所以，何某人才依法辦事，知府大人手諭要留下翠雲班。」

凌翠仙回顧了施施、素素一眼，道：「妳們上車去，這裏由娘作主，用不着妳們多事。」

雲素素稟性溫柔，立刻轉身上車，施施却退了幾步又停下來，站在母親身後。

何通看看雲夫人，一直沉吟不語，似乎沒有就範的意思，心中暗暗吃驚，雲家班的技藝精湛，他心中很明白，要是眞的翻開臉，自已帶這十幾個捕頭，可是很難留得住這批嬌娃，立刻輕輕咳了一聲，道：「雲夫人，路有千條，事有緩急，這也許只是一場誤會，說不定夫人見了咱們知府大人，三言兩語就解釋清楚了。……」

凌翠仙道：「哦……」

何通道：「要是夫人不肯應命，在下就爲難了，一旦鬧出事情，貴班背上了一個拒捕官府的罪名，那就麻煩大了。」

凌翠仙確是很爲難，翠雲班對外事務，一向都是雲振天作主，偏巧這一會雲振天竟然不在。

她也明白，一進了知府衙門，很可能會被收入牢中，一旦把實力分散了，加上刑具，翠雲班這股實力，很可能立刻癱瘓。

但如不就範，就會造成違法拒捕的局面。

「如是我一個去見知府大人，我想，我可以答應；要留下整個雲家班，我只怕作不了主。何爺，你是官身不自由，但拙夫不在，我一個婦道人家，也不敢隨便僭越。」

何通皺皺眉頭，道：「夫人，這樣吧！妳和施施姑娘，跟我到衙門去一趟，其他人可以不去衙門，但要留下來，回到客棧去……。」

凌翠仙道：「那不是躭誤了我們下一場的演出時間，二十年來，雲家班從來沒有誤過場。」

何通道：「這一次，情形特殊，雲夫人只好能勉爲其難了，午時之前，事情解決了，你們趕快一點，還可以趕上下場演出。」

凌翠仙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我們先回客棧去，交代他們幾句話，再跟你們到衙門去。」

何通道：「一句話，我在客棧外面等。」

雲家班的人，都下了車，但東西仍然留在車上，篷車就停在客棧外面。

翠雲班的姑娘們，都知道出了事，但她們却沒有一個露出畏懼、愁苦的樣子，只有雲夫人、雲施施愁鎖著眉頭。

也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事情的嚴重性，蘇州知府決不敢找翠雲班的麻煩，這件事情，說不定是京裏派的人在主持。

凌翠仙在客棧中召開了一個會議，參加的人只有四個。

雲施施、雲素素，加上一個方豪。

方豪靜靜的坐在一側，臉上神情很平靜。

凌翠仙先開口，第一句，就問方豪，道：「方少爺，你看這件事該怎麼辦？」

一個人問話，却有六隻眼睛盯住她看。

方豪笑一笑，道：「什麼事啊？」

施施冷笑一聲，道：「方豪，你是眞不知道啊！還是裝糊塗。」

方豪道：「我知道蘇州府的衙門裏派了人來，想留下咱們，但我不知道雲伯母問些什麼？」

凌翠仙道：「蘇州府的何副總捕頭，要我到衙門裏去一趟。」

方豪道：「那就去一趟吧！」

雲素素道：「方大哥，娘要是被收押起來，那該怎麼辦呢？」

方豪道：「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雲素素道：「方大哥，你這算什麼主意？」

方豪道：「這是以不變應萬變。」

●十幾個穿着捕快衣着大漢，急急地趕了過來，一字排開，擋在蓬車隊前面。



●方豪，一閃身出屋而去。

雲施施道：「方豪，你知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方豪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伯母也不知道……」

雲施施道：「你，你是不是在裝瘋賣傻，方豪，這時刻，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方豪道：「施施，我說的是眞話……。」

雲施施接道：「娘，不用商量了，我跟妳一起去。」

方豪道：「施施，伯母可以去，但妳絕對不能去。」

雲施施道：「爲什麼？這件事應該我去……。」

凌翠仙道：「施施，方少爺說的不錯，這件事，娘能去，妳不能去。」

雲施施道：「妳聽他的，他在胡說。」

凌翠仙笑道：「他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娘本來什麼都不知道。」

雲施施怔了一怔，恍然大悟，悄悄看了方豪一眼，不再說話。

凌翠仙可以舉出許多的人證，除了表演之外，她本就沒有離開客棧一步。

既然沒有離開客棧，蘇州城中，不論發生了什麼事，都和她無關了。

這麼簡單的事，雲施施竟然一時間，沒有想明白。

凌翠仙緩緩站起身子，道：「就這麼決定了，施施、素素，不論娘發生了什麼事，妳們都不許有所行動，妳爹沒有回來之前，一切都聽方少爺的。」

雲施施道：「娘，他們要是出手抓人，我們該怎麼應付？」

凌翠仙沉吟了一陣，道：「眞到了那一步，也聽方少爺的決定。」

方豪道：「伯母，我只是一個打工的人，我不能決定任何事情。」

凌翠仙道：「你告訴施施、素素，要她們下令行動，這件事，可能是一個很有計劃的行動，老實說，我也亂了方寸。」

雲施施道：「咱們日落之前趕不到，爹一定會連夜趕回來。」

凌翠仙道：「但願如此……。」

雲施施心頭一震，道：「娘，妳……。」

凌翠仙接道：「施施，我們完全無法瞭解事情會有些什麼樣的變化，妳爹如若在明天天亮之前，還不回來，那就可能出了事，這裏的行動，都要靠妳們兩姊妹，和方少爺決定了。」

雲施施咬咬牙，道：「我知道了，娘，眞要有行動，我們會先去找妳。」

凌翠仙笑一笑，道：「那倒不用，我自己照顧自己，大概還可以應付得來，方少爺，一切拜托了。」

方豪欠欠身，道：「伯母好走！」

雲施施送走了母親回來，方豪還在坐着。

只見他閉着雙目，不停的晃動着椅子，神態似是很悠閒。

雲施施歎口氣，道：「方豪，你能不能正經點？我想和你徹底的談談。」

在人前，方豪對雲施施似乎很入迷，但只有兩個人相處的時候，方豪却是十分冷漠。

雲施施也明白了方豪，並不是很迷戀她，對她表演技藝時入迷神情，只是一個藉口，掩人耳目的方法，藉機混入翠雲班來。

方豪睜開眼睛笑一笑，道：「二小姐，有什麼事？」

雲施施道：「你是不是很瞭解我們？」

方豪道：「妳說的是那一方面？」

雲施施道：「我父、我母和我，我們一家人？」

方豪笑一笑，道：「施施，我只是看到妳表演的技藝，跟踪南下……。」

雲施施接道：「方豪，那只是你一個藉口，我知道你不是眞的喜歡我，自你出手救了我，我才發覺你的武功強我，何止十倍！你智慧過人，却故意裝作一副木然的樣子，方豪，你混入翠雲班來，究竟是有什麼目的？可以說了，你如果是別有用心……」

方豪接道：「施施，我如若別有用心，就不會出手救妳了。」

雲施施呆了一呆，道：「那是說，昨天圍攻我的大內帶刀侍衛，有了漏網之魚。」

方豪道：「不可能，他們有七個人，兩個埋伏在茶館外面，先被撂倒，幾個圍攻妳的人，也全數死在那裏。」

雲施施道：「那座茶館的店東、伙計……」

「他們都被戴四爺接走了，不會走漏出什麼風聲？」

雲施施道：「何通帶人攔住了我，總非無因吧？」

方豪歎口氣，道：「當然是有原因，就是妳在那家小茶館裏，等候戴四爺，也是件很機密的事情，但它也洩漏了出去。」

雲施施道：「不錯，這風聲怎麼會洩漏出去呢？」

方豪道：「我正在想……」

雲施施道：「想出了一點眉目沒有？」

方豪道：「有，只可惜，沒有證據，……」

雲施施道：「什麼證據？」

方豪道：「內奸……」

雲施施吃了一驚，道：「這不太可能吧！打雜的男工，都是爹千挑百選的人，除了你之外，爹對他們的底細都很清楚。」

方豪道：「這個，我也很留心，除了焦大之外，還有五個男工，我仔細的觀察過，他們不會有問題。」

雲施施道：「焦大叔更不可能，他是爹的多年好友，也是爹最得力的一個助手。」

方豪道：「除了焦大之外，毛病就出在十八個女孩子的身上了。」

雲施施沉吟了一陣，道：「方豪，照說，這也不太可能，她們都是經嚴格挑選之後，很小送過來的，經過了八年以上的訓練，才出來走動……」

「施施，那些訓練，只是她們在武功、技藝上，有所成就，但却不能保證她們不作內奸。」

雲施施道：「她沒有機會和外面接觸，我們的演出一直緊密而繁忙。」

方豪道：「我跟着看了很久，你們每一個地方演出之後，到下一個地方時，總會有半天的空閒，她們可以自由的出入，購買些喜歡的脂粉飾物……」

雲施施道：「那段時間不長，而且，每一次的地方都不同。」

方豪道：「那已經够了，她們要想什麼消息傳出去，不用化去太多的時間。」

雲施施沉吟了一陣，道：「方豪，你說的也有道理，但那個人會是誰呢？」

方豪道：「妳應該想想，妳、素素之外，還有十八位姑娘，她們之中，那幾個在外面走得最久、年齡最長？」

雲施施想了良久，道：「這批姊妹，大都是前年換的新人，在江湖上走動不足兩年的時間，只有三個，是上一次留下來的，和我同時出道……」

方豪道：「她們演出幾年了？」

雲施施道：「四年。」

方豪點點頭，道：「她們叫什麼名字？」

雲施施道：「她們以明字排號，是明字輩年紀最輕的三個人，叫明月、明蘭、明秀，是翠雲班第五代的弟子。」

方豪點點頭，道：「就是演三環套月的三個人？」

雲施施道：「對！三個人的技藝，以明蘭最好，明月最差，明秀介於兩者之間。」

方豪道：「施施，仔細的想想看，她們三個人中，那一個最可疑？」

雲施施認眞的想了一陣，道：「我想不出，她們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她們三個人之中，以明月的性格最外向。」

方豪站起身子，道：「咱們留心她們三個人的舉動，不要打草驚蛇，施施，如若我的推斷不錯，雲班主回來的成份是不會太大了。」

雲施施心中一震，道：「怎麼？你說爹出了事？」

方豪道：「雲班主一向很細心，而且，他的一身武功，也非同凡響，蘇州府既然敢派出人來，攔住翠雲班，必然早已想好了對付雲班主的辦法。」

雲施施道：「難道他們早已經……」

方豪道：「施施，這是預謀，蘇州府的總捕頭韓威，是江南很有名氣的捕頭，這一次，他竟然沒有露面，只派了何通來……」

雲施施急道：「他是不是去抓爹去了？」

方豪歎口氣，道：「很可能，不論他能否如願，雲班主只怕不會很快的趕回來了。」

雲施施道：「方豪，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方豪道：「還不知道，施施，妳必須鎮靜，鎮靜才能應變。我去了，不要動不動就找我來，我只是打雜工人的身份。」

雲施施點點頭，道：「我明白，方豪，但我不能應付的時候，必須要問你。」

方豪道：「我想到什麼事，會告訴妳，施施，有事情，不妨多和素素商量商量……」

雲施施接道：「她只有十六歲。」

方豪道：「素素表面柔弱，實在是外和內剛，平常瞧不出來，但眞遇上了大變故，她會幫妳。」

一閃身出屋而去。

下期待續



●兩扇門緩緩打開，素素當門而立

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龍虎風雲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臥龍生●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4《計暴內奸》

雲施施沒有攔阻，她知道方豪留這裡太久，會引起別人的疑心。

但雲施施最不服氣的是，方豪要她和素素商量。

她和素素是姊妹，一起長大，難道還沒有方豪瞭解。

雲施施的記憶中，素素是個很柔順的人，武功上的成就也不太好，這兩年到處表演的風光，全被施施搶光了，素素一直沒有很出色的技藝，單獨表演出來。

她只是羅漢鬧觀音中的十八個羅漢之一，天女散花中的一個天女。

素素不觸目，也不耀眼，只是翠雲班中一個稱職、平凡的技藝表演的人。

她在翠雲班技藝表演上的成就，不及施施，也不如明蘭和明秀。

也正因如此，她很容易和翠雲班的姊妹們處得很好。

雲施施自己想了好一陣，覺着在人緣方面，素素確是比她好。

天到了中午時候。

凌翠仙還沒有回來。

雲振天也沒有回來。

事情似越來越明顯了，官府有計劃在抓人，先抓了雲振天和凌翠仙。

雲振天和凌翠仙不在，這副千斤重擔，很自然就落在雲施施的身上。

由早晨到中午這兩個時辰，雲施施還能忍得住，但中午已過，雲施施忽然感覺到一種强大的壓力，幾乎使她透不過氣。

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實在不好忍受。

方豪沒有再來看過她。

素素也沒有來過。

翠雲班的姊妹們，個個如花似玉，年輕活潑，休息時吱吱喳喳，好不熱鬧，她們住在那裏，就會替那裏帶來了一片青春的氣息。

但現在，她們好像是都變得沉默了。

雲施施忍了一個上午，再也憋不住胸中的氣悶，緩步向素素房裏走去。

她心中很火，別人不來看她，也就是了，但素素怎麼也不來看她。

她們畢竟是親姊妹啊！

素素的房門關着，雲施施吁口氣，忍下心中的怒火，道：「素素，素素。」

兩扇門緩緩打開，素素當門而立，道：「二姐，妳來得正好，我們正要去向妳請示。」

雲施施哦了一聲，緩步行入了室中。

素素的房間不大，現在却坐滿了人，明蘭、明月、明秀之外，還有蕙字輩的蕙芳、蕙仙都在那裏。

這五個人，加上雲施施，是翠雲班中的精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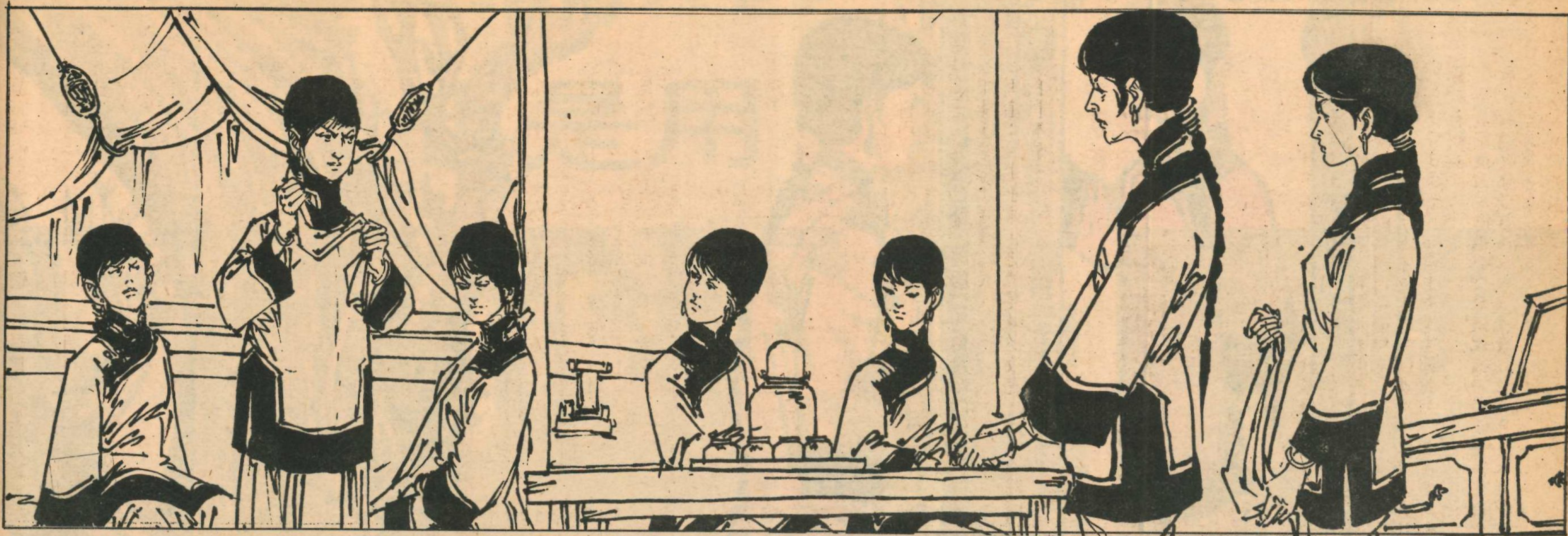
雲施施緩緩坐下，道：「素素，想和我說什麼？」

素素道：「娘還沒有回來，大伙兒，心裏都很急，但却不知該如何？」

雲施施道：「你們商量出一個辦法沒有？」

明蘭突然接了口，道：「我和明月、明秀商量出了一個辦法，但素素不贊成。」

雲素素道：「爹沒回來，娘也被帶入官府。二姐責無旁貸，自然的成了我們的領導人，所以，我覺得不論什麼事，都應該先要二姐同意。」



明月道：「那很容易，我們把他細起來……」

雲施施本來是一頭火，但雲素素一番婉轉的話，使她消了不少。

她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柔順、平凡的妹妹，竟能如此的把握分寸，如此會說話。

難道方豪對她的瞭解，比一個作姐姐的，還要深刻一些。

明月本是她心中懷疑的對象，雲施施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

只見她白裙綠衫，明眸皓齒，具有一股很特殊的柔媚神態。

「明蘭，妳們都談些什麼？能不能說給我聽聽？」

雲施施盡量使自己的聲音，變得很溫和。

方豪救了她的命，也殺了她驕狂之氣，她是聰明人，也體會出了方豪勸她的話。

擔當大任的人，第一要冷靜，遭遇的困難越大時，越要冷靜。

明蘭道：「班主沒有回來，師娘又被抓入了官府，我們總不能坐以待斃。」

雲施施點點頭，道：「說的也是。」

明蘭道：「明月和明秀，都覺着我們應該到蘇州府衙門裏去……。」

雲施施接道：「去幹什麼？」

雲素素道：「她們想把娘救出來再說。」

雲施施道：「刼獄？」

雲素素道：「是！」

明蘭道：「我們坐這裏等結果，總不是辦法？」

明秀道：「二小姐也許還不知道，咱們住的這座客棧，已經被包圍起來。」

雲施施確不知道，她聽了方豪的勸告，一上午，就沒有出去過一次。

「什麼人包圍了我們？」

明秀道：「我也說不出，他們都穿着便裝，暗中帶着兵刃。」

明蘭道：「二小姐，蕙芳、蕙仙，已和姊妹們商量過了，大伙兒都準備拼了，只要二小姐肯下令，咱們立刻動手？」

雲施施回顧了妹妹一眼，道：「素素，妳的意思呢？」

雲素素道：「我不贊成，二姐，所以，我一直勸明蘭姐姐，不要太激動，動手拼命，是最後的辦法，能不用最好不用。」

明月一直靜靜的坐着、靜靜的聽着，這和她平常有着很大的不同。她性格外向，平常很愛說話。

「明月，妳有什麼看法？」雲施施理一下鬢邊的散髮，輕聲的問着。

「我贊成明蘭的決定，等下去，不如行動。」

雲素素道：「二姐，我不是主張束手就縛，我是覺着再等等看，我想，今夜，咱們應該會得到一點消息。」

明月開了一次口，似乎是話也多了起來。吁口氣，道：「素素，咱們等誰的消息？」

雲素素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爹是個很細心的人，他一定會有各種的安排。」

明蘭道：「多等一天也好，今夜，如果沒有什麼消息，明天咱們就動手，二小姐，這要妳來裁決了。」

雲施施點點頭，道：「明天，爹和娘還不回來，咱們也無法等下去了。」

「二小姐，攘外必先安內，咱們沒有行動之前，先要把內部整好，也免得消息外洩，措手不及。」

說話的是明月。

雲施施道：「明月，妳說說看，咱們內部有什麼問題？」

明月神情一整，緩緩說道：「二小姐，我說了，妳不會生氣吧？」

「不會，妳說吧！」

「那個姓方的小子，很可疑，他追着咱們走，一走幾千里，由一個觀衆，變成了班裏子的雜工，他一進來，就出了事情。」

「明月，讓他進入班裏子打工，是班主決定的。」

明月笑一笑道：「我知是班主的決定，但大家都知道，他是爲了二小姐跟下來的，而且，二小姐，也和他處得不錯……」

雲施施突然覺着一股怒火冒了上來。

雲素素却突然開了口，道：「二姐，明月姐說的也有道理，二姐，應該多聽明月的意見。」

這幾句話曲折有致，像一盆冷水兜頭澆了下去，澆熄了雲施施升起來的怒火。

她不能說出來方豪救她的事，只好點點頭，道：「對！明月說下去，咱們應該如何處理這件事。」

對雲施施的反應，明月似是有很意外的感覺，怔了一怔，笑道：「二小姐，也覺着那姓方的很可疑麼？」

雲施施道：「明月，我倒沒有這種感覺，不過，妳一提，我覺着很有道理，不知道妳有沒有什麼證據？」

明月道：「我沒有接近過他，自然沒有法子找到證據，只要二小姐也覺着他很可疑，那就夠了，我們就可以處置了他。」

雲素素接道：「明月姐，妳覺着應該如何處置他呢？」

明月道：「最好的辦法，應該殺了他，那是一勞永逸的作法。」

雲素素道：「沒有一點憑據，就把人家殺了，好像是太嚴苛了一點。」

雲施施道：「素素說的對！明月，咱們要處置他，也要讓他心服口服。」

明月道：「那……那……那就先把他囚禁起來，等查出證據再……」

一直沒有說話的蕙仙，突然插口道：「明月姐，這是客棧，咱們要如何囚禁他呢？」

明月道：「那很容易，咱們把他捆起來，藏在房裏就行了。」

蕙仙道：「不行，咱們都是女孩子，怎麼能把一個大男人藏在房裏！」

雲素素道：「明月姐，這件事，不用爭執了，交給二姐去辦，她目前，應該挑起這個擔子，叫她去想辦法。」

雲施施道：「這件事我會處置，給妳們一個交代，明月，妳還有什麼意見？」

明月道：「我想，明蘭和明秀的想法很對，這件事來得雖然很突然，但我們心裏有數，不能等人家準備好了，把咱們一網打盡，先下手爲强，所以，咱們應該先行動才對。」

雲素素道：「明月姐，二姐不是已經決定了麼？明天，如果還沒有什麼消息，咱們再決定行動不遲，眼下先解決姓方的事。」

明月道：「就這麼辦，我去把姓方的抓來，交給二小姐處置。」

雲施施道：「明月，這件事，我來辦，方豪也會點武功，一個處置不好，咱們自己窩裏反先打了起來，那不是正好授人以可乘之機麼？」

明月道：「二小姐，要如何對付他？」

雲施施道：「暗算，我先把他請來，出其不意的點了他的穴道。」

明月道：「好！就這麼辦了，二小姐，我們先避開，妳收拾了那姓方的之後，我們再來商討一下如何行動，明蘭、明秀，我們躲一下吧！」

蕙芳、蕙仙，也跟着退了出去。

室中只餘下了施施、素素兩姊妹。

素素向外瞧瞧，掩上了房門，道：「二姐，妳準備怎麼辦？」

雲施施道：「妳呢？有什麼意見？」

雲素素道：「二姐，方大哥，不會是壞人？」

雲施施道：「不但不是壞人，而且，眞正是幫助我們的人。」

雲素素道：「二姐，妳告訴他我們的底細了……」

雲施施道：「沒有，不過，他可能早知道了我們的底細，他救了我，也救了妳，和翠雲班。」

雲素素道：「什麼時候的事？」

「昨天。」

雲施施詳細的說明了經過。

雲素素歎息一聲，道：「大內派出了帶刀侍衛來追踪我們，這件事，已經十分嚴重了。」

雲施施道：「所以，娘被帶到蘇州府去，是一件有計劃的行動。」

素素道：「二姐，我覺着最可怕的，還是我們內部的問題……」

雲施施接道：「你是說明月。」

素素道：「對！表面，明蘭是她們三個人中的頭子，但骨子裏，我看都是明月在暗中操縱，她一口咬定方大哥可疑，我看，一定有什麼作用？」

雲施施道：「去！找方豪來一趟。」

素素找來了方豪，施施說明了剛才的會談情形。

方豪表面上很平靜，但他內心中却很震動，長長吐了一口氣，才緩緩說道：「施施、素素，這是個很大的疏漏，現在，必須要把它補起來。」

雲施施道：「怎麼一個補法，她們有心，我們無意，沒有確明的證據之前，我不能處置明月，那將引起一場混亂。」

雲素素道：「二姐，十幾個姊妹中，至少有一半，都在她們控制中，蕙芳、蕙仙，雖然和我很好，但她也受了明月的影響很大，這件事，必須要釜底抽薪，先暴出明月的陰謀，才能使局面轉變。」

方豪點點頭，道：「素素說的對，不讓明月有藉口，但明蘭和明秀是否可靠呢？」

雲素素道：「據我的觀察，明蘭、明秀，只是受了明月的蠱惑，她們對爹、娘和這個組合，還很忠誠。」

方豪道：「那就好辦了，咱們……。」

雲施施依計施爲，立刻召集了明蘭、明月、明秀，和蕙芳、蕙仙到來。

仍在素素住的房間中。

方豪被點了穴道，躺在屋角的地方。

雲施施已胸有成竹，指指方豪，道：「明月，幸未辱命，我已制服了他。」

明月兩道清澈的目光，一直盯在方豪的身上，打量了很久，突然對方豪行了過去。

素素很擔心，但她却自忍下，站着未動。

明月踢了方豪兩脚。

雲施施看得很清楚，這兩脚，都是踢向方豪的穴道上。

就算方豪沒有被點上穴道，這兩脚，也把方豪的穴道點上了。

雲施施暗中提氣戒備，只要明月再有進一步的行動，立刻出手解救。

但明月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她是個相當謹愼的人，親自點了方豪的穴道之後，才笑一笑，道：「二小姐，妳這麼大公無私，小妹很佩服。」

雲施施道：「明月，姓方的已經制住了，咱們下一步，應該如何？」

明月微微一笑，道：「二小姐，我覺着咱們應該去官府自首。」

雲施施呆了一呆，道：「自首，爲什麼？」

明月道：「施施，我很敬佩班主的爲人，任俠尙義，心懷大明故主，但我却不喜歡他的做事方法。」

雲施施心理上，早已有準備，所以，沒有太多的驚愕，只淡淡一笑，道：「明月，妳能不能說得更淸楚一些？」

明月道：「能！班主的做法，對我們沒有好處。」

雲施施道：「至少，也沒有什麼壞處吧！」

明月道：「壞處很多，我看過了過去的師姐們，不是爲班主犧牲了，就是嫁給了她最不喜歡的人，明字輩的，就有兩位年長的師姐，爲了抗議不幸的婚姻，自絕而死，施施，這件事，妳也知道。」

雲施施道：「爹不是爲了他自己，而是爲了整個的漢人，……」

明月接道：「別人，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用不着爲了別人，付出這麼大的犧牲。」

雲素素道：「明月姐，爹把妳們撫養長大，敎妳們武功，就是要妳們獻身這個組合，爲光復漢家的天下，犧牲、奮鬥，這一點，我們都知道。」

明月笑一笑，道：「素素，對這一點，我很感激，沒有班主，也許沒有明月這個人，我可能生活得很苦，但我會很自由，至少，我能嫁給我喜歡的人。」

雲素素道：「還有一點，不知道明月姐想過沒有？班主很公正，對我們都一視同仁，他自己的親生女兒，也一樣不能嫁給她所喜歡的人。」

明月道：「那不同，妳們是他的女兒，應該爲他犧牲，但我們不是——」

素素接道：「明月姐，班主對妳們和他自己的女兒一樣看待……」

明月格格一笑，攔阻了素素的話，接道：「素素，妳認爲班主是眞的很喜愛我們麼？」

素素道：「是眞的，要不然，他爲什麼會對妳們投注這麼大的心血。」

明月道：「妳錯了，素素，班主選我們，把我們養大，一開始，就是存心利用我們作他的工具，我們被選上，也因爲我們有很高的條件。」

雲施施道：「哦！妳倒說說看？」

明月道：「第一個條件，我們要長得很美，還要有很好的練武稟賦，才能入選。」

雲素素暗中觀察明蘭、明秀、蕙芳、蕙仙的反應。看她們一個個目瞪口呆，神情間，十分的驚愕。顯然，她們對明月的擧動，亦有着意外的感覺。那說明了，她們事先並沒有經過商量。

雲施施笑一笑，道：「明月，妳不願爲這個組合，付出太多的犧牲，也沒有錯，這一點，可以和班主商量，何況，妳還有別的選擇。」

明月道：「什麼選擇，不嫁人是吧？」

雲施施道：「這難道還不够？」

明月道：「當然不够，施施，我們感激班主的培育，但却不願爲此犧牲了我們的一生。」

雲施施淡淡一笑，道：「明月，打開天窗說亮話，妳究竟想怎麼樣？」

明月道：「投降……」

雲施施道：「投降誰？」

明月道：「投降朝廷，我可以保證你們不會被判罪，讓你們自自在在的生活着。」

雲施施道：「明月，是不是妳出賣了我們？」

明月道：「別說得那麼難聽，施施，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決定。」

雲施施道：「還有誰？」

明月道：「明蘭和明秀？」

雲施施目光轉注到明蘭的身上，道：「明蘭，是不是眞的？」

明蘭急急的說道：「明月，咱們不是這樣說的？」

明秀道：「對！你說過，咱們只是要脅班主，要他把我們遣散，離開翠雲班。」

明月道：「妳們想想，這個可能嗎？雲班主會眞的放了咱們，」

明蘭道：「明月，平常我們都聽妳的，妳不應該騙我們？」

明月道：「我騙了妳們什麼？」

明蘭道：「妳出賣了翠雲班，也出賣了班主。」

明月道：「不要執迷不悟，明蘭，妳們都參與了這件事，班主會放過妳們麼？」

雲施施緩緩吁一口氣，道：「明月，原來是妳在搗鬼？」

明月冷冷說道：「雲施施，班主不會回來了，他和妳娘一樣，都已被關在大牢中，現在，我們住的客棧也已被大軍包圍，我可以告訴妳們，包圍我們的，不但是蘇州府的捕快，也有大內的帶刀侍衛。」

雲施施道：「明月，想不到，妳竟然是這麼一個卑劣的人。」

明月厲聲喝道：「明蘭、明秀，妳們聽着，只要我一聲吆喝，包圍我們的人，立刻會衝進來，現在，妳們要決定，是不是跟着我走。」

雲施施、雲素素，轉頭望着明蘭、明秀。

這時，倒臥在屋角的方豪，突然站了起來。

下期待續



這時倒臥在屋角的方豪，突然站了起來。

生殖泌尿系統疾病應如何診斷

唐鈺（一）

C孩童尿液收集

孩童若稍年長尙可合作收集中段尿液，初生嬰孩用膠帶收集尿液並非理想，Dacis和Chumdey指出女孩躺著小便，尿流多會流經陰道。Boehm和Haynes 使用一種稱中段截溜的方法，可使污染達最少程度。喂食後的小孩，排尿前先清洗生殖器，再讓小孩如圖五～三方式抱得住，利用Perez 反射以手壓背的脊椎旁肌肉後約五分鐘尿液會自動流出，再收集到消毒管中。

小女孩若其他方法皆無法時，則要用導尿管，同樣的男性在恥骨上緣做抽取亦是必要的。D Stamey認為恥骨上緣膀胱抽取是一最佳獲取無感染的尿液，但是僅在特殊情況下使用。

新鮮尿液檢查

早晨尿液並非很適合作尿液沈澱檢查，雖然腎功能試驗因此甚佳，但尿液沈澱在較小時之後已作改變，紅血球損壞，細菌也會污染而入，而導致錯誤診斷，因此尿液檢查時尿液必需是新鮮的才有價值，也因此若使尿液分析可靠則樣品收集必需正確，必需迅速檢查。

分離後檢查沈澱物

沈澱物的染色是泌尿診斷最重要的步驟；可發現有無感染，偶而可見細菌，但是培養仍是陰性，因為染色抹片上發現細菌則代表每毫升中有十萬個細菌，這是一種病態感染，因此培養是陰性是可忽略的。我們可由染色抹片迅速獲致消息，而做及時處理，培養有時因費時而很費機宜，當然培養和抹片同時做是很好的，假若患者有感染現象而無膿尿及菌尿現象，則要做培養；這時可由培養改正抹片的缺點。

A濕抹片

用低倍及中倍鏡看卽可，可見白血球、紅血球、 體、及塊狀物，女性有時可見尿道或膀胱中的上扁平上皮細胞，但男性除非在用estrogen 治療前列腺癌時才可見，滴蟲或酵姆菌細胞仍而可見。

B沈澱物染色

不論濕抹片顯示正常與否，染色片必需準備，若濕抹片中發現膿細胞，則染色片有助於分類是白血球還是上皮細胞，若過渡性上皮細胞以束狀出現，則代表腫瘤，醫生也可有這客觀條件下決定用藥，有時膿細胞染色後並看不見細菌，此可能因TB造成，因此若診斷不正確或延誤，TB 性的腎病會造成患者的死亡，導致診斷延誤的原因則多是不良操作的尿液分析。

濕抹片內未見膿細胞，則沈澱物必需染色，因為有三〇%患有慢性泌尿感染的患者是無膿尿現象，因此不論有無症狀，有無流膿，染色抹片必需製備以排除慢性泌尿感染。

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曾任國軍各總醫院主治醫師
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診所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
診療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例假「初診停診」、「複診照常」。
診療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卽後火車站前，太原路叉路口。開業執照：北市衞醫字〇二八二號



雲二姑娘不及方豪快，後發先至，一隻右手已扣住了明月的腕脈，明月手中的竹哨掉了下來，方豪伸出左手接住。

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龍虎風雲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獨孤紅●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5 《方豪的身份》

方豪的這一站，站得幾個人都為之一怔。

雲素素驚喜道：「方哥哥，你——」

方豪淡然一笑道：「明月踢了我六脚，脚脚指穴道，認穴之準，令人嘆服，可惜她不知道，我這個人跟一般人不同，穴道的部份都偏了——」

在場可以說無一不是武學行家，所謂穴道部位跟一般人不同之說，那是無稽之談，沒那回事。

很明顯的，明月該制住方豪的穴道，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方豪的修為，已經到了能使穴道移位的境界。

方豪的修為似乎博大精深，浩瀚無垠，每到一個時期，就顯露一部份，他究竟有多麼高深的武學造詣，似乎讓人猜不出，也摸不透。

雲施施跟雲素素對方豪以往的「深藏不露」，有着莫大的震驚，也有幾分喜，兩雙明眸望着方豪，都瞪圓了。

明月却是臉色大變，霍地轉望雲家姐妹：「原來妳們——好啊，雲二姑娘，拿我明月當傻子，我原打算給妳們一條自新之路，沒想到妳們非往斷頭台上爬不可，那就怪不得我了。」

話落，她玉手一翻，就要把一隻竹哨往鮮紅的小嘴兒上放。

雲施施冷喝出手，玉手五指如鈎，閃電般抓向明月。

但是雲二姑娘不及方豪快，方豪後發先至，一隻右掌已然扣住了明月的腕脈，明月玉手裏的竹哨掉了下來，方豪伸左手接了過去。

明月驚怒嬌叱：「姓方的，你——」

方豪道：「明月，現在妳在我掌握之中，佔優勢的已經不是妳了。」

明月冷笑道：「姓方的，你要放明白，落在你掌握之中的，只是我明月一個，而落在我明月掌握之中的，却是他們整個翠雲班。」

方豪道：「是麼？我認為只要掌握妳，就等於掌握了客棧外你們所有的人手，再加上一個蘇州府，咱們兩下裏扯平了。」

明月道：「你太高抬我明月了，我明月不過是個通風報訊的小角色——」

「我不這麼想，看妳的氣勢，儼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一軍之帥，素素，過來幫個忙。」

素素應聲上前：「方哥哥，你吩咐。」

「別跟我客氣，我不過翠雲班一個僱工，勞動妳的玉手，解開她的衣裳，看看她左臂近肩處，是不是有一朵刺花！」

明月臉色大變。

雲素素微一怔，剛要答應……

雲施施已跨步欺到，伸手「嘶！」地一聲，從明月的領口，扯破了明月的衣襟，甚至連明月一隻左袖都扯了下來，霎時，一大片酥胸，一隻嫩藕般粉臂，立時呈現在幾個人的眼前。

方豪連忙別過臉去，甚至連素素、明蘭、明秀幾個女兒家都紅了粉頰低下了頭，怪的是明月却了無羞澀之態，有的只是滿臉的驚駭之色。

只聽雲施施叫道：「方豪，有，確有一朵刺花。」

素素等忍不住抬眼，方豪也轉過了臉，幾個人都看見了，明月那欺雪賽霜，滑若凝脂的左臂近肩處，刺着一朵小指肚大小，連梗帶葉的小花——一朵玲瓏小巧的玫瑰，綠的翠綠、紅的鮮紅，宛若眞花，嬌艷欲滴，顯示刺花人的手藝精細而高絕。

方豪一笑道：「既是大內『十二玫瑰』中的嬌娃，裸裎都習以爲常，當然不會在乎把一部份玉體暴露在衆目睽睽之下了。」

雲素素道：「方哥哥，什麼叫大內『十二玫瑰』？」

方豪道：「素素，妳們跟著令尊跑遍天下，爲匡復竭盡心力，積多年之與他們爭鬥之經驗歷練，連大內『十二玫瑰』都不知道嗎？」

雲素素愧然搖頭：「不知道，聽也沒聽說過。」

雲施施道：「要是知道，還用問你麼？」

方豪道：「大內『十二玫瑰』，是大內秘密訓練的十二女嬌娃，不但個個美艷嬌媚，而且個個武功高絕，別具異能，玫瑰多刺，也表示她們個個心狠手辣、毒如蛇蠍，她們專幹秘密偵緝暗殺，職位稍高於御前帶刀侍衛跟你們翠雲班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翠雲班裡都是聖潔善良的好姑娘。而大內『十二玫瑰』却是十二個毒如蛇蠍、毫無人性的蕩婦淫娃，她們的存在是極端機密的，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沒人知道，難怪你們連聽都沒聽說過。」

方豪的這番話，聽得施施跟素素驚心動魄，並不是因爲鷹犬中有秘密的「十二玫瑰」存在，而是因爲方豪的多知多懂，連清廷大內這樣極度的機密，他都知道。

雲施施忍不住想問。

但是明月替她問了，明月的嬌靨已經沒了血色，一雙美目充滿了驚恐之色，道：「方豪，你怎麼知道——」

方豪淡然一笑道：「說出來嚇破妳的膽，我知道的還不只這些呢？說吧，你們這一次對付翠雲班的行動，由誰帶領？」

明月道：「你們都看見了，負責行動的，是『蘇州府』的正副兩個總捕頭——。」

「現在還把我當三歲孩童，妳未免不配列名『十二玫瑰』中，『蘇州府』連指揮大內侍衛都不够格，還能派得動妳們大內『十二玫瑰』麼？」

明月道：「我說的是實話，信不信在你。」

方豪道：「我當然不信——」

話還沒說完，兩眼寒芒電閃，左掌疾探，拇食二指捏着明月的兩邊粉腮一扣一扯。已把明月圓潤好看的下巴卸了下來，然後兩指往明月小嘴兒裡一探，夾出了一顆只有半顆豆大的白色藥丸。

明月神色淒厲，怒目而視。

方豪不知道怎麼回事，突然間變得風趣多了，笑笑道：「在我面前，想尋死都不容易，再說，『十二玫瑰』何等威風、何等神氣，也享盡了人間的極榮華、極富貴，就這麼牙關一咬，落得個柔腸寸斷、七竅流血而亡，豈不可惜？」

明月嬌軀倏然顫抖，一顆烏雲螓首也垂了下去。

方豪抬手閉了她的穴道，往椅上一放道：「『十二玫瑰』的一切都是極端的機密，一旦落入人手，就是死路一條，她們拼死也不敢洩密，我看從她嘴裡是問不出什麼來了。」

雲素素道：「咱們雖然制住了她，可是外頭還有那麼多鷹犬難退，怎麼辦啊？」

方豪道：「施施、素素，翠雲班爾後再想以雜耍班爲掩護，從事秘密工作，已經不可能了，爲今之計，只有先保全班子裡的這些人，再作打算。」

雲素素道：「情勢所逼，我想爹娘不會反對。」

雲施施道：「話是不錯，可是怎麼退退客棧外這些鷹犬，從『蘇州府』救回爹娘來呢？」

方豪道：「妳們留在客棧裡，不要有任何行動，退鷹犬以及救班主夫婦的事，交給我來辦。」



方豪竄身又起，直對了上屋脊……

「方哥哥，你有什麼辦法？」

方豪搖頭道：「素素，現在別問，我一定能救出令尊令堂，保全班子裡的這些人就是了。」

轉眼望明蘭、明秀，道：「明月的原形已經畢露了，兩位現在怎麼說？」

明蘭、明秀羞愧低頭，明蘭道：「受班主栽培這麼多年，視我們如己出，待我們如兒女，我們竟還意志薄弱、受人利用，實在愧對班主跟夫人。」

方豪道：「兩位也不必過於自責，大內訓練的這批人，原就是無孔不入的，只要有一點疏忽，就會被她們利用，受她們控制，只要兩位能明白，大家就還是一家人。如今內憂已除，我要全心全力對付外患去了。」

說完了話，他要走。

雲施施道：「方豪，你等等。」

方豪道：「二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雲施施道：「我要弄清楚，爲什麼對他們，你也知道得那麼多？」

方豪微一笑道：「二姑娘，現在不是談這些的時候，恕我不便回答，將來有一天，妳會明白的。」

說完了話，他走了。

雲施施凝目外望，嬌靨上的表情難以言喻。

雲素素道：「二姐，如今爹娘不在，不管咱們之中有誰多麼精明幹練，畢竟都是女孩子，唯一可信賴的，只有方哥哥，他救過妳，不是麼？」

雲施施沒有說話。

●

官府的人圍住了客棧，已經是傳遍蘇州城了，這家客棧上上下下自然不會不知道，百姓們已經是够怕官的了，那還受得了這種緝捕抓人的陣仗。

所以，客棧的掌櫃跟夥計，只有縮在櫃房裏，渾身哆嗦，牙關交戰的份兒，却是誰也不敢去上板兒關門。

當然，這一陣子，客棧是不會有生意了，別說沒人進門，就連街上也空蕩寂靜，沒了行人，有的只是隔不遠一個個的府衙捕快，再不就是些穿便服的漢子，有的站在空蕩蕩的大街上，有的則站在對街廊簷下。

突然，一條人影，疾如鷹隼，從客棧後院竄起，半空中輕輕飄下，落在了後大街的街心，是方豪。

「站住！」

暴喝聲中，兩名持刀的捕快撲了過來。

遠近的便裝漢子們，馬上也有了動靜。

方豪笑嘻嘻的，一聲：「跟我來吧。」

竄身又起，直上對街屋脊，脚一沾瓦面，再度騰起，往遠處掠去。

不知道是誰喊了一聲：「去兩個，別中他的調虎離山計！」

其他的人收住了追勢，兩個便裝漢子直追下去，身手矯健，顯然一流好手。

方豪沒往別處跑，他竄過兩排屋脊，就落身在一條小胡同裡。

兩個便裝漢子緊追而至，從胡同兩頭包抄過來，兩個人手裡已然多了一把軟劍。

軟劍不是普通的練家子能使的，蘇州府衙的捕快們玩不了這個。

九成九，這倆是來自大內的高手。

方豪負手站立，一動沒動，兩個便裝漢子騰躍撲到，各人掌中軟劍靈蛇般遮出，一指方豪頸項耳後，一指方豪的腰上肋間，兩把軟劍筆直。

這兩處都是人身的要害。

左邊便裝漢子冰冷道：「跟我們走。」

方豪有一份出奇的鎭定，也有一份讓人心折的瀟灑，淡然道：「誰說我不是要跟你們走，我把你們引到這兒來，就是要你們給我帶路，你們是司徒奇班裏的，還是溫天中班裏的？」

司徒奇、溫天中是大內侍衛的兩個大班領，統率所有的大內侍衛。

兩個便裝漢子當然一怔，右邊一個道：「你——」

方豪的右手從身後翻出，直直的伸在面前，掌心裡托著一樣東西，顏色雪白，連一個黑點都沒有，形狀却既像玉珮，又像令牌：「京裡沒人不知道我，大內侍衛沒人沒見過這個。」

兩個便裝漢子先是一怔，繼而瞪圓眼，臉色大變，立即一扔軟劍打下千去：「貝勒爺——」

方豪翻腕收起那東西，一聲輕喝：「住口。」

兩個便裝漢子連忙住口。

方豪淡然道：「京裡是誰來了？」

左邊便裝漢子道：「回您，是曾大人。」

「曾大人？那個曾大人！」

右邊便裝漢子道：「軍機處的曾慕秋！」

方豪一怔，神情也震動了一下：「雲家的大姑爺。」

「是的。」

方豪兩眼寒芒電閃：「他能指揮『十二玫瑰』？」

「曾大人請了密旨。」

方豪臉色一變，旋卽笑了：「這眞讓人想不到啊，他人呢？」

「現在蘇州府衙。」

方豪微點頭：「我要去見他，一個給我帶路，一個去吩咐客棧外頭的，沒有我的話，任何人不許輕舉妄動，誰敢不聽，我要他的腦袋。」

恭應聲中，兩個便裝漢子站了起來，一名躬身垂手，一名騰身掠去。

方豪道：「走。」

「是。」

那名便裝漢子一聲恭應，轉身帶路而去。



曾慕秋一掌抓向方豪，方豪只伸出一指，點向姓曾的手心，曾大驚。

片刻之後，方豪在那名大內侍衛帶路下，瀟瀟洒洒的進了蘇州府衙。

有大內侍衛帶路，當然是一路通行無阻，那名大內侍衛帶着方豪直奔知府大人的書房。

書房門口站着兩名便裝大內侍衛，院子裡則空蕩寂靜。帶路的大內侍衛一進書院，搶步疾走，似乎要先進去稟報。

方豪道：「站住，外頭候著！」

那名便裝漢子連忙收步，哈腰垂手恭應。

兩名站門的大內侍衛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硬是沒敢攔，沒敢問。

書房裡傳出了一聲朗喝：「什麼事？」

方豪沒答理，邁步進了書房。

書房裡兩個人，一個四品頂戴，服飾整齊，五十來歲的官兒，一看就知道是掌理蘇州的知府大人。

另一個，四十上下年紀，頎長的身材，穿一件海青長袍，外罩團花黑馬褂，長眉細目，相當英挺，唇上還留著兩撇帶點威武的小鬍子。

方豪一進門，書房裡兩個人的四道目光，一起盯在了他臉上，一見是個面生的江湖人，知府大人頭一個臉上變了色：「你是什麼人？大膽——。」

方豪抬手封住了他的話鋒：「不要這樣發官威，我找這位曾大人說話。」

那位威武小鬍子，當然就是曾大人，曾大人江湖出身，見過世面，够鎮定、够平靜，抬手攔住了知府大人即將再度出口的官腔，兩道銳利目光緊盯在方豪臉上：「你認識我？」

方豪道：「福薄緣淺，不過仰名已久！」

「呃，知道我的人不多，談論我的更不會多——」

方豪道：「只一個翠雲班，談論曾大人的就不少！」

威武小鬍子雙眉微聳：「你究竟是——」

方豪道：「方豪，曾大人既御命來緝捕翠雲班，對這兩個字，應該不會陌生。」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兩眼寒芒電閃：「翠雲班的傴工，連雲方家的子弟，你的膽子不小，他們奉命圍困客棧，居然還是讓翠雲班的人殺出來一個，我會給他們適當的懲罰。」

方豪淡然一笑道：「曾大人對翠雲班可以說是瞭若指掌，所以對我知道得不多，曾大人要是知道我另外一個身份，也許就不會怪我膽大了。」

「你另外一個身份？你另外還有什麼身份？」

方豪又亮出了那個既像令牌，又像玉珮的東西。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微一怔：「這是——」

方豪道：「曾慕秋，你在軍機處行走，即或你沒有見過這種東西，也應該聽過，接過去看看。」

他微一振腕，那塊東西離掌飛起，直向威武小鬍子投去。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不愧是江湖出身，輕捷靈巧，抬手一把抓住，攤手一看，一怔色變：「威武神勇玉貝勒——」

猛抬眼，接道，「你是貝勒爺的什麼人？」

方豪淡然一笑：「玉貝勒就是連雲方家的方豪，連雲方家的方豪就是玉貝勒。」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臉上有了笑意，是冷笑：「不可能，貝勒爺不可能是連雲方家的方豪，連雲方家的方豪，也不可能是貝勒爺，來人！」

兩名大內侍衛閃身進來，是剛才站門的那兩個。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銳利目光緊盯著方豪道：「你是束手就縛，還是要我親自動手？」

方豪笑笑道：「曾慕秋，膽大的應該是你，我看還是你自己動手吧！」

威武小鬍子冷然一笑，把那塊東西往桌上一扔，回手探掌抓向方豪，抓勢不快，但是一個手掌似乎籠罩了整個方豪，以及方豪站立的方圓一丈之地。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威武小鬍子這一伸手，就知道他是個大行家，是個內外雙修的一流高手。

方豪站着沒動，目光緊盯着襲來的手掌，容得威武小鬍子那隻手掌近身，他突然飛起一指，緩慢異常的點向威武小鬍子的掌心，那根在伸向前的食指，竟還帶着輕微的顫抖。

威武小鬍子如遭蛇噬，臉色大變，機伶一顫，急忙沉腕收掌，脫口叫道：「神力僧王的雷霆降魔杵！」

方豪收手笑道：「你既然知道神力僧王，就應該知道神力僧王徒弟不多，只收了一個，那就是神勇威武玉貝勒，是不是？」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瞪大了兩眼：「你，你真是——」

「要不我爲什麼讓你自己動手！」

威武小鬍子曾大人霎時間面色如土，上前一步打下千去：「卑職見過貝勒爺！」

他這一打千，那旁也跪下了那位蘇州知府。

方豪微一笑：「你自稱卑職，倒也說得過去，因爲京畿鐵衛、大內侍衛，一直由我統領，曾幾何時，你也帶起大內侍衛來了。」

曾慕秋忙道：「貝勒爺明鑒，卑職是奉了密旨。」

「密旨是皇上頒的，還是你去請來的。」

「不敢瞞貝勒爺，是卑職請的密旨。」

「是皇上糊塗，那不怪你！」

普天之下，有幾個敢說皇上糊塗的，只有一個神勇威武玉貝勒。

他說皇上糊塗，皇上雖不至於大發雷霆，可也不會愛聽，但是，皇上不會拿他怎麼樣，因爲連皇上都要讓神勇威武玉貝勒三分。

皇上爲什麼會也讓玉貝勒三分，因爲玉貝勒神勇、威武，年紀雖輕，但人品、文才、武功都是第一。幾位皇上以來，到現在普天之下也就這麼一個，也因爲玉貝勒統領京畿鐵衛，外帶大內侍衛，威震天下，從沒有那個大膽的武林高手江湖客，敢在京畿一帶鬧事，從沒有那個皇族親貴、王公大臣，敢對皇上有半點不忠，甚至於半點不敬。

只聽曾慕秋道：「謝貝勒爺恩典。」

方豪擺擺手：「起來，都起來。」

再謝恩典之後，曾慕秋跟蘇州知府都起來了，那位四品黃堂哈着腰，連頭都不敢抬。

方豪道：「曾慕秋，是不是可以把我的東西還給我了？」

曾慕秋機伶一顫：「卑職該死。」

忙轉身，雙手捧起了那塊東西，高舉過頂，誠惶誠恐地遞了過來。

方豪伸手接過，往腰裡一塞，邁步走動：「知道我爲什麼說皇上糊塗嗎？」

曾慕秋、蘇州知府硬沒敢吭氣兒，誰敢回這句話？

方豪自己說了：「因爲對付這幫叛逆的計劃，是我擬的，我請准過皇上，所以早在三年前，我就到了連雲方家，成了方家的兒子方豪，所以翠雲班這趟西去，我從連雲一直跟到如今，所以我寧願降尊紆貴，成了翠雲班的傴工，可惜的是，剛到蘇州，我整個的計劃，就讓你這位軍機處行走的曾大人給壞了——」

曾慕秋機伶暴顫，頭低下去三分：「您明鑒，您開恩，卑職愚昧，卑職一直不知道。」

「你不知道，皇上知道，所以我說皇上糊塗，所以我說不怪你。」

「謝貝勒爺恩典！」

「不是我的恩典，是你救了你自己。不是因爲你棄暗投明，以雲家大姑爺的身份，秘密投効朝廷，壞我的事，我早就摘你的腦袋了。」

曾慕秋又是機伶一顫。

「你媳婦兒，那位雲家的大姑娘呢？」

「回貝勒爺的話，她還在京裡。」

「你投効了朝廷，她知道嗎？」

「不知道。」

「這麼說，她還是你的媳婦兒？」

曾慕秋抬眼道：「您吩咐，卑職可以馬上把她交給——」

「不，你還是你的雲家大姑爺，做人不能做得太狠太絕！」

曾慕秋低頭：「是！」

「你這個雲家的大姑爺，軍機處行走的曾大人，沒有來過蘇州，我方豪仍然是方豪，也沒有到蘇州府來見過你，懂嗎？」

「卑職懂。」

「雲班主跟姓焦的呢？」

「現在大牢。」

「放了他們，撤回客棧外所有的人手。」

曾慕秋猶豫了一下：「稟貝勒爺，皇上的密旨——」

「你覆旨的時候，稟奏一聲，就說在蘇州碰見了我。」

「謝貝勒爺，可是——」

「可是什麼？」

「卑職斗膽，這麼一來，叛逆豈不漏網——」

「暫時是漏網了，但是他們會化整爲零，分別活動，到那時候引出來的更多，是不是？」

「是，您高明！」

「放人吧，我這就回客棧去，回到客棧，我不願意再看見一個你派出去的人，但是我願意看見雲班主跟姓焦的，路上我會走慢點兒。」

說完了話，方豪兩手往後一背，轉身出去了。

下期待續

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龍虎風雲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獨孤紅●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6《翠雲班的解散》

方豪往客棧走，散步閑逛似的，走得眞不快，等他走到了客棧前的大街，眞的，看不見一個了，那些蘇州府的捕快，穿便服的大內侍衛都不見了。

曾慕秋是個很聽話、很會辦事的官兒。

方豪從客棧前門，從從容容，瀟瀟洒洒地進了客棧，掌櫃的跟夥計看見方豪，都一怔，急忙迎了上來：「官府的人撤了。」

方豪沒跟他們多說什麼。只笑着：「呃！」了一聲，又往後去了。

「翠雲班」的上上下下，都待在後院裡，二姑娘雲施施不讓他們到處走動，這時候到處亂闖，落不到什麼好處。

除了傭工們在院子裡閑待着之外，姑娘們都在屋子裡，本來也是，這時候誰還有心情幹什麼別的。

方豪走的時候，知道的人不多，至少這些傭工們決不知道，如今方豪從前頭進來，誰也沒想到他曾經出去過，都跑了一趟府衙回來了，所以也沒引起任何一個的興趣。

也由於眼前這種景象，足證明雲班主跟焦大還沒回來。

這恐怕不能怪曾慕秋辦事不力，怎麼說也得有個先後次序，就算方豪走得慢了些，來得及急忙傳令撤人，雲振天跟焦大，也來不及趕在方豪前頭回來。

「方哥哥。」

倒是在屋裏的三姑娘雲素素眼尖，一眼看見了方豪，嬌呼聲中，她跟二姐施施、明蘭、明秀都跑出來了。

方豪招手攔住了姑娘們即將出口的話，擺擺手，示意進屋裏說話。

進了屋，二姑娘雲施施頭一個搶着問：「怎麼樣？」

方豪還沒來得及回答，外頭院子裏突然暴起了歡呼：「班主、班主夫人跟焦爺回來了。」

姑娘們一擁又跑了出去。

可不，傭工們正圍着雲振天、凌翠仙夫婦跟焦大。姑娘們喜壞了，尤其施施跟素素，兩隻乳燕似的掠了過去。

而雲振天夫婦跟焦大，臉色凝重，什麼都沒說，帶着姑娘們走進了方豪站在門口的這間屋。

傭工們都圍在門口。

方豪也是傭工，可是他這個傭工跟別的傭工不同，他人在屋子裡。



焦大揚頭向昏迷中的明月拍去，方豪伸手一格，硬把焦大震退兩步。

雲振天、凌翠仙還有焦大，進屋一眼就看見了被制住的明月，忙問原委。

二姑娘雲施施把經過說了一遍，包括方豪出去奔走了一趟。

焦大頭一個臉上變色，鬚髮微動：「吃裡扒外，變身投靠的東西。」

他揚掌就劈向昏迷中的明月。

方豪伸手一格，硬把焦大震退了兩步，焦大瞪圓了眼，驚愕地望方豪。

方豪不慌不忙地說了話：「不能殺明月，不是因爲咱們掌握了明月，他們不會撤人，班主夫婦跟焦老也回不來，要是咱們殺了明月，誰也走不了。」

焦大一怔住手。

雲振天道：「你去跟他們談了。」

方豪道：「要不然，班主以爲方豪仗恃什麼讓他們放人、撤人。」

焦大道：「這個丫頭，對他們這麼重要？」

方豪道：「焦老剛聽二姑娘說了，明月實際上是大內『十二玫瑰』中人，『十二玫瑰』的職位，遠高過大內侍衛，這次行動完全由她指揮，要是咱們拼個玉石俱焚，殺了明月，這個差錯，大內侍衛們任何一個也擔待不起，所以他們只有乖乖的放人、撤人了。」

雲振天點頭道：「原來如此。」

凌翠仙深深地看了方豪兩眼，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咱們從事匡復這麼多年，反不如方少爺對滿虜了解得多。」

方豪淡然一笑道：「夫人誇獎，其實說穿了不值一文錢，連雲方家在京裡認識的人不少。」

這是一定的，富商巨賈，多半跟達官顯貴有來往，而且來往得還相當密切。

雲振天道：「既然方少爺跟他們談的是這種條件，那咱們只好也放人了。」

方豪道：「不忙，咱們要謀定而後動！」

凌翠仙道：「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好謀定而後動的。」

方豪道：「當然有，譬如翠雲班今後的動向——」

雲振天道：「翠雲班不能再做下去了，從今天起，我要解散班子——」

方豪道：「翠雲班可以解散，但是匡復的神聖使命不能更改。」

雲施施道：「那當然，匡復的神聖使命是決不能更改的，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不到神州匡復，決不罷休，而且要比以前更積極、更活躍，即或我們不能成功，可是大漢族的子子孫孫，永繼不絕。」

方豪道：「這就對了，班主即使要解散班子，也不能現在在這家客棧裡解散，應該把大家帶到一個安全處所後，再鄭重宣佈。」

雲振天道：「方少爺說的有道理，那麼現在放明月，咱們馬上走。」

方豪道：「明月必須放，但不能現在放，得有一個人留在這兒，等大家遠離蘇州後，再放明月。」

焦大道：「誰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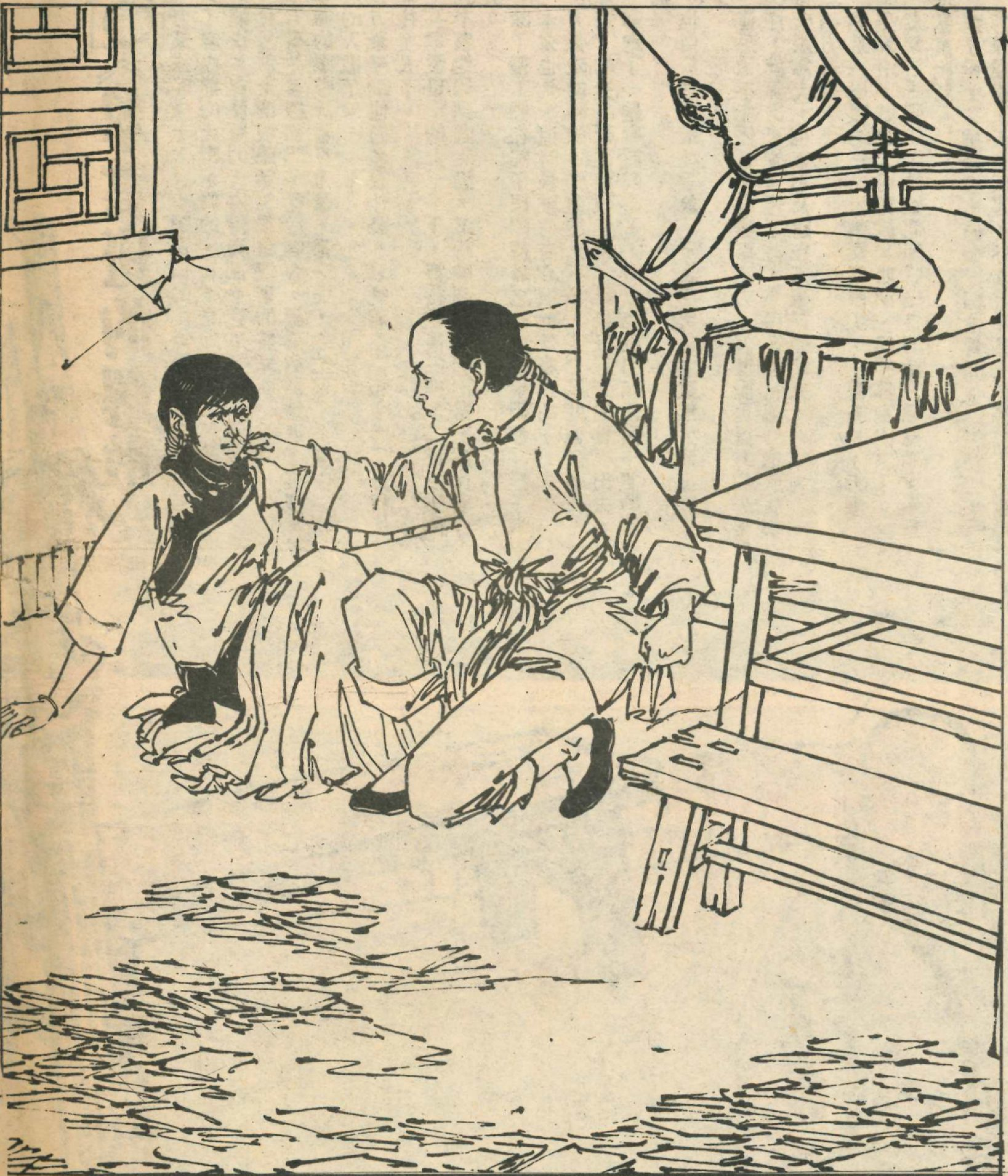
方豪道：「我。」

「不行。」雲振天道：「這是我雲家的事！」

方豪道：「班主見外了，方豪已經是班子裡的人了，班主也錯了，匡復大計，不是某個人、某一家的事，而是整個漢族世冑，先朝遺民的事。」

三姑娘雲素素一直沒開口，這時候突然道：「我留下來陪方哥哥。」

「不行。」二姑娘雲施施道：「妳留下來沒什麼用，還是我留下來吧。」



方豪拍開明月的穴道，明月一驚欲起，被方豪伸手按住。

方豪道：「多謝兩位的好意，誰都別留下來，等我放了明月之後，我會趕去跟班子會合。」

雲振天道：「班子馬上就要解散了，方少爺也不必再趕我們了。」

「不，班主，我既是班子裡的成員，班主鄭重宣佈解散，我不能不在場，再說班主只是解散翠雲班，並不是放棄匡復使命了。」

雲振天還待再說。

凌翠仙道：「振天，方少爺說得對，咱們宣佈解散翠雲班，班子裡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在場，至於每個人以後怎麼安排，也應該到時候再說，也應該看每個人自己的意思。」

凌翠仙是想吸收這麼一個難尋難求的大臂助，更重要的，她還是爲她的女兒着想。

事實上，方豪加入翠雲班的日子雖短，但是他爲翠雲班出的力、做的事，却不比班子裡的任何一個爲少。

雲振天只好點頭答應。

雲素素關切地道：「方哥哥，你一個人——」

「素素，妳放心。」方豪含笑道：「我一個人反倒好辦，怎麼說都行，不會分心，不會顧此失彼。」

話鋒一頓，轉望雲振天：「班主，『蘇州府』不是善地，越早離開越好，還是帶着班子快走吧。」

雲振天即刻下令，好在班子裏的東西早就裝妥了車，人也都準備好了，說聲「走」，幾輛馬車馬上拖了出去。

車輪甫動，雲素素還依依不捨，探頭車窗外，揮動着絲巾直叮嚀：「方哥哥，你要盡快趕來啊。」

看起來，這位三姑娘素素，比二姑娘施施跟方豪要投緣得多。

外人沒發覺，班子裏的人不知是否知道，在雲素素揮動絲巾，方豪揚手作別的當兒，一個小紙團從絲巾中飛出，投進了方豪的手裏。

等車馬走遠了，方豪打開了手裏的小紙團，皺皺的小紙條上，寫着兩行娟秀的小字：「方哥哥，娘讓我告訴你，我們在鄧尉之旁，太湖之畔等你，盼速來，素素。」

方豪有着一刹那間的激動，這陣激動來得快，去得也快，一刹那間，他又恢復了平靜，撕碎了那張皺皺的小紙條，轉身進入客棧。

回到那間屋裡，掩上門，拍開了明月的穴道，明月一驚欲起，方豪伸手按住了她：「先告訴妳，妳用不着尋死了，我馬上就放妳走。」

說完了話，隨手托上了明月的下巴。

明月一雙妙目瞪着方豪，滿眼都是狠毒之色：「他們人呢？」

「走了，都走了，連雲振天夫婦跟焦大，也在從府衙平安回來之後走了。」

明月猛地站起，冷笑道：「我不信。」

方豪道：「事實上他們的確已經走了，不信妳可以找找看，看看這家客棧裡，是不是還有翠雲班的人。」

明月道：「你不怕我跑？」

「推開窗戶看看就知道了，只不出這間屋，妳是跑不掉的，其實，就算妳已經回到了京裡，我要抓妳，妳還是跑不掉。」

這是不折不扣的實話，「神勇威武玉貝勒」要抓的人，尤其是官家的人，那一個跑得掉？

明月沒動，妙目緊盯着方豪：「他們是怎麼走的？」

「大大方方坐着馬車走的。」

「不可能，你不要把我當三歲孩童。」

「軍機處行走的曾慕秋，下令放人、撤人。妳說他們是不是能大大方方的走？」

明月一怔：「你知道京裡來的是——」

「當然，足證我並沒有騙妳。」

明月冷笑道：「你說謊的本領太低劣了，曾大人奉有密旨，雲振天再大的能耐，也不可能讓曾大人放了他們。」

「雲振天是沒那個能耐，可是翠雲班裡有那個能耐的人。」

「誰？」

「我！」

「你！姓方的？」

明月突然格格嬌笑，笑得像花枝亂顫，半露的酥胸抖動着，要多誘人就有多誘人。

可惜，方豪像塊木頭似的，一點反應都沒有。

明月笑得突然，停得也突然，突然間，她停住了笑，一雙妙目瞪圓了，緊緊地盯在方豪手上。

方豪手上，拿着既像令符又像玉珮的那一塊。

只聽明月驚聲道：「你、你是——」

方豪淡然道：「既是大內『十二玫瑰』中人，妳不應該不認得這個，就算是沒見過，也應該有人告訴妳們。」

明月失聲道：「神勇威武玉貝勒，你是貝勒爺的——」

方豪道：「我就是玉琪！」

「怎麼說，你，您就是玉——」

「曾慕秋應該還在府衙，妳可以去問問他。」

「可是您明明是——」

「我不是連雲方家的方豪，妳也不是翠雲班的明月麼？」

明月嬌軀一矮，跪了下去：「卑職不知是貝勒爺聖駕在此——」

「沒有人怪妳。」方豪翻腕收起那代表身份、極具權威的東西：「告訴我，妳是『十二玫瑰』裡的那一個？」

「回貝勒爺，卑職紫茵。」

「『十二玫瑰』有幾個出京來了？」

「回貝勒爺，『十二玫瑰』都出京來了。」

方豪微一怔：「呃，這倒很出我意料之外，把『十二玫瑰』都派出了京，這是誰的主意？」

「近年來，叛逆活動加劇，地方官府窮於應付——」

「我知道，要不然我也不會跑一趟連雲方家，借他兒子的姓名，到江湖上來，我只問派妳們出京，是誰的主意。」

「回貝勒爺的話，是領侍衛內大臣富大人請的旨。」

「原來是富琦的主意，妳進了翠雲班，其他的人呢？」

「都在江南，不難召喚，而且卑職在翠雲班裡，她們也不會離翠雲班太遠，以便隨時支援。」

「妳，妳給我召集她們，今夜初更，鄧尉司徒廟後，梅林之中見我。」

「卑職遵命。」

「從現在起，妳們『十二玫瑰』，還有在京外的大內侍衛，沒有我的令諭，任何人不許輕舉妄動。」



方豪提起一口氣，從林中撲向山邊

「卑職遵命，並立卽傳達貝勒爺的令諭。」

「我走了，妳也趕快去辦妳的事吧，別忘了先找件衣裳換上。」

說完了話，方豪開門走了。

明月嬌軀緩起，站了起來，香額上一片冷汗，水洗也似的——。

●

紅日啣山，霞光萬道。

方豪趕到了鄧尉山下。

鄧尉山以漢鄧尉統此而得名，對着太湖，風景絕佳，山上楓葉有名，梅花更有名，有「鄧尉探梅」勝境。

雲素素告訴他「鄧尉之旁」，「太湖之畔」，雖然太湖廣三萬六千頃，襟帶蘇、常、湖三郡，但是這「鄧尉之旁」，「太湖之畔」仍嫌廣了些，要是沒有留人在此相候，叫方豪那裡去找？何處去尋？

霞光漸歛，暮色初重，遠望太湖三萬六千頃碧波之上，漁舟唱晚，歸帆點點，但是在這鄧尉山與太湖之間的荒路上，却空蕩、寂靜，除了方豪一襲青衫隨風飄拂外，再難看到別的人影。

好在荒路上留有輪痕馬跡，方豪就順着這猶新的痕印一路往前找尋。

那知，轉眼工夫之後，輪痕馬跡進入道旁一片密林，等到方豪循跡進入密林，却只見空車不見人，便連馬匹也不見了。

再看地上，滿是枯枝敗葉，足有半尺來厚，無論人走馬行，絕難再留下痕跡。

顯然，這是有意的安排，目的在擺脫別人跟踪。

可是對方豪來說，既然輪痕蹄印到此爲止，鄧尉山與太湖之間地方這麼大，一時間也讓他沒有辦法再找下去。

方豪正負手林中，頻皺劍眉。

突然，一縷簫聲隨風飄送過來。

方豪略一細聽，立卽聽出簫聲是從林旁鄧尉山上隨風飄下。

這時候誰在鄧尉山上吹簫，恐怕是——

方豪精神微振，提一口氣，從林中撲向山邊，就藉着山上的林木騰掠直上，往簫聲傳來處撲去。

轉眼工夫之後，方豪掠上山頂，簫聲也就在這時候倏然而止。

抬眼看，停身處是一片柳林之中，面前幾十丈外，柳林邊緣上，露着幾角紅牆綠瓦，想必不是住家，便是鄧尉山上的禪林古剎。

也就在簫聲停住的同時，紅牆綠瓦方向，手持一管洞簫、飛掠騰躍奔來一位姑娘，不是雲素素是誰。

人還沒到，就聽雲素素嬌聲道：「方哥哥，我就知道，一聽見簫聲你就一定會往這兒找——」

一陣香風，雲素素停在眼前，乍驚還喜，嬌靨上還帶着三分激動：「方哥哥，叫你快來，怎麼這麼久才趕到？」

方豪含笑道：「素素，大白天的，我憑兩條腿，妳讓我怎麼走法？」

雲素素微一怔，跟着也笑了：「走，爹娘跟大家夥都在等你呢！」

雲素素喜孜孜的轉身，方豪含笑抬眼，兩個人同時都一怔，不遠處站着二姑娘雲施施，她那英氣逼人的臉上，神色有點異樣。

雲素素一怔之後，顯得有點不安：「二姐，方哥哥到了！」

方豪忙招呼：「二姑娘！」

雲施施淡然道：「大家等了你不少時候了，快來吧。」

她轉身當先行去。

雲素素跟在身後，方豪走在最後，誰都再沒說一句話！顯得好沉悶，沉悶得令人不安。

轉過一道紅牆，進入一座寺院，却是一座久絕香火的空廟。

院子裡站的有人，坐的也有人。

雲振天跟焦大，併肩站在大殿的石階上，雲夫人凌翠仙跟姑娘們坐在地上行李上，僱工們則席地而坐。

這麼多人，靜悄悄的，沒一個人說話，一見兩位姑娘帶着方豪進來，坐着的都站了起來。

方豪上前跟雲振天夫婦、焦大打了招呼。

雲振天夫婦跟焦大微微點頭示意，誰也沒說什麼，只有凌翠仙唇邊微帶些笑意，然後，她轉望雲振天，「振天，方少爺趕到了，咱們翠雲班的人也到齊了，有什麼話，你就說吧。」

雲振天神色凝重，目光環視了一匝，然後以沉重的語氣發話道：「我不打算多說什麼，事情的經過，大家都知道，也用不着我多說，翠雲班不能再做下去了，從今後江湖上也不能再有翠雲班，但是——」

他吸了一口氣，又緩緩接道：「翠雲班的每一個人還存在這江湖上，而且是分散到每一個角落，我的話，相信大家都懂，現在……翠仙！」

雲夫人凌翠仙緩步上前，把個包袱打開在地上，包袱裡，是一錠錠的銀子，約莫有幾十錠。

雲振天道：「班子裏現有的銀兩，只有這些，爲數不多，大家分一分，當不了什麼大用，但是維持一段時日還可以，以後，大家就要靠自已了，還望大家爲往後各盡心力，稍待一段時日之後，自有人會跟諸位連絡——」

雲振天的話，似乎就說到這兒了。

但是大家夥沒有一個動，每一個人微低着頭，表情十分沉重。

雲振天道：「大家不必有什麼不捨，咱們人雖分散了，心還是連在一起，就像一個大家族，子弟們到各處去謀生，但他們永遠血肉相連，永遠是這個大家族的人，到了該相聚的時候，還是會相聚的。」

雲振天話說完了，還是沒人動。

焦大雙肩一聳，沉聲道：「這是幹什麼，又不是生離死別，卽使是，咱們是幹什麼的，作什麼這樣惹人討厭的兒女態，我先拿，我先走。」

他大步走下石階，俯身拿起一錠銀子，大步走了出去，連頭都沒回。

這麼一來，有人跟著動了，先是僱工們，後是姑娘們，轉眼工夫都走了，地上包袱裡的銀錠，還剩下兩個。

凌翠仙兩眼淚光閃動，就是沒讓它掉下來。

雲振天道：「翠仙——」

凌翠仙唇邊泛起了一絲笑意，那笑，比哭還讓人心酸：「跟帶兒女似的，都帶大了，一旦分離，各自西東，難免不好受，這也是人情之常。」

雲素素何嘗不是，淚水也在眼眶裡打轉。

只有雲施施，跟乃父一樣，除了臉色稍嫌沉重外，別的却看不出什麼來。

雲振天轉眼過去道：「方少爺——」

方豪道：「班主，我能不能不走？」

雲施施、雲素素霍地轉臉望方豪。

凌翠仙似乎在意料中，她只平靜地望着方豪。

雲振天道：「方少爺，班子散了，雲家不需僱工了，你也無錢可掙了。」

「班主應該知道，打當初方豪就意不在掙錢，要是爲掙錢，方豪也就不會到班子裡來了。」

「那麼，方少爺，你究竟是爲什麼？」

「到現在班主還問方豪是爲什麼嗎？」

「方少爺，富家子生不重簷，你不適合。」

「班主，匡復工作，是每一個漢族世胄，先朝遺民的義務，也是權利，我不認爲班主有權拒絕或阻止任何一人；再說，我已經參與了，方豪兩個字，已經登錄在他們的黑名單上，就是現在收手，往後的日子也不好過。」

雲振天要說話。

方豪接着又道：「班主恐怕沒想到，以方豪的家世以及家產，做起這件事來，應該更方便。」

凌翠仙道：「這倒是。」

做娘的一說話，三姑娘雲素素馬上道：「爹，方哥哥是個求都求不到的好幫手，就讓——」

雲振天叱道：「小孩子別多嘴。」

雲施施該說話，可是她偏沒開口，也沒有要說話的意思。

雲振天凝目望方豪：「方少爺，你說得對，我無權拒絕，或是阻攔任何人，但是我總有權拒絕你跟我雲家人在一起——」

雲素素叫道：「爹，這是爲什麼？」

雲振天沉聲道：「什麼時候妳學得不聽爹的話了。」

雲素素欲言又止，旋卽低下頭去。

雲施施面無表情，仍然沒有要說話的意思。

方豪望了望素素，又望了望施施，微點頭道：「好吧，我走。」

雲素素猛抬頭。

方豪避開了素素的目光，道：「謝謝班主、夫人，以及兩位姑娘多日來的照顧。」

他轉身要走。

雲振天道：「方少爺，兩錠銀子之中，有你一錠。」

方豪沒回頭：「方豪不爲錢，也不要錢。」

邁步行去，很快地出了寺門。

雲施施臉上閃過一絲抽搐。

雲素素低下了頭，兩串晶瑩的淚珠，無聲地掉落在地上。

凌翠仙道：「振天，相信你這麼做，有你的理由。」

雲振天臉色肅穆而凝重：「當然，我有理由。」

下期待續

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龍虎風雲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諸葛青雲●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曾慕秋背著手，皺著眉，在林中不住的踱著圈子。

7《是人？是鬼？》

雲振天的理由，本不肯說。但在素素的柔情珠淚、施施的冷酷眼神，和凌翠仙的緊緊逼問下，他還是說了。

雲振天說：「倘若方豪是人？我要他再受磨礪，變成聖人；倘若方豪是鬼？我要他現出原形，變成惡鬼！」

聽了雲振天的話，凌翠仙母女三人，有了不同反應。

凌翠仙沒說話，只幽幽一嘆，對丈夫深深看了一眼，那眼神中，含有三成了解、三成憐憫，另外的四成，却是敬佩！

雲素素說了話，但她的話兒，似乎沒有她的淚兒來得多，她無法控制，淚落如泉，只說了寥寥的：「爹，太多餘了，他……他一定是人，……」

「一定是人……」的下面，似乎還有話，但雲素素說不出來了，她語不成聲，把話兒變成了無聲的語言——那就是代表關切方豪、代表懷念方豪的連串珠淚！

雲施施神態還是那麼冷漠倔強，她口中沒說話，心中却說了話。

她心中的話比雲素素口中的話，還要簡單，雲施施心中在說：「當然，方豪是人，但我却寧願他是鬼！」

在不同的反應後，是不同的沉默……

雲振天是皺眉沉默。

凌翠仙是搖頭沉默。

雲施施是咬牙沉默。

雲素素是以兩隻充滿淚水的絕美大眼，遙望夜空，表現出一種最淒涼的悵惘沉默。

破壞沉默的，是什麼呢？是寺院中立意想敲醒世人，勸他們跳出名繮，擺脫利鎖，勘破情網，而往往收不到多大效果的暮鼓昏鐘，和專門在黑暗中活動，極討人厭的大羣蝙蝠！

●

沉默，一片沉默！

沉默又被打破！

這次打破沉默的，不是鐘鼓，不是蝙蝠，是人聲——是一個相當嬌脆，似乎充滿某種魅力的年輕女子聲。

「曾大人，他到底是人？是鬼？」

女子語聲，並不陌生，正是在「翠雲班」中，叫做「明月」，在「十二玫瑰」中，叫做「紫茵」的清廷大內爪牙。

那被稱為「曾大人」的，自然是那位在軍機處行走，奉密旨出京，而又具有雲家大姑爺身份的曾慕秋了。

人，只有兩個，地點則是「鄧尉山」下的一片小林之內。

曾慕秋背着手，皺着眉，在林中不住的踱着圈子，似乎對紫茵「是人？是鬼」的問話，無法答覆。

紫茵螓首微抬，一看天光，神情焦急地，道：「初更快要到了，曾大人能不能幫我下個判斷？方豪是鬼，則『十二玫瑰』拼着再大傷損，也要在『司徒廟』後的梅林之中，擒此惡鬼！否則，『神勇威武玉貝勒』可是皇上前大紅特紅的人兒，不論是你是我，都絕對惹不起呢！」

曾慕秋被逼無奈，苦笑說道：「天潢貴胄，錦衣玉食，在京中一跺脚能震塌半邊天的玉貝勒，會跑到連雲方家，一待兩三年，更進入『翠雲班』中，充任打雜雇工，委實令人難信——」

紫茵接道：「曾大人認為方豪是鬼，是個西貝貝勒？」

曾慕秋不敢擔待地，趕快搖頭道：



「人，可以冒充，甚至於連那塊玉牌，也可以仿製，但功夫却冒充不得，仿製不來，我在蘇州府衙，出手伸量他時，他可用出代表『神力僧王』獨門秘傳，絕無分號的『雷霆降魔杵』呢！」

紫茵皺眉道：「曾大人別忘了，方豪在茶館中，援救雲施施時，殺了不少御前帶刀侍衛！」

曾慕秋苦笑道：「只要他是眞的神勇威武玉貝勒，慢說只殺了幾名帶刀侍衛，便是把我和你們『十二玫瑰』，一齊殺光，還不像踩死了一羣螞蟻，皇上也不會見怪降罪。」

紫茵急得搓手道：「那——那可怎麼辦呢？他要我召集『十二玫瑰』於今夜初更，在鄧尉司徒廟後的梅林之中見他，聽他分派，我們——」

曾慕秋目光一閃，譎笑道：「紫茵姑娘，我貢獻你一字妙訣，拖，只要拖它三天兩天，便可眞相大白……」

紫茵恍然道：「曾大人已遣信鴿回京……」

曾慕秋獰笑道：「對，玉貝勒近年來確未在京中露面，據說正於府中苦參神力僧王所傳的絕世神功，我已遣信鴿回京，請我們身後那兩位主兒，在神力僧王面前，探上一探？只消信鴿一回，方豪是人是鬼，豈不眞相大白？」

紫茵皺眉道：「那兩位主兒，雖有力量，恐怕也惹不起神力僧王……」

曾慕秋譎笑接道：「他們或許惹不起，但寶珠郡主却惹得起，有道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嘛……」

說至此處，換了副曖昧神色，目注紫茵，賊忒嘻嘻地笑道：「紫茵姑娘，你們『十二玫瑰』的威名不小，個個都可獨當一面，想不到第一次聯手出京，便遇見這大難題，我曾慕秋若能略效棉薄，你——你拿甚麼謝我？」

紫茵是慾海嬌娃，風流健將，自然已從曾慕秋一雙色眼之內，看出他一片色心，不禁嬌「啐」一聲，媚笑道：「你是雲振天的大姑爺，尊夫人雲翩翩落雁沉魚，人間絕色，怎麼還有胃口，動我這庸脂俗粉腦筋？」

曾慕秋搖頭道：「雲翩翩白天是個美女，晚上是塊木頭！」

紫茵「哦」了一聲道：「原來你嫌她風情不够——」

曾慕秋咬牙道：「豈單風情不够，她在酒後夢中，曾經兩度吐露眞言，原來嫁我是別有用心，同床異夢，我遂也鐵起心腸，將計就計，打算拿她父母暨姊妹的項間鮮血，染紅我的頂戴！」

說話至此，遠村已傳更鼓。

紫茵神色一驚道：「初更，我要走了，曾大人能幫我把這趟差事，好好應付下來，紫茵願侍枕蓆，讓你嚐嚐我自詡頗有心得的『素女偸元』，是何滋味？……」

她是邊走邊說，話完，人已出林，只剩下曾慕秋獨在林中，目內閃爍厲光，臉上浮現淫笑。

●

鄧尉有座司徒廟，司徒廟後，有片地勢頗不小的梅林。

梅林中央，有片曠地，曠地中央，有個風神比梅花還秀、氣宇比梅花還傲的人。

別的花兒，大多形容女性，但梅高菊傲，却是男女通用，梅林中央的人，是男的，他是方豪。

方豪在看天，天色業已初更，山下的遠村之中，也隱隱傳來了起更梆鼓。

方豪有點不高興了，他那兩道入鬢長眉，剛剛一挑，突又目光電閃，冷冷說道：

「紫茵，你在弄甚玄虛？人既來了，怎不出面見我？」

嬌笑聲中，梅林內閃出了十二條嬌嬈人影。

十二人排作兩列，由第一列最右面的紫茵發話，向方豪抱拳恭身道：「卑職紫茵，率姊妹們參見貝勒爺——」

嬌柔甜脆的語音，被方豪擺手截斷：

「不要卑職，不要貝勒爺，官腔客套全免，叫我方爺，。」

這份威嚴，這份神氣，眞還鎭得伺候過不少王公大臣，甚至於當今聖上的紫茵，不敢絲毫違拗地，恭恭敬敬說道：「回方爺，姊妹們業已遵囑報到，聽候方爺差遣！」

方豪道：「知不知道我爲甚麼放過雲振天夫妻父女，不處置這些心懷前明的江湖叛逆？」紫茵怔了一怔，緩緩答道：「貝……方爺神機，紫茵難以蠡測，可能是想暫時寬放他們，欲擒故縱，以期引出更多逆黨，暨他們身後的更高層人物！」

方豪大笑道：「紫茵，你够聰明，難怪你能率領『十二玫瑰』！」

這是秋天，秋天的江南，不十分冷，梅花更以耐寒著稱，但方豪的笑聲，却冷厲得能叫梅花發抖！

不是所有的梅花，都在發抖，只有一枝梅，不，形容得確實一點，應該是一段梅，那是株百年老梅，枝榦虬結，姿態絕佳，但離開方豪頗遠，位於極爲隱秘的暗影中，老梅上有段粗枝，聽得方豪的笑聲，和笑聲後的話兒後，突然無風自動，微微一抖——梅林中的梅樹太多，梅樹上的梅枝更多，誰會注意到這段梅枝，曾發抖呢？

方豪的笑聲不絕，他還在繼續發話：

「雲振天的身份，充其量是這幫叛逆的龍頭大哥，暫時把他放過，根本無關緊要，我不惜大下功夫，混入江湖，目的不在雲家，我認爲雲家的身後，極可能便是『太陽菴』，要能消滅掉『太陽菴主』，和得她眞傳的三大弟子，才算最大收穫……」

剛才發抖的那段梅枝，又是倏然一顫！

紫茵聽得似乎對方豪佩服已極，所投射向他的目光中，有點異樣，彷彿流露出某種誘惑！

方豪不單對雲施施曾加冷淡，連對紫茵的似水眼波，也不領情，倏然高聲問道：「紫茵，你在『翠雲班』中，混過一段時間，你認爲他們之中，誰最扎手？」

紫茵未作考慮地，應聲答道：「班名既叫『翠雲』，自然是以雲振天和他的渾家凌翠仙……」

話方至此，方豪便「哼」了一聲，哂然叱道：「紫茵，你走眼了，難爲你借用了『明月』之名，在『翠雲班』中，是怎麼混的？」

紫茵一愕，失聲道：「方……方爺竟看出『翠雲班』中，有比雲振天、凌翠仙更高明的人物？」

方豪冷笑道：「至少有兩個，班中管事焦大，練過『枯竹功』和『百變鬼影身法』，他在硬功輕功方面，恐怕要比雲氏夫婦，高出兩成。」

紫茵略一回想，頷首道：「方爺高明，焦大的那雙眼睛，時有異彩外爍，皮膚也有特別青色，如今想來，果不簡單，但另外一位高人，又是誰呢？」

方豪神色一凜道：「那人更爲可怕，又比焦大高明不少，是個女的！」

紫茵驚道：「女的？難道是雲施施？但我有意無意地暗中試過，雲施施那身功夫，雖也練得不錯，倘若抓破臉皮，放手硬幹，她未必勝得了我！」

方豪搖頭道：「不是雲施施，這人深藏不露，但我看得出，她練過『太陽十三劍』『太陰秘功』，甚至於還練會了極上乘的『日月劍炁』這類武功，便是本朝心腹大患，『太陽菴主』的親傳路數！」

紫茵道：「這……這會是誰？……」

又有梅花在抖，但這株梅樹，距離方豪更遠，是在兩度發抖的百年老梅之後，發抖的程度，也極爲輕微，不過一顫即止。

方豪未答紫茵問話，沒有說出那位最可怕的高手是誰，却負手向前走了幾步，目光如電一掃，突然伸手連指，揚眉叫道：「前排右起的第五個，後排中央兩個，出列脫衣。」

紫茵怔了，她弄不懂這位看來不太易爲女色所惑的玉貝勒，竟有興趣在這梅林曠地之上，開場一男三女的無遮大會，……

方豪冷哼一聲，目光斜睨紫茵道：「妳不要錯會了意，我叫她們脫衣，是要看看她們頭肩上有沒有『十二玫瑰』的特殊刺花！」

紫茵面色大變，雙膝一軟，跪了下去，道：「紫茵該死，方爺恕罪！」

方豪負手卓立，臉色如冰道：

「說，說個原因我聽，否則，這片梅林之中，至少要凋謝掉一朵玫瑰！」

紫茵無可奈何，只得硬着頭皮答道：「第五號紫筠妹子，大概因公遠出，不在蘇州左近……」

話猶未了，方豪便冷然接道：「妳不知道，我倒知道，紫筠並未因公遠出，不在蘇州左近，而是在閶門蘇州府邸之中，和蘇州府的獨子鬼混……」

紫茵好不驚心，暗忖自己找不着紫筠，才覓人頂替，想不到竟被方豪一眼看了出來，並對紫筠行踪，瞭如指掌，這位「神勇威武」的貝勒爺，怎麼精明得如此厲害？

方豪冷然又道：「貪淫誤公，其罪難容，明天，仍是此時，仍在此地，我要三件東西，一件是紫筠的頭，一件是蘇州府獨子的兩條大腿，一件是叛黨蘇州地段負責人戴玉麟的右眼眼珠！」

紫茵全身一顫，方豪又道：「起來回話，第九號和第十號是誰？爲甚麼又用人頂替，難道她們也不在蘇州府麼？」

紫茵仍然跪在地下，不敢起來，低聲道：「九號是紫薔，十號是紫薇……」

她剛剛一報芳名，方豪便點頭道：「嗯，薔薇多刺，她們是『十二玫瑰』中，特別精於暗器的兩把好手……」

紫茵陪笑道：「因對方十分狡猾，貝……方爺，又是千金之軀，紫茵生恐萬一有變，才故意命人頂替，而叫眞正的紫薔、紫薇妹子，埋伏梅林，用她們的拿手暗器，保護方爺大駕！」

方豪一笑：「妳不是保護我吧，妳是對我身份仍有懷疑，才留了這一手，準備在發現我是西貝貨色時，由她們施展『大內十三紅』，出其不意地，把我變成刺蝟！」

紫茵臉紅了，霜葉紅於二月花，但那怕是最有名的白下棲霞紅葉，也不會比得上紫茵的臉兒如今這般紅艷！

方豪笑了，笑得相當溫和：「紫茵起來，不要怕，這種作法不錯，逢人只說三分話，未爲全抛一片心，江湖太險詐了，多一分提防，便少一分危險，我不會責怪妳的！」

紫茵帶着一頭冷汗，慢慢站了起來，心想：

「喜怒無常，天威難測，這位貝勒爺太難伺候了，他身上居然頗有幾分萬歲爺的威嚴殺氣。」

方豪目光往左一飄，揚眉高聲叫道：「由我正面數起，左邊第三和第七株梅樹枝椏間的紫薔、紫薇姑娘，可以出來了，妳們手上的『大內十三紅』，也請收起，那東西可不是鬧着玩的，只要沾上一點，便等於在鬼門關中掛號！」

兩聲嬌喏，帶着兩條人影，疾射當場，但脚才點地，一式「金鯉穿波」，又雙雙平縱而出，玉手倏揚，寒芒如電，十來綫極細極細的紅絲，一齊飛釘在那株有段梅

枝，抖過兩次的百年老梅之上。

方豪笑道：「老幹橫枝，暗香疏影，鐵心玉色，雪骨冰魂，這株古梅，挨了『大內十三紅』中的一把『紅煞斷魂絲』，雖然不會化爲血水，也必從此枯槁——薔姑娘與薇姑娘何必如此煞風景呢？」

紫薔、紫薇是兩個貌相尙稱皎好，但雙眉間陰煞氣味稍濃的二十來歲女郎，因所發「紅煞斷魂絲」，徒勞無功，不禁略帶詫異地，又向梅林深處，盯了兩眼，由在「十二玫瑰」中，排行第九的紫薔，對方豪躬身答道：

「囘方爺，紫薔姊妹剛才彷彿瞥見這株古梅上有段梅枝，曾頗爲奇怪的無風自動——」

話猶未了，紫茵接口笑道：

「九妹、十妹，想是看花眼了，方爺何等耳力，連你們藏在那株梅樹上，都瞭如指掌，倘若——」

方豪一笑，擺手截斷紫茵話頭道：「紫茵，妳才錯了，她們看得不錯，那株老梅之上，確曾有過響動——」

紫茵一驚，方豪又向紫薔笑道：「不過妳們却浪費了十七根『紅煞斷魂絲』，因爲在老梅枝幹間，發出響動的，只是一隻松鼠而已……」

天下事，奇巧無倫，方豪話方至此，便有一隻松鼠，從挨了「紅煞斷魂絲」那株老梅之後的另一梅樹上，吱吱喳喳的順樹爬下。

方豪向紫薔、紫薇二女，打量兩眼，忽以一種神秘笑容說道：「妳姊妹相當細心，應該有賞！」

「神勇威武玉貝勒」的大方，和揮金如土，一向名震京師，這句「應該有賞」，聽得紫薔、紫薇雙雙受寵若驚，連聲稱謝！

方豪笑道：「妳們是九格格的弟子？」

紫薔、紫薇一齊肅立點頭，方豪微着天光，又從臉上浮現神秘笑容道：「妳們隨我去寓所領賞，我久聞九格格除了暗器功夫，高人一等外，更精『赤龍三吸水，九轉渡黃河』之術，客中寂寞，不妨在妳姊妹身上，領略領略這種極高段的床幃妙趣！」

這段話兒，比剛才「有賞」之語，更使紫薔、紫薇高興萬分，立刻春生雙頰，侍立在方豪左右。

「十二玫瑰」的帶班人紫茵，有點吃味了，心想男人們畢竟仍過不了這一關，但玉貝勒怎麼只知道九格格的弟子，精於「赤龍三吸水，九轉渡黃河」，却不知道自己所精的「素女偸元」，一樣能令人淪肌浹髓，欲仙欲死！

這是她心裏的話，沒機會讓她表露出來，因爲方豪又在對她有所指示。

方豪看了紫茵一眼道：「我明天要的紫筠人頭、蘇州府獨子雙腿，妳應該極爲容易辦到，不會有甚問題，但另一樣蘇州地段叛逆負責人戴玉麟的那隻右眼，妳可知道要去那裏弄麼？」

紫茵恭身道：「敬請方爺指點！」

方豪道：「好，我告訴妳，明天的未申之交，戴玉麟會在蘇州城南的『滄浪亭』出現，妳若不能挖他一隻右眼帶來，我就要妳一隻左眼！」

話完，縱聲狂笑，異常佻儻地，一手摟住紫薔，一手摟住紫薇，便自走出梅林。

紫茵呆了一呆，銀牙微咬下唇，一揮手，和她帶來的七眞三假「十二玫瑰」，各自散去。

●

雲振天遣散了半生心血所組的「翠雲班」，但他自己和妻女等人，却未離開那座久絕香火的廢寺。

遣散時，是黃昏，如今，二更天了。

凌翠仙有點睏乏，進入大殿之中休息。

雲振天則似心事重重，睡不着覺，進了殿，又出來，坐在院中的階石上，一大口，一大口，噴雲吐霧地，狂抽旱菸。

兩位姑娘，情況不同，較溫馴、較柔弱的雲素素，未見影踪，想是在殿中陪着媽媽凌翠仙，較潑辣、較剛強的雲施施，則在院中，倚着一株大樹，默然無語地，和她爹爹作伴。

很遠很遠的更鼓，敲過二更，雲施施忍不住地，開口：

「爹，焦大叔走了，方豪走了，大夥兒都散了，我們走不走，離不離開這蘇州府呢？」

雲振天眉頭皺得很緊，抬頭望望天光，不曾答話。

「爹，我知道你在等人，大概要等到天光大亮，才可以決定行止。」

「丫頭，別胡猜，我在等誰？」

「焦大叔！」

「胡說，焦大叔不是領着頭兒走了？」

「爹，別瞞我，焦大叔和爹是過命交情，你縱砍他的頭，他也決不肯離開我們，我敢斷定焦大叔一出廟門，便會藏了起來，然後再悄悄綴在方豪身後，探探他究竟是個甚麼東西變的？」

雲振天望了雲施施一眼，搖頭嘆道：「施施，女孩子太聰明了，未必是福！」

雲施施毫不在乎地，露齒一笑道：「我根本就沒有福，也不會活得太長，因爲福壽綿長的女孩子，不單不應該太聰明，也不應該太剛強，而敏銳、剛強，偏偏就是我天生性格，也是接受了您的稟賦。」

雲振天微瞥愛女，低低嘆了一聲。

雲施施挑眉道：

「爹，您放心，我不會辱沒這個『雲』字，我叫『施施』，『施』比受，來得偉大，我的『情』，施給社會，我的『命』，施給民族，我一定做你的好女兒，我會用我的血，灌漑出民族復興的美麗花朵！」

雲振天詫道：「妳要把情施給社會？妳對方豪難道……」

雲施施笑了，望着雲振天道：「爹，您是由於這次打擊太重，有點對兒女小事，不甚在意？還是故意裝胡塗呢？方豪不過以我爲進身之階而已，他眞正所關心愛護之人，會是我麼？」

雲振天當然看得出，在與方豪的情愛方面，是雲素素後來居上，佔了優勢，但因不便插口，遂岔開話頭道：

「施施，方豪太神秘，武功極高，對蘇州府，甚至奉旨辦案的京中爪牙，都有強大影響力量，妳的看法如何？妳希望他是人是鬼？」

雲施施毫不掩飾地，率然答道：「他不單利用我，並有點傷害到我的自尊，故而，起初我希望他是鬼，好和他放開手兒，鬥上一鬥……」

雲振天聽出她語意未了，遂一面猛抽旱菸，一面靜等雲施施再說下去。

雲施施妙目之中，神光微閃笑道：「但經過在院中陪爹爹坐了半夜，吹吹晚風，看看星月，想通了我『施施』之名所蘊妙諦，心頭突然清涼下來，如今，我希望方豪是人！」

雲振天道：「說個理由我聽！」

雲施施道：「有兩大理由，一個爲公，一個爲私，方豪倘若是人，必是個頂天立地之人，多了他，對於民族復興的大業有益！」

雲振天點頭道：「好，爲公的理由，冠冕堂皇，爲私的呢？」

雲施施揚眉道：「因爲雲施施是強者，即令愛海興波，情天生障，她只會移情報國，不會飲恨殉情，但素素不然，她太多愁、太善感、太柔弱、太癡迷，我恐怕她萬一發現方豪是鬼，是個殘惡無比的大厲鬼時，會——會受不住這等打擊。」

雲振天聽得一面暗挑拇指，一面却低低嘆了口氣！

挑拇指之故，是讚許雲施施雖然太嫌剛強，但却磊落光明，重人輕己，一心愛護妹子，不愧是個作姊姊的風範。

嘆氣之故，則是嘆惜雲施施由於剛強太甚，有欠精細，竟對自己的同胞小妹，了解得仍嫌不够透徹。

雲施施瞟了她爹爹一眼道：「爹，您嘆氣則甚？夜風寒重，要不要喝口……」

她這「要不要喝口酒兒」一語，尙未說完，已妙目凝光，與雲振天同把四道眼神，投注廟門方向。

雲施施當然是有所聽聞，她遂不單看，並且叫：

「廟外是誰？是焦大叔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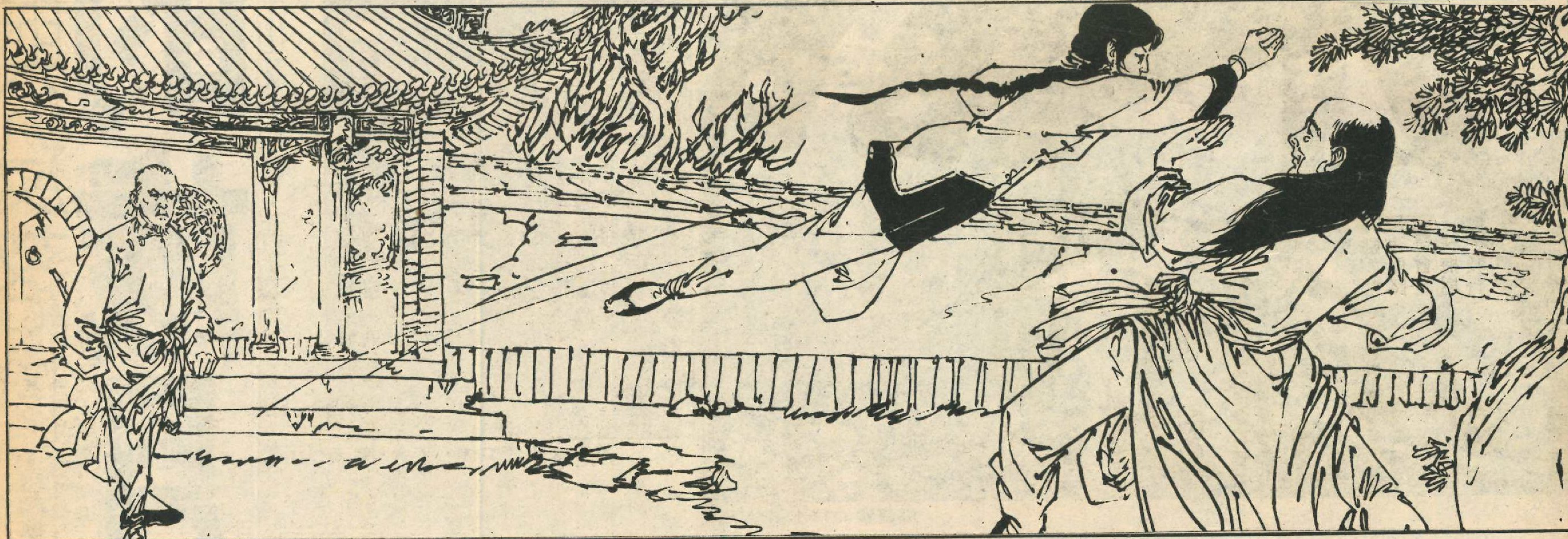
廟門外，一聲低沉冷笑，有人發話答道：

「不是焦大，我是焦二！」

雲振天一聽是生人語音，立刻皺眉起立。

廟門外，有人走進，只有一個人，却把雲施施看得怔了！

因爲這個人簡直太像焦大，也是那麼高，也是那麼瘦，連眉眼口鼻的配合位置，都差不多，但細看之下，仍有分別，焦大平時不苟言笑，只是比較「深沉」，這焦二却不是「深沉」而是「陰沉」，陰惻惻地，寒着一張馬臉，白袍飄拂，長髮披肩，絕似從陰曹地府中，逃出來的一名白無常鬼。



●一語未畢，人影電閃！雲施施出手，一拳猛劈天靈。

雲施施是因對方太像焦大，看得有點奇，但雲振天却臉色立變，顯得有點驚！

他搶前兩步，向焦二一抱雙拳，發話問道：

「『活無常』焦二？昔年名列『陰山三煞』，如今業已官居紫禁城供奉，御前行走的『大內三凶』之一？」

焦二一陣懾人心魂的陰森厲笑起處，把目中碧瑩瑩的凶芒，盯着雲振天，點頭說道：「雲班主，高！你不愧經南闖北，久走江湖，居然看得既多，聽得也廣！」

雲振天道：「焦朋友不在大內享受富貴榮華，遠來姑蘇何事？」

焦二獰笑道：「翠雲班逆謀已顯，皇上派『十二玫瑰』暨曾慕秋出京辦案……」

「十二玫瑰」之名還好，但「曾慕秋」三字，却使雲振天聽得心中一緊！

他當然知道曾慕秋是自己大女兒雲翩翩的夫婿，也知道曾慕秋不是正人君子，是個名利之徒！

他心中一緊之故，是因雲翩翩以身事敵，犧牲自己，爲的便是刺探機密，作些有利於光復大業的策反工作。雲翩翩策反不了，感化不了曾慕秋，並不意外，意外的是她對曾慕秋的行踪任務，決不致一無所知，這次曾慕秋奉旨出京，對付「翠雲班」，雲翩翩爲何毫無密報？會不會她已失去自由？甚或業已……

常言道：「骨肉連心」，雲振天心中突生大女兒的不吉之兆，怎會不形於神色？

焦二繼續說道：「皇上深知雲班主是名門之後，大有將才，生怕『十二玫瑰』和曾慕秋難奏事功，才要我走趟江南，密爲接應！如今，『翠雲班』雖已解散，雲班主夫妻父女，却是欽命要犯，必須隨我進京，面聖交差！你是乖乖束手就縛？還是……」

一語未畢，人影電閃！

雲施施出手了，挺身進步，一拳猛劈天靈，用的是她所精「霹靂拳」中的凌厲絕學「天鼓當空」！

下期待續

龍虎風雲

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武俠接力擂台》●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本期執筆人／諸葛青雲●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白袍微晃，焦二居然被震得退了半步。

8《不是猛龍不過江》

焦二哂然冷笑：「米粒之珠，也放光華。」

一來雲施施功力相當深厚，「霹靂拳」是極爲剛猛路數，她居然已能歛刄藏鋒，發招時，並沒有甚麼雷霆霹靂聲息。

二來焦二昔年「陰山三煞」的威名極大，如今身爲內廷供奉，被稱爲「大內三凶」之一，地位甚高，他只注意神態穩健的雲振天，沒有把像朶花兒般的年輕女娃雲施施看在眼內。

故而一面冷笑，一面不屑閃避的隨手翻起右掌接架，只用了約莫七成功力。

兩掌相交之際，陡然霹靂微鳴！

當然，雲施施練的是「霹靂拳」，用的招術是「天鼓當空」，威力自極剛猛，不過事先藏歛，這霹靂之聲，是及時爆發而已。

她性格剛强，嫉惡如仇，加上從爹爹語氣中，聽出這像極了焦大叔的「活無常」焦二，不太好鬥，一上手便用了全力。

十二成力，鬥七成勁，自是雲施施略佔便宜，霹靂一聲，白袍微晃，焦二居然被震得退了半步。

這半步之退，退起了雲施施的無邊勇氣，百丈豪情，她揚眉嬌叱：

「什麼『陰山三煞』？什麼『大內三凶』？你這徒負虛名的臭殭屍，且吃我一頓『霹靂拳』，幾式『旋風斬月刀』，或『九九流雲曳月彈』，大概便知道雲家父女不是好吃的菓子，可以從『活殭屍』變成『死殭屍』了！」

話聲中，「千峯震雨」、「北斗驅魁」、「斜鞭紫電」三絕招迴環併發，掌嘯如雷，掌風如海，掌形如幻，掌影如山，硬把「活殭屍」焦二籠罩在無邊威勢之下！

這囘，雲施施絲毫未再收歛，用的全是她「霹靂拳」中的精萃撒手絕學。

雲施施在揚眉發威，雲振天在皺眉揣度。

他認爲焦二既被延聘爲內廷供奉，決不會徒負虛名，常言道得好：「不是猛龍不過江，不是惡虎不下崗」，焦二敢獨來江南……

念方至此，雲振天幾乎已因現場情況，改變了他的想法。

因爲雲施施這迴環三招，攻得太妙，攻得太猛，也攻得太快，逼得焦二似乎閃不及閃，避不及避，竟接連挨了三拳，兩拳挨在前胸，一拳挨在後背。

哈哈……哈哈……有人在笑。

率率……率率……有人在抖。

笑的是挨打的「活殭屍」焦二。

抖的是打人的二小姐雲施施。

雲施施臉色灰敗，雙目中的逼人神光，也突告黯淡。

焦二却臉色越來越青，目光越來越綠，一隻鳥爪般的左手，也在緩緩抬起。

雲振天沉不住氣，要出手了！

他久闖江湖，聽人說過，焦二最厲害的，便是那隻左手，練有「九毒陰風爪」，容他一發，雲施施那有倖理？

但雲振天欲動未動之際，有人先動。

「焦二，且慢！……」

人隨聲到，從寺門外飄進一條黑影，擋在焦二與雲施施之間。

也是同樣的高，也是同樣的瘦，來人正是焦大。

焦大目注焦二，冷然說道：「來，焦二，把你威震江湖的『九毒陰風爪』，向我焦大的胸膛上招呼，不要老

生殖泌尿系統疾病應如何診斷

唐鈺（六）

濃蛋白尿在腎小球炎亦偶而可見，但其他臨床症狀即可做正確診斷。小孩發高燒或嚴重脫水時亦可見濃蛋白尿。因此蛋白尿亦不是腎病的內在病理因素。

尿比重

尿液比重是最簡單的腎功能測驗，壓的決定則更正確，年輕正常人可濃縮至一、〇四〇，四〇歲時達一、〇三六，五〇歲時則一、〇三〇，因此年齡七〇歲的人若比重達一、〇三〇時表示腎功能甚佳。含水甚多時，比重降至一、〇〇〇，尿液比重超過一、〇四〇表示尿中含有不明的液體。

腎功能降低時，濃縮力則逐漸降低至一、〇〇六～一、〇一〇稀釋力維續至腎臟過度損害，尿毒症時，濃縮力雖降至一、〇一〇，但仍可稀釋至一、〇〇二～一、〇〇四。因此若有一樣品比重是一、〇〇四時，則並不表示適宜的腎功能。而水腎時亦有比重降至一、〇〇六，更有稀釋至一、〇〇二的情形。

尿液比重會因服用不明物質做泌尿X光檢查而增加。因此這類腎功能檢查多在測量注射二小時後的比重減去未注射前的比重，若增加〇・〇二五單位則表示腎功能正常，少於此則是腎臟功能受損，尿毒患者，改變則少見。

PSP試驗（Phenol Red）（測量餘尿）

患者先排尿，再靜脈注入一ml的酚磺（含六mg的染料），患者再每隔半小時喝二〇〇ml的水，兩次。（不要強迫喝水，因為PSP與尿流無關，此外膀胱太快漲滿，導致阻塞的膀胱失去彈性，而使餘尿增加。）如果排尿量一個小時後少於五〇%，再一個小時後收集。以五～一〇ml的一〇%Naolf鹼化成紅色，若染色顏色深濃則稀釋到一〇〇〇ml，若樣品顏色較淡，則稀釋至二五〇ml或五〇〇ml，此時百分比應用分為二或四。百分比可由比色計算出。

偶而尿液顏色呈棕黃色，通在餘尿時出現，含氮基的染料（如Pyridiwm Azoganjrisin Bromswghal-ein）會影響PSP計算的準確性，Probenecid會干擾染料的運輸而降低ASP排泄約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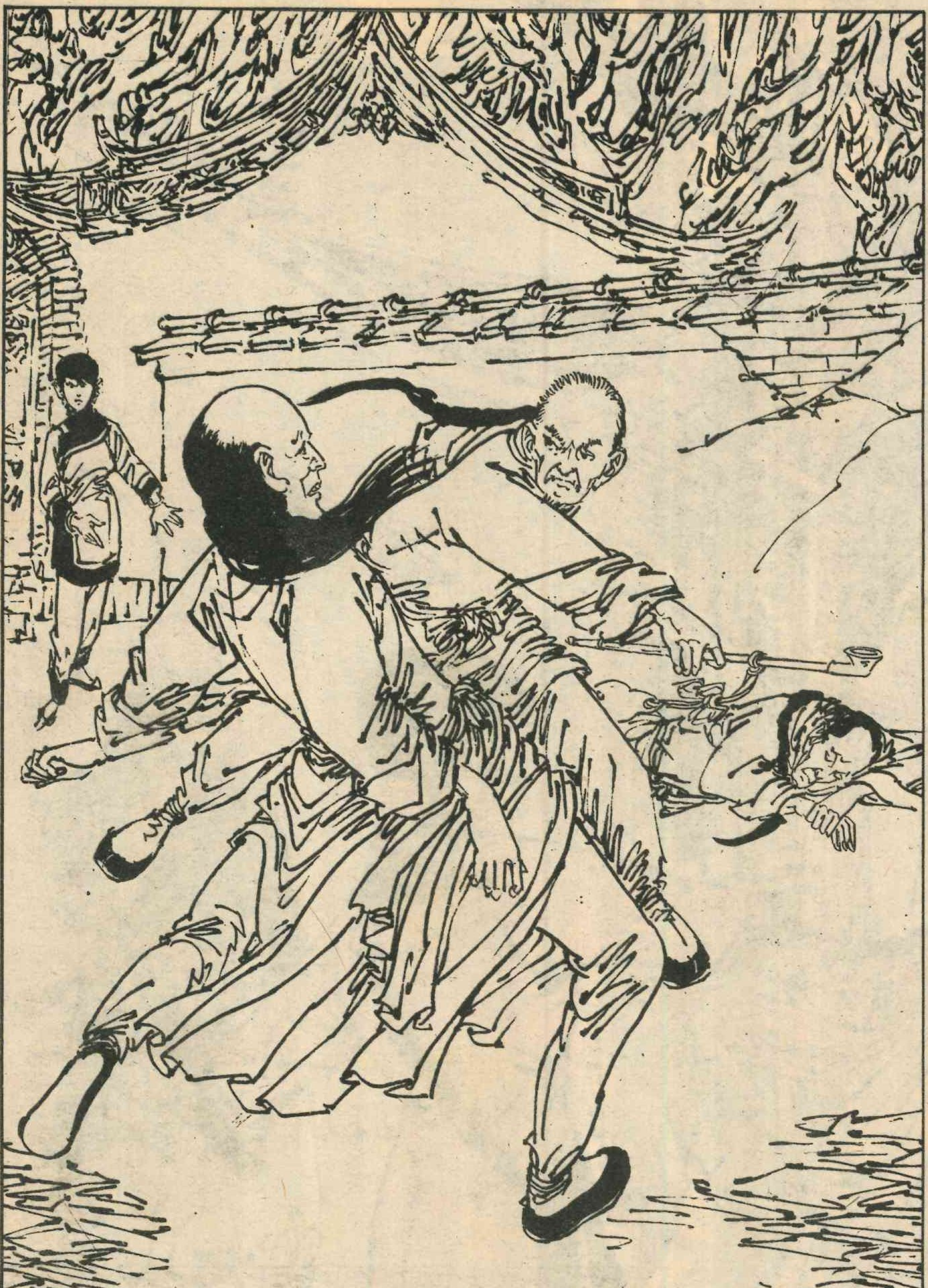
患有置放導尿管，則在收集前先冲洗膀胱，在尿路攝影術後測PSP排泄量會降低，因為此二者試劑會彼此競爭運輸二者的蛋白質。

染料量約在第一個半小時樣品中即達五〇～六〇%，第二次樣品約含一〇～一五%。正常情況一小時量是六〇～七五%。孩童（嬰兒除外）的正常值約五～一〇%高於成年人，PSP不平常升高可因外科手術或先天性缺失一個腎臟而導致另個腎臟的肥大。

PSP試驗亦可用在嬰孩，染料用ＩＭ的方式注入，於3小時後用收集器收集，加水至一〇〇〇ml。正常嬰

（待續）

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曾任國軍各總醫院主治醫師
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診所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
診療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例假「初診停診」、「複診照常」。
診療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即後火車站前，太原路叉路口。開業執照：北市衛醫字〇二八二號



●雲振天揮動旱菸袋，攻向焦二周身要害大穴。

不識羞，欺凌後輩！」

焦二目內碧芒微斂，把剛剛抬起的青黑左掌，收了回去，哈哈一笑道：「大哥，你我雖然同父異母，總是兄弟，看在你的份上，我不要這女娃兒的命了。」

原來焦大與焦二，竟是同父異母兄弟，怪不得身材相貌均極相像。

焦大向焦二略微盯了兩眼，點頭改了稱呼道：「老二，你既然還承認我是你的哥哥，便把解藥拿來。」

焦二佯作不解道：「甚麼解藥？」

焦大指着雲施施道：「我這二侄女難道不是急於求功，未曾注意到你白袍之內，穿有『毒蚺金囊』，以致受了暗算，中了奇毒！」

經焦大這一叫破，雲振天才知愛女業已受傷。

但性格倔強的雲施施好似既怕老父憂心，又想顧全面子的緊握雙拳，不令鮮血下流，並暗暗凝功，想把所中奇毒，仍從傷口逼出。

焦二聽得焦大向他索討解藥，不禁面有難色。

焦大冷笑道：「老二，不要爲難，江湖中，好修行，有道是：『但得一步地，何處不留人？』放了我大哥大嫂和兩位姪女，由我陪你回京交差，大概還不至於影響了你的榮華富貴！」

焦二默然片刻，突的長嘆一聲道：「富貴草頭露，功名瓦上霜，何須分敵友，全是漢家郎！大哥，你拿去吧，解藥在此！」

話完，從懷中摸出個小小紙包，便向焦大遞去。

焦大見兄弟焦二，居然被自己勸得深明大義，自然高興萬分，伸手去接。

雲振天更是軒眉狂笑道：「好個『何須分敵友，全是漢家郎』，焦二兄，你眞是血性漢子，肯不肯折節下交？雲振天願與你一盟……」

「一盟在地」的「在地」二字，尙未說出，雲振天便傻了眼！

因爲焦大伸手去接焦二左手中所拈的解藥紙包時，焦二竟未放下解藥，反而用尾指銳甲，在焦大的掌心上，劃了一下！

焦大被焦二裝得逼眞的言語所惑，毫未提防，又在分心聽雲振天狂笑發話，以致掌心中立告血如泉湧！

他狂吼一聲，瞪目叱道：「焦二，你這狠心狗肺的東西，竟如此卑鄙地，用『九毒陰風爪』傷我？」

好厲害的毒力，焦大一言甫畢，人已不支，「咕咚」暈倒在地！

焦二桀桀厲笑：「道義能值幾文一兩？親情又能賣幾錢一斤？爲了功名，爲了富貴，慢說你是我同父異母兄弟，就是我同胞骨肉，親生爹娘，焦二也……」

雲振天再也聽不下這種無法無天、無情無義之言，怒叱一聲，揮動旱菸袋撲上，一出手便是極凌厲的絕招，攻向焦二周身要害大穴。

焦二雙臂一抖，全身骨節「格格格格」的不住連響，竟然毫不懼地，穿入雲振天旱菸袋所化的漫天光影之中，伸出兩隻青黑鬼爪，搶攻逆襲！

才僅十來招，雲振天便告不支，被逼得連連後退。

焦二收手狂笑道：「雲大班主，開過眼界了吧，這就是我焦二傲視當世，得以進身內廷的『陰山絕學』！」

一條人影，飄墜當場，向焦二推出一掌。

這人影，也是來自廟外，但身法太輕太妙，就像一朵白雲般，冉冉飄了進來，那向焦二所推出的一掌，也軟綿綿地，不似含有任何勁力。

但焦二是大行家，他識貨，驚呼一聲：「好傢伙，這是『太陰神功』！」

應付「太陰神功」，他不敢像應付雲施施「霹靂拳」那等大意，他左掌揚處，凝有十一成的「九毒陰風爪」力，飛迎而上。

陰柔遇陰柔，沒有霹靂，未生震響，但焦二却足下站不穩樁，「騰騰」連退兩步！

來人，是雲素素，是雲振天和凌翠仙最柔、最美，也最孝順的小女兒，但此時，她那美得憐人的臉龐兒上，却帶有極爲深刻，難以形容的一種幽怨！

雲素素眼望着跟蹌後退兩步，才勉強站穩了樁的焦二，嘴角微披，說了聲：「陰山絕學，不過如是？」

語言很柔，毫不森厲，但却使焦二那張青慘慘的臉上生紅，並紅中帶紫。

焦大如今躺在地上已面如金紙，人事不知。

雲施施的「毒蚺金囊」傷勢，雖比焦大的「九毒陰風爪」傷勢略輕，也已不能說話，但她還有知覺，目光凝望雲素素，神色慘然？弄不懂平素以爲比自己柔弱多多的小妹，何來這高功力？

雲振天是知曉細底之人，他不驚異，他只奇怪雲素素是在大殿中陪她母親凌翠仙睡覺，怎會從廟外進入？……

焦二臉紅之後，勉強獰笑道：「妳是雲素素麼？想不到雲振天還有個能把『太陰神功』，練到七八成的女兒？但……」

雲素素道：「但些甚麼？你以爲我的『太陰神功』，勝不了你的『陰山絕學』？還是我的『太陽十三劍』，砍不斷你左手所練的『九毒陰風爪』呢？」

「太陽十三劍？……」

焦二失聲叫道：「妳……妳是『太陽菴主』門下？……」

雲素素冷笑道：「你既知道這樁秘密，也該知道我不會讓你這滿廷鷹犬，生出這座荒寺的了！」

一面說話，一面從袖中取出一柄長才尺許、朱紅色的小劍。

焦二獰笑道：「未必，妳縱得了『太陽菴主』眞傳，焦二仍脫身有能，何況『陰山絕毒』，別無解藥，至少，焦大和雲施施，會是我棺材內的墊背之物！」

「你也未必！」

聲隨人至——不對，是聲隨光至。

跟着這句「你也未必」而來的，是極不起眼的一點豆大紅光。

這點豆大紅光，來勢絕快，飛打焦二左脇！

焦二左手練有極上乘的「九毒陰風爪」，除前古神物

外，對一般刀劍暗器，均無所懼，自然對這點豆大紅光，不甚在意地，隨手一擋！

怪事來了，一觸之下，那點豆大紅光，並不爆炸，也未被焦二震落，竟像有極強黏性般，黏在他手背之上。

青烟騰處，焦二失魂似的怪叫一聲：

「那來這多怪事，這是『大內十三紅』中的『紅豆相思火』嘛？……」

焦二夠狠，夠辣，竟在驚呼聲中，取出一柄匕首，把多年功力所聚的那隻左手，硬給生生齊腕剜掉！

「哼，毒蛇嚙手，壯士斷腕，處置倒是夠快！可惜京師九格格的『大內十三紅』暗器，太毒太狠，一絲見血，必赴黃泉，沒有這粒『再生丸』，你不會活得過頓飯光陰的了！」

話，是個黑衣蒙面人說的。

這人身法太快，不知何來，聽語音有點怪異，但顯然是個男子，比起長身玉立的方豪來，至少要矮上一個頭左右。

他站在距離焦二的三尺以外，手中托着一粒墨綠色的丹藥。

焦二成名半世，應該是個英雄！

但急難之下，他居然怕死，把英雄變成狗熊模樣，向那黑衣蒙面人，乞憐叫道：「快，快，我願付任何代價，把九格格的『再生丸』給我！」

黑衣蒙面人道：「成，你先給『毒蜎金簑』，和『九毒陰風爪』的解藥，等雲二姑娘與焦大先生安然無恙，我才會給你這粒『再生丸』。」

焦二無可奈何，擲過一黃一白兩個小包道：「黃色解『九毒陰風爪』，白色解『毒蜎金簑』，他們定可無恙，你快把『再生丸』拋過來吧，我已覺毒力攻心，遲了怕來不及！」

黑衣蒙面人冷笑道：「對不起，再等一等，你是不講道義、不念骨肉的無恥之輩，我對你信不過……」

語音略頓，側頭雲素素道：「雲三姑娘，妳快把解藥給妳姊姊和焦大先生服下。」

雲素素深含詫異地，向這黑衣蒙面人，看了一眼，如言餵給雲施施和焦大服下解藥。

果然，儘管焦二無情無義，無法無天，但他却沒種和自己的生命開玩笑，所給解藥是眞的，雲施施與焦大服下後，立告醒轉無事。

焦二又在急得叫了：「我的解藥，已然有效，你的解藥，快……快點……給我……」

黑衣蒙面人陰森森的「哼」了一聲，那粒墨綠色的「再生丸」，在他兩指之間，逐漸化爲碎粉，洒落地面。

焦大一驚，雲振天和雲施施也都吃了一驚！

雲素素更是驚得全身一震，她秀眉緊蹙，目光盯着蒙面黑衣人，似乎不相信他竟會有這等毀去解藥舉措。

「再生丸」一毀，焦二斷了生機，他好像斬刑犯業已插了草標，到了法場似的，精神立卽潰散，全身軟了下來。

他身子在抖，舌頭也在抖，勉强抖出了一句話。

這話，仍是向黑衣蒙面人說的：

「你……你……你究竟是……是誰？怎……怎麼這……這樣狠法？……」

蒙面黑衣人冷笑未答，其實他縱然答話，也對焦二毫無價值。

因爲焦二聽不見了，他已作了糊塗鬼，耳鼻眼口中，全流黑血，全身並在劇烈痙攣收縮，那副死相，委實太以慘酷！

雲素素說話了，她居然責備那蒙面黑衣人：

「焦二該死，但你不該這樣騙他，先解了他的毒，再正大光明的憑功夫殺他，豈不讓他死得心服口服？」

黑衣蒙面人苦笑道：「三小姐，我不得已……」

一語未畢，雲素素便沉着臉兒道：「不得已三字怎講？」

黑衣蒙面人道：「九格格向來只傳暗器，不傳解藥，她人在大內，並未離京，我那有神通弄得到『再生丸』？這粒墨綠色的丹丸，根本就是假貨！」

雲素素大感意外，爲之一怔。

黑衣蒙面人又道：「三小姐的神功絕藝，或許能殺得了焦二，但未必能及時逼得他獻出眞正解藥，我不忍心見二小姐玉殞香消，也不忍見焦大先生被他喪盡天良的兄弟害死，只得利用剛到手的一粒『紅豆相思火』，使焦二上個惡當，遭了報應，是不是不得已呢？」

剛剛責問人的雲素素，竟被對方反問得無話可答。

黑衣蒙面人一嘆又道：「朝廷已對雲班主夫婦特別注意，尤其下了密旨，最好能把兩位小姐，活解京師。絕世高手，不斷南來，最可怕的便是『血冠羽士』、『九格格』，和『神勇威武玉貝勒』等三人，故而，姑蘇絕非善地，雲班主應該找個隱秘所在，略微避避鋒頭，好在灌輸民族志節是長遠大計，成功或許在百年之後，眼前還是保全根苗，最爲要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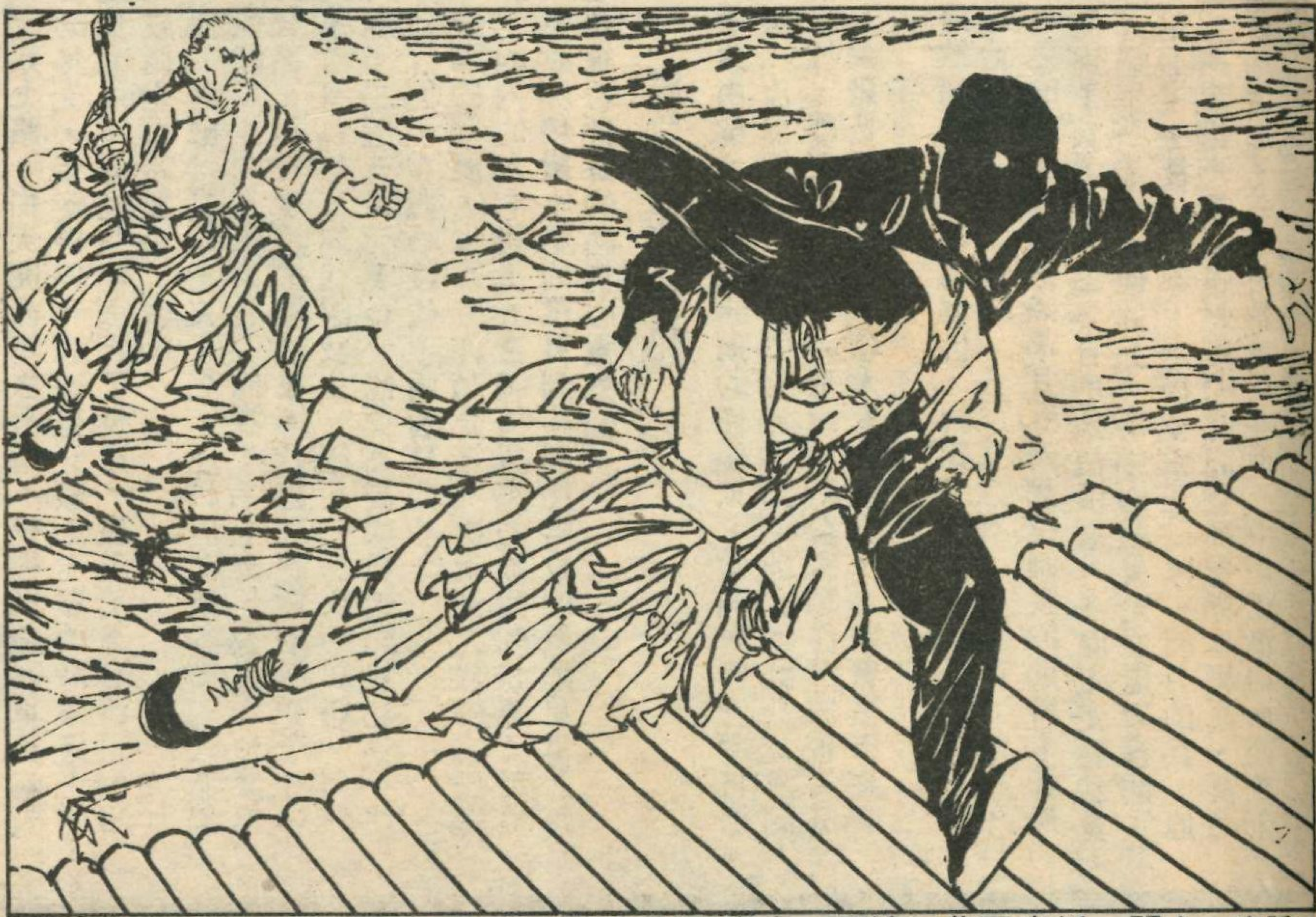
話完，人閃，抓走了焦二遺屍，在廟門外失去踪跡。

雲振天目送他背影杳後，失聲嘆道：「高，武功高，見識高，議論更高，他是誰呢？是不是方豪？」

雲施施接口道：「不是，他不够高，方豪至少要比他高出一個頭呢！」

焦大也搖頭道：「不是，他不是方豪，他是人，方豪是鬼，方豪就是他適才所說京師高手中，最可怕的『神勇威武玉貝勒』！」

雲素素有點迷惑地，陷入沉思，半晌後，方苦笑道：



●話完，人閃，抓走了焦二遺屍，在廟門外失去踪跡。

「我不敢說他不是方豪，因以方豪那身修爲，用『縮骨功』，使身軀矮上一尺，並非難事，但也不敢說他定是方豪，因爲方豪如今應該正左擁右抱，沉迷於慾海之中，不可能趕來此地！」

●

雲素素委實是方豪的知音，她說方豪如今應該在左擁右抱之中，果然半絲不錯。

不過，下面一句「沉迷慾海」，却又半點不對。

因爲方豪左擁右抱的，不是「十二玫瑰」中，老九紫薔、老十紫薇觸手柔嘉的溫香胴體，他所擁抱之物，奇冷如冰，自然毫無風流意味！

他右手抱的，確是紫薔；左手抱的，確是紫薇，但這九格格苦心調教出來的兩名凶惡蕩女，却都少了一口活人所必須有的氣兒。

面前，掘好了一個大坑，坑中業已先有了一具屍體。那屍體正是死在「紅豆相思火」下的「活殭屍」焦二。

方豪眞狠，對焦二屍體，都不輕饒，他又剝下焦二貼身所穿，曾使雲施施吃了大苦的「毒蜎金簑」。

方豪眞絕，他像剝猪玀般，脫去焦二的衣服，使他死後赤身露體，居然還有相當理由！

他一面剝衣，一面喃喃自語：

「焦二，你是死在九格格的『紅豆相思火』之下，我若能够設法，使九格格死在這件『毒蜎金簑』之下，豈不是等於爲你報仇雪恨？你可以九泉瞑目……」

可憐，焦二的兩隻三角眼，幾乎因死得太以痛苦，瞪得宛如雞蛋，那裏還有瞑目可能？

方豪又善解人意了，看着焦二赤裸上身的屍體笑道：

「你大概赤裸上身，有點怕冷，我可以給你一點溫暖！」

於是，他左手抱起紫薇，右手抱起紫薔，一齊擲入坑中，拍拍手兒笑道：「焦二，這是九格格的得意弟子，床笫之術，名聞大內，你外號『活殭屍』，倘若眞能殭屍復活，還有福份，嚐嚐她們的『赤龍三吸水，九轉渡黃河』呢！」

一片飛土，在方豪自言自語後，塡了屍坑。

但一片冷笑聲息，也在方豪身後的數丈以外，響了起來。

下期待續

敬告長期訂戶

- 本刊每期寄書，恒久以來均固定在每週三下午四時以後分批送達郵局，我們有嚴密的訂戶卡片管理及配合郵局的分區郵遞制度，這種制度是科學化的，它的失誤率可以說是幾乎近於零。
- 因此，假若您突然沒收到書，可能是有其他外來因素，這種因素應包括有①從郵局郵遞中途之延誤②由於您的信箱小，郵差先生投入後遭「雅賊」光顧或者③其他不可預料之因素。
- 但是，無論如何，爲了您的權益，假如您未收到本刊時，請利用電話 3713141 轉330或3025900或來信寄北市大理街 132 號本刊發行部通知我們，待本刊查明屬實發即予補書。
- 本刊受理補書時間是：
  台北地區：每週六開始至翌週一截止。
  外埠地區：每週日開始至週二截止。
- 爲免擾亂本刊作業，**我們僅受理補寄當期周刊**，換言之，您若在上述時間未收到當期周刊時，請即與我們聯絡，**如逾補書時間，若非特殊原故，本刊一律不再受理**，敬請諒解，謝謝您的合作。

本刊發行部敬啓

龍虎風雲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司馬紫煙●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方豪大吃一驚，連忙跳前幾步，倏地回身。

9《真偽之辨》

方豪的身子就像拉滿了弦上的急箭，嗖的一聲激射出去，翻過了一道土崗就不見了。

這讓跟在後面悄悄追踪的雲素素大爲震動，若不是親眼看見，她做夢也想不到人的速度能到達這種境界。

她知道方豪的武功了得，但是沒想到他會高到這種程度，這簡直是不可思議了。

還有，方豪的行爲也十分令她傷心，儘管方豪的行踪可疑，家中的人對他始終是疑信參半，但是這個小女郎却對方豪一直抱有充分的信心。

可是，方豪適才所做的那些事，實在太不像話了；雖然那三名死者都是敵人，也都不是好人，可是方豪對待他們的手段却過份而下作了。

場中已經沒人了，但伏身在隱處的雲素素却沒動，因爲她知道方豪是被一聲冷笑驚走的。

而雲素素却沒有笑過，不僅沒有笑，她剛才還難過得幾乎想哭。

終於有人過來了，但雲素素却爲之一震。

來的人還是方豪，他大概跑了之後繞了個圈子又回來了，他或許是想發現在背後發冷笑的是什麼人，結果並未如願，所以又回來了。

但他回來幹什麼呢？難道是回來繼續埋死人嗎？

看樣子却又不像，因爲方豪居然跳下坑去，把先前推下的一片浮土扒開，仔細地看著三具屍體，然後却又跳了出來，拍拍手上的浮土，自言自語地道：「原來他是要剝下那件『毒蜎金囊』，我說他怎麼會對那個活殭屍有興趣呢？不過老哥啊，你也夠狠的，怎麼忍心辣手摧花，對那兩個丫頭下手呢？」

在暗中的雲素素却聽得莫名其妙，方豪一個人喃喃獨白，該不會是在說假話了吧！

怎麼他的口氣中，竟像是在說人不是他殺死的，但屍體明明是他抱來的呀！還有，剛才他又明明剝下了焦二的「毒蜎金囊」，怎麼現在竟對着死人否認呢？莫非他是怕焦二死後厲魂不散，再去找索命不成！

假若他是這個意思，那也太笨了，他應該知道活人可欺，鬼神難騙，焦二既已死而爲鬼，決不會找錯仇人的。

雲素素有太多的不解，但方豪却給她更多的不解。

因爲方豪站在坑邊，看著兩具如花似玉的艷屍，伴着焦二的醜惡的裸屍，疊肢交股的情狀，突然發出了一陣大笑。得意地道：「老哥！你這處理死人的方式，實在大獲吾心。如此妙景，怎麼可以埋起來呢？該放在此地，讓老九來看看，活活地氣死她！」

「我知道你的心意，所以替你做了。」

這是誰的聲音？又是誰在說話？方豪大吃一驚，連忙跳前幾步，倏地回身。

說話的人就站在原地，但是離方豪已有兩、三丈了。伏身在暗中的雲素素緊張得一顆心幾乎要跳出了腔來，因爲這赫然又是一個方豪。

兩個人一般形狀、一樣身材，連說話的聲音都是一樣的，他們也都穿了黑色的衣服。

只有站在一起，才能分別，那是衣服的顏色，雖然都是黑色，但是却有深淺之別，不過也必須要在對比時才能辨別，雲素素略一沉思，就分出兩個方豪了。

這後出現的一個，是最先在此埋屍的那一個，他被一聲冷笑驚走，才來了衣服較淺的一個，而後，走的那個又回來了，兩兩對面，總算把許多謎樣的問題都解開了。

原來方豪有兩個，一個是眞正的方豪，一個却是神勇威武玉貝勒；因爲一直有人把方豪當作了玉貝勒，而雲家班的人也爲方豪是人是鬼的問題困擾不已。

但究竟那一個是方豪，那一個是玉貝勒呢？雲素素却難以斷定，兩個人拳起來都像！

幸好，他們自己把這個難題解決了，穿淺色衣服的一個開口了：「方豪，你違背了諾言。」

那麼穿較深黑衣的是眞正的方豪了，他微微一笑：「我沒有違背諾言呀！」

「你還說沒有，我們老早說好了的，我出現的地方，你必須避開。」

「是，我答應過，可是你應該出現的地方是京師，我若是到京師，用你貝勒的身份招搖撞騙，那是我違約，現在這兒却是我方豪活動的地方。」

「胡說！我已經先着人通知過你了，說有要事南來，叫你避開一下，結果你却沒有走。」

「誰說我沒走，我原本已經上船遠航出海了，可是我却聽人說方家之少爺迷上了雲家班的二小姐，一路跟着流淚忘返，所以我又跟了下來！」

「你明明知道那是我。」

「不錯，我知道是你，但別人不知道，別人只知道方豪跟着雲家班子走，我豈能不管？」

「你知道是我，更不該來攪局。」

「小玉兒，我們有約定是不錯的，那只是爲了使人不把我方豪當成了玉貝勒，可沒有答應你能冒充我方豪。你既然以方豪的名字出現，我却不能不來瞧瞧，而且我也告訴你我來了，你就應該退出才對。」

「我不能，我是爲了公事。」

「公事？別唬我了，你神勇威武玉貝勒是大內侍衛統領，你的職責是捍衛皇宮，保護皇帝的安全。」

「不完全是，我也管肅清、究、擒拿叛逆。」

「那也只限於京畿之內，跑到江南來是你撈過界了。」

「方豪，不是我越界，也不是我多事，實在是這一次事起非常，老九得到消息，說雲家班就是叛逆的首領。」

「那位九格格本事不小，她居然把手下的十二玫瑰打進雲家班臥底，不能不佩服她！」

「其實雲家班的行動早就引人啓疑了，他們每年巡迴演出，一圈轉下來，足足賺了十幾二十萬兩銀子，二十年下來，那該是一筆多大的財產，他們却始終賺不够似的！」

「錢自然是越多越好。」

「那是一般守財奴的想法，雲家班上上下下，都不是那種人，自然就引人疑竇，打聽後才知道他們每年這一趟表演，一方面是與各地的叛逆首領接頭連絡，一方面則是把賺來的錢交給他們，擴展武力。」

方豪一笑道：「故老遺臣，不忘衣冠之恩，這也是人之常情，做人不能忘記根本。」

「在朝廷說來，這就是叛逆，不允許的。」

「要證據，抓到造反的證據，自然可以派兵征剿，但是平空白地，却不能亂給人扣帽子。」

「自然有證據的，九格格已經掌握了證據！」

「所以你也插上了一脚。」

「我……我是不得已，若是讓老九建下了這一場大功，我就完了！」

「神力僧王是朝廷柱石，皇親國戚，怎麼會完？你的貝勒身份也早經宗人府認定，誰能奪得了？」

「不是這個問題，一個虛銜沒有用的，必須要當權，手中無權，皇親國戚也沒什麼意思。」

方豪一笑：「原來你是爭權出來的。」

「也不完全是，父王對你家始終有一份交情，而且他老人家有過指示，叫我別太過份，所以我對雲家班並沒有什麼惡意。」

「你也沒有善意，你一路跟下來，無非是想把那些義師首領都找出來！……」

「我找到他們，不會採取激烈的手段，最多勸告他們解散，停止造反的活動。」

「只是勸說而已？」

「如果勸不聽，我也會付之行動的，但還是只除掉一兩個爲首的，驅散其餘，但老九却不一樣了，她向來的主張是一網打盡，心狠手辣……」

「不管你們那一個得手都不是好事。」

「你要跟我搗亂？」

「不是我跟你搗亂，是你跟我過不去，你用了我方豪的名義打進雲家班活動，試問日後我方豪怎麼做人，而且天下人對方家又是怎麼一個看法？」

「這……你們可以解釋的。」

「方家或許還可以有番說詞，但是我方豪的黑鍋背定了，這一輩子我都是漢奸了。」

「這……我以前沒想到。」

「你當然不會想到的，你建下了大功，又回去當你的神勇威武玉貝勒，倒楣的是我方豪。」

「好！我現在起放棄方豪的身份。」

「小玉兒！方豪實有其人，而且是個有名有姓的人，你恢復了玉貝勒的身份，我方豪仍是見不得人。」

「那你的意思想如何呢？」

「我做我的方豪，你做你的玉貝勒。」

「那怎麼行，別人一眼就看出我們來了。」

「看出也沒什麼關係，今後我方豪的行爲足以證明我是方豪，我不怕人纏到你身上去，你要是怕引起誤會，最好是回京師去。」

「讓老九來獨佔大功，那可不行。」

「你別忙著搶功，也別以爲九格格有多了不起，有我方豪在，她得不了手的，能留住條性命回去算好的。」

「方豪，你說得太輕鬆了，你知道她手下的實力嗎？」

「知道，但是你也知道我們的實力嗎？」

「民不與官鬥，她有官方的身份。」

「我不在乎，江湖人心目中沒有這個官字，她如果想以官方的身份來壓人，後悔的是她。」

笑笑又道：「朝廷對義師的活動並非不知道，但是一直不採取正面征剿的手段，就因爲顧慮太多，假如她要調動官兵，那正是你的機會來了，你可以名正言順地辦她了。」

玉貝勒語爲之塞，頓了一頓才道：「我是奉諭出京的，不可能私自回去。」

「隨便你，不過這個方豪的身份可不能再用了。」

「你要公開地跟我作對了。」

「小玉兒！我若不是看在另一個人的份上，我會殺了你的，你這一手不僅惡毒，而且卑鄙，你把我方豪陷於萬刼不復之境，你居心何在？」

「我……我用方豪的名字並沒有怎麼樣，可是你却冒了我的身份，殺了老九手下幾個人。」

「那本來就是你要殺的，翦除她的細作，斷了她的消息，你好獨佔功勞了，這不是你的目的嗎？我做的是你想做的事，可是你做的事，却不是我想做的。老弟！」

「別叫我老弟！你姓方，我姓僧格林沁，我們可不是什麼兄弟。」

方豪輕輕一嘆：「我知道你不會承認我這個兄長，好在我也不想高攀，小玉兒，你潛進雲家班，冒用我的名字，我都還可以原諒你，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却認爲你實在太卑劣、太不像個男子漢所爲了。」

「什麼事，我承認我的作爲不太君子，但是我却不承認我是個小人。」

「你不該去欺騙施施，玩弄她的感情！」

「我……剛說，我沒有玩弄她的感情，我是眞心喜歡她，爲了她，我還殺死了幾個手下……。」

「你眞心喜歡她？還是方豪喜歡她？」

「用方豪的身份是我不得已，可是我喜歡她却是眞的，遲早我也會告訴她實話的。」

「在什麼時候？」

「至少，一定在娶她之前，我決不會以欺騙得到她！」

方豪嘆了口氣：「我相信你是眞心的，可是你有沒有考慮過她的身份與你的身份。」

「考慮過了，我認爲沒關係，她會嫁給我的，雲家的女兒不是都要嫁給最討厭的人嗎？我向她求婚的時候，就會告訴她實話了。那時，我將成爲她最恨的人，但是她不會拒絕我的求親。」

「小玉兒，我眞不懂你安的是什麼心？」

「沒什麼心，我喜歡她，要娶她。」

「小玉兒，你別胡鬧。」

「我一點都不胡鬧，現在我已經把方豪的身份還給你了，就麻煩你帶句話給她，說我對她是一片眞心。」

說完他揮揮手，笑了一笑道：「方豪，我們兩個人本來不應該見面的，現在不幸碰上了，但希望不要弄成兵刄相見，我實在不想殺你。」

方豪一嘆道：「我也不想手足相殘，但是你一定要逼我時，我也不會容情的！」

他還在說話時，玉貝勒就動了，快得出奇，快得也像一支箭，方豪話才說完，玉貝勒的劍也刺上了他的胸腔。

方豪似乎失措慌亂，根本忘了抵抗，而且他的來勢也太快，不容躲閃，一劍扎上胸腔後，方豪退了兩步，目中泛起怒色：「小玉兒！你眞下毒手。」

他的黑衫破了一個口子，但是沒有受傷。玉貝勒怔了一怔，才哈哈大笑道：「方豪，我落劍時，並沒有對準要害，因爲我還不想殺你，這祇是一個警告，告訴你我要殺你並不困難。你倒是見機，居然把『毒蝟金甕』穿上了，避開了這一劍，但下次我要出手時，將取你的咽喉了……」

說完後，他哈哈大笑，揚長而去。

走出了十幾步後，他又回頭道：「方豪，我會去找到老九，替你把殺死三個人的責任擔起來，這不是爲了你，而是爲了施施。老九報復的手段很可怕，而且很可能會拿她作爲第一個對象，我不是小看你們，你們的能力還保護不了她，叫她還是早點嫁給我吧，只有我才能保護她。」

聲遠人杳，這次却是眞正的走了。

方豪呆呆地望着他的去處，半天才道：「素素，出來吧！戲已經完了。」

由草叢中掠出的倩影，淚流滿面，像隻小鳥般的飛了過來，撲進了方豪的懷中。激動萬分地叫着：「方哥哥，你是人，不是鬼，眞高興我沒有看錯你！這太好了，剛才那一劍眞沒傷着你嗎？」

方豪的目眶一熱，這份玉女的深情深深地感動了他，攬着那嬌小倩麗的身子，拍着她的肩膀，無限憐惜地道：「傻孩子……別哭，別哭呀！方哥哥當然是人，怎麼會是鬼呢？我們方家不會有鬼的，我也沒受傷，裡面穿了毒蝟金甕呢！」

雲素素慢慢地拭去眼淚，拉着方豪的手，仔細地打量了他半天，證實他的確是沒受傷，才輕輕嘆了口氣道：「若非我親見，我實在難以相信，你們怎麼會那樣相像！」

方豪也嘆了口氣：「一母雙生那有不像的？」

「什麼？他是你一母同胞雙生的兄弟？」

「是的！我比他早一個時辰！」

「可是他……他……你……你們怎麼會分做兩處呢？」

「說起來這是一段很普通的愛情故事，一個江湖子弟，遊歷京師時，認識了一位美麗的貴婦，兩情繾綣後，才知道她竟是京師第一好漢的神力貝勒福晉。」

「啊！就是神力王妃！」

「那時仍是老皇在位，神力貝勒只是王子而已，得知愛妻與人有染，自是十分生氣，不過他倒是很有氣魄，



●玉貝勒一劍刺上方豪的胸腔。



●雲素素顯然是被說服了，低頭不語。

親自去找那江湖人決鬥。」

「神力僧王一身硬功無敵，是滿人中第一高手。」

「那個江湖人也不弱，更巧的是他們的面目也頗爲相肖，兩人交手後，竟是功力悉敵，惺惺相惜，更在那位夫人苦苦相求之下，罷手息鬥，結爲兄弟。」

「神力僧王的氣度倒也够寬大的。」

方豪一嘆：「第一是他很愛他的妻子；第二是滿洲人的貞操觀念較爲淡薄，較易接受這種事；第三是他們的確彼此相惜，不願意互相傷害。」

「後來呢？」

「後來那位貴婦有了孕，居然一胎雙生，產下了兩個男孩，於是各人領了一個……」

「就是你們兩個了？」

「我被家父帶走，所以我姓方，我那同胞弟弟就姓了僧格林沁，繼承了爵位，成了神勇威武玉貝勒。」

「那麼神力王妃就是你母親了？」

方豪苦笑一聲道：「王妃把一個陪嫁的丫頭送給家父帶領我，家父收了那個丫頭，終身未娶，因此，我的母親是那個丫頭，小玉兒的母親才是神力王妃。」

「但她總是你的生身之母。」

「五歲時，她到連雲來看過我一次，此後沒有再見面，這個母親，今生大概再無相認之期了。」

對方豪的身世，雲素素總算是明白了。想了一下，她忍不住問道：「方哥哥，也許我不該問，但我希望知道，你們究竟是誰的骨肉？」

「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呢？」

「我們哥兒倆只有三分肖父、七分肖母。」

「那三分中難道瞧不出嗎？」

「我不是說過了嗎？家父與僧王也有幾分肖似，而我們又只有三分肖父，因此實在難以知道是誰的骨肉了！」

「總還有辦法的，比如說滴血認親呀！」

「一定要辨認，當然是有辦法的，可是上一代不願意如此做，他們各分到一個兒子，都希望是自己的骨血，如若一旦分清了是誰的骨血，對誰都是個打擊。」

雲素素默然不語，片刻後才又問道：「方豪原本是義師的中堅，後來忽然退出，是不是與此有關？」

方豪嘆了口氣：「家父愧對僧王，而且後來也受了僧王不少照顧，那時有不少前明世家受到了誅戮，方家却能身免，僧王力保之惠實不容否認；再者家父也見到滿人氣數尚盛，匡復實非其時，僨急從事，徒作犧牲而已，才收斂了一點，但我們却沒忘了自己是大漢子孫。」

雲素素輕嘆道：「家父何嘗不知道螳臂擋車，絕難成事的；但又怕國魂淪滅，後人安於逸樂，陷於富貴利祿，忘了自己的根本，這些年來，所致力的工作也祇是在喚醒國魂，傳遞民族思想的香火而已。」

「雲前輩的工作是寒家一向敬佩的，所以家父得知大內已然探悉了雲家班的秘密後，立刻叫我相機解圍，沒想到小玉兒也插了進來。」

雲素素又不作聲了，方豪笑笑道：「不過也幸虧他插了進來，否則還眞有點扎手，這次派出來的都是高手，尤其是僧王麾下的帶刀侍衛，個個都是高手，像上次在觀前街的茶館裡，施施爲幾名帶刀侍衛所困，幸好他跟去了，而且那些人見到玉貝勒，心中未加提防，他才能一劍解決了他們！否則憑誰也很難突圍的。」

「方哥哥，你們兩個人究竟是誰擠進了我們的圈子？」

「小玉兒先進來，我則在暗中守著，有時他不在，我就現身代替一下！」

「跟二姐混在一起的是誰？」

「多半是他，但我總在附近。」

「在虎丘山上數鐘聲的是誰？」

「是他！」

「當衣服要去換酒的呢？」

「也是他，不過後來在屋裡縫衣服的是我！那時他正好到府衙去指示事情去了，施施闖了進去，我怕她找不到人穿了幫，所以才挺身擋了一下。」

「那後來……」

「後來妳送衣服來，却是我接下的。」

雲素素紅了臉道：「還好，否則我可眞不好意思。」

想想又問道：「要扣押我娘的是誰？」

「是他；出主意替你們查出內奸的也是他。」

「那眞是幫了我們不少忙，否則我們一路下去，把同志都暴露出來了，那可實在太糟了，但他又爲什麼呢？」

「我想他是眞喜歡妳二姐，不願意把事情弄得太糟，他的目的只是阻擾你們的工作，並不想把妳們抓進京去。」

雲素素嘆了口氣：「這總算把個謎題解開了，老實說，我們對你的身份實在難以測定，忽而慷慨激昂，脫我們於困境；忽而又鬼鬼祟祟，意圖刺探我們的秘密……」

方豪一笑道：「素素，妳們的工作實在不能算是秘密了，打從前幾年開始，已經有大內的狗腿子綴上了你們，都是我家裡的人替你們暗中彌縫着。」

「是的，我們也有些知覺，只是那個九格格也眞厲害，居然能把十二玫瑰遣來臥底……」

「這個女人是個厲害角色，她是前攝政王叔多爾袞的曾孫女兒，一直在擔任訓練密探的工作，而且自成一個體系，權傾當朝，連皇帝也懼她三分，唯一能與她分庭抗禮的只有僧王了！兩派一直在明爭暗鬥。」

「那一派的勢力大一點？」

「僧王領帶刀御前侍衛，似在當權，但是却管不到她，而且僧王勢力在明處，她的勢力在暗中，說起來，還是她難惹一點，因此，我們該幫僧王一個忙，削弱她的力量。」

雲素素一嘆：「他們都是我們的敵人！」

「素素，我不是幫僧王說話，對我大漢義民，僧王力主疏導德化，九格格却主張趕盡殺絕，兩者相較……」

「方哥哥，我的看法不同，我以爲僧王的手段更可怕，他主張示之以柔，化之以德，時日一久，我大漢國魂會被他們消磨殆盡，匡復永無希望了；反倒是九格格的霹靂手段，對我有利些，讓她殺好了，殺得越多，仇恨越深，抗清的人也越多，我大漢子民是殺不盡的。」

方豪正色道：「素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殺的人還少嗎？結果又如何呢？殺害了百姓的膽，却沒有殺得全國敵愾同仇來。芸芸衆生，雖爲我華夏同胞，但是大多數都是些渾渾噩噩的無知之民，眞正存有民族正氣的，不過是一些讀書人而已，九格格殺的也是這些人，等把這些人殺光了，民族精神也就斷絕了。……」

「可是有識之士，慢慢被他們腐化了呢？」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眞正的有識之士，是不會被籠絡的；當然，老成凋謝，在所不免，但我們若是選擇根骨器識佳的子弟，教育他們、培植他們、灌漑民族思想，我大漢天聲，總有復甦之日。」

雲素素顯然是被說服了，低頭不語。

片刻後，雲素素才幽幽地道：「雲家班以後也不能再賣藝了，工作也要改變形態了，至於要如何做，我也作不了主，那是我爹娘他們才能決定的。」

方豪嘆了口氣：「目前急務不是往後該如何改變方針，目前這一關就過不了，大內偵騎盯緊了我們，連絡的工作却不能中斷，至少也要通知大家暫息活動，更要告訴大家情況有警，別再自動地湊上來。」

「這倒沒關係！爹跟同志間另有一套暗語可作連繫的，也會向他們設法示警的，所以爹回來後，不是已經沒人再來連絡了嗎？現在我擔心的是二姐了！」

方豪嘆了口氣，這個小女郎還不知道自身的處境已是多麼艱危，居然還在爲別的事操心，但是也不忍心嚇她。

因此也嘆了口氣：「有些事是別人無法分憂的，不過我相信她是個經得起打擊的女孩子。」

雲素素難過地道：「但是我實在怕回去告訴她眞相！對了！方哥哥，我們不告訴她行嗎？」

「不告訴她，妳的意思是要我繼續扮演個半人半鬼的角色？」

「不必扮鬼了，完全是個堂堂正正的人，不提有你這個弟弟的事，她心裡將會好過些。」

「那我是否還得繼續對她表示癡迷呢？」

雲素素笑笑道：「二姐本來就是個非常動人可愛的女孩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也不算什麼。」

「這可不行，施施是個好女孩，但決不是淑女，她甚至於不像個女人，而像個十分剛強的男子漢，我喜歡這樣的女人，可以和她交個朋友，但不會對她着迷。」

「你不能喬裝一下？以前你也裝得很好。」

方豪嘆了口氣：「我當然可以裝得很像，只是妳別忘了，我那位寶貝宗親同胞手足對她則是眞正的傾心，而且不肯離去。他們很快就會見面的。」

雲素素嘆了口氣，沒有辦法了，玉貝勒臨去時的話，她記得清清楚楚，看來那位天潢貴胄對二姐是眞的動了心，決不會放棄的，還是照實說了吧！

●

雲素素終於揭穿了方豪的謎，對於他是人是鬼的問題似乎是解決了。

但結果並沒有如她想像中那麼引起激動。

知道先前的那個方豪，大半是神勇威武玉貝勒所喬裝，也聽說玉貝勒的傾心之後，雲施施並沒有暴跳如雷，憤形於色，相反的，她的目中居然閃射着神奇的光彩。

然後，她就問了一個最奇怪的問題：「方兄！那玉貝勒曾經刺了你一劍，你居然連閃避的能力都沒有，他的劍術眞的如此厲害嗎？」

方豪一笑：「我已身着毒蜎金簑，自然不怕兵刃，再者他目中未有殺機，所以我就乾脆讓他刺一劍算了，這使他對我放鬆了戒心，以爲他比我高出很多。」

「實際上呢？」

「我不敢說定然高於他，但決不會比他差到那裡。」

雲施施點點頭又問道：「聽說那位九格格對他很有意思？」

「是的！我也聽說了，但是他好像很討厭九格格，他們雙方勾心鬥角，相互意氣也不無關係。」

雲施施忽然笑了道：「好！我考慮一下，或許會接受他的求親的。」

下期待續

《龍虎風雲》的回響

擂台下的掌聲

本刊發出英雄帖，邀請當今武俠名家諸葛青雲、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四大掌門，擺下接力擂台，自從105期起開台，由司馬紫煙起式以來，餘下諸位，一一接招，各出一式，至112期已打完第一回合，也贏得了擂台下不少的掌聲。正是：台上風雲龍虎會　台下掌聲動春雷。

在下願任公證人

編輯先生：

閣下大撒英雄帖，轟動武林，爲這十年來之頭等大事，聞之不勝雀躍。諸葛、臥龍、獨孤、司馬，各懷絕學，德高望重，固一世之雄也。然武林之中，奇人怪俠頗多，既稱武林大會，理應各門各派，甚至無門無派之高人，皆在其內。不然，奇人異士，心懷不平，到時不請自來，武林盛會雖不致演變爲武林浩刧，亦必遜色不少！

近年來，崛起江湖，聲名大噪者爲古龍大俠，似更不可忽視！至於區區在下，昔年雖曾遊戲武林，也薄有名聲，但封劍已有十年之久，自不會再掄刀動劍。不過亦不必妄自菲薄，昔年遨遊河山之際，相識遍天下，亦頗承各派高手抬擧錯愛，武林大會，既稱「較技」，要各展生平絕學，公證人自不可少（不信請參看各名家作品）。武林大會由閣下主持，但公證一席，數天下武林人物，看來非區區在下莫屬。閣下在武林中，未見有何表現，各派絕學，優異何在，諒亦不知，將來如何下定論？區區毛遂自荐，擔任評判一席，敢信天下武林人物，必無異議！屆時，在各大高手盡皆展示絕學之後，保證評判大文一出，人人皆曰公正。

又，絕學若限招數，不達武學之道，「四萬字」招數限制，大可取消，而改爲「五千字」到「四萬字」，蓋絕招之妙，在乎「絕」，不在多也。

請了！

倪　匡

爲武俠接力賽進一言

編輯先生：

吾是一個不太正經的人，愛看一些不太正經的書。

武俠小說就是我愛看的書，但武俠小說卻被一些善寫「純文學」的文壇泰斗，目爲蛇蝎妖孽小老婆。其實說這些話的人，說不定枕頭底下就有幾本「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嘴裡說不，心眼下那個人不想小老婆小丈夫。

其實什麼書也有値得一看的書，平生無大志，愛看閒書、奇書、禁書、黃書，黃書寫得好的難求，這點中國趕不上外國。慚愧，僅僅出了一部金瓶梅。

像金庸、臥龍生、司馬紫煙、古龍、獨孤紅、諸葛青雲，諸武俠大家小說，並非文壇泰斗們可以下筆萬言的，不必嫉妬。嫉妬也沒用，人家的讀者就是多。寫文章也不必太自命清高陽春白雪，像「優力賽斯」這種書是寫給有「慧根」的文學評論家看的，我笨、我拙、我不讀。

時報周刊近來不知那個編者的鬼點子約了四個武林高手，親自操刀寫打擂台的武俠小說「龍虎風雲」，寫得相當絕，這對讀者是加菜，對作者是比武較量，如同竇爾墩遇上黃天霸了，精彩極啦。是不是也可以約些名手，寫寫推理間諜小說，或者寫一本現代金瓶梅來開開眼界，不必緊張，卽是寫出一本金瓶梅或北回歸線，也比某些電視節目好多了。另外也要每期來篇兒半篇首兒半首絕妙短篇小說和詩，這不就天上人間都有了，是否可以再加上一點人間怪力亂神的鬼怪故事呢？應該加，放心，不管什麼作品，只要寫的好沒有毒，龍虎風雲的題字插圖也是一流的。

管　管



邀請更多名家上擂台

編輯先生：

貴刊自從發出英雄帖，邀請當今的武俠名家諸葛青雲、臥龍生、司馬紫烟、獨孤紅等四位，在貴刊擺設武俠小說接力擂台以來，使我這個曾經一度停看武俠的人，重新引起了極大的興趣。

因爲，前面這四位武俠名家的著作，我都曾經讀過不少，他們四人的招數完全不同，那就是說，各人的風格不一樣。如今採取接力的方式來寫，這其中會不會造成風格上的不統一，是本人未讀之前頗爲關心的。

這起招的人如何寫，還倒不打緊，但這接招的人便很困難；因爲路數不同，埋伏筆，解啞謎的方式自然各異，接招之人若然稍有不愼，便很有可能打空拳、失前蹄，弄得整個故事風馬牛不相及。

現在，這場接力擂台，已經各人都出了一招，看了之後，才曉得，他們四位的確是名家，不愧爲一代宗師，不論前者的招式如何玄妙，後者均能見招拆招一一化解，驚疑百變，妙處橫生，不由得不叫人鼓掌叫絕。

看到這裡，我倒有個建議，像這樣的接力賽，若是邀請更多的名家來參加，且不更見精彩。

嚴四維

好陣容，好成績

編輯先生：

連續八週，看了武俠接力擂台上四大名家一一出招，戰過一輪之後，得了兩字的感想，曰：「過癮！」

「接力小說」以前也有人做過，可是後來却很久沒有人再做這件事，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要找幾位功力悉敵，而又肯共襄盛擧的作家，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參與接力的作者，在功力上必須相當，自然不在話下，因爲若是其中有個「南郭先生」，卽使不至於弄得其事難成，至少整個成績都會給拉了下來。

但各位作者光是有單打獨鬥的功夫還不够，必須要能在接招出招之間，不至於到「各唱各的調」的地步，還要維持一定的氣勢，以及情節發展的合情合理。尤其是這次武俠接力擂台，與其說是單純的彼此拿出看家絕活來較技，倒不如比作是四大名家共創一套新的武功出來。大家在各展所長之時，還要取得協調，這拿捏之間，就更要見功力了。

由過去八期看來，「時報周刊」的武俠接力擂台眞個是成績斐然，後半必然也是精彩可期。這樣一來，倒引得我們這些有福的讀者起了「貪心」。因爲難得有這樣的陣容、這樣的成績，只限在「兩回合」，未免可惜了，是否可請酌予延長呢？

邱日昇

不但要比鬥，還有合作

編輯先生：

小說接力，這不是新點子。但是貴刊下帖，邀約四大名家比劃比劃，江湖喧騰倒是一定的事。

「龍虎風雲」這個武俠接力擂台，最有意思的一點就是——四大武林高手不但要比招數，「鬥一鬥」，還要具有「合作」精神，把上一招接下去，甚至解一解上回的難題。

這麼一來，「龍虎風雲」就「便宜」了讀者啦！每個高手不但一手要出招攻擊，另一手還要忙着解招防守。手要不停動，腦汁要不時榨，風雲變幻，就如此詭譎難測了。

所以，每一期結束必有伏筆，必是高潮；每一期開筆也必全力以赴，頻出奇招，既有武俠小說結構，又有推理小說的懸疑性了。陳海虹的插圖使這個擂台更形象、更具體化了。這是令人擊掌之事。

高　重

再來一個回合

編輯先生：

貴刊從第一〇五期刊出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四位先生聯合輪流執筆的「龍虎風雲」以來，便成爲我們全宿舍同學們每期爭閱的主要對象（我們學校每間宿舍都訂有一份時報周刊）。

同學們都認爲：這篇武俠小說寫得很成功，因爲四大名家，同場較技，因此在佈局及人物性格的刻劃上，都較一般純粹的「武」俠小說生動多了。

四大名家對雲家姊妹（施施與素素）兩人的個性描寫非常細膩，而對方豪與神勇威武玉貝勒兩個人物的神性、懸疑性，都是難得一見的——他們的確把武俠小說的程式提升了。

以這樣的構想和人力（四人聯合執筆）規模看來，僅刊登十六期，的確太少了些，是不是可以請四大名家再來比個第三回合呢？

我們期待一個肯定的答案！

一群台北近郊住校的大學生

編按：關於延長刊載問題，我們已接到數十位讀者的相同建議，近日內本刊將與四位名家商討後，再行決定。



●雲振天憂心如焚，獨在房裏踱步。

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龍虎風雲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司馬紫煙●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10《本色兒男》

雲家班不賣藝了，而且也已經解散了，但是那一批屬於義師核心的忠貞兒女仍然留在蘇州，這是方豪建議的，因爲他們的底細已被揭露，可能受着嚴密的監視，不能再去接觸別地的義師首領，以免把更多的志士暴露出來，也不便單獨行動而被個別擊破。

大內的侍衛以及密探密佈蘇州城內，牢牢地盯着這一批人，監視着他們的一擧一動，也監視着他們所接觸過的每一個人。

蘇州地面上的義師領袖戴玉麟跌進去了，許多跟他有關的人也跌進去了，有些的確是義師的同志，有些則是無辜的百姓，雖然還沒有全部落網，但蘇州這個地面上的組織算是整個瓦解了。

雲振天憂心如焚，戴四爺的被捕固然嚴重，但更嚴重的則是那份盟單，盟單上記載的是蘇州地面上全部同志的名單、住址以及連絡方法等。

這當然是一份極爲機密的文件，總共只有一份，由各地的分會負責人保管，總會上有一個數號，却沒有副本。

這是爲了保密與安全，不管是出了內奸也好，或是擔任連繫的通信不愼被捕也好，都只會影響到一小部份的人而不致危及大局。

但分會負責人跌進去，情況就嚴重了，尤其是那份盟單，若是落進官府，勢將一網打盡。

戴玉麟被捕，關進了府衙大牢，同案先後被捕進去的有廿七個人，這使雲振天稍稍放心。因爲戴玉麟的盟單上足足有三百二十七人，由這個跡象看，盟單還沒有失落。

既是如此，就必須去拿過來。

這種極其機密的文件，自然會妥密收藏的，除了戴四爺本人外，沒有第二個人會知道。

據說戴玉麟已經挨了好幾次的酷刑，要是他一口氣斷了，這份盟單或許就將永遠地失踪了。

對盟單上的同志而言，那也許是就此安全了，但也未必盡然，萬一那天，盟單被人發現了，豈不是太糟糕了。

就算盟單就此永不出現，對總會而言，也是項極大的損失。五十六處分會，蘇州是最大最有成績的一處，雲家班二十年來，在此地獻藝的收入全部投進去不算，二十年來所花的心血更不計其數，好容易才有這種成效，又豈能輕易地放棄。在朝廷密探以及地方差役的嚴查密訪下，吸收一個同志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爲一旦被捕，便是抄家滅門的大罪，三百名同志，這又豈同小可。

能够救出戴玉麟固然最好，否則也必須要取得那紙盟單，以便繼續連繫，展開工作。

匡復的使命是不因挫折而中止的。

但是，戴玉麟被關在大牢中，明著有差捕警衛，戒備森嚴，暗中更不知有多少密探高手伏伺，怎麼去接近呢？

像戴玉麟如此重要的人犯，一旦被捕，於理當立卽秘密解送到京師去審訊才是，因爲這種案子向不由地方官來審訊的，現在居然關在府牢中，分明是個陷阱，要誘使那些同志去營救，以俾一網打盡。

可是在雲振天的立場，却勢必去闖它一闖不可，救不出人來，也必須要問個消息出來。

救人自是困難得多，戴玉麟在酷刑之下，必已遍體鱗



●雲振天跟方豪騎著馬押車子，車隊緩緩開動了。

傷，行動不得，在密密的重圍下背負一個人突圍出來，眞是談何容易；但問一個消息也不簡單。

衝入大牢，跟戴玉麟略作接觸，而後突圍而出，只要計劃周全，配合得好，倒是可以一行；但是這種重要的事，戴玉麟不會輕易告訴人的，除非是他絕對信得過的人。

那只有一個雲振天，雲施施勉強可以添上一個，因爲這兩人跟戴玉麟接觸過，此外，就算是凌翠仙或焦大去了，戴玉麟也不見得肯開口。

可是雲振天與雲施施的目標太明顯了，只要一出客棧，就會受到監視，還能容他們走近大牢嗎？

但是這件事却是非做不可，雲振天足足發了兩天的愁，又在跟凌翠仙商量了一夜後，終於作了個決定。

第二天早上，雲振天又吩咐櫃上結帳要離去。

掌櫃的如聞綸音，因爲這一批人住進了客棧後，他們就沒安寧過。雲家班留下的人依然不少，幾乎佔了一半的棧房，可是另一半的棧房在後幾天，已有官府來暗中打了招呼，客人許出不許入，所以兩天過後，其餘的住客都走了，新上門的客人被店中以客滿爲辭給推到別家去了。

空出了一半的房間不說，要命的是住進了另一批人，一個個橫眉豎眼，要酒要菜，甚至於半夜裡還要廚房裡侍候消夜，略一不周，就是一個巴掌過來。

這些人是府衙捕頭親自送來歇宿的，雖沒說明身份，却靠得住的是官府中人了。

他們住了屋子，要了酒菜，不會付一個子兒，雖然府衙的捕頭說了，一切記在帳上，將來開了單子，到府衙門去具領，但店中只有暗中叫苦的份，這只是一句門面話，即使府台大人眞發下了這筆銀子，也落不到店裡來了，那些差官老爺不再伸手要幾個，就算是燒了高香了。

店裡雖知道這都是衝着雲家班來的，但受了警告，神色間還不准透露一點，店中上下只有咬牙認了。

好容易雲家班說第二天要走了，怎不叫店掌櫃的喜極欲泣呢？半夜裡那位內掌櫃直燒香叩謝蒼天垂佑。

到了第二天清晨，雲振天叫店家列上帳來，掌櫃的拿了算盤，必剝打了一陣道：「雲班主，貴班這次多住四天，連帶上房、飯菜以及牲口草料，共該一百廿七兩五錢，老主顧了，您就付一百廿兩好了。」

這個折扣打得並不大，但掌櫃却直心疼，因爲實際上裡外的損失加上去，三百兩都不止，只見掌櫃的這個折扣心痛歸心痛，却是心甘情願地拿出來的，只要雲家班一走，又可以正正經經做生意了，損失還能賺回來的。

雲振天的舉措却大出他的意外，掏出了四張銀票，每張都是一百兩的，放在桌上道：「錢掌櫃的，我們也不是一兩回的交往，二十年來幾乎全在貴店打擾。」

「是！是！您多照顧，明年還請光顧。」

最後一句聽得出是十分勉強，但雲振天却輕嘆道：「恐怕沒有明年了，雲家班的金字招牌是從不脫期誤場，這個例子已經破了，因此我也準備收了。」

掌櫃的不敢說什麼，只能乾笑着，雲振天指指桌上的銀票道：「這兒是四百兩，一百二十七兩五錢是我們的茶飯店費，一百兩給店裡的上下人手各買雙鞋穿，謝謝他們多天的辛苦，另外的一百多兩補償你的損失。」

掌櫃的大出意料，連忙道：「太多了！太多了！唉！雲班主，小店沒什麼損失，怎麼要補償呢？」

雲振天苦笑一聲：「錢掌櫃，雲某是跑江湖的，心裡明白得很，這幾天給你添了麻煩，受了委屈，雲某心中十分過意不去，多年相識，也算是朋友一場，雲某不想落個埋怨，錢你收下，我們這就告辭了。」

他拱拱手，起立走了出去，在院子裡招呼大家上車，焦大、方豪、雲施施、雲素素都在往車上搬東西。

掌櫃的坐在帳房中，捏着那卷銀票發呆，眼淚爬在臉頰上，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對雲家班的埋怨固是一掃而空，很想出去說幾句感激的話，可是他不敢。

因爲他是個生意人，而雲家班引起官府如此注意，不知道是牽上了什麼大案子？他怕沾上那個麻煩。

凌翠仙帶着一羣女孩子都上了車子，只有雲振天跟方豪騎着馬押車子，車隊緩緩開動了。

客棧裡的伙計們沒有像以往那樣出來列隊相送，大概也是怕沾上麻煩，店裡其他的住客們自然也不會出來，所以他們走得冷冷清清，但是有人住的屋子，窗子都破了幾個小孔，不知有多少眼睛在盯着他們呢！

照雲家班以往的行程，應該是南下才對，可是車隊却是折向了西行，似乎他們決心放棄了以後的演出，一心轉回祁連山的老家去了。

不過這却使得跟蹤的人很狼狽，他們預料雲振天必然還要跟那些義師們取得個聯繫，所以才放過他們，以便一網打盡，而且更計劃好了，採取分段追踪以免太露形踪，在南方路上預先伏下的人，這下子全用不上不說，還無法抽調回來，人手頓感不足，爲了怕失去監視，只有第一批人全力盯下去，後面再派人前來接替。

這一夥共是十個人，也趕着五輛大車，裝成貨販的樣子，也只有捨命的追。雲家班先後十二輛車，人剩下了一半，雜碎道具不少，但他們的馬很好，出了城後就放轡疾行，一直都不休息，這就苦了後面的人了，維持着五十丈的距離，一步也不敢放鬆，盯下了五十多里後，他們的馬已倒下了三匹，於是只有留下了三個人換馬再上來，三個人跳上另外兩輛車子繼續追下去。

他們必須要這麼多人，因爲上面的命令是要他們看牢，不讓一個人脫出監視，雲家班有二十多個人，假如他們在中途下掉幾個人是很難發覺的，所以必須要多一點人跟在後面，以備前面的人分道而行時，好分出人手盯上去。

但是再跟下二十里時，這兩輛車子的牲口也倒下了，更慘的是在前不巴村、後不靠店的郊路上，沒辦法，只有再留下一個人，六個人步行追趕。好在雲家班的車子走得還不算飛快，而這些人的武功底子都很紮實，追起來還不吃力。

估計着已經走了四個時辰，行程也在百里開外，雲家班的車沒停輪、馬未停步，那是因爲他們的馬都是來自塞外的天山良駿。但他們的人却不是，雖是坐著車子，也總要伸伸腰，吃喝活動一下的，可是那麼多人居然也四個時辰不喝口水，不吃一點東西，那應該是不可能的，何況昨夜到今天，客棧裡對他們的動靜很清楚，他們早上也沒有用早點，昨日晚餐後，已經是八、九個時辰了。

他們莫非是神仙能辟穀嗎？

追踪的六名漢子心中充滿了疑惑，口中不斷地咒罵着，但脚下却不敢放鬆，忍着饑、渴、累追下去，維持着五十丈左右的距離，不敢太接近，也不敢落後，在這個距離下，他們可以看見前面的動靜，看住有沒有人中途溜下。

好容易，又來到一處村鎮了，但雲家班居然沒停，仍是一口氣趕了下去。後面的六個人只有咬着牙繼續追，但他們的領隊劉子奇却是個老行路的，畢竟有他的主意，發下話來道：「徐林、趙天長，你們兩個人留下。亮出身份找鎮上的首富，徵用他們的馬匹，帶了乾糧飲水，立刻追上來，我們繼續滑下去，要快，在一盅茶時間辦妥！」

想得很週到，只是時限定得太急，一盅茶內怎麼能辦得好？但也不是絕對辦不到，因爲這是個大鎮。而他們的身份顯赫，對任何人都只要開了口就沒人敢回個不字。

徐林跟趙天長下來了，他們也很快找到了目標，那是一家大宅子，門口就拴了好幾匹馬，裏面正在辦着喜事，擺着酒席呢，一切都太現成了。

徐林在門口道：「老趙，你去挑馬匹，選六匹好一點的，我進去找主人打招呼，弄吃喝的，馬上出來。」

分頭進行，不躭誤一刻工夫，這兩個人倒也是行動的老手了，可是徐林才進門就怔住了。

因爲一個人當面而立，背着手，神態雍容，徐林自然認識的。一個冷顫後，硬着頭皮上前跪下請安：「貝勒爺吉祥，小的是……」

「別報名了，我知道你叫徐林，是老九手下的人，你上我這兒來幹嗎？」

徐林不敢說出原來的目的，支吾着想編句謊時，玉貝勒冷笑一聲：「我知道你要幹什麼！劉子奇盯住了雲家班，要你們來找坐騎、找吃喝的對不對？」

一切都在人家的監視中，這位小王爺的精明神通，他們是領教過的，那裏還敢否認，只有道：「是！小的們爲了公務，沒辦法，不知道點子會換了方向，小的們一路跟下來，馬匹全累倒了，人也幾個時辰沒吃喝過了。」

「你們倒是很盡職守，四條腿外還加兩條腿。」

「格格指示下來，一定要盯緊，不准脫節，小的們沒辦法，拚了命也得盯下去！」

「老九不是自認算無遺策嗎？怎麼這次會算錯了呢？該要她自己下來追才是。」

「格格原來是坐鎮蘇州等候消息的，現在點子換了方向，恐怕不久就會追下來的。」

玉貝勒哈哈一陣大笑：「老九這次可落在我後面一步了吧，我就算準他們會走這條路，早就在這兒等着了！」

「貝勒爺神機妙算，自然是無人可及。」

「可是你們的膽子却不小，居然吃到我頭上來了，連我的馬匹都要徵用了。」

「小的怎麼敢，小的不知道這是您……」

玉貝勒一聲冷笑：「假如不是我的，你們就可以强取豪奪了是不是？」

「這……小的是爲了公事，沒辦法，而且小的也不會强取，一定會給他們補償的。」

「是嗎？你身邊帶多少銀子？拿出來給我看看。」

這些內廷密差們個個都是眼睛長在天上的，一亮身份腰牌，連地方督撫都得乖乖買帳，他們肯賞光吃你一頓，已經是天大的面子了，有人還唯恐巴結不上呢！因此他們沒人身上會帶銀子的，徐林對着這位主兒，倒是狠不起來，也不敢說胡話，只得道：「小的倉促之間沒來得及帶銀子，不過小的會寫個借條給人家的！」

「憑什麼？人家認識你嗎？」

「這個小的打算……」

「打算亮出你們侍衛營的身份是嗎？你別賴，劉子奇就是這麼吩咐你的，老九就是這麼教你們當差的？我倒要問問她去，聖上一再告誡侍衛營中的人不得藉故擾民生事，不得輕洩身份，你們居然公開出來招搖了。」

徐林一急，忙又跪下道：「貝勒爺！格格也是如此告誡小的們的，這次是因爲事態緊急，小的們才擅自作主。」

玉貝勒冷笑道：「你倒是會替她脫罪，那好，回到京裡我會追究這件事的責任，你們任殺任剮頂下來，她也難逃個失察縱容之罪！滾！」

徐林如逢大赦，磕了兩個頭，起身就走，但沒跑兩步

又被喊住了，旁邊有人遞過一個包來，玉貝勒道：「念你們爲了公務，吃的喝的我替朝廷供應你們了，馬匹不能分給你們，我自己的人要用，我們也得辦公務，而且我警告你們一句，不准再去動別的腦筋，不得擾民，跑斷了腿也只有撐着，朝廷養着你們，就是要你們幹活兒，不是讓你們欺負老百姓，耍神氣的，滾！日後再找你算帳。」

徐林只得又磕頭謝恩，接過包袱，倒還是熱的，退出了大門，幸好趙天長耳朵尖，聽見了裡面的談話，沒敢貿然動馬匹，空手躲在一邊，徐林背着包出來走了好遠，他才敢上前會合；兩人作了個苦笑，不敢再在別處去找代步了，咬着牙快步追了上去。

這邊的玉貝勒來到屋子裡，却見雲家姐妹正陪着凌翠仙說話，他上前一欠身道：「夫人怎麼也下來了？」

凌翠仙笑道：「我也是學你們的樣子，下車時跟着車子先跑一陣，等找到個可以藏身的地方一躲，後面追的人過去了，我才出來，沒被人發現。」

雲素素笑道：「方哥哥，你這個辦法眞好，他們盯在後面，光注意我們會不會落下來，却沒有想到我們會先跑在頭裡，然後再停下來的，祇是我們爲什麼不早點下來，一定要等跑這麼遠呢？還得趕回去呢！」

「我們的目的在調虎離山，才能趕回去乘虛而入，兩撥子人都是厲害角色，所以不能馬虎。我選這個地方是因爲這是我們方家的別業，我們可以在此喬裝易容方便。」

「還要喬裝易容？」

「那是一定需要的，我們要回蘇州城去，路上一定還會有人，若是被人發現了，豈不前功盡棄？喬裝易容必須要東西、材料，那一定要找個靠得住的地方才不致洩密。」

「這兒靠得住嗎？」

「這兒若是靠不住，我們方家、我方豪也不可靠了。夫人，您下來有什麼指示嗎？」

「沒有，我是來聽候差遣的，振天不放心，叫我也來參加行動。必要時我也可以去見敏叔叔，他對我還肯講話的，那份盟單關係太大，一定要弄到手的。」

方豪皺眉頭，但是沒有反對，只是道：「那也好，多一個人，多一份成功的把握，我只是怕雲老伯那兒的勢力孤了一點，若是把九格格引去了，她手下頗有幾把硬刷子，雲老伯一個人應付得了嗎？」

凌翠仙淡然道：「眞到了要動手的時候，我們可不是爭勝負而是突圍逃命，倒是人越少越好！」

方豪道：「這也是，反正夫人已經下來了，也不能再趕回去了。」

雲素素知道方豪心中不太愉快，因爲說好了就是他們三個人行動的，母親又趕了來，固然可以說是幫助他們行動，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但也表示對方豪仍未完全放心。

因此她趕緊岔開話題道：「方哥哥，剛才你裝扮玉貝勒，神氣十足，就像是眞的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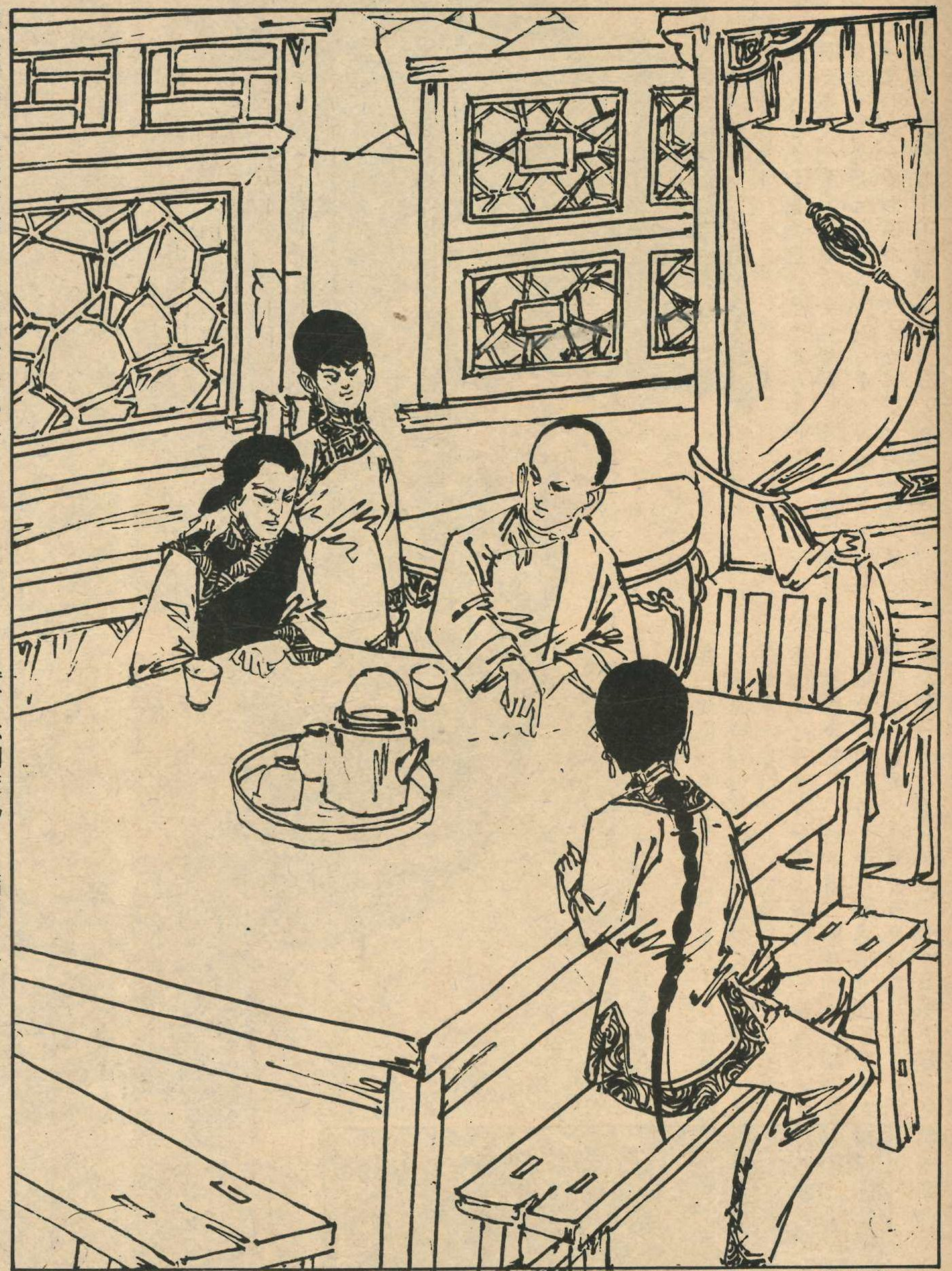
「是嗎？也許我就是那個玉貝勒呢！」

「不！我已經能分辨出你們兩個人了，不管你們長得多像，我還是能分辨出你們兩個人來。」

「喔！我一直也在研究我們之間的顯別差異，却沒有找到，因爲現在兩個人已經擺在一塊兒行動了，却是兩種不同的立場，我希望我的玉貝勒能混過對方的人，却不希望妳們把他當作方豪了！妳快說我們有什麼不同？」

「你們的手，他的手比你的粗。」

方豪忍不住伸出雙手，那一雙手白皙細緻，竟比雲家姊妹的手還要嫩一點，雲施施看得竟呆了。



●方豪低聲在桌上說出了他的計劃…………。

她倒不是爲他的雙手柔美而呆，而是憶起前些日子，她跟那個方豪經常手拉手的情景。

確是有一兩回，手上的感覺不同，細柔潤軟，比一個女孩兒家的柔荑更嬌嫩些，那一兩次，也曾使她有意無意間，心中微起激盪過；但方豪大部份時間的雙手，却是跟她一樣的粗。當然，雲施施的手決不會粗糙得有如灶下婢，但一個經常握刀使劍的武女，一雙柔荑決不會像那些閨閣千金們的纖細嬌柔。

可是方豪的手比玉貝勒的細，這就耐人尋味了。玉貝勒是金枝玉葉，嬌生慣養，方豪却出身武林世家，這兩個人的手若是倒過來，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可是方豪的手居然較爲細緻，那就有違常情了。

方豪一笑，聳聳肩道：「這個我不曉得，我沒有拉過他的手，無從比較起。」

雲施施道：「我拉過你們兩個人的手。你們的手確有粗細的不同，方兄，爲什麼你的手如此細緻呢？」

方豪笑道：「那或許是因爲我的母親比他的親娘更懂得照顧小孩子。」

凌翠仙道：「方豪，聽素素說令堂是王妃的侍女。」

「是的！貼身的陪嫁侍女，王妃遣她來，主要是爲了照顧我，所以我自小就受到了最細心的照顧。」

「難道玉貝勒在王府中受到的照顧反倒不如你？」

「恐怕是如此，因爲有年僧王到寒舍來，就說我太嬌了，小玉兒在王府中也沒有我的嬌貴；再者就是所習的武功有關了，他除了一般功夫外，還要練習長鎗大戟等戰陣衝鋒的武功，我只是在小巧功夫上鑽營。」

雲施施道：「就是這個原因了，方兄，不怕你多心，我也感到你們在氣質上也有所不同，只是說不出來，現在聽你一解釋，我才了解了，你們是有差異，他比較穩實，你則較爲……瀟洒。」

方豪一笑道：「二小姐所謂瀟洒，大概是輕佻吧。」

雲施施道：「方兄要如此想也未嘗不可，因爲小妹是在嚴格的督促下學成的功夫，所以偏重嚴肅。」

方豪笑道：「這是人各有志，我將來不會出將入相、不會領軍搏戰沙場，也不會廁身廟堂，我喜歡輕輕鬆鬆的與人相處，妳們想必也知道的，方家的小兒子是出名的浪子，終日遊手好閒，不務正業。」

雲施施道：「可是事實證明你並不像外表上那樣，你胸中極有城府，武功高不可測。」

方豪淡然地道：「二小姐，如果妳的意思是說小玉兒比我好，我絕對承認，如果妳要存心跟我抬槓，我認輸。」

「我不是抬槓，我是要多知道你的一切眞相。」

「我是眞正的方豪，不是妳所知道的方豪，這就夠了，至於要了解一個人，我認爲是最浪費精力的事，信任一個人就不懷疑他，否則就乾脆遠離他。」

方豪很厲害，他的每句話都說中了雲施施的內心，說出了她心中的所思；因此，雲施施只有沉默了。

凌翠仙打破僵局笑笑道：「方豪，我們都信任你，所以才接受了你的計劃，我就是來聽你調派的。」

方豪莊容道：「夫人，我不是矯情，也不是賭氣，此刻我們要做的事既危險又重要，不能再出錯了，所以我才希望大家摒除心中任何的成見，悉心以赴。」

雲施施道：「這個方兄盡可放心，家父把一切都交給你了，要我們聽你指揮，我們決不會跟你過不去的。」

方豪一笑道：「不是跟我過不去，而是跟大局過不去。二小姐，妳把我作爲對象就是一個大錯。」

他說話很不客氣了，雲施施却也怪，方豪客客氣氣時，她似在有意搗蛋；方豪一板下臉，她反而謙虛了，立刻欠身道：「是的，小妹錯了，現在請方兄吩咐吧！」

方豪低聲在桌上說出了他的計劃，有時還用手沾了茶，畫出了圖形來幫助說明。

計劃說完了他才問道：「妳們都聽懂了吧！不明白的可以問，不滿意的地方也可以提出來討論改正。」

凌翠仙笑道：「方豪，你這個計劃已經是萬無一失了，實在沒有什麼可更正的地方，我不明白是你這計劃中要四個人，而我是臨時參加的，你們原只有三個人。」

「是的！原來夫人這一部份的工作是我兼任的。」

「你要掩護施施破牢救人，我的工作則是誘敵引開守衛的注意，你一個人如何分身執行呢？」

方豪道：「計劃是因時而改變的，夫人來了，能夠不傷人命而將對方誘開最好；夫人不來，我只有下殺手了。」

「下殺手，對方全是高手，你一個人殺得了多少？」

「有多少殺多少，凡是擋住我們的，一律格殺。」

「你怎麼殺，對方可不是紙糊草紮的人。」

方豪笑道：「我不會力拚的，我囊中有着上百支的奪命神針。上淬劇毒，見血封喉，針勁可透金石，發針時必須戴上手套，而且還必須要手指靈活自然，所以我以前練功時都是戴了手套以習慣感覺，因此我的手才較爲嬌嫩。」

說完，他的語氣有點不高興了：「使用淬毒暗器是不光明的手段，不過家父交付我的使命不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俠客，給我的各種教育也是應付非常的需要。所以有時我即使有什麼微節細行未能使各位滿意，也請大家原諒。」

他的臉色變得很不好看，凌翠仙歉然道：「方哥兒，你別多心，我多問幾句，也是爲了大局。」

「夫人心有所疑，自然該問；不過，我要斗膽反詰一句，若是雲班主主持此事，夫人會不會東問西問呢？」

凌翠仙也沒話可說了。

方豪道：「夫人想必是不會問的，由此可見，夫人還是對我不夠信任，但是夫人別忘記，我主持這次行動，是雲班主授權的，他都能信任我，爲什麼你們不能？」

凌翠仙與雲施施都低下了頭，方豪嘆了口氣道：「難怪古人說軍國大事，不可謀及婦人，並不是看不起女人，就是因爲女人的器度太小、疑心太重，不能放心交給別人去做，事事都要插一手，結果每多誤事。」

雲素素忍淚起立道：「方哥哥，你怎麼可以對我娘用這種態度說話！」

方豪沉聲道：「素素，只有妳一個人沒問我，可見妳是十分信任我的，我非常感激。」

「我不要你的感激，我要你向娘道歉。」

方豪道：「我不道歉，而且我還等着她們的道歉，令堂與令姊的道歉，若是在私下，我是晚輩，你娘打我幾個嘴巴我都乖乖地受了，但這是公事，我身爲此行之主，她們的行爲就冒犯到我主將的尊嚴，素素，我向來很看重你，更沒想到妳也公私不分，編派我的不是了。」

說完他佛然起立道：「我在後面等着，若是妳們想通了，過來領命出發，否則我另外調人前去行動，妳們可以跟我鬧意氣，我却不能因而放棄躭誤了這次行動。」

他到後面去了，誰都沒想到方豪說翻臉就翻臉，會來上這一手的，一時都怔住了。片刻後，雲施施目射異采道：「好，這才像個男子漢，公私分明。有魄力、有尊嚴，是個做大事的人，我向他道歉去。」

她起身到後面去了，雲素素望着母親，見她沒表示，也不敢作何表示，她的心却碎了，口中只能低呼着：「方豪！方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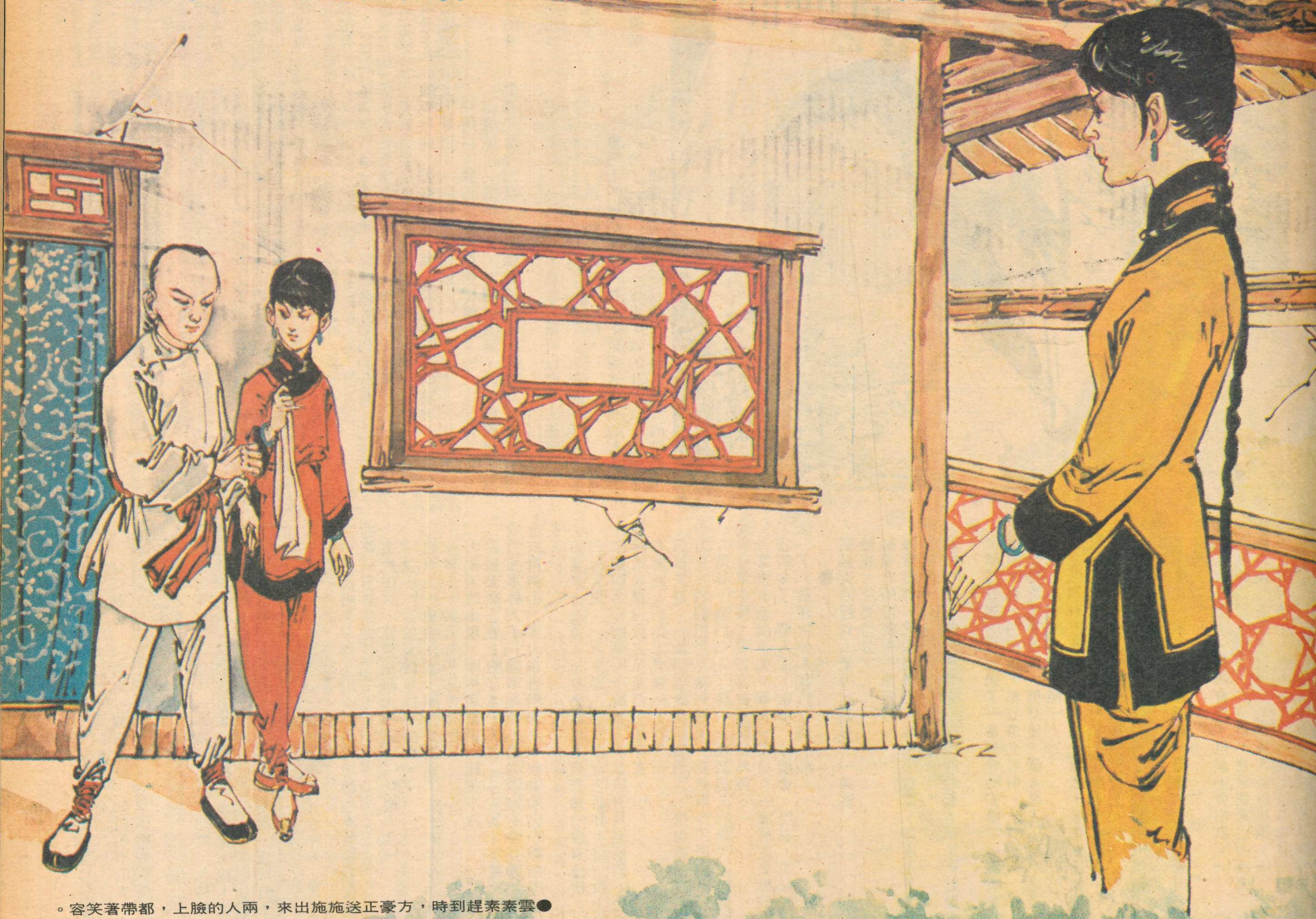
下期待續

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龍虎風雲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臥龍生●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雲素素趕到時，方豪正送施施出來，兩人的臉上，都帶著笑容。

11 《各逞奇能》

望望女兒痛苦的神色，凌翠仙緩緩站起身子，道：「素素，我去跟他道歉。」

「不！娘，他說的不錯，他公私分明的態度，也值得敬重，但我還是不主張娘去跟他道歉。」

素素的心在痛，但她表現出來的堅強，却大出了凌翠仙的意外。

望着泫然欲泣的女兒，凌翠仙有些憐惜的說道：「孩子，爲什麼？娘如果是錯了，應該去道歉才是。」

「娘！他還不是我們這個組合中具有正式身份的人，我們感激他的見義勇爲，幫我們渡過難關，但他交往的是二姐和我，娘是長輩，也不能爲了多問他幾句話，就逼娘去跟他道歉……。」

「素素，娘不是被逼迫，而是出於自願。」

「要去道歉，我代娘去，我要說服他，除了公事公辦之外，也應該知道尊敬長上。」

凌翠仙默然了，對這位一向柔順的小女兒，臨事的堅強，頗爲震驚。

雲素素理一下鬢邊的散髮，低聲說道：「娘，我從不向妳請求什麼，更不願娘爲了女兒，去忍受委屈。」

凌翠仙道：「好吧！妳既然要去，娘也不便阻止妳了，不過，你要轉達娘的意思，我不是懷疑他什麼？我只是希望多瞭解他的計劃，不錯，他的武功才智，都很高明，也許只有妳的一身藝業，可以和他一爭高低……。」

「不……娘，我和他也有一段距離，他的武功，已修到了另一重隨心所欲的境界。」

凌翠仙點點頭，道：「好！妳去吧！他如還不肯諒解，娘再去見他。」

「不會的，我相信能說服他。」

雲素素趕到時，方豪正送施施出來，兩人的臉上，都帶着笑容，顯然，交談得很愉快。

看素素一眼，施施的神色間，泛現出一股很複雜的表情。

素素低聲叫了一句二姐，羞怯的退到一側。

雲施施恢復豪氣，哈哈一笑，道：「素素，妳是不是代娘來道歉。」

她一口叫了出來，素素不禁臉上一熱，垂首說道：「是的，二姐，娘是長輩，娘如眞的錯了，作女兒的，也應該代娘受過，對麼？」

雲施施歎息一聲，道：「素素，妳是孝順的孩子，娘沒有白疼妳，好好和方豪談談，我去陪陪娘。」

看着雲施施的背影消失，方豪才低聲道：「素素，裏面坐吧！」

「二姐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你要數說、責罵，我都願接受，希望你能答應，別讓我娘來道歉。」

方豪微笑道：「爲什麼？我沒有錯，但她錯了。」

「因爲娘是長輩。」

方豪笑一笑，道：「素素，我不知道，妳代伯母道歉，是出自一片孝心，還是令堂的授意？」

雲素素點點頭，道：「我自己要來的，不過，經過了娘的同意，方豪，我願代母受過，接受你任何的處罰，不過，我也要說幾句公平的話。」

方豪沒有回答，只是微笑。

「我娘在江湖上走了二十多年，至少，她比我們多一份江湖上的經驗，她問清楚你的計劃並沒有錯！」

「素素，她問的不是計劃的內容，而是對我的懷疑，

也表示出對我的不信任。」

「娘讚美你的計劃，但她對執行能力表現出懷疑，並沒有錯，事實上，你這個計劃，確有修正的必要，我沒有問你，但我却是最主張修正你計劃的人。」

方豪道：「我很歡迎討論計劃上的缺失，我們目下不宜再有一次失敗。」

雲素素歎息一聲，道：「方豪，你是不是覺着你的計劃很完美了？」

方豪道：「素素，我希望妳能提出缺點，我們還來得及修正。」

「你對我的能力估算的不太正確，我和二姐的工作，應該調換一下。」

方豪笑一笑，道：「素素，妳認爲牢中就沒有防守的人了？」

雲素素呆了一呆，道：「防守的力量，應該佈置在牢外……。」

方豪接道：「那只是一般的防守，但九格格這個人，却是最善用奇的人，所以，她會把一部份力量，放在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戴四爺是一個重要的人犯，也是一個餌，當令堂向戴四追問名單的下落時，那是最危險的一刻。」

雲素素怔住了，方豪的顧慮，確實比她週密。

方豪笑一笑，接道：「所以，我把妳安排在令堂的身側，作爲預防。」

雲素素道：「但你在述說這個計劃時，並沒有說出來。」

方豪道：「我不準備說出來，妳不提出這個問題時，我還不會告訴妳這件事情。」

「那就不能怪我娘對你的調度懷疑，她認爲你不瞭解我。」

方豪道：「素素，妳在強詞奪理，至少，妳知道，我對妳有相當的瞭解……。」

雲素素道：「但你不說明白，我會有所疏忽，那會使整個計劃功虧一簣。」

「我會告訴妳的，最好的時機是在我們行動開始的時候，而且，也不能讓妳母親知道，那會影響到她的心情。」

雲素素無話可說了，輕輕吁一口氣，道：「方哥哥，我求你一件事……。」

方豪接道：「不用再說下去了，我可以答應不讓令堂道歉，但她必須能瞭解自己的錯失。」

雲素素道：「娘已經知道了，而且，她也願意來給你道歉，是我阻止了他。」

方豪道：「那就够了，……」

「謝謝妳，方哥哥。」

方豪苦笑一下，道：「素素，咱們的行動，充滿着兇險，九格格是很陰險又具巧思的人……。」

雲素素展現出一抹溫柔的笑容，道：「我們一道在兇險中生活，雲家的人，都有着殉道赴死的精神。」

方豪道：「這個，我知道。」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失了信心。」

方豪道：「那倒不會，不過，素素，我不能保證，我們都能全身而退，但最困難的一件，我們無法帶走戴四……」

雲素素道：「這一點，我想四爺可以充分的諒解。」

方豪神情很嚴肅的說道：「素素，九格格的逼供手段，十分惡毒，戴四會不會變了志節。」

「不會吧！四爺是中堅人物，不是威武可屈的人。」

方豪沉吟了一陣，道：「素素，我的計劃在一切正常的情形下，相當完美，但不包括一切出人意外的變化，



●方豪冷冷的道：「這地方不行……。」當下飛身而下。

那會使整個局勢改變。」

雲素素的神情，也變得很嚴肅了，緩緩說道：「我知道，我們只求全力以赴，成敗要憑天命了。」

方豪低聲道：「素素，戴四是唯一知道名單的人，如果事情變化得不是太壞，我們問出名單的所在之後，使他安詳的死去。……」

雲素素呆了一呆，道：「殺了他？」

方豪苦笑一下，道：「素素，這是幫助他，九格格如若在蘇州府中，我們沒有救出他的機會，留下他，比殺了他更慘酷十倍。」

雲素素苦笑一下，道：「我明白，不過，我只怕下不了手。」

「必須下手，素素，不能存婦人之仁。」

「很不幸的，我就是一個女孩子。」

方豪沉吟了一陣，道：「素素，妳如不能跟我配合，那就只有另作安排了……。」

突然住口，霍然站起，接道：「什麼人？」

「我！」雲振天緩步行了進來。

他臉上，猶帶汗水，顯然是經過了長途的奔波而來

「爹！」素素有些驚愕神色。

雲振天的出現，顯然和原定的計劃不符。

雲振天拭去臉上的汗水，笑道：「素素，不要緊張，我們篷車轉入了一處密林中，幾個緊追不捨的鷹犬，也全被摺倒了，焦大在清理善後，我盡最快的脚程趕了回來。」

方豪笑一笑道：「原來雲班主還在途中設有埋伏。」

雲振天道：「方少爺，恕我沒有告訴你，這一股力量，是戴四苦心隱藏的一股實力，我沒有見過他們，也沒有辦法求證這股力量是否仍然存在。」

方豪道：「你怎麼連絡上的？」

雲振天道：「戴四告訴我那個地方，也告訴了我連絡的方法，我們把篷車馳到那裏，竟然取得了連絡，那是一片密林，我們引入了林中，幾個追入的鷹犬，已經奔走得疲累不堪，很容易被制服在那裏。」

方豪沒有追問下去，却笑一笑道：「雲班主來得很好，我們多了一個人手，就多一分機會。現在，先好好休息一下，養好精神，我們立刻上路。」

●

雲振天的趕到，使得計劃有了一調整。

靜夜，三更時分。

蘇州府的庭院中一片寂靜。

靜雖然靜，但相隔數丈，高挑的燈籠，却逐走了大部份的夜色。

看得仔細一些，會發覺大部份的燈籠，都是新近製成的。

燈籠的分佈，也經過了一番刻意的安排，一連數進的大院中，每一個角落，都有燈光照射。

燈光也許不够明亮，但却使一個人進入了府中之後，無法完全避開燈光的映照。

站在蘇州府衙外面一株大樹上看去，整個府衙的庭院，籠罩在一片燈火之下，包括了花園和大牢所在。

方豪和雲振天，正隱身在這株大樹上。

雲振天搖搖頭，歎息一聲，道：「他們早有準備了，整座府衙，滿佈殺機。」

方豪道：「戴四如若還活着，總會有一天，說出名單的藏處……。」

雲振天接道：「戴四會死，但却不會招供。」

「除非他已經死了，九格格不會給他死亡的機會，九格格的逼供手段，天下沒有幾個人能够抗拒。」

雲振天沉吟了一陣，道：「方豪，玉貝勒會不會在府衙中？」

方豪道：「不會，我們有一點取勝的機會，就是他們兩個人，不會有很好的合作，九格格在這裏，玉琪絕對不會任進去。」

雲施施道：「方兄，我們既然來了，總不能就這樣退走，至少也要試試？」

方豪道：「二小姐，看出這燈陣的佈置了麼？」

雲施施道：「我瞧不出它的奧妙，但我看得出那隱伏的殺機。」

方豪道：「我們對手太强了，强到使我們事先的估算，發生了很大的偏差。」

雲素素道：「方兄，是不是我們完全沒有機會？」

方豪道：「是的，九格格很陰險，但她不會佈成這樣的燈陣。……」

雲施施接道：「燈光可以映照我們，但也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景物，我覺得，這是利害各半，如若他們熄去了所有的燈火，那會更麻煩一些。」

方豪道：「不要小看這座燈陣，它按照八卦九宮排列，點亮了，它才有生尅變化的作用，熄去了，就失去變化。」

雲振天道：「方少兄，對五行生尅的變化，也有研究。」

方豪道：「我下過一番工夫，雖然談不上精通，但至少可以看出它佈局的精要所在。」

雲振天道：「少兄的意思是……。」

方豪接道：「在下的意思是，咱們也給他來一個出其不意。」

雲素素道：「出其不意？」

方豪道：「對……咱們白天進去。」

雲振天道：「好辦法，我們也攻他個出其不意。」

雲素素道：「方兄，白天，這些燈陣就會完全沒有作用麼？」

方豪道：「不錯，五行生尅變化，個中玄妙無方，熄去燭火，整個的變化也就會失去了作用。」

雲素素有些不服的說道：「會有這麼的神奇麼？」

方豪道：「不錯。」

雲振天道：「素素，咱們這一次的行動，以方少爺爲主，一切都要聽從方少爺的決定才好。」

雲素素點點頭，不再多言。

方豪決定了放棄了今夜的行動，但他們一直沒有離開那棵可以俯視蘇州府衙的大樹。

這是一段很寂寞的等待。

但却有了很大的收穫。

四更過後時分，寂靜的府衙，突然湧出了數十個人。在場之人，都有着過人的目力，對方又是停在燈光的映照之下，可以清晰的看到那些人。

那些人，竟有數十個之多。

有男、有女，大都佩帶着兵刄。

他們由暗影中跳了出來，聚集在一處。

方豪低聲道：「咱們走吧！」

雲振天道：「方少兄，現在，咱們還可以查看一下他們的實力……」

方豪冷冷的道：「這地方不行……。」

當下飛身而下。

他的舉步，十分小心，未帶出一點風聲。

方豪的謹愼，使得雲振天、凌翠仙、雲施施和素素，也都十分小心。

他們仍然沒有走遠，聚集在附近一座民舍中。

在方豪指示下，凌翠仙破窗而入，點了房中主人的穴道。

方豪早有選擇，這是一處視界極爲良好的地方，可以看到那棵大樹，也可以看到府衙外面的一切。

這是一座最接近府衙的民房。

十幾個黑衣執刀大漢，無聲無息的飛出了府衙的圍牆。

八個人圍守在大樹下面，四個人飛身登上大樹。

雲素素緊傍方豪的身側而立，回目望了方豪一眼。

那一眼代表了無限的敬佩和讚許。

幾個玄色衣着的少女，緊隨着躍出圍牆，四下搜查了一陣，會合十幾個黑衣大漢，躍回圍牆。

雲振天飛身欲出，却被方豪一把拉住。

果然，那些人並未眞的退去，只是隱伏在圍牆上面。

又等了足足一盅熱茶工夫之久，數百盞燈籠，紛紛落下，方豪才招呼衆人離去。

回到了宿住的客棧之中，方豪才輕輕吁一口氣，道：「雲班主，蘇州府衙中的實力，比我們預估的强大很多，而且九格格和血冠羽士，都在府衙裏面。」

雲振天道：「方少兄的意思是……。」

方豪接道：「要雲班主決定了，咱們要不要救戴四爺。」

雲振天沈吟了一陣，道：「蘇州府地面上一些隱藏的實力，還很安全，那證明了一件事，名單還沒有落入鷹爪們的手中，但聽說九格格逼供的手段，天下無出其右，留戴四在他們的手中，始終是一個禍害。」

方豪道：「雲班主是說……」

雲振天道：「救不出來他，只好超度了他。復興大業，本來充滿着光陰，對他個人而言，那也是一種幫助，留着他受活罪，倒不如讓他早些超生的好。」

方豪看看凌翠仙，凌翠仙垂下了頭。

雲施施、雲素素，臉上泛現出黯然的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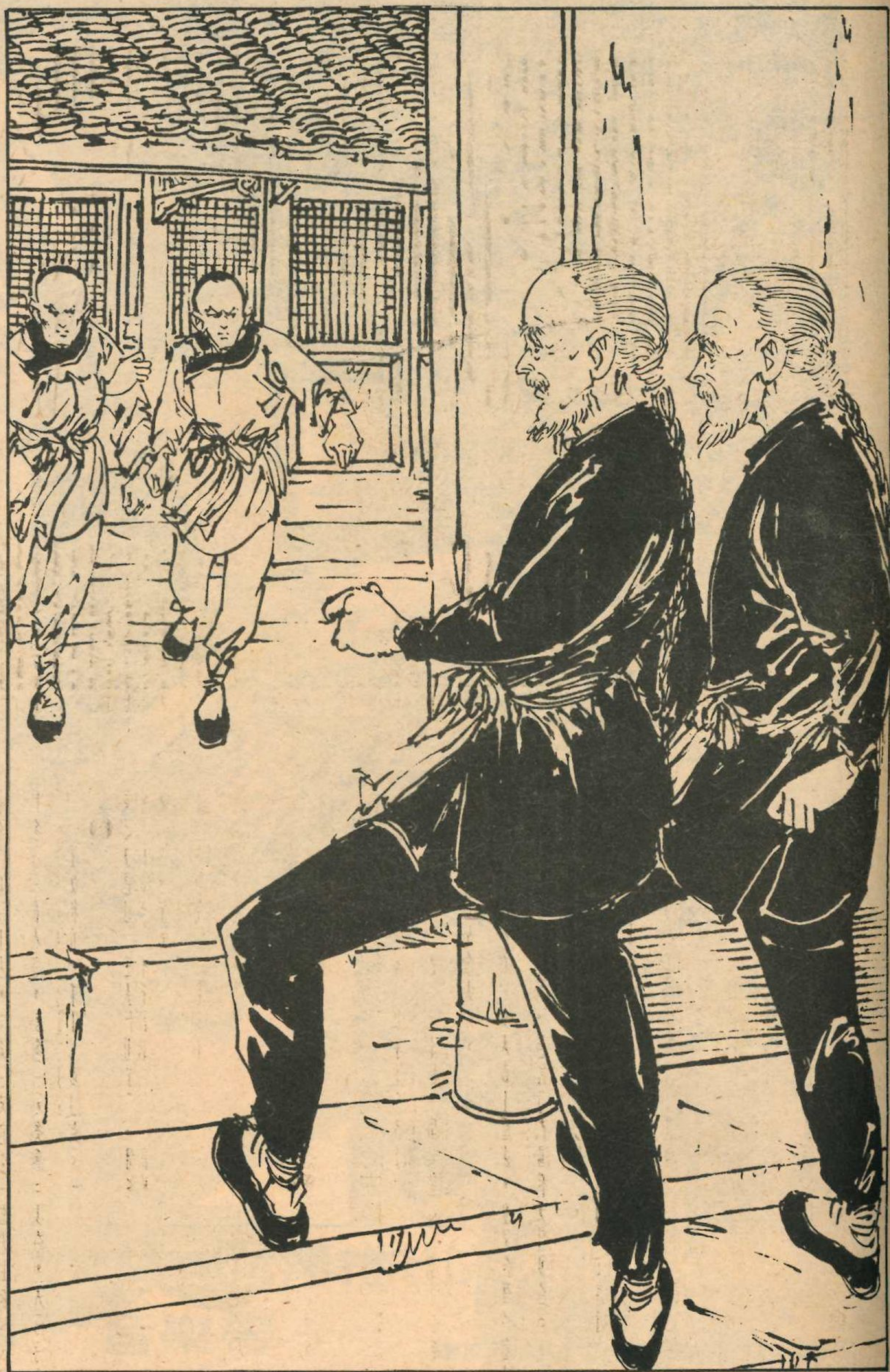
再堅强的女人，感情也是比較脆弱。

但她們都沒有反對。

她們見識到了敵人的實力，也對方豪生出了信心。

這個年輕人，不但武功高明，遠在他們之上，而且料事之能，也非他們能及。

方豪也有些黯然，歎口氣，道：「九格格抓到了要犯之後，習慣性的先在對方身上下毒，就算是要犯被人救走了，也一樣會毒發而死。血冠羽士的手段，更爲殘忍，抓到了要犯之後，先廢了武功。而且，還要挑脚上的主筋，就算能把人救出來，不死也是殘廢。」



●兩個年齡相若，著黑衣，留鬍子的大漢，大搖大擺的步入蘇州府衙。

雲素素道：「好毒的手段。」

方豪道：「所以，救戴四爺的事，不但大費手脚，而且，還救不了他。」

雲施施道：「眞是如此，我倒也贊成，把他超度了，免得讓他活着受罪，生不如死。」

方豪沉吟了一陣，道：「現在，咱們把計劃改變一下，我和素素去見戴四爺，雲班主、雲夫人、施施，埋伏起來，接應我們。」

雲振天道：「不行，素素就算見到戴四爺，他也不會說什麼？我陪方少爺去。」

方豪道：「雲班主……」

雲振天道：「我明白方少兄的意思，不過，我們不能不作最後一搏的機會，至少，有機會，我要問一問戴四名單收藏之處。」

方豪點點頭，道：「好吧！雲班主如此吩咐，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雲施施道：「方兄，我們在那裏等你們？」

方豪道：「西城門口，三位雖然不要混入府衙，但也要易容改扮一下。」

雲施施道：「這個你可以放心，我們……」

方豪接道：「最重要的一點，是如若沒有我們的招呼，就算追兵很緊，三位還是不能出手。」

雲素素道：「這又是爲什麼？我們埋伏在那裏，就是爲了接應你們。」

方豪笑一笑，道：「素素，我會盡量給你們出手的機會，但有時候，情形變化又出了我的估算之外，我們必須保留下一些力量，……」

他沒有再仔細的說下去，素素也沒有再追問。

就目下處境而言，方豪等於是在對抗大內三處的精銳高手。

天近中午時，兩個年齡相若，穿着黑衣，留着鬍子的大漢，大搖大擺的進入了蘇州府衙。

這幾天蘇州府衙的戒備很森嚴，不過，表面上却瞧不出來。

兩人進入了大門之後，才有人迎了上來，道：「兩位是……。」

走在右側的大漢冷冷的說道：「我們是玉貝勒的人，有事求見九格格。」

攔路的兩個人，也穿着便裝，笑一笑，道：「九格格住在三進院內的左面跨院，不過，九格格正在發脾氣，早上已經罵了兩次人……。」

說話的正是方豪，點點頭，道：「多謝指點，辦完了公事，回頭我們再去給道爺請安。」

攔路人雖然穿着便衣，但深灰色的短褂上，却滾了黑邊。

衣服細看很特殊，但因滾邊的顏色，和本色很相近，所以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方豪對大內這三股力量分辨得很清楚，抱抱拳，向前行去。

玉貝勒、九格格、血冠羽士，領導大內中三股力量，平常勾心鬥角，但表面上，還保持了彼此客氣的樣子，玉貝勒的人，他們不好盤問得太仔細。

進了第三重院落，迎上來的是兩個玄色緊身勁裝的少女。

兩個姑娘都很美，年齡也不大，但臉上却是一片冷漠，不見一點笑容。

她們和十二玫瑰不同，十二玫瑰也是九格格的手下，但十二玫瑰，個個嬌麗妖媚，充滿着挑逗性，這些玄衣少女，却是一個個如喪考妣，臉色冷得像是結了一層冰。

人冷，話也不好聽，當先一個，冷冷的說道：「站住」

方豪停下脚步，，道：「什麼事？」

兩個玄衣少女，一前一後，一直保持着警戒的神情，仍由當先的一個人說道：「你們是什麼人？」

下期待續

慎防細菌性尿道炎

唐鈺醫師著

國人一提起自己性器官疾病，無論男女老少，大多數都不願爲外人知道，總是自己盲目處理、延誤就醫時間，以致一發不可收拾！其實自己身上有病，不管它發生在任何器官，均該立即就醫，方爲上策。有生殖泌尿器官發生病變，除結石殖瘤外，其他疾病均由外在因素而感染，其傳染途徑可分爲兩大原因：一、由男女發生性關係而互相傳染。二、是個人手指撥觸帶菌的鈔票、公共浴巾、床單、被褥、或是公共浴盆等間接傳染，尤其老人及小孩和體弱者更易感染，所以說注重個人及公共衞生，避免身體過度疲勞，不要隨便和不明身份之人發生性關係，爲預防的最好方法。

臨床上尿道炎分爲急性和慢性兩種。在病因學上又把它分爲七大類，即：①無特別原因尿道炎，②原蟲性尿道炎，③細菌性尿道炎，④化學性尿道炎，⑤黴菌性尿道炎，⑥結核腫瘤性尿道炎，⑦創傷性尿道炎。

以上七類，在臨床上發生最多的是細菌性尿道炎而細菌性尿道炎又推奈氏雙球菌（Diplcoccus of Neisser）佔第一位，依次葡萄球菌（staphyloco ccus），大腸桿菌（Esherichia Coli），滴蟲（Trich monas），其他病例倒不多見，佔發病率很小。

一九七一年美國新聞週刊報導，在加州洛杉磯地區衞生當局作調查統計，檢查十四歲至二十五歲青年，發現染有奈氏雙球菌達百分之十，如不設法預防，預測在一九八〇年，高中學生可以達到百分之五十。美國醫藥保健這樣發達的國家，其感染率如此之高；我國沒有作過詳細檢查，相信感染率也不會降低。

急性尿道炎臨床症狀：自感染病菌後，其潛伏期在男性大均平均三至五天發生自覺症狀，首先尿道內時有刺痛感，進而發生有白色少量粘液流出，尿道微紅腫，有時排尿困難有灼熱感，尿液混濁不清，如侵犯膀胱有頻尿現象，患者全身感到疲乏。在女性感染此病，有百分之八十無明顯症狀發生，少數有排尿頻繁；陰道內分泌增多，背及下腹部疼痛，有時發生直腸出血現象。細菌性尿道炎如治療不當而變成慢性，其臨床症狀較急性尿道炎輕微，在尿道內有輕度搔癢或灼熱感，有時發生在肛門，尿道口於每日晨起之際有多少不定粘液分泌物流出，每於飲酒或疲勞之後，症狀增加，時好時壞，若求醫不當，可以拖延數十年。

細菌性尿道炎本身並不可怕，最怕的是它的併發症，在男性多併發前列腺炎、副睪丸炎、輸精管炎、膀胱炎、骨盤炎等，奈氏雙球菌除侵犯生殖泌尿器官外，尚可侵犯下列器官發炎、骨炎、心內腹炎、心肌炎、膿疱性疹，多發生在陰莖或大小陰唇上、關結炎、腎臟炎等。

目前治療細菌性尿道炎的藥物，首推抗生素藥物及化學性藥物最爲有效，不過據作者臨床經驗，目前在臺灣地區急性尿道炎越來越少，而慢性尿道炎及其併發症却越來越多。

爲什麼有這些趨勢？據作者深入研究，一般人認爲自己生殖器官患病，不好意思去看醫生。第二原因是自己有病又不能不醫，臺灣地區抗生素藥物隨便可以購買，賣藥的人向你介紹某種藥物特效，說不是隨便吃也把症犯治好了，過了幾天感到不舒服，再去藥房買藥自療，漸漸失去了效果，以致變成慢性，侵犯到其他器官發炎。

現在世界上所有抗生素藥物，原則都可消滅上述各型細菌，如沒有經過專家作詳細分析及藥物敏感試驗，因某種細菌對A藥有敏感，而對B藥有抗藥性，對張三有效，而對李四不一定有效，而用藥之劑量及治療時間，皆不相同，這些問題，不是一知半解的人可隨便亂用的；何況各種抗生素的毒性和副作用，施用時不是一般人可以發現的，筆者特別在此强調！

萬一不幸你染上細菌性尿道炎病，無論急性或慢性，必須找專科醫師處理，而且要恪遵醫囑，切勿中斷治療程序，更不要諱疾忌醫，如隨便購藥自療，具後果實不堪設想。

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曾任國軍各總醫院主治醫師

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診所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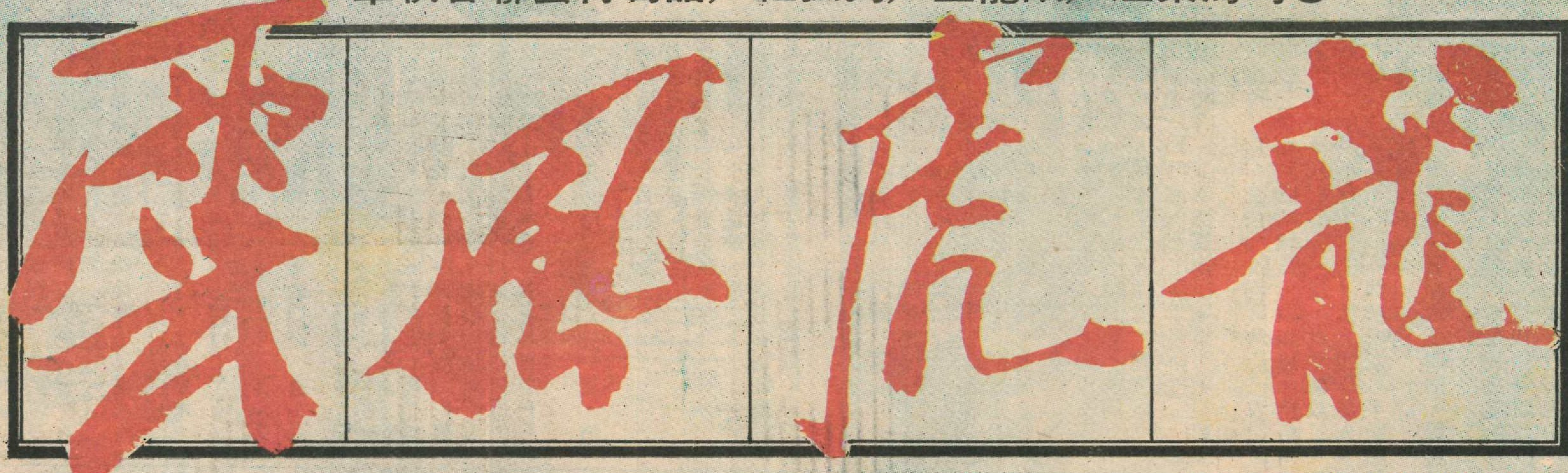
診療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例假「初診停診」、「複診照常」。

診療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即後火車站前，太原路叉路口。開業執照：北市衞醫字〇二八二號

●方豪回顧一眼，示意雲振天小心，不可插手。

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臥龍生●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12《陰狠的九格格》

方豪笑一笑，道：「玉貝勒的人？」

當先的玄衣少女冷冷說道：「你有什麼事？」

方豪心頭一震，暗道：「九格格很陰，如若她在第一進的院落中安排了人手，聽到了我剛才的談話，要我去見九格格，那可是一樁很麻煩的事。」

他回顧身後的同伴一眼。

那是個連腮大鬍子的人，完全掩去了本來的面目，正是雲振天所改扮。

方豪示意雲振天小心，不可插手，一切由他應付。

方豪一面運功戒備，一面冷冷說道：「姑娘問的是不是太多了一些？」

玄衣少女對方豪的反應，有些意外，呆了一呆，道：「你好倔！」

方豪道：「沒有法子，咱們各爲其主，貝勒爺交代過，我們不惹事，但也不能怕事！姑娘怎麼稱呼？」

玄衣少女神情冷漠，答非所問的，道：「你是玉貝勒手下的什麼人？」

方豪笑一笑道：「九格格和貝勒爺之間，有些心病，那是他們的事，我們用不着都鬧得太僵，大家只要能過得去，犯不着衝突。」

玄衣少女道：「我問你在玉貝勒手下的職司？」

方豪道：「近衛，六大近衛之一。」

玄衣少女望望雲振天，道：「他也是？」

方豪道：「他不是，他是奉命陪我一起辦事的，姑娘，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話？」

玄衣少女道：「你連一句話的虧也不肯吃了？」

方豪道：「咱們貝勒爺有個習慣，那就是一向不喜他的屬下吃虧。」

玄衣少女冷哼一聲，道：「九格格也不願她的屬下受什能委屈。不過，你既然問了，我也不怕告訴你，我叫玉燕……」

方豪接道：「久仰，久仰，九格格身邊有四隻燕子，也是她的近衛，妳就是四燕之一？」

玉燕道：「你知道的事情很多？」

方豪道：「咱們都是主子旁邊的人，聽到的事情，自然是要比一般人多一些！」

玉燕道：「貝勒爺，提過我？」

「提過，其實，咱們貝勒爺，對九格格很敬重，只是他爲人好强，不肯服輸，所以，這中間就有了點誤會……」

玉燕道：「這些事，咱們管不了，你也用不着跟我說……。」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要不要求見格格？」

方豪笑一笑，道：「應該見見的，不過，聽說九格格現在的情緒不太好，早上已經發過脾氣了，現在去見她，豈不是等於找釘子碰？」

玉燕道：「這些事，你又怎麼知道的？」

「玉燕姑娘，蘇州府衙中除了妳們之外，還有別的人……。」

玉燕道：「你是說血冠羽士的人……」

方豪道：「是啊！他們的人數……！」

玉燕接道：「你認識他們？」

方豪道：「老實說，我認識血冠道長，但他却未必會認識我，但我和他一些手下很熟。」

玉燕道：「好了，我承認你的身份，現在，我想知道，你來這裏的用意？」

方豪心中暗道：這丫頭很精明，不是好對付的人物，弄不好，會被她逼得露出馬脚來，眞得小心應付才行。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玉燕姑娘，妳覺着我是不是應該告訴妳？」

玉燕道：「應該，你不是玉貝勒，我想，我可以問問你。」

方豪臉色一變，道：「我現在才明白，貝勒爺爲什麼和九格格處得不太好了，就像妳我之間一樣，有些事，大家會鬧意氣……。」

「我問的沒有錯，我們負責看守要犯，不論誰，要進來，都得先說明白爲什麼！」

方豪道：「話是不錯，不過，妳問話的口氣，很難叫人忍受，玉燕姑娘，我不希望鬧出事情，但我也不怕事情。」

玉燕道：「你覺着我的身份不够，格格總可以問你吧！你等等，我去通報格格？」

事情一下子鬧僵了，方豪心中暗暗吃驚，看樣子這一關很難過了。

王燕並沒有自己去通報，却回頭對另一個玄衣少女，道：「小燕，去通報格格，玉貝勒的近身從衛，咱們這個身份，他瞧不起。」

方豪心中一震，暗道：「四燕已有兩燕在此，那個丫頭竟是四燕女婢中最厲害的小燕。」

九格格身邊的四燕從婢，各有所專，其中以小燕最爲可怕，能在不知不覺中，施展毒烟。

方豪也只是聽說過。

四燕很少在外行動，她們一直跟在九格格的身邊。她們是九格格的心腹，也是近身的侍衛。

四燕中，以小燕最難對付，但小燕看上去却最溫柔。

她一直跟在玉燕的身後，羞羞怯怯的神情，像個天眞的小姑娘。

玉燕很美，但小燕却比玉燕更美。

方豪打量小燕，發覺她可以和素素一爭長短，屬於那種嬌小可人的美女。

小燕的溫柔，立刻表現了出來，點點頭，轉身行去。

方豪沉聲道：「慢着。」

小燕停了下來，望着玉燕。

她好像一點也作不得主意，一切都聽從玉燕的吩咐。

玉燕道：「怎麼？連格格也不能問你？」

方豪道：「姑娘這樣咄咄逼人，是不是要我回去告訴貝勒爺，使雙方的誤會加深一些？」

小燕開口了，柔音細細的說道：「玉燕姐，他說得有道理，格格情緒不好，驚動了她，恐怕他們要吃一番苦頭，那會造成玉貝勒和格格之間更大的誤會。」

玉燕道：「我也不想這樣作，但他們硬是不肯合作，有什麼辦法呢？」

小燕點點頭，道：「是！這不怪玉燕姐。」

方豪心中一直在盤算着應該如何應對，終於被他想出了一個辦法。

辦法是想出來了，但靈不靈，方豪沒有把握，而且，還得找一個很適當的時機說出來。

玉燕輕輕吁一口氣，望着方豪，道：「你都聽到了，希望你合作，別逼着我去告訴格格。」

方豪道：「小燕姑娘說得對，我們既是貝勒爺和格格的心腹，就不能加深他們之間的誤會，在下奉命來見曾慕秋曾大人。」

玉燕撇撇嘴，道：「爲什麼不早說，他住在花軒中。」

方豪一拱手，道：「謝了，玉燕姑娘方便在下之處，我會告訴貝勒爺。」

玉燕一閃身，道：「請吧！」

方豪舉步向前行去。

小燕一閃，攔到了方豪的前面，道：「今天，這裏戒備很森嚴，我給你帶路。」

方豪道：「多謝姑娘。」

心中暗道：這丫頭，是想暗中監視了。

小燕帶兩人，又穿過一重庭院，到了後花園中。

花園中很幽靜，但隱隱可見，假山花叢之中，有晃動的人影。

有埋伏。

距花軒還有三丈多遠，小燕突然停了下來，回眸一笑，道：「貴姓啊？」

方豪心中一震，暗作戒備，笑一笑，道：「我姓王。」

小燕道：「大名是……。」

方豪道：「王其。」

小燕道：「合起來是個琪字？」

方豪道：「小燕姑娘，妳……。」

小燕道：「叫我小燕，用不着姑娘兩個字，貝勒爺究竟是什麼大事，要勞動你的大駕親來，而且，還要易容改扮。」

方豪既驚奇這小燕的深藏不露，也樂得將計就計，笑一笑道：「你在說什麼？」

小燕道：「我說，大人就是神勇威武玉貝勒，爲什麼要拿我這作丫頭的開心？」

方豪看看小燕，心中眞的有些震動了。

他發覺這位小燕姑娘，認定了他是玉貝勒之後，神情十分鎭靜，好像既無崇敬之色，也無求恕神情，不亢不卑，叫人難測高深。

「妳怎麼發覺？我自信我的易容手法還不太壞。」

小燕道：「你的形貌可以改變，但輪廓不會改變，神韻也不能變，我本來沒有注意，聽到你和玉燕姐的談話，我覺着，那不像一個從衛口吻，所以，留上了心。」

方豪道：「我說話露出了破綻？我自己覺着很像啊！」

小燕笑一笑，道：「你若眞只是一個從衛身份，絕對不敢和玉燕姐頂撞，因爲，你知道九格格可以殺了你，就像玉貝勒殺我們的人一樣，殺了就殺了，儘管九格格不高興，她也不會找你去吵架，問你要人。」

方豪笑一笑道：「小燕姑娘，這可不能隨便說，我殺了格格手下什麼人？」

小燕道：「十二玫瑰被你殺了四個，難道不是眞的。」

方豪道：「好吧！但她們有生死之道。」

小燕道：「貝勒爺，我不是和你爭論這件事情，也不是和你講理，那是九格格的事，我這身份不配。」

方豪歎口氣，道：「小燕，我沒有怪她的意思，撇開了貝勒和格格的身份，妳的才智、聰慧使我很佩服……。」

小燕微微一笑，道：「不用誇獎我，也請恕我的放肆，我告退了。」

「小燕，別走！我還有話問妳。」

小燕停下來，道：「什麼事？」

方豪道：「九格格知不知道，我殺了她的人？」

小燕道：「知道。」

方豪道：「她爲什麼不去質問我？」

小燕道：「貝勒爺，如若九格格殺了你手下兩個人，你會去問她麼？」

方豪道：「那要看她殺的什麼人了？他們是不是該死？」

小燕笑一笑道：「說出一百種理由都很容易，但那不是眞正的理由，眞正的理由是剷除異己，貝勒爺，恕我直言了，曾大人就在軒中，你去看看吧！」

方豪道：「小燕，能不能保持我身份的隱密？」

小燕道：「可以，你既然易容而來，必然有必須的原因。」

「謝謝妳，小燕姑娘。」

小燕一笑而去，很快消失不見。

雷振天低聲，道：「這個小燕姑娘，是怎麼回事？」

方豪歎息一聲，道：「她很難測，九格格手下有這種人物，玉琪想佔上風，也不太容易了。」

雲振天道：「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想辦法救人——以目前的情勢看來，不太容易，整個蘇州府，似乎是都在戒備之中。」

方豪道：「不管如何，我們先去見見曾慕秋，雲班主會不會被他瞧出破綻？」

雲振天道：「我如不說話，他大概瞧不出來，小心一些就是。」

兩個人進入了花軒。

曾慕秋坐在靠首處一張太師椅子上看書。

這時刻，他還能看得下書，這個人的修養工夫，實在很到家了。

方豪、雲振天，進入了軒中，曾慕秋也有了警覺，放下手中的書本，望了兩人一眼，道：「你們是……」

方豪道：「玉貝勒的屬下，特來拜訪曾大人。」

曾慕秋坐着沒有動，臉上是一種很奇怪的表情，道：「玉貝勒找我？」

方豪道：「嗯！貝勒爺要我問你幾件事情。」

曾慕秋苦笑一下道：「去問九格格吧！我要說的話，都已說完了。」

方豪道：「曾大人，你……」

曾慕秋道：「我已經是個廢人了！」

雲振天心中一動，欲言又止。

用不着他開口，方豪已替他問了出來，道：「廢人了，什麼意思？」

「天下有什麼人，能够在九格格的手下……」

突然住口不言。

方豪道：「曾大人，爲什麼不說下去？」

曾慕秋道：「說出來，又能如何？玉貝勒想問什麼？去問問九格格就行了，我沒有什麼告訴你們了。」

方豪道：「九格格對你用刑了？」

曾慕秋道：「看不出來，外面看起來，我很好，但我不能動，……」

方豪接道：「曾大人的一身武功……」

曾慕秋道：「被廢了，我現在還不如一個普通的人？！」

方豪道：「曾大人也是二品大員……」

曾慕秋道：「沒有用，我很後悔，我出賣了自己的妻子、岳父，但我換到了什麼？我恨……。」



●小燕帶兩人到了後花園，突然停了下來………。

突然摔了手中的書本，接道：「玉貝勒又想知道什麼？你回去告訴他，九格格用分筋錯骨法，把我折騰得死去活來，也沒有問出什麼口供，因爲，我沒有……」

曾慕秋突然住口。

方豪和雲振天也有了警覺。回頭看去，只見小燕站在軒門口處，臉上是一片冷肅的神情。

她來得無聲無息，以方豪耳目之靈，竟然不知她何時到了軒中。

曾慕秋冷冷的接道：「是不是來殺我的，你們儘管出手，我正在求死不得。」

敢情他連尋死的能力，也已失去。

但表面上，實在看不出來。他面色紅潤，穿着的長袍，也十分整齊，神情之間，也看不出受傷的樣子。

小燕沒有理會曾慕秋，却對方豪說道：「九格格要見你？」

方豪道：「誰通報的？」

小燕道：「不是我？也不是玉燕……」

方豪道：「那是誰？」

小燕道：「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不要去見她？」

方豪道：「她知道我是……」

「不知道，不過，我想，你們見面後，談上幾句話，她也會看得出來。」

方豪道：「幾時去見她？」

小燕道：「她今天的脾氣不好，很容易動火，最好現在去見她！」

方豪道：「再多等一刻工夫，我有事和曾大人談談。」

小燕沉吟了一陣，道：「你準備好，她很快會來。」

望着小燕的背影，曾慕秋有些懷疑的說道：「你究竟是誰？」

方豪道：「曾大人，能不能告訴我你現在的想法？」

曾慕秋道：「悔恨交迫，不過，這些事和你說是白說，九格格、玉貝勒，還不都是一樣的人……。」

方豪低聲道：「曾大人，我很喜歡一個女孩子。」

曾慕秋怔了一怔，道：「誰？和我有什麼關係？」

方豪道：「雲素素，是不是和你有關。」

曾慕秋很激動，一下子想站起來，但他竟然沒有如願。

方豪道：「你坐着，別激動，聽我說……」

曾慕秋的神情平靜了下來，苦笑一下，道：「我幾乎又上了你們的當了，你可以走了，我不會告訴你們什麼了。」

方豪望了雲振天一眼，低聲道：「你們談談，我到外面守着去，她們很奸詐，不能不小心一些。」

他眞的走了出花軒，而且，在四週看了一遍。

再回軒中時，情勢有了很大的改變，曾慕秋滿臉淚痕，臉上是一片痛苦和懺悔的神情。

方豪皺皺眉頭，道：「曾大人，要鎭靜，你現在幫助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想辦法官復原職，你必須要忍受。」

曾慕秋拭去臉上的淚痕，道：「我知道……」

突然提高了聲音，道：「滾開，我不會告訴你們什麼！」

玉燕、小燕，護擁着一個身着紅緞子勁裝的少女，緩步行了進來。

方豪一眼就看出了是九格格。

她雖然是格格的身份，但却沒有穿着旗服，大概是爲了便於行動之故。

玉燕冷冷說道：「格格駕到，還不行禮。」

方豪、雲振天，被勢所迫，只好屈膝行禮。

九格格揮揮手，道：「站起了，那個是玉貝勒的近衛？」

方豪道：「我，王其。」

九格格道：「玉貝勒要你來問什麼？」

方豪道：「問，問……！」

九格格道：「玉燕，給我掌嘴。」

玉燕一上步，逼近了方豪，右手一揮，拍了過去。

方豪一閃避開，道：「格格，……」

九格格道：「你好大的膽子，不想活了？」

方豪道：「格格，不要逼我，我是玉貝勒的從衛不錯，但不是一般的從衛！」

九格格道：「哦！怎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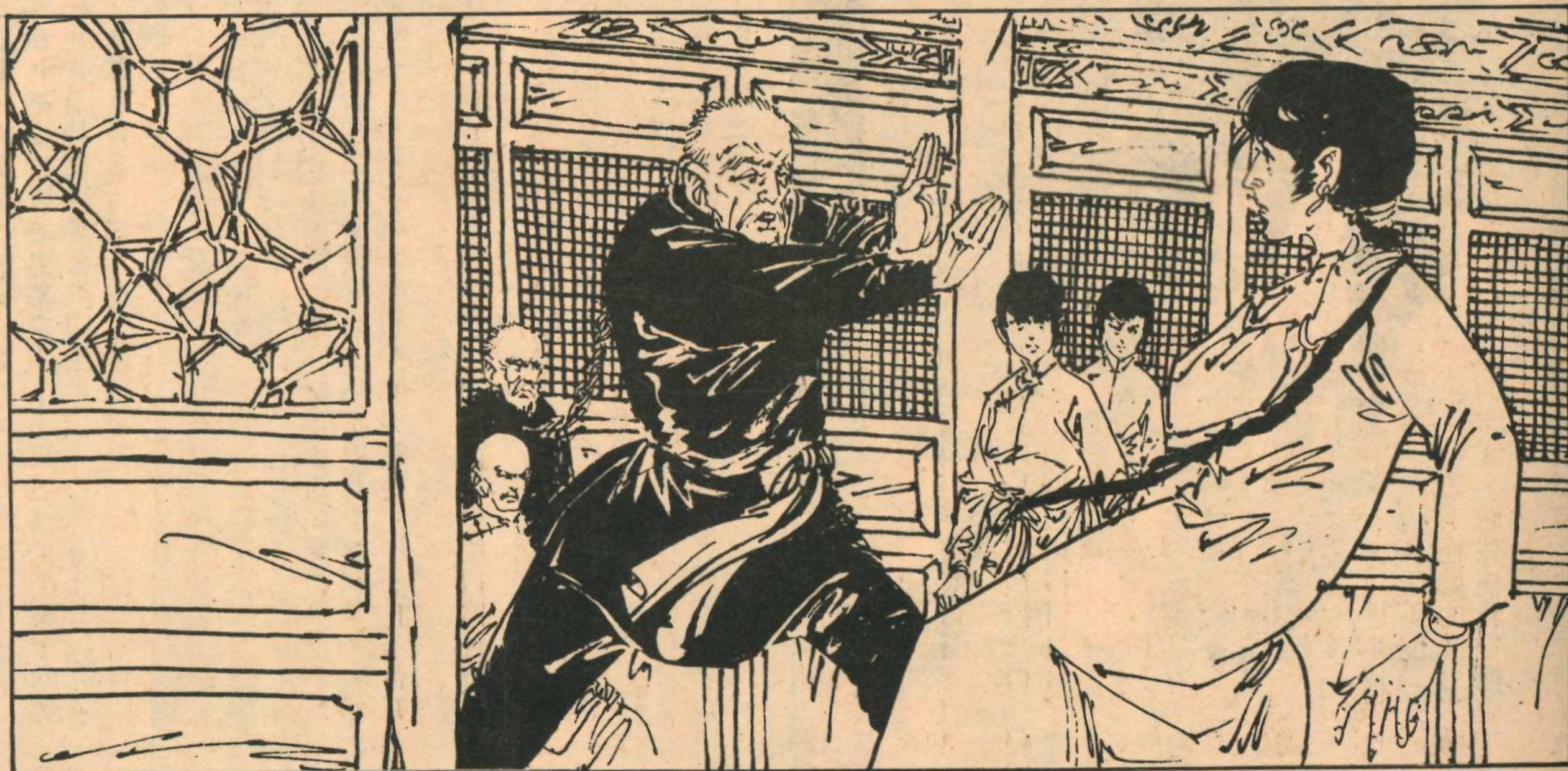
方豪道：「我是禮聘的人，玉貝勒也對我十分敬重。」

九格格道：「有這種事，我怎麼沒有聽人說過！」

方豪道：「你們會見面的，見面時不妨問問他。」

九格格道：「你是說我處置不了你了？」

方豪道：「那倒不是，玉貝勒很尊重我，我們有一個約定，他對我一次失禮，我就要拂袖而去。」



●方豪一只掌就拍了玉燕的右肩，玉燕立刻花容失色，後退三步。

九格格皺皺眉頭，道：「玉琪爲什麼對你這麼禮遇？」

方豪道：「因爲，我有一身好武功，不在玉貝勒之下。」

九格格笑一笑道：「玉琪有這麼一個人，怎麼不告訴我……」

方豪道：「這也沒有什麼稀奇，就像格格有小燕姑娘這麼一個得力助手，也不肯輕易顯示出來一樣。」

九格格道：「你認識小燕？」

方豪道：「剛剛見過！」

九格格笑一笑，道：「稀奇的事情很多，今天我又遇上了一件……。」

方豪道：「九格格不相信，可以……可以……」

九格格道：「可以試試，對麼？」

方豪道：「好像除此之外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了。」

九格格道：「好！我叫玉燕出手，試試你的身手。」

方豪道：「格格，玉貝勒交代過，不希望使雙方面鬧出事情。」

九格格道：「玉琪有這個想法，今天我才知道，不過，你可以放心，他殺了我很多屬下，我都忍了，我殺了你，他總不好意思當面質問吧！」

方豪道：「我倒不怕格格的人傷了我，我是怕我傷了妳的人！」

九格格柳眉一揚道：「你放心，傷了她們，不讓你償命。」

方豪道：「有格格這句話就行了，我可以放手反擊了。」

九格格道：「玉燕，妳先試試。」

玉燕應了一聲，忽然一挫柳腰，直衝了過去，但是掌揚指點，一刹那間，攻勢七掌，點出了五指。

她手法精奇，招招都攻向致命的所在。

雲振天冷眼旁觀，暗暗驚心，如若玉燕這幾指是攻向自己，要想應付下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方豪却應付了下來，不但應付了下來，而且，立還顏色，封開了玉燕的一掄攻勢之後，還了一掌，只一掌，就拍了玉燕的右肩，玉燕立刻花容失色，向後退了三步。

下期待續

●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獨孤紅●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在九格格的眉宇之間，閃漾起凜人殺機：「玉琪，在我面前，你永遠不吃虧啊！」

13《龍潭虎穴》

方豪這一掌，力道拿得很準，不輕、不重，恰到好處。

玉燕並沒傷筋動骨，但至少在幾個時辰之內，她這條右臂不能動彈，等於是暫時廢了。

九格格一張冷肅的嬌靨上，沒有太多的驚，但却有不少的異，從深邃眸子裡射出來的冷峻目光，緊盯在方豪臉上，一眨也不眨，話說得平靜異常，平靜得像一泓如鏡的池水：「玉琪的身邊，絕沒有這種樣的身手，就手論，你的確該是玉琪禮聘而來的！」

「只要九格格相信，我沒有欺騙您就行了。」

「玉琪禮聘你，出的是什麼價碼？」

「格格，我並不是個貪財重利的人。」

九格格臉色微沉：「你誤會了，我並沒有出高價拉他的人的意思，我只是要知道玉琪這個敗家子兒，究竟怎麼揮霍皇家的錢，來豢養他自己的鷹犬。」

一句「敗家子兒」聽得小燕那小巧的香唇牽動了一下，她似乎是想笑，她一笑一定更楚楚動人，可惜的是那只是微微牽動一下，並沒有笑。

方豪表現得十分平靜，不但平靜，而且在唇邊還泛起了一絲笑意：「格格，皇家撥給各府的開銷都是一樣的，格格在這方面的開銷是多少，貝勒爺就也是多少。」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他回了一句，回得針鋒相對。

九格格罵的是玉琪，不是方豪，儘管他對玉琪的心性爲人也有不滿，但畢竟「血濃於水」，尤其此刻他在小燕眼中是玉琪，他不能不還手。

這一句回得九格格臉色陡然一變，但旋即，她笑了。春風解凍，她這一笑，使得可稱絕色的身旁兩隻燕子黯然失色；但是，笑在嬌靨上，笑在綻破的櫻桃嘴上；在那一雙遠山黛眉的眉宇之間，却閃漾起令人望之不寒而慄的凜人殺機：「玉琪，在我面前，你永遠不吃虧啊！」

方豪心裡一怔，表面上也不能不帶出來：「妳認出我來了？」

九格格瞟了小燕一眼：「一句敗家子兒，小燕都想笑，我總不至於連個侍婢都不如吧？」

九格格的確厲害，小燕剛才的香唇一牽動，只有方豪覺出了、看見了，沒想到却也沒能瞞過九格格。

九格格沒說什麼，似乎也根本沒有責怪小燕的意思，而小燕却花容失色，砰然一聲跪倒在地：「婢子該死，格格開恩。」

小燕本就嬌小柔順，如今她螓首微垂，嬌軀顫抖，楚楚可憐，更是動人，就是鐵石人兒，也會覺得不忍。但是，九格格却沒對她投過一瞥，甚至沒有用眼角餘光掃她一下。

方豪道：「小燕，妳知道妳們主子的規矩。」

小燕一言未發，猛仰嬌靨，顏色慘白，揚起纖小嬌柔的玉手，疾拍自己天靈。

九格格陡地一聲冷哼。

小燕的右腕像是被什麼撞了一下，一顫，無力垂下，小燕滿臉驚愕，望九格格，兩眼盡是乞求色：「婢子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求格格開恩憐憫。」

九格格道：「起來。」

小燕一怔，立即驚喜磕頭：「謝格格恩典，謝格格恩典——」

她是隨着話聲磕頭，等到她站起來的時候，雪白嬌嫩的香額都磕破了，皮開肉綻，鮮紅的血，從額上順着那

挺直的小鼻子往下流。

她沒去擦，她已經很知足很知足了，能撿回一條命，流這麼一點血算什麼。

雲振天是頭一回見著這種陣仗他行走江湖，血腥事不知道見過多少，但是眼前這樣不只血腥的一樁，却使得他不寒而凜。

九格格始終沒看小燕一眼，突然間，笑容收斂，嬌靨上又是一片凜人寒霜，逼視方豪：「前些日子你用你的手殺找的人，我設法阻攔，但是帳還沒算，這次你想假我的手殺我的人，算盤打得雖好，可是我不會上你的當。」

方豪笑了：「老九，妳我可眞是針尖對麥芒啊！」

九格格道：「你應該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

方豪道：「彼此，彼此。」

「可是你最好不要忘了，你我都是爲皇家，都是爲大清朝廷。」

「我正想提醒妳。」

九格格寒着臉道：「你易容變粧，在這時候跑到蘇州府衙來，安的是什麼心？」

方豪道：「妳別忘了，這件皇差也有我一份，並不只是妳跟血冠。」

九格格道：「可是你我的想法不同，走的路也不一樣。」

方豪道：「途殊，但是歸同。」

九格格沉默了一下：「說吧，你究竟要幹什麼？到這兒來見曾慕秋，又是爲什麼？」

「妳到底要先聽那一樣？」

「我脾氣不好，可是現在有這個耐性，你可以一樣一樣的說。」

「不管說那一樣，我都是爲戴四。」

「戴四怎麼樣？」

「我想問問他那份名單。」

九格格嬌靨色變：「玉琪，辦不到。」

「什麼叫辦不到。」

「辦不到就是辦不到。」

「老九，妳怕我搶了妳的功勞。」

「你這麼說，我也不否認。」

方豪來回踱了兩步，才道：「老九，妳要弄清楚，這件事本來就有我一份，我無意掠人之美，可是誰也別想撇掉我。」

九格格沒說話，臉上也沒有一點表情。

方豪繼續道：「就算能把我撇開，這樁功勞妳也別想一個人獨佔，血冠不是盞省油的燈——」

九格格冰冷道：「他還不敢不聽我的，惹翻了我，我一腳也把他踢開。」

方豪指着九格格微笑：「老九，這話是妳說的？就憑這句話，我只要略施小計，就可以把他拉過來，到那時候，以一對二，妳自問吃得消？」

九格格沒說話。

「老九，妳是個絕頂聰明的姑娘家，爲什麼不做點兒聰明事兒，既然非得二一添作五，又何必計較六一卅一？」

九格格突然暴叫：「不行，便宜讓你佔够了，我花了多少心血，一年訓練出來的十二玫瑰，一下讓你毀了四個，那筆賬我還沒跟你算，現在你又——不行，這件事說廿麼都不行。」

方豪臉色一整：「眞不行？」

「當然。」

方豪雙眉揚處，目閃冷電，一點頭道：「那麼我也告訴妳，想撇開我辦不到，要是沒有我的份兒，妳跟血冠誰也別想得到這樁功勞，咱們就在這蘇州府衙鬧好了，鬧出了大亂子，回京之後，皇上面前咱們三個一起說話，少不了任何一個。」

話落，他就要邁步。

九格格厲喝道：「玉琪，你敢？」

方豪冷笑道：「老九，妳要放明白，妳也應該相信，別看這蘇州府衙都是妳跟血冠的人，他們還沒有一個敢對我『神勇威武玉貝勒』伸手，到頭來對上的只是血冠跟妳我三個，這種情勢，鹿死誰手，還很難說。」

他邁步要走。

九格格又厲喝，但是喝聲已經比剛才小點兒了：「玉琪，你站住！」

方豪很聽話，收勢站住了。

其實，他根本也沒打算眞鬧。

九格格道：「你用不着鬧了，戴四早死了，那份名單已經裝進了我腦海裡，除非你敢下手逼我，否則這樁功勞誰也搶不走。」

雲振天臉色爲之一變。

他知道戴四爺天生一副鐵膽鐵首。

他也從方豪口中，聽說了九格格逼供那殘忍毒辣的一套。

所以，他還是禁不住膽爲之顫、心爲之驚。

方豪却笑了：「老九，外人不了解玉琪，他們可以拿我當三歲孩童，但是妳不能。」

「你不信。」

「當然，要是妳已經從戴四口中問出了那一份名單，妳早走了，決不會還待在這蘇州府衙，等玉琪我找上門來，此其一——」

九格格臉色微變。

「戴四是個鐵錚硬漢子，寧折不曲的硬漢子，否則他不足以領袖一方，在叛逆之中舉足輕重，他寧死也不會透露那份名單，此其二——」

九格格道：「玉琪，你低估了我。」

方豪道：「不，是妳低估我了，妳不該拿我當三歲孩童，我不妨告訴妳，別看妳有那一套鐵石人兒也禁受不住的逼供手法，沒有我，誰也沒法從戴四嘴裡問出那份名單來，我都願意有福同享，妳何獨不能收收妳那私心？」

九格格的臉色已經恢復了正常，道：「你說完了沒有？」

「說完了。」

「那麼我告訴你實話，戴四禁受不住酷刑，已經死了。」

這回雲振天沒再心驚膽戰了，因爲從方豪的話裡，他已經知道這位九格格是在施詐。

方豪搖頭笑道：「老九，妳不會讓他死的，戴四是個寶，妳或許會讓他氣若游絲，或許會讓他不成人形，但妳絕對會保住他一口氣，絕對不會讓他死。」

九格格平靜地道：「玉琪，我說的是實話，也許，對你這是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但絕對是實話。」

「戴四要是眞死了，爲什麼妳還耗在這兒。」

「你是來早了，你再遲來半個時辰看看。」

方豪目光一凝：「戴四眞死了？」

「眞的。」

雲振天開始有點心痛，但並不心驚，他寧願戴四爺是眞禁受不住酷刑死了。

方豪道：「屍首想必也已經埋了。」

「沒有。」

「那麼，讓我看看戴四的屍首，同時也瞻仰一下妳逼供的手法。」

九格格立即轉望玉燕跟小燕：「去，讓他們把姓戴的屍首抬到西屋去。」

恭應聲中，玉燕跟小燕分別向九格格跟方豪施了一禮，扭動腰枝，快步行了出去。

九格格冷然抬皓腕：「請。」

方豪毅然隨着瀟洒步行了出去，他沒問曾慕秋的事，甚至也沒再看曾慕秋一眼。

他知道，這時候只對曾慕秋表示一點關心，甚至只提一個字，那不是救曾慕秋，而是害曾慕秋。

●

既稱西屋，自然在西邊，九格格陪着方豪，雲振天緊跟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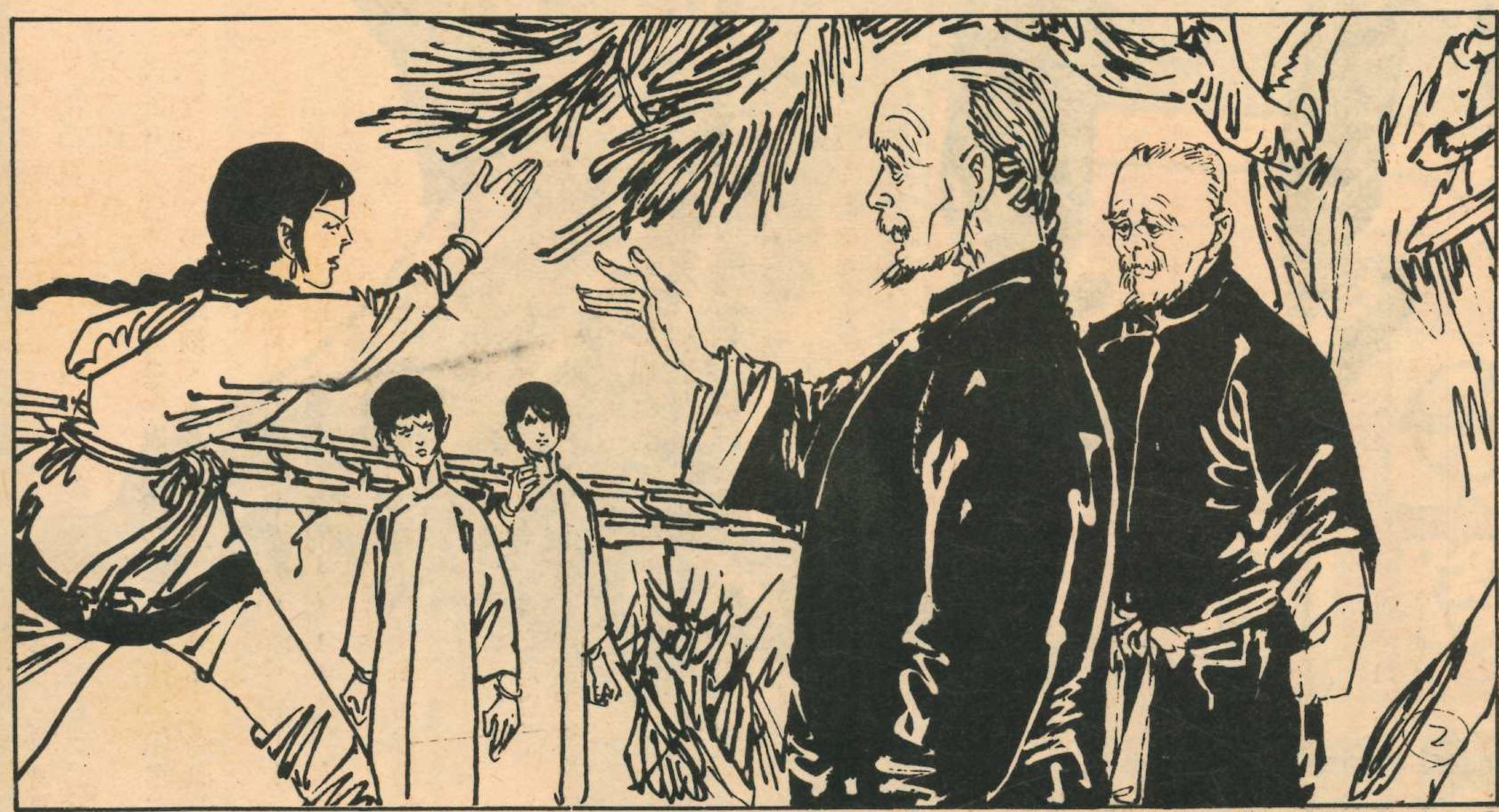
九格格臉上沒有一點表情，任何人休想從她的臉色中看出些什麼。

雲振天走在方豪身後，也走在九格格身後，九格格身後的致命重穴，伸手可及，而且在這種毫無防備的情形下，一舉制住九格格，似乎不是難事。

但是雲振天就是不敢出手，他隱隱覺得九格格的身後，似乎有着無數對的眼睛，每一雙銳利的目光，都在監視着他的舉動。

一個久走江湖，老於經驗、歷練，經過大風大浪的老英雄，面對一個年輕滿旗姑娘的背後，竟然一怯如此。

連雲振天都爲自己感到悲哀。



●九格格抖手一掌，疾拍方豪大穴。方豪不躲不閃，抬手一把，正抓住柔荑。

虎老雄心應猶在。

難道說雲振天眞老了？老得連這一點膽氣都沒有了？抑或是這一連串的變故，眞已經驚破了老英雄的虎膽？

不管是什麼，長江後浪推前浪，英雄豪傑出少年，應該是沒有錯的。

他本是雲家班的班主，義師中舉足輕重的首腦人物，但是現在，在這座步步殺機的蘇州府衙裡，他却得唯方豪馬首是瞻，不但得聽方豪的，甚至得看方豪的眼色行事。

迴廊上拐了一陣，兩名配帶兵刄的黑衣漢子站在一間屋門口，一見九格格行到，立即打千行禮。

九格格道：「姓戴的屍首抬來了沒有？」

「回格格，已經抬來了。」

雲振天的心，已經清晰地感到刺痛了！

進屋看，空放的一間，什麼傢具都沒有，只有兩條長板凳，上頭架着一扇門板，門板只蓋着一張草蓆，草蓆下鼓起長長的一堆，很顯然地，那是一具屍首。

兩個配帶兵刄的黑衣壯漢站在旁邊。

玉燕、小燕站在裡頭。

九格格冷然道：「掀開來！」

兩名黑衣漢子恭聲答應，跨步上前，各拉草蓆一角，捲起了那張草蓆。

門板上，躺着一具屍首。

只能說是一具屍首，不能說是人的屍首。

因爲，那具屍首已是血肉一堆，不成人形，除了還看出那是頭、那是脚以外，其他的部位，是再也難以分辨了。

雲振天心如刀割，強忍住兩眶老淚，也強使自己的身體不起顫抖。

九格格道：「現在，你信不信？」

方豪雙肩聳動，兩眼放光，剛要說話，突然，他的兩眼餘光掃中了小燕的一雙美目，小燕那一對明亮而黑白分明的眸子裡，正閃漾著一種令人難以言喻的奇光。

方豪暗暗地怔了一下，旋即，腦中閃電百轉，然後他笑了：「老九，這是戴四。」

小燕眸子裡的奇光一下子不見了。

九格格一怔：「是啊！」

方豪拉起了那具屍首血肉模糊的左手，笑道：「我見過戴四一面，戴四左手小指缺了一節，如今，這是誰，竟有如此神通，給他接上了一節。」

九格格臉色大變：「玉琪——」

方豪鬆了那隻血肉模糊的手，望着九格格，微笑不語！

九格格頹然道：「好吧，我讓你見戴四。」

一時，雲振天無法感覺出心裡是什麼滋味。

方豪則仰天縱聲長笑。

九格格臉色又復大變，美目中厲芒暴射：「玉琪，你敢對我施詐？」

抖手一掌，疾拍方豪大穴。

方豪不躲不閃，抬手一把，正抓住柔荑，九格格的玉手殺人無算，但却永遠那麼嬌嫩滑膩、柔若無骨，不知道方豪心裡有什麼感受？只見他臉上笑吟吟地道：「老九，別忘了，沒有我玉琪，妳也得不到這樁大功。」

九格格嬌靨鐵青，猛然抽回了手：「玉琪，我可眞是低估了你，我這就帶你去見戴四，但是，你必得問出那份名單來。」

方豪道：「這妳應該信得過，我一定盡心盡力。」話鋒一頓，轉向雲振天接道：「你去告訴他們一聲，

延長半個時辰，時辰不到，決不得輕舉妄動。」

方豪的意思，是要雲振天出去通知，計劃已有所改變，另一方面，一旦他對戴四下手，必然有一場慘烈的搏鬥，他不願讓雲振天陷在這座蘇州府衙裡。

雲振天懂，完全懂，盡管他不願讓方豪一個人冒險，可是此時此地，他只有聽方豪的，恭應一聲，施禮而去。

九格格道：「送他出去。」

兩名黑衣漢子恭應一聲，要動。

方豪輕喝道：「站住。」

兩名黑衣漢子懾於「神勇威武玉貝勒」神威，還眞沒敢動。

方豪望着九格格道：「好意心領，他不是小孩子，迷不了路的。」

九格格冷笑道：「你在外頭還埋伏得有人啊。」

方豪道：「這就是剛才我爲什麼勸妳不要等我鬧的道理所在啊。」

九格格臉色發白，點頭道：「好，玉琪！好，這一陣，我認輸。」

「老九，分享這麼一樁大功，值得啊！」

望着眼前嬉皮笑臉的方豪，九格格眞恨不得手裡有把刀，瘋狂地揮動著，在那張臉上劃個痛快。

可惜她手裡沒有刀，就是有，她也未必敢出手，除非她有十成的把握。

但是對眼前這位功智兩高的人物，她自忖並沒有十成把握，只有五成，另五成得靠運氣。

她只有冷喝道：「帶路。」

玉燕、小燕恭聲答應，施禮行了出去。

九格格冷望方豪，一雙美目直欲噴火。



●獄中散坐的四人都坐在稻草上，另一個被鐵釘、鐵環釘掛在牆壁。

方豪笑嘻嘻地欠身擺手，「敢請與格格併肩齊步。」

九格格滿腔的烈火殺機往上一冲，冲得她有着一刹那間的暈眩，但她畢竟還是忍住了——

●

大牢的戒備，的確是够嚴密的。

以方豪的一路所見，以方豪的判斷，衝進來救人，成功的希望連一線都沒有。

明樁暗卡，一旦全部現身，那等於是一堵人牆，全部由大內高手組成的人牆。

就憑這堵人牆的實力，足抵半個武林。

何況，還有那些能洞金穿石，發如飛蝗，數不清的強弓勁弩。

就連方豪這種一等一的高手，也看得爲之暗暗心驚。

但是，這還只是大牢之外。

大牢之內，如果雲振天一家同來，雲家人一定會佩服方豪的料事如神。

從進入兩扇既厚又重的鐵門，進入大牢起，走過道、下石梯，眞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左右兩排大內高手，算起來足足有卅幾個，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

等到了那一排排、一列列，粗如兒臂的鐵柵分隔而成的囚室時，靠外的幾間，簡直是人滿爲患。

但是方豪一眼就看出了，那全是大內高手僞裝的，室角的稻草堆裡，全藏着兵刄。

最靠裏的一間，也最大，那方鐵籠似的一間裡，囚禁着五個人。

一個被鐵釘、鐵環扣住四肢，整個兒的掛在石壁上。

四個則頗爲悠閒地散坐在地上的稻草上。

不用說，這四個又是「暗樁」！

被掛在牆上那個，樣子不比那具屍首好多少，渾身是血，簡直就是個血人，肌膚、衣裳、臉上的五官，已經是分不清了。

論關係、論情誼，方豪之與戴四爺，自是遠不如雲家之與戴四爺，但是此刻，方豪也爲之心中裂痛，熱血上冲。

而表面上，方豪却有着出奇的平靜，因爲，站在身旁的，是個有着過人精明、過人厲害的人物，神色只有一絲絲異樣，便絕難逃過她銳利的一雙美目。

而事實上，九格格一雙冷肅的美目，也正緊盯在方豪臉上。

只聽方豪道：「這就是戴四。」

九格格道：「你跟姓戴的，不是有一面之緣嗎？」

方豪倏然而笑：「老九，六月裡的債，妳還得可眞快啊！」

九格格冷哼一聲，倏揚沉喝：「開門！」

開門的不是別人，却是裡頭四個犯人中的一個。一把鑰匙開了大鋼鎖，鐵鍊響動聲中，鐵柵門開了。

方豪就要舉步。

「站住。」

一個陰冷喝聲傳了過來。

這是誰這麼大膽！

回身看，一前四後走過來五個人，後頭四個，清一色的中年道士，一襲黑袍，一柄長劍，劍柄上的絲穗兒血紅！

前頭一個，則是個五旬上下的老道，一身雪白的道袍，手裡拿着一柄玉拂塵，頗有幾分仙風道骨，但是頭上一頂道冠血紅，特別顯明，也特別刺眼。

正是那位血冠羽士。

近前，血冠羽士稽首爲禮：「格格！」

九格格沒說話，甚至沒一點反應。

血冠羽士似乎是習慣了，毫不在意，轉眼望方豪，兩眼倏現厲芒：「此人是——」

方豪道：「血冠，你這雙老眼，遠不如老九。」

血冠羽士一怔，旋即深深稽首：「貝勒爺。」

方豪沒答禮。

血冠羽士抬眼望九格格，向着九格格投過探詢一瞥。

九格格冰冷道：「沒什麼好說的，一着之差，全盤受制！」

血冠羽士雙眉軒動，道：「無量壽佛，貝勒爺敢莫是來要人。」

方豪微微一笑：「你錯了，我只是趕來分一杯羹而已。而且，只有我才能從戴四口中問出那份名單來。」

「喔？」

隨着一聲「喔！」血冠羽士的一道目光又轉向九格格。

九格格道：「他是這麼說的。」

方豪道：「靈不靈一試便知，血冠，你怎麼說？」

血冠微欠身軀：「格格跟貝勒爺在此，那有貧道置喙的餘地？」

方豪微一笑道：「血冠，你是個聰明人。」

轉身邁步進入柵門。

九格格跟血冠羽士急邁一步，緊隨身後。

顯然，他們倆對這位玉貝勒，還是不能放心。

方豪恍若未覺，在石壁上掛着的那人身前五步外停住，眼望那人，口中說道：「他還有知覺麼？」

九格格道：「人沒死，自然有知覺。」

方豪突然揚掌拍了過去——

下期待續

●九格格臉色一變，伸手橫架。血冠羽士則閃身到方豪前面，拂塵一抖……

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獨孤紅●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14 《一髮千鈞》

九格格臉色一變，伸手橫架。血冠羽士則閃身到了方豪前面，拂塵一抖，撞向方豪拍出的那片掌力，道：「貝勒爺手下留情。」

血冠羽士拂塵抖出，才發現方豪拍出的那一掌，根本毫無力道可言，但却已收勢不及，原撞向方豪掌力的勁氣，反直接向着方豪撞了過去，他這裏剛一怔一驚，方豪那裏已微側身軀，讓過了那股勁氣，臉色微變道：「你們兩個這是幹什麼？想合力把我撂倒在這兒？」

這情形大出九格格意料之外，原先一句打算責問方豪的話，也出不了口了，而且一時也答不上話來。

倒是血冠羽士，誠惶誠恐地忙躬身道：「貝勒爺恕罪，貧道誤以爲是貝勒爺要殺姓戴的。」

方豪沒理血冠羽士，霍地轉臉望九格格，答腔道：「老九，妳也是這種說詞麼？」

九格格此刻已定過了神，冷然道：「本來就是誤會。」

方豪冷笑一聲道：「妳還是拿我當三歲孩童啊，好，姓戴的我不問了，這就啓程回京，你們兩個打點着，跟我一塊兒進宮面聖吧。」

話落，他轉身要走。

方豪欲擒故縱，以退爲進的這一招高。

神勇威武玉貝勒、九格格、血冠羽士，這三股勢力間爲搶功而明爭暗鬥，不算什麼。

這種事在朝廷之上、宦海之中也屢見不鮮。

但是以九格格的身份，夥同「外人」，爲爭功而下手一個皇族親貴的貝勒，尤其是像玉琪這種有顯赫權勢，強硬靠山的貝勒，那是皇族家法、朝廷律條所不能容的。

貝勒爺眞要是一狀告進了宮，而且一口咬定，再加上眼前這麼多不敢不實話實說的人證，九格格跟血冠羽士還是吃不消的。

當然，那後果聰明如九格格、狡詐如血冠羽士者，都明白。

是的，方豪剛轉身，九格格已抬手攔住了他：「玉琪。」

方豪剛收勢，血冠羽士緊接著深深稽首：「貝勒爺明鑒，實在是誤會。」

方豪寒着臉道：「血冠，你還嘴強牙硬。」

血冠羽士遲疑了一下。只得道：「貧道不敢，貝勒爺開恩。」

九格格神情一震。

方豪的兩道逼人目光，已經落在了她臉上：「老九，妳聽見了，還能說是誤會？」

九格格既驚又急，道：「玉琪，你可別──」

方豪冷然道：「可別怎麼樣？」

九格格一句「血口噴人」，馬上改爲：「你可別得理不饒人！」

方豪暗暗吁了一口氣，道：「要我饒人不難，血冠給我外頭等着去。」

血冠羽士微一怔。

九格格道：「他爲什麼要到外頭等着去？」

方豪道：「爲防萬一，再有萬一，一對一，公平點兒。」

九格格氣道：「你簡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方豪道：「那要看在那兒、對誰，此時此地，我寧願



●方豪飛起一指點出去，站得最近的一個，眉心立現血洞。

當當小人。」

九格格氣白了嬌靨，道：「他是他，我是我，他也是奉有密旨的，我無權讓他出去。」

那是東關大將——賈化（假話），九格格是既不願示這個弱，不甘心受這種擺佈，可又不願擔這個責任，不願跟玉貝勒正面衝突。

這難不倒人。

方豪道：「那容易，我找他說話。……」

一頓，轉望血冠，道：「血冠，你不是個糊塗人，剛才已經犯過一次嚴重錯誤，這一次，我跟老九是為公爭也好，為私鬥也好，我們總都是皇族，有一天鬧到皇上面前去，皇上也許不好偏那一個，向那一個，但是你，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我決不相信皇上會偏向你。」

血冠羽士可也不是個糊塗人，當即一稽首道：「貧道告退。」

又向九格格一稽首，帶着他的四個人走了。

九格格氣得一張臉鐵青：「好，玉琪，我說過，這一陣我認輸，可是往後日子還長，我總有扳回來的時候。」

方豪眞來個得理不饒人，道：「老九，妳這是因私而廢公。」

九格格怒道：「你少跟我扣這頂大帽子，要是沒有私心，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方豪還待再說。

九格格冰冷接道：「話不投機半句多，我等着瞻仰高明問供呢。」

方豪一點頭道：「也對，我還是省點力氣，用在戴四身上吧，把他放下來。」

站在一旁的四個沒有動，八道目光齊望九格格。

方豪飛起一指點出去。

站得最近的一個，眉心立現血洞，鮮血前噴，身子後倒，砰然一聲，倒地後就沒再動。

九格格臉色大變：「玉琪——」

方豪冷然道：「不管是誰的人，總是朝廷的人，抗命不遵，難道我殺不得？」

一頓冷喝：「把戴四放下來。」

殺雞儆猴，另三個已經嚇破了膽，誰願意再跟自己的性命過不去，看也沒敢再看九格格一眼，連忙過去，七手八脚去放戴四爺。

方豪揮手指揮：「小心點兒，他經不起粗手粗脚的。」

那三個「犯人」如今是如奉綸音，小心翼翼的把戴四放下來。

可憐一個鐵錚錚豪雄，如今不但是一聲呻吟沒有，而且似乎沒有一點知覺，要說他還活着，那也不過是只比死人多口氣。

方豪道：「把他放在地上。」

三個「犯人」乖乖的把戴四爺放在地上稻草上。

方豪道：「弄醒他。」

九格格冰冷道：「他本來就醒着。」

方豪冷冷看了她一眼：「老九，咱們兩個總有一個眼力太差，恐怕那是妳不是我。」

九格格黛眉一剔，叫道：「戴四。」

戴四爺仰八叉的躺在稻草上，沒反應。

「戴四，戴四。」

九格格又大聲叫了兩聲，戴四爺仍然是一點反應沒有！

方豪沒吭聲，用不着他說話，九格格自己已經掛不住了，冷然喝道：「還傻站那兒幹什麼？」

僞裝犯人的那三個，都是內外雙修的大內好手，聞言忙擁近蹲下，點穴道的點穴道，渡眞氣的渡眞氣，誰也顧不得戴四爺滿身的血污。

右掌按在戴四爺心口的那一個，突然叫了起來：「格格，姓戴的已經死了。」

九格格霎時震住了。

方豪快得像一陣風，一步跨到，手一揮：「閃開。」

他這一揮之勢驚人，三個高手有兩個倒地翻滾，另一個雖然沒倒，站起得快，可也脚下跟蹌，退了好幾步才站穩。

他蹲下去一把扣住了戴四爺的右腕，立即轉臉問九格格：「老九，已經沒有脈了。」

九格格定過了神，帶着一陣香風撲過去，她也顧不得血污，一隻手抓住戴四另一隻腕脈，另一隻手就探戴四的鼻息。

她臉色變了，兩隻玉手久久沒能收回來，嬌靨上滿是震驚之色：「怎麼會？這怎麼會？——」

方豪鬆了戴四爺的右腕脈，站了起來，冷然道：「老九，妳永遠是那麼高估自己。」

九格格霍地站起：「我下手有分寸，決不會讓他死。」

「結果呢？他死了沒有？」

九格格道：「他一直都活着，一直有知覺——」

「我不管他什麼時候活著，什麼時候有知覺，我只問現在，他現在活着，現在有知覺對我才有用。」

「可是——」

九格格一句「可是」，然後却沒了後話。

方豪冷笑一聲道：「老九，我剛說過，妳永遠只高估自己，說吧，那份名單在那兒？」

九格格一怔，美目猛睜：「名單在那兒？你這話什麼意思？」

「老九，妳還當我是三歲孩童？」

「玉琪，你——你自己說的，我要是已經拿到了那份名單，還會待在這兒，等著你找上門來。」

方豪冷冷一笑：「也許妳比我所知道的更具心機、更高明，乾脆不走——。」

九格格尖叫道：「玉琪，你敢——」

揚手一掌，摑向方豪。

方豪沒有伸手抓，他知道，這一回九格格決不會再讓他抓住，微退一步，避了開去：「又來了，是不是？」

九格格方待再說。

站在一旁的小燕突然說道：「貝勒爺，恕婢子斗膽，您應該相信，以我們格格的身份，她不會，也沒有必要說這種謊；何況，還有婢子們願意作證，這個戴四確實一直活着，一直有知覺。」

方豪微一怔：「妳們願意作證？」

小燕道：「貝勒爺，別說我們格格沒有拿到那份名單，就算她已經拿到了那份名單，那是她的能耐，也是她該擁有的，您能拿她怎麼樣？」

方豪道：「可是眼看到手的一樁大功沒了。」

小燕道：「您總不會認為，這不是我們格格的損失吧。」

方豪沉默了一下：「運如此，夫復何言？」

邁步就往外走。

九格格道：「妳們兩個代我送玉貝勒出府衙，我決不相信姓戴的是死在我手裡，我要看看他究竟是怎麼死的？」

方豪的身軀微微震動了一下，可是他沒回身，脚下也沒頓一頓。

玉燕跟小燕恭應一聲跟了出去。

剛出大牢，小燕拉着玉燕低低說了一句，玉燕旋又折回了大牢。

小燕加快一步趕上方豪，道：「貝勒爺，請跟婢子這邊走。」

她在青石小徑上左拐。

方豪沒有猶豫跟了過去。

穿過一叢花木，到了一處屋角，四望無人，小燕突然矮身拜了下去：「小燕謝謝您的救命大恩。」

方豪道：「姑娘……」

小燕一拜卽起，道：「您熟知我們格格的脾氣，越是激她，她越不肯殺她自己的人，尤其激她的是您。」

方豪道：「承妳暗示，那具屍首不是戴四，妳已經不欠我什麼。?」

小燕眨動了一下美目：「小燕是不欠您什麼了，可是您欠小燕的。」

方豪微一怔：「姑娘這話——」

小燕道：「您瞞過了別人，甚至也瞞過了我們格格。可是您沒能瞞過小燕，戴四是您殺的，不是嗎？」

方豪心神一震，脫口叫道：「姑娘——」

小燕道：「小心點兒，他經不起粗手粗脚的，就是您揮着手說這句話的時候，小燕看見一點細小烏光經您指縫中射出，直奔戴四的雙眉之間，一閃而沒，如果小燕沒猜錯，那是比梅花針一類還要細小的暗器，而且是淬過毒的，見血封喉，好在戴四滿身血汚，當時絕看不出來。」

方豪何止驚，簡直心神震顫，一時居然沒能說出話來。

小燕道：「您不用怕，小燕既把您帶到這兒來說話，就表示小燕沒有惡意，其實小燕不能、也不敢有惡意，暗示您那具屍首不是戴四於前，見您殺了戴四當時未加說破於後，就算小燕現在把您交給我們格格，小燕我也仍是死路一條。」

方豪定過了神，强忍心中震驚，道：「既是這樣，妳剛才爲什麼不讓我藉機好好整整她，反而暗地裡逼我走？」

小燕道：「那一半是爲我們格格，一半也是爲了您。」

「一半爲她？」

「九格格總是小燕的主子，是不？」

「那另一半所謂爲我，應該是怕她發現眞相——」

「不，那時候小燕沒想到我們格格會追查戴四的死因，小燕只是爲您那條右臂着想，打那一類的暗器，必須戴皮手套，您沒戴皮手套打那種淬過毒的暗器，自己的手也被扎破了，雖然您自己閉住了經脈穴道，但是我擔心那支持不了多久。」

方豪大愕，剛强自忍住的震驚，又復猛然湧起，甚至比剛才還强烈十倍，他失聲道：「姑娘——」

小燕又道：「還有，小燕把您當玉貝勒，幫了您的大忙，您決不是玉貝勒，玉貝勒決不會殺戴四滅口，我現在沒工夫追問您究竟是誰，也想不通您爲什麼長得那麼像玉貝勒，我之所以告訴您這些，只是爲了讓您知道，九格格身邊不是沒有明白人，奉勸以後最好少招惹她，說不定她現在已經發現眞相了，您還是快走吧。」

方豪道：「妳，妳又是怎麼支走玉燕的？」

小燕道：「格格不是要查明戴四的死因嗎？我讓她去問問格格，要不要想法子留住您，格格一定會發現眞相的，她太有自信了，事實上，她逼供的手法、下手的分寸，確實高人一籌，戴四決不可能死在她手裡。」

方豪嘆道：「九格格何德何能，她身邊居然能有姑娘妳這麼一位——」

小燕截口道：「您別誇了，快跟我走吧。」

她帶着方豪，貼著屋角往後繞去。

繞過了那棟屋子，又回到花間小徑，石板路上，剛走沒兩步，玉燕從後頭飛奔而至，道：「小燕，格格請貝勒爺到敞軒去坐一會兒。」

方豪心頭一震。

小燕却平靜得像個沒事人兒，向着方豪道：「貝勒爺，請。」

方豪臉色微沉，冷冷道：「這座蘇州府衙，已經引不起我的興趣了，我不想再多待一會兒。」

他轉身要走。

迎面却來了血冠羽士，仍帶着他那四個人，恭謹一稽首道：「無量壽佛，九格格既有這番盛情，貝勒爺何妨到敞軒坐坐。」

方豪沉聲道：「坐不坐那是我的事，讓開。」

小燕道：「戴四死了，格格正在大牢查驗戴四的死因。」

血冠羽士還能不懂，臉色一變，道：「可惜，現成的一樁大功沒了，貝勒爺，變生肘腋，事來突兀，您怎好不坐等格格來，共商善後？」

方豪冷然道：「戴四是落在你們手裡，死在你們手裡，善後也是你們的事，我可要另找線索去了。」

血冠羽士道：「無量壽佛，貝勒爺，九格格以及貧道都是奉有密旨，執行朝廷所交付的任務，都是爲朝廷竭盡心力，途無殊，歸必同，此時此地，遭此突變，理應摒除成見——」

方豪雙眉陡揚，兩眼威稜暴射，直逼血冠羽士：「血冠，你敢敎訓我？你讓不讓路？」

血冠羽士原也不敢眞攔玉貝勒，不過是想拖延時間，等九格格趕到，如今一見「神勇威武玉貝勒」發了威，並非不知道不該放，但也只有退讓的份兒。

因爲玉貝勒話說得很清楚，盡管血冠羽士他也是奉有密旨，可以跟玉貝勒、九格格平起平坐，但是玉貝勒、九格格畢竟是皇族親貴，一旦眞起衝突鬧出事來，大內決不會偏袒他，他爲什麼不學聰明點兒，反正對他也沒有多大的損失，即便有，遭受損失的也不是只他一個人。

當下一稽首道：「貧道不敢，貧道這就讓路。」

他側身後退。

方豪邁步就要走。

「玉琪，站住。」

一聲嬌喝傳來，喝聲一落，九格格已帶著一陣香風疾掠而至。

方豪只得收勢回身。

九格格臉色鐵青，玉手兩指捏着一小塊沾滿血汚的碎布，碎布之中，露着一點閃亮的烏芒，道：「玉琪，你爲什麼這麼急着走？」

方豪道：「剛才我說過，這座蘇州府衙已經引不起我的興趣了！」

九格格道：「是麼？難道你對戴四的死因，也不感興趣？」

方豪道：「看樣子，妳已經查出了戴四的死因。」

「不錯，就是我手指捏的這東西，這東西被人以極其高明的手法，打進了他的眉心裡，要了他的命。」

「那是什麼？」

「我正想問你。」

「我看不清楚。」

「你還需要看麼？」

方豪臉色一沈：「老九，妳這話什麼意思？」

九格格道：「你知我知，你是不是還想讓血冠跟他們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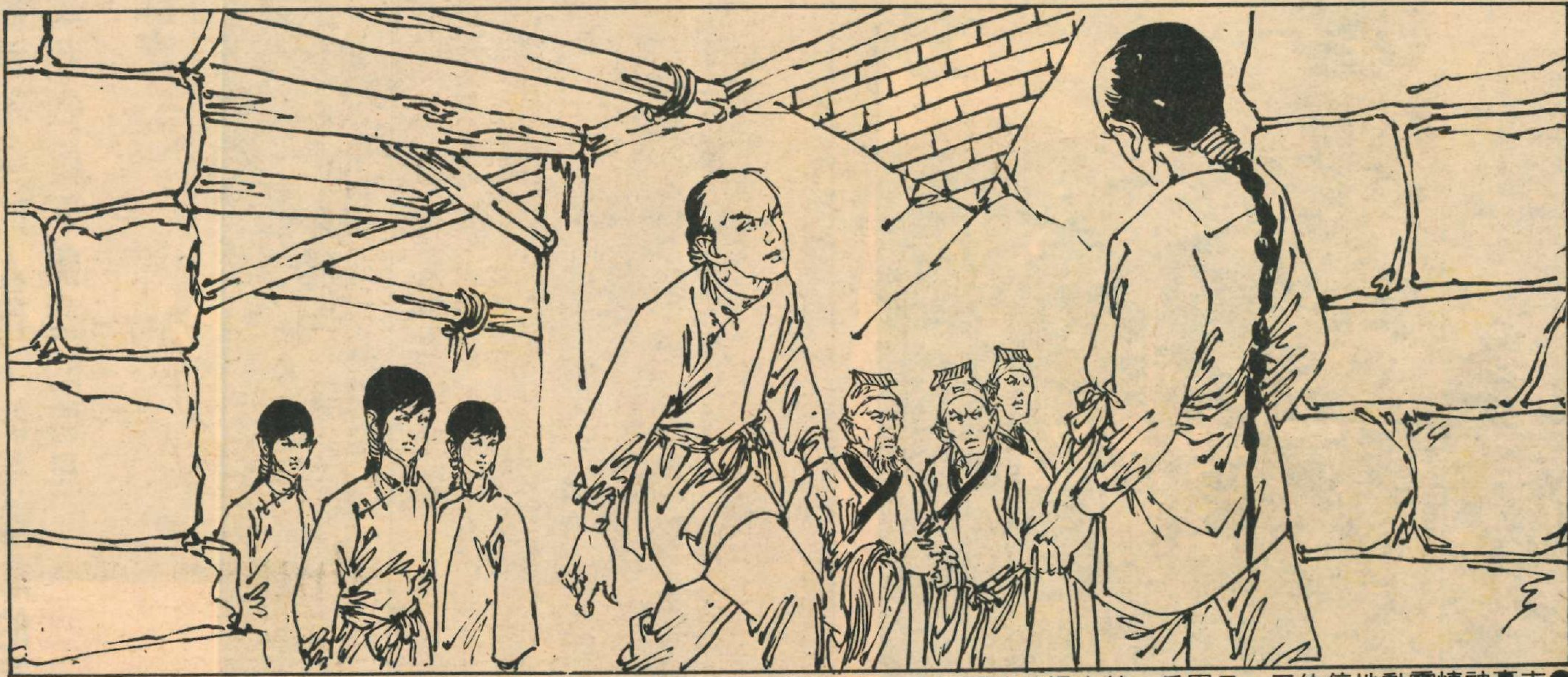
方豪道：「妳最好說個明白。」

九格格一點頭道：「好，這是一種比梅花針還要細小，細小如牛毛的毒針，見血封喉，就是這麼一根毒針，被人以極其高明的手法，打進了戴四的眉心裡，要了他的命。」

方豪道：「老九，這妳剛才說過了。」

「還有沒說過的」九格格道：「這種針，極其歹毒，有傷天和，我的人跟血冠的人，都不用它。」

方豪道：「呃，妳的人跟血冠的人都不用這種歹毒而有傷天和的暗器，可見你們爲人都很正派，心性也都挺



●方豪神情震動地停住了。只因爲，就在這時迎面又來了一個「神勇威武玉貝勒」。

不錯嘍？」

九格格沒理會方豪的譏諷，繼續鐵靑着嬌靨道：「還有，戴四屍身微溫，足證他是剛死不久，也就是說在你玉琪沒見着他之前，他還活着，還有知覺，在你玉琪見着他之後，他就神不知、鬼不覺地被人暗殺了。」

方豪道：「老九，妳不必告訴我，我也管不了，牢裡僞裝成囚犯的，都是妳跟血冠的人，你們倆還是趕緊查查他們吧！」

他要轉身。

九格格道：「玉琪，不要動，你不要想走。」

方豪沒動，道：「妳還要幹什麼，又是什麼意思？」

九格格道：「我這就告訴你，我跟血冠的人不用查，他們不用這東西，也沒有這東西。」

「妳永遠這麼有自信？」

「當然。」

「我聽見了，也知道了，怎麼樣？」

「可是有一個人我信不過，我要查。」

「誰？」

「你。」

方豪仰天大笑，笑聲一落，目現威稜：「妳認爲我用這東西？」

「除了你，這兒都是我跟血冠的人，我信得過他們，也知道他們從不用這東西。」

方豪道：「那麼，妳也該知道，我不是他們，妳無權查我。」

九格格道：「我捕獲了叛逆中的重要份子，而你涉嫌暗殺了他，我就有權查你。」

「妳認爲妳有權？」

「不錯。」

「好，老九，我就站在這兒，妳過來查吧。」

「我不必過去。伸出你的雙手來，讓我看看就知道了。」

方豪心頭一震：「妳要看我的手？」

九格格道：「打這種暗器，必得戴上皮手套，否則一定難免扎傷自己，就算及時閉住經脈穴道，被扎傷的手也難免色呈烏黑，讓我看看你的手，我就知道殺戴四的是不是你。」

「我要是不讓妳看呢？」

九格格陰冷而微猙獰，道：「那也不要緊，我只要攔住你不讓你走，你支持不了多久，等到你支持不住的時候，也就原形畢露了。」

「到那時候，就是大羅神仙也救不了我了，是不？」

「不錯。」

九格格鐵靑的嬌靨上浮現一絲笑意，只是那笑意望之怕人。

「老九，眞要是那樣，回京覆旨的時候，妳跟皇上怎麼說？」

「這兒都是我的人，你想我會怎麼說？」

「別忘了，外頭還有我的人。」

「那也不難。我就實話實說，你是毒發身死，你是自作孽，皇上聖明，決不會怪我，也怪不到我頭上來。」

方豪笑了，居然笑得很爽朗：「老九，妳眞高，玉琪我算是領敎了，妳認定打這種暗器的人，手一定會被扎傷？」

九格格肯定地道：「一定。」

「他的手一定會色呈烏黑？」

「一定，經脈穴道封閉，毒性難以隨血上行，但至少他的手，自腕以下，一定色呈烏黑！」

「如果他的手色如平常，一點也不烏黑呢？」

「那就不是他。」

方豪突然一笑：「老九，妳看。」

他左手抓右衣袖，一擄，一條右小臂至手，白晳如常，那有一點烏意；當然，擄右衣袖的左手，也一般地白晳如常，沒有半點烏意。

小燕的美目中，奇光一閃而逝。

九格格爲之猛一怔，脫口道：「不是你……？」

方豪哈哈一聲朗笑，左手仍抓着右衣袖，轉身就走。

血冠也怔在當地，沒敢攔。

但是，方豪自己停住了，而且是神情震動地停住了。

只因爲，就在這時候，迎面來了個人。又一個「神勇威武玉貝勒」玉琪！

下期待續

龍虎風雲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諸葛青雲●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龍虎風雲」武俠接力擂台，原訂二合回一十六場，本應於120期結束。唯自開賽以來，與賽名家盡出奇招，精彩絕倫，看得台下人人大呼過癮，紛紛要求續賽。現已商得與賽名家同意，自121期起加賽一個合回—八場，至128期收播，敬請注意。


●方豪前胸連中三指，頹然倒地。

15 《手足之情!?》

其實，神情震動的，何止只是方豪，血冠子與九格格，以及他們那些手下，還不一樣地，看着這兩位玉貝勒，大為張口結舌?!

方豪只是震驚玉琪的消息好快，來得好巧！

血冠子與九格格，却作夢也未想到：「神勇威武玉貝勒」竟會鬧了雙包？

面對着兩個除了穿着外，無論面貌、身材，都幾乎完全一樣的人，血冠子和九格格的心中，充滿了由五分驚、五分奇，所組成的十分迷惑！

同樣的驚奇，一瞬的靜默……

為甚麼把「靜默」只說成一瞬呢？因為這是事實，神勇威武玉貝勒好快的招式，他猝然出手，直攻方豪，那極短暫的「靜默」，遂告立被打破！

好快好快的手法，動作像閃電，威力似雷霆！

血冠子與九格格，看得又是一震！

他們不用問，一看便知，後來的這位，才是真正的「神勇威武玉貝勒」，理由是金字招牌，業已出現，對方攻人所用手法，是「神力僧王」獨門秘傳，既震江湖，也冠廊廟的「雷霆降魔杵」！

僧王秘學，果不尋常，方豪雖然是俠，不是魔，却仍然被這「雷霆降魔杵」所制！

他意外被攻，倉卒閃避，足下接連變換了三個方位，仍未躲得過雷霆一擊。

前胸連中三指，方豪頹然倒地。

玉貝勒這時才開了口，他問九格格：「老九，這冒我名號之人，是從那裡來的？易容手段，怎麼這樣唯妙唯肖？」

九格格不能不答，只好把所發生的各事，向玉貝勒大略說了一遍。

玉貝勒靜靜聽完，雙眉微揚道：「事，是在你們這兒鬧的；人，却被我所擒，我要把他帶走，老九，你和血冠不反對吧？」

血冠子皺眉道：「貝勒爺，你……你要這名人犯何用？」

玉貝勒瞪了眼，一回手，從懷中掏出他那面「玉牌」來，舉向血冠子。

這是御賜之物，血冠子人屬江湖，身在廊廟，一見之下，只有合掌當胸，躬身稽首。

玉貝勒沉着臉兒道：「我是皇族，世襲罔替的『神力親王』，有人冒這身份，是不是小事，該不該問上一問？」

血冠子覺得這是頂大帽子，份量要比自己頭上所戴「血冠」，沉重得多，自然不敢答話，偷偷向九格格送過一瞥眼色。

九格格的身份與貝勒爺差不許多，說起話來，自較從容，她目注玉貝勒道：「玉琪，你要這人，只是暫時問問口供，還是……」

一語未畢，玉貝勒便接口笑道：「老九放心，我只要問他一夜，並保證毫髮無傷，明天的天光一亮，妳到我寓所提人。」

話完，揣起玉牌，下腰提起方豪，便自離去。

九格格目送玉貝勒，搖了搖頭，嘮了嘮嘴……

搖頭，是向血冠子示意，使血冠子話到唇邊，止住了將發之語。

嘮嘴，是向小燕示意，靈慧嬌美的小燕姑娘，立即微向九格格躬身領命，悄悄尾隨在帶走方豪的玉貝勒之後

。

直等玉貝勒身形杳後，九格格方嘴角微披，在臉上浮現一絲陰毒笑容說道：「血冠放心，我已派小燕去看小玉兒是怎樣逼問口供，天亮以後，也不怕他不如諾讓我提人，因為那廝在被小玉兒，用『雷霆降魔杵』點中『三元大穴』的頹然倒地之時，也中了我『大內十三紅』中，最為歹毒，發時無形無聲，彈指即至的『逆穴飛紅刺』了！」

「哈哈……哈哈……哈哈……」

九格格在笑，血冠子也在笑，這是陰毒的笑聲，但九格格笑得十分得意，血冠子卻笑得有點勉強！

●

「哈哈……哈哈……哈哈……」

玉貝勒在笑，方豪也在笑，這是豪壯的笑聲，但方豪笑得爽朗，玉貝勒卻笑得有種難以形容的特殊意味在內！

「小玉兒，你來得好，來得巧，幫我渡過了一次難關，但點我『三元大穴』的所凝指力，是否用得太重一點？」

玉貝勒皺眉道：「不用得重點不行，因為我知道你為了殺戴四滅口，勉強發針，自己中毒，萬一在佯裝倒地之際，震開穴道，奇毒攻心，可能會來不及解救，故而才以『雷霆降魔杵』眞正下了重手，替你封閉住通心血脈！」

方豪又笑了：

「小玉兒，別裝蒜了，我雙手均無烏黑色澤，那裏會有奇毒攻心之慮？血冠子與九格格當局者迷，你是旁觀者清，我認為你早就看透，我已把毒血逼出，暫時凝聚在左手的衣袖之上……」

玉貝勒深深看了方豪一眼，眉頭皺得更緊說道：「方豪，你認為我是故意施展『雷霆降魔杵』？我有故意的理由麼？」

方豪道：「有，至少我已替你想出了一樁理由！」

玉貝勒道：「說說看，看我服是不服？」

方豪又笑，但這次是冷峻的笑，他們談話之處，是在玉貝勒臨時寓所的後園水榭之中，夜風拂水，陣陣生涼，卻仍不及方豪的笑聲之冷，能令人心神顫慄！

就在玉貝勒雙眉深蹙，又欲問話之際，方豪笑聲停了，冷冷地說：「要娶雲施施，要使雲家班一般孤臣孽子，鬥志瓦解，力量冰消，立上不世奇功，你有不少障礙！爭功鬥勝的九格格和血冠子；打抱不平、維護正義的方豪；青梅煮酒，細論英雄，廊廟江湖，使君與操，我這江湖浪子，絕非自詡，大概要算你眼中之釘，肉中之刺，障礙中的障礙！……」

玉貝勒先看了方豪一眼，又對距離水榭七、八丈遠的一株池邊喬木，看了一眼。

方豪不加理會，繼續說道：「假如我們不顧一切情誼，放開手兒決鬥，勝負是甚麼局面？」

玉貝勒略一沉吟答道：「長槍大戟、硬橋硬馬方面，可能我比你強，但小巧靈奇方面，可能你比較出色，截長補短，公平論斷，應該是五五之局！」

方豪「哼」了一聲道：「以前是五五之局，以後不會是了，我『三元大穴』之上，中了『雷霆降魔杵』，又曾逼血祛毒，百日以內，眞氣最少要弱上兩到三成，下次我們相逢，可能便是你殺我的最好機會！」

玉貝勒道：「下次……」

方豪正色道：「家父携我離京，回轉『連雲』之際，僧王一直送行到『蘆溝橋』，兩位老人家認為我們兄弟不宜時常相見，遂在橋頭，對月立誓，限定我們兄弟一生，最多再見三次，否則，其中之一，必遭奇禍！」



●話聲中，三線金芒，飛射小燕的咽喉、心窩、丹田，上中下三盤要害。

玉貝勒點頭道：「我知道這樁血誓，老人家對我說過。」

方豪把滿臉冷笑，改為無可奈何的苦笑道：「荒林埋屍，是第一次；蘇州府衙解圍，是第二次，假如你不肯就此撤手，回轉京城，則我們難免很快的便有第三次見面機會，那也是必應蘆溝血誓的最後一次，誰勝誰敗？誰存誰亡，到時將見分曉，我也無法不在四六之局的劣勢形態中，不顧一切，拼命戰鬥！」

玉貝勒嘆了一口氣道：「你不能放手麼？父王雖不願你長住京中，但有了他老人家的舉荐關拂，你可以得意師旅，立業邊疆，不失封侯之貴！」

方豪又笑了，這次是苦澀的笑，笑聲才歛，雙眉已軒，淡淡說道：「道不同不相為謀，方豪生無富貴骨，不願覓封侯，我們生死由命，禍福由天，彼此既均無法改變原有立場，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玉貝勒目注方豪，幾度挑揚起兩道入鬢長眉，眉目之間，騰現了森森殺氣？……但殺氣才騰便歛，玉貝勒不看方豪，目光轉注那株適才已被他注意過的池邊喬木，發話問道：

「樹上是那一位？雲二小姐，還是雲三小姐？……」

池邊喬木上，寂然無聲，雲素素卻從方豪身後不遠，水榭曲欄之下，翻了上來，接口說道：「戴四叔苦熬毒刑，捐軀殉義，我爹娘因過於悲慟，雙雙暈絕，正由二姐照料老人家們，命雲素素暗護方豪，並欣賞你們的兄弟之會！」

玉貝勒似乎想不到雲素素會在曲欄之下出現，不禁雙眉略皺，「咦」了一聲……

雲素素笑道：「貝勒爺的聽覺不錯，那株喬木上，藏得有人，但不是什麼孽子孤臣、江湖義士，只是九格格對你也不放心，派來監視的一名爪牙而已……」

說至此處，池邊喬木上，已縱落一條倩影，正是小燕，但已神色倉皇，飄身欲遁！

雲素素冷笑道：「有關『神勇威武玉貝勒』的身世之謎，業已被妳聞知，妳還走得了麼？把命留下來吧！」

話聲中，三線金芒，飛射小燕的咽喉、心窩、丹田，上中下三盤要害。

小燕知道在場諸人中，那一個她也惹不起，故而形迹一露，立刻倉皇想逃！

但雲素素「奪命神針」的手法太高，速度更疾如電掣，瞬眼間，已以三線金芒，把她的身形罩住！

眼看小燕即將在「奪命神針」下，香消玉殞的千鈞一髮之際，上下兩路的救星齊來。

上路的救星，是玉貝勒正在手中把玩的一方玉珮，奔咽喉的這枚「奪命神針」被玉珮凌空飛到，擊得微向上飄，「颼」的一聲，刺入小燕的髮髻。

下路的救星，是方豪匆忙間，從長衫上摘下的一粒鈕釦。

奔丹田的那枚「奪命神針」，被這鈕釦擊偏，擦過小燕左腿，「嘶」的一聲，中衣穿破，使她晶瑩如玉的肌膚之上，立即現出一道殷紅血痕！

別人在救她，小燕當然也要力救自己！

她在無可奈何之下，拼命把身軀左移數寸，避開心窩，使那根「奪命神針」，無法奪命，鑽入不致命的右脅。

小燕嬌「哼」一聲，全身抖顫，就勢一個滾翻，隱入池邊草樹，失去踪跡。

雲素素萬分驚奇地，目注玉貝勒道：「你會救她，不怕她洩漏你和方豪的身份機密，有失神力王府體面？」

玉貝勒笑道：「小燕是我的人，沒有她，我難於及時知曉九格格和血冠子的一切舉措，重大機密！老九為人，奸刁陰損，更一向多疑，在她身邊埋線，並獲相當寵信，煞非易事，我怎能聽任妳以『奪命神針』，把小燕殺掉……」

語音至此微頓，以一種詫異眼色，看着方豪問道：「我救小燕，理所當然，你也救她則甚？」

方豪答道：「我是江湖人，必重江湖義，小燕在蘇州府衙內，幫過我的忙兒！」

玉貝勒皺眉道：「奇怪？她有甚麼理由幫你？」

方豪尚未答話，雲素素已應聲接道：「一點都不奇怪，你和方豪除了手兒的粗細不同以外，那裏有絲毫區別？小燕怎麼認得出他是方家的江湖浪子，而不是神力王府的貝勒爺呢？」

玉貝勒方一點頭，雲素素又向他正色說道：「玉琪，我二姐要我帶給你一句話兒。」

提到雲施施，玉貝勒情生心底，愛現眉梢，雙目中也閃射異樣神光，急急問道：「甚麼話兒，她問候我？」

雲素素神清於水，語冷如冰地，緩緩說道：「我二姐準備接受你的求婚，她問你，要給她甚麼樣的聘禮？」

玉貝勒玲瓏剔透，絕頂聰明，知道難題來了，而應付難題的最佳方策，便是攻勢防衛！

故而，他毫不遲疑的，應聲笑道：「常言道得好：『寶劍贈烈士，紅粉送佳人』，禮物的價值輕重，端視受贈人的喜愛與否？施施是剛强俠女，愛國嬌娃，鄙金玉如糞土，薄富貴若浮雲，尋常聘禮，怎值一笑？這樣吧，戴四是被血冠子所擒，也等於死在九格格酷刑逼供之下，我請三小姐帶句話兒，玉琪願以血冠子項上人頭和九格格的心窩鮮血，作為別致聘禮，問施施滿不滿意？」

這番話兒，果然使方豪和雲素素聽得雙雙一怔？

玉貝勒臉色一正，沉聲又道：「但施施也該懂得，女兒深情在閨閣，男兒事業在疆場，她不能過份勉強我，管我的事！我以血冠子項上人頭、九格格心窩鮮血，交付聘禮以後，她必須隨我同返京城，請父王主持完婚，雲振天、凌翠仙，與所屬徒衆，立去西荒，永遠不許離開『祁連山』區，否則，毫不留情，格殺勿論！」

方豪笑道：「我呢？你對我發佈甚麼樣的命令？」

玉貝勒哂道：「命令？你外和內剛，比我高傲强項得多，怎肯接受我任何命令？故而，我根本不必廢話，只準備和你作一番生死決鬥，看看下次，也就是第三次相逢之時，是誰應『蘆溝血誓』？」

雲素素定下心來，揚眉說道：「好，我一定把話帶到，由二姐親自給你答覆，你下次和方豪決鬥，這次……」

玉貝勒神色緩和下來，不等雲素素話完，便接口笑道：

「這次我和方豪還是兄弟，不單對他毫無留難之處，還要盡一點手足之情……」

說到這「手足之情」，玉貝勒從懷中取出一隻金色小盒，從盒中拈了粒半紅半白的小小丹丸，向方豪含笑遞去。

方豪毫不客氣，接在手中，看了一眼問道：「陰陽返魂丹？這東西價值極高，是九格格所煉『大內十三紅』的獨門解藥？」

玉貝勒笑道：「你的見識眞廣，老九對我，認為彼此門當戶對，一向有點片面相思，故而送過我幾粒『陰陽返魂丹』，我在蘇州府衙，對你施展『雷霆降魔杵』時，彷彿見老九也彈出無聲無息的一線紅絲，像是『大內十三紅』中，最歹毒的『逆穴飛紅刺』，如今把解藥分你一粒，少時倘胸中略感不適，心魂欲飛，趕緊服下，便可度過一劫！」

方豪也不稱謝，揣起那粒半紅半白的「陰陽返魂丹」來，便與雲素素携手離去。

他相當洒脫，雲素素却放心不下，一離玉貝勒暫居府邸的後園，便皺眉止步，向方豪急急問道：

「方豪，九格格的『大內十三紅』，是江湖凶器中，有名的『追魂帖子』，你……你當眞中了她的『逆穴飛紅刺』麼？」

方豪笑了一笑，抬起右脚，從黑色薄底靴兒的靴筒之上，取下所粘附的一根長才七、八分許，細於人髮的紅色小刺。

雲素素看得心中一寬，嬌笑說道：「方豪，你心思極妙，鬼點子也眞多，居然連靴筒子上，也蘊有極强磁力……」

「磁力」的「力」字方出，雲素素突又看着方豪，詫然問道：「方豪，你既未中『逆穴飛紅刺』，何必還接受玉琪所贈的那粒『陰陽返魂丹』呢？難道是想留備後用？」

方豪神情苦澀地，搖頭笑道：「我不是留備後用，是想求證求證同胞骨肉的手足之情……」

話方至此，突一長身，飛縱入林木之間，捉住了一隻剛剛離巢的貓面夜梟。

手兒微緊，梟口大張，方豪立把那粒被江湖人物視為續命聖藥的「陰陽返魂丹」，毫不吝惜地，餵了進去。

雲素素相當不以為然地，搖頭說道：「方豪，你這就



●雲素素大驚，原來貓面夜梟在那剎那間已化成一滴滴血水，從方豪手中滴落。

太多疑了，玉琪縱算沒有手足之情，也會在第三次——也就是下次相遇時，和你各盡所能，公平決鬥……」

雲素素的兩隻眼睛，本就又大又美，但話兒尚未說完，眼睛却陡然大了一倍！

大得過了份，便不是美，是驚！

使雲素素驚得瞪大雙目之故，是那隻貓面夜梟，在剎那間已不成形，幾乎全身皆化，一滴一滴地，從方豪手中，向下滴落血水！

雲素素難過得想哭了，她雙睛濕潤地，失聲悲呼道：

「天！這……這就是手足骨肉的兄弟之情?!……」

她太激動，方豪却毫不激動，他擲去手中僅剩羽毛未化的那隻貓面夜梟，向雲素素淡然一笑道：「素素，不必驚奇，不必激動，我雖證實了所謂『兄弟之情』，却並不過份怪恨小玉兒，只是明白了，也決定了下次相逢時，我應該怎樣作法而已。」

雲素素的那雙妙目，還是瞪得大大的，凝視方豪，失聲問道：「方豪，玉琪對你這樣心狠手辣，你還不怪他？……還不恨他？……」

方豪嘆道：「現實最冷酷，政治最無情，在決不相同、毫無妥協的立場下，對敵人仁慈，也就是對自己殘忍！玉琪作得並不錯，換了我是他時，也可能採取同樣作法！」

雲素素太過關心，情不自禁地，拉着方豪手兒，低聲問道：「方豪，你和玉琪在下次相逢時，會……會怎樣……」

方豪神色一凜，接口道：「那將是一場看是誰應『蘆溝血誓』的生死之戰，他為了一生的榮華富貴，我為了民族復興機運，必將各盡所能，全力一搏，其間，沒有半點仁慈，沒有一絲情感……」

雲素素流淚了——她是緊張得流淚，搖撼着方豪的手兒，凝眸問道：「骨肉相殘，兄弟拼命，這……這委實太可怕了，外……外人恐怕還插不上手……」

方豪點頭道：「素素，我知道你行，你得過太陽菴主眞傳，甚至於已練會『日月劍炁』，但你決不許幫我，勝，我要勝得光明磊落；敗，我要敗得是個英雄，那場決鬥，是我和小玉兒兩人的事！」

雲素素駁不倒，也辯不過方豪，只得含淚問道：「方豪，對我說老實話，你……你有幾成勝算？……」

方豪笑道：「由於我在蘇州府衙中，孤身深入虎穴，早有警覺，並盡可能地，作了各種預防，故而九格格的『逆穴飛紅刺』，和小玉兒的『雷霆降魔杵』都未對我構成任何傷損……」

雲素素聽至此處，慰然笑道：「那還好，那將是五五之局……」

方豪看她一眼，軒眉問道：「何以見得？」

雲素素道：「玉琪剛才不是業已說過了麼？長槍大戟、硬橋硬馬方面，可能他比你强，但小巧靈奇之技方面，却數你……」

方豪嘆了一口氣兒，目注雲素素，搖頭苦笑道：「素素，妳太善良了，竟相信小玉兒的話兒，僧王是滿人中第一條好漢，又利用皇家勢力，暨高官厚祿，招來四海八荒間，無數身負奇能之士，悉心自幼便培養陶冶小玉兒，使他成為『神勇威武玉貝勒』，他那一身能為，無論是江湖小巧之技，或長槍大戟的戰陣韜鈐，都比我高，勉强吹牛，加上自信，我也只能在『四六之局』中，佔個『四』字！」

雲素素立時又聽得愁鎖黛眉，幽幽說道：「那你……」

方豪撫着雲素素的手兒，向她安慰道：「素素，不要擔心，我也有優於小玉兒之處，那就是我比他多了一股浩然正氣！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

雲素素自然聽得出這是虛無飄渺的安慰之言，舉手拭去腮邊淚漬，苦笑說道：「我眞弄不懂，小玉兒既已佔了六成以上的勝面，剛才何必還以劇毒為藥，施展那種陰險惡辣手段……」

方豪不等雲素素話完，便接口笑道：「這道理不難懂，佔六成勝面，與佔九成或八成勝面不同，就是勝負之數，既可能有萬一意外，而敗陣的一方，也可能於垂死之時，有力反噬，他是一品王侯，自應儘量利用機會，先把勁敵殲除，才是上策，何必定要與我這毫無身家的江湖浪子拼命?!」

雲素素失笑道：「我懂了，他是穿鞋的，你是光脚的……」

方豪點頭道：「對！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匹夫便無所謂了，我和小玉兒下次相見的決鬥之時，他定會對我的『匹夫之勇』，大為忌憚，或許這就是我轉劣勢為優勢的秘密武器！」

語音頓處，目注林木深處，揚眉叫道：「施施，妳聽夠了麼？妳重入小玉兒的臨時府邸，是不是為『聘禮』之事，給他答覆？」

滿臉堅毅、沉着，而流露一種異樣光輝的雲施施，從林木深處，緩緩走了出來。

雲素素一見雲施施，便急急問道：「二姐，你對玉琪要用血冠子項上人頭，和九格格心窩鮮血，作為聘禮之事，是怎麼答覆？」

雲施施道：「我告訴他，我完全滿意，只要玉琪把聘禮辦到，或是隨他回京入府，或是就在此地，立即完婚，我都立着嫁衣，決無二話！」

雲素素立時滿目淚光地，凝望雲施施，失聲叫道：「二姐，妳……妳……妳又要步大姐後塵？……」

雲素素在哭，雲施施却在笑，她笑得大方，笑得爽朗：

「雲家雖有這種不惜犧牲傳統，但我却比大姐幸運多了，大姐和曾慕秋之間，沒有愛，只有慾，玉琪則是眞的愛我，我也有點愛他……」

說至此處，輕撫雲素素的如雲秀髮，柔聲說道：「素素，你可能是我們姊妹中最幸運的女孩子，也將是打破雲家傳統，不會嫁給仇敵的第一人，為了你，我要向方豪要句承諾！」

話完，目光轉注方豪，正色又道：「方豪，你樣樣都對，只有方才要在下次相逢時，與玉琪拼命的『欲逞匹夫之勇』想法，却是大錯！你們這場兄弟骨肉之戰，大概無法避免，勝得了，你儘管勝，殺得了，你儘管殺，我決不為玉琪請命乞憐！但萬一勝不了或殺不了時，便趕快跑，設法全身而退，莫逞匹夫之勇，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鈎，這不是為你，是為素素，也是為了萬世千秋的民族復興大業！」

方豪怔了，看着雲施施，滿面都是敬佩神色！

雲施施慰然一笑：「方豪，我大概說動你了，給我一句承諾！」

方豪未作正面回答，口中微吟道：「五湖明月千秋朗，民族精神萬代昌……」

雲施施揚眉大笑，笑得更甜，笑得更豪放，側顧雲素素道：「素素，方豪總算有了承諾，快去把一切經過，禀告爹娘，玉琪要準備聘禮，九格格如何心窩飲刃？血冠子怎樣項上飛頭？蘇州府衙之中，將有連台好戲看了！」

下期待續

●方豪獨在房中，調息凝神，盤膝靜坐。

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龍虎風雲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諸葛青雲●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龍虎風雲」，武俠接力，「打」得精彩，欲罷不能，觀衆要求，繼續比劃。經商得與賽名家首肯，加賽一回。上期預告續賽八場，實乃四場之誤。特再申明，自一二一期至一二四期收擂，奇招妙式、懸疑高潮，盡在這一回中。

16 《血腥聘禮》

回到臨時居留之處，雲振天、凌翠仙夫婦，和雲施施、雲素素、方豪等人的神態，各有不同。

雲振天因與戴四爺的交情太深，他易容變服，冒險前往蘇州府衙之意，雖以光復漢室的民族復興大業爲重，決定了能救戴四則救，不能救則設法送戴四成仁歸天的痛苦原則，但在證實方豪成功，獲得戴四死訊之後，那雙英雄虎目之中的傷悼老友之淚，便一直沒有乾過。

凌翠仙看出老伴兒的神態有點異常，不敢離開，時時都陪伴在雲振天的身邊，小心伺侯。

雲施施也有點變，往昔，她豪邁、大方，只嫌微失粗疏、不拘小節，如今，却突然變成了萬分伶俐、百般柔順的乖女兒，端烟送茶，整治酒飯，偶而有暇，也依依雲振天、凌翠仙的膝前，對爹娘照料孝順得無微不至。

雲素素彷彿心事最重，神情沉默，眉黛凝愁，眼光不時飄向雲施施，似有滿腹心事，想對二姐傾訴，但有好幾次話到舌邊，却又搖頭一嘆，住口不說。

方豪最簡單，他什麼話也不說，什麼人也不理，獨自在他的房間之中，調息凝神，盤膝靜坐，有時偶然伸手空中，似乎比劃一些什麼玄奇招式？

沒有人敢打擾他，因爲誰都知道方豪和玉貝勒下次——也就是第三次的相逢時，就是骨肉相殘的生死之決，能作準備的時間，却不知道有多長，或許尚有三天五天，十天半月？或許就在明晨，更或許就在今夜？……

方豪再瀟洒，也不敢掉以輕心，因爲據他客觀研究、仔細衡量，認定這場決鬥，自己只有四成勝面，必須利用每一分每一寸的時間，來複習、來鍛鍊一些平素有點荒疏的上乘特殊武功，或許能扳成五五之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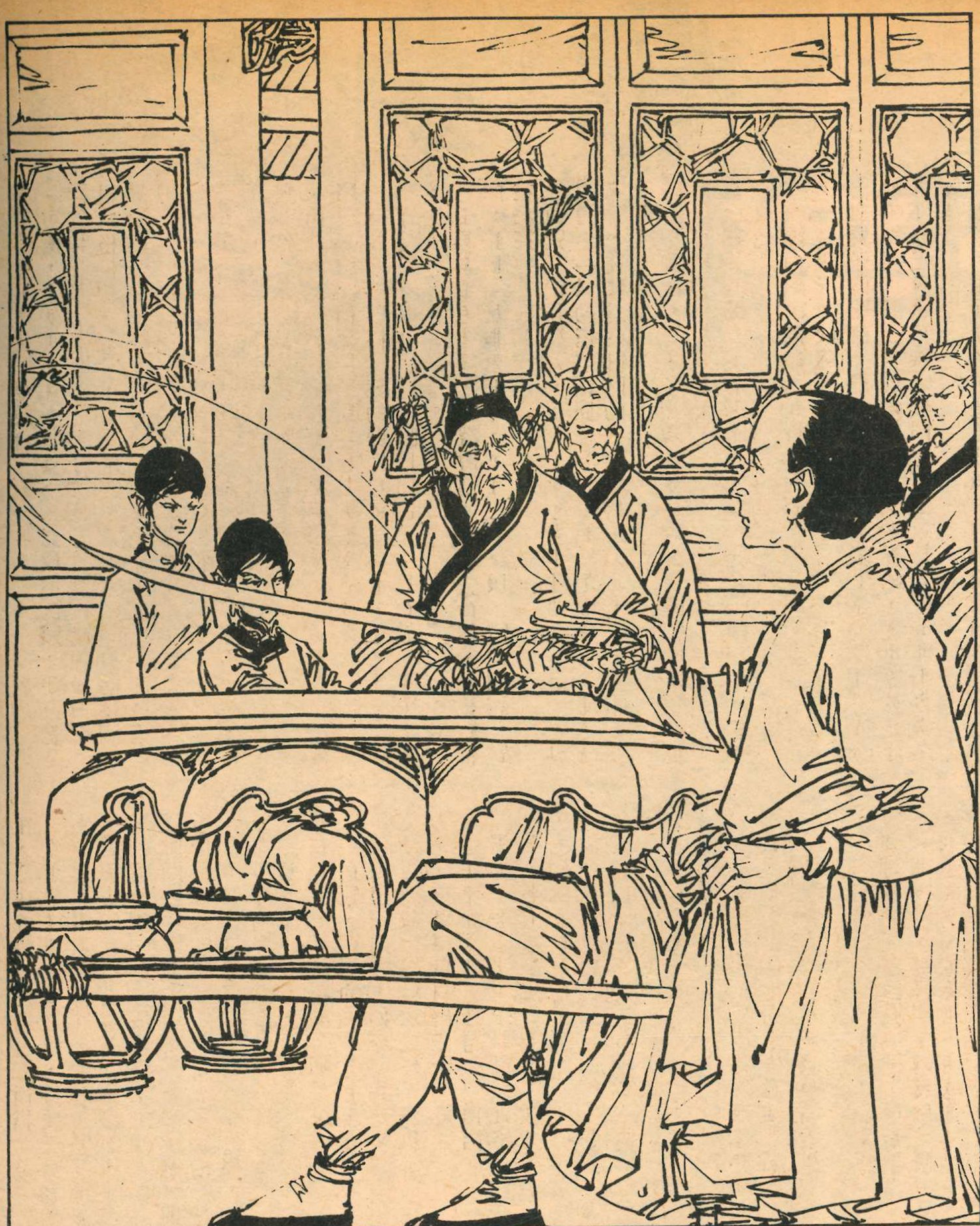
因爲這不是個人生死，更不是兄弟間的面子關係，這場所謂「誰應蘆溝血誓」的龍爭虎鬥，關係到整個民族復興機運，是滋長茁生，繼續在暗中不斷壯大?!抑或遭受重大挫折，從此一蹶不振?!

「嘭！」

這是悶坐在堂屋裡的雲振天，放下抽得不停的旱菸袋，一拳擂到桌上，憤然含淚叫道：「不甘心、不甘心，叫我這樣畏懼權勢，怕死苟安的離開蘇州府，回轉祁連山，我雲振天決不甘心，戴四弟在九泉之下，也決不瞑目……」

雲施施半偎半坐的，靠在雲振天的膝下，面含嬌笑叫道：「爹……」

一個「爹」字才出，焦大從門外走進，手中拿着一封



●玉貝勒話完，伸一手，施展出內家絕藝「大攝引神功」，使那御賜「九龍碧玉刀」剎時凌空飛到手內。

小東，遞向雲施施道：「施施，是你的信。」

雲施施接過拆開，箋上詞句極爲簡單，寫的是：「字奉施施，午正請暗來蘇州府衙，接受聘禮之一。」末後則署的是「知名不具」四字。

●九格格在一大早，便帶了隨員，趕到玉貝勒的臨時府邸。

她是應玉貝勒之囑，來提在蘇州府衙中，殺死戴四的方豪歸案，也準備找玉貝勒的麻煩，和他鬥點閒氣！

所謂「閒氣」，與小燕有關。

小燕，是最得九格格寵愛的身邊人，她不僅美秀，並極聰明，九格格所交辦之事，她能體貼入微，九格格所傳的功力暗器，她也一學就會！

昨夜，她奉派前來，暗探消息，居然挨了雲素素兩根「奪命神針」，一根雖祇擦破大腿，另一根却幾乎「奪命」地，鑽入小燕的右脅以內！

忙了九格格大半夜，才替小燕起出這根「奪命神針」保住她一條小命！

雖然，小燕不知眞如玉貝勒所說，是他派在九格格身邊的心腹反間？抑或傷重人暈，未曾說出在玉貝勒臨時府邸後園中所見各事，但九格格業已怒火冲天，氣得發昏，一等天光大亮，便來找玉貝勒，提人、問罪！

但九格格雖然率衆而至，來勢洶洶，却撲了個空！

根據玉貝勒的侍從手下稟報，貝勒爺一大早便有要事外出，假扮玉貝勒身份的方豪，因冒認皇親，是罪不容誅的欽命要犯，已由貝勒爺問過口供，派十名侍衛，押送蘇州府衙，如諾交由九格格發落。

九格格聞言，想不到玉貝勒竟會派人把方豪給自己送去，不禁又氣又急。

氣的是玉貝勒太刁，明知傷了小燕，自己必來問罪，却藉事抽身，避而不見！

急的是方豪送去蘇州府衙，自己不在，豈不落入血冠子的手內？

清廷大內，爲了彼此制衡，爲了不使事權集於一身，尾大不掉，故意造成玉貝勒、九格格、血冠子等三派實力，並不時移轉寵信，便於駕馭！

玉貝勒是「神力僧王」的繼承人，九格格也有攝政王孫女身份，近支清貴，在平時自然佔了上風，而略微委屈的血冠子一派，也就自然而然地，急於表現，爭功最烈。

這次，蘇州緝叛，勞師動衆，幾乎發動了整個大內禁衛之力，所獲僅有戴四一人，却又在九格格正以嚴刑逼供以下，被方豪暗發毒針，殺以滅口！

由此可見，方豪的身份，夠多重要？沒有此人，簡直無法回京覆旨。

戴四在自己手中被殺，自己已擔了干係，倘若方豪再落入血冠子的手中，卽令仗恃當今暗寵，不加罪責，臉面也太不好看，「九格格」三字，豈不在京師的名利場中，大打折扣？

九格格又怒又急之下，無心再找玉貝勒屬下侍衛們的晦氣，靴兒一頓，立卽回轉蘇州府衙。

但她畢竟又落後一步，方豪確已被玉貝勒派了十名侍衛送來，却已被血冠子接收，落入這與自己一向面和心不和，勾心鬥角，互相爭功的同寅手內。

九格格咬牙片刻，壓着性兒，趨訪血冠子，要他帶出方豪，審問口供。

她是想伺機奪回方豪，萬一難以如願，遂索性也佯作失手，把方豪殺死，來個大家落空，免得唯一功勞，竟被血冠子不勞而獲。

在她意料，血冠子必然猜出自己心意，推三阻四地，設法加以拒絕。

誰知大謬不然，血冠子一聞九格格之言，竟毫不推諉地，點頭含笑說道：「好，好，我正愁那廝人極刁惡，口風太緊，審不出個所以然來，最好煩請格格玉駕，以妳最拿手的『九煉洪爐』手段，問上一問！」

九格格一怔，雖覺血冠子答應得太以爽快，有點蹊蹺？但倉卒間無法深想，只得接口笑道：「好，我問問看，人心似鐵原非鐵，官法如爐果是爐，方豪熬得過我的『九煉洪爐』，也熬不過我的『搜魂三絕』，我要試試看，他是否是比戴四更硬的一條鐵鑄漢子？」

血冠子從嘴角間浮起一絲陰毒笑容，側顧手下，沉聲說道：

「帶人，請方爺！」

這一句「請方爺」，已使九格格聽得皺眉，但跟着所見的情況，却使她眉頭皺得更緊！

因爲，方豪是坐在一乘軟轎上，被抬了進來，身上沒有脚鐐，沒有手銬，自然更沒有甚麼繩索鐵鍊之屬。

這那裏像是對待一名罪不容誅的欽命要犯，簡直像是伺候一名不易請到的特別上賓！

九格格弄不懂了，她口中不便問，心中却在沉吟：「血冠老道，怎麼這樣大膽？他在弄甚麼鬼祟？」

血冠子心中也在沉吟，他不是自言自語，只是不住暗唸「無量壽佛」！

因爲今日凌晨，玉貝勒的侍衛們，把方豪送來時，血冠子爲了爭功，自然趁着九格格外出不在的大好良機，立予接收。

但才收人犯，尚未升堂，玉貝勒的一名侍衛，倏然折轉，對血冠子附耳低聲說是剛才忘了交代貝勒爺的囑咐，方豪被點「五陰絕脈」，詢供爲難，要血冠道爺，多多費點心思，不要再斷絕了這追查叛逆黨羽的唯一線索！

這一句「方豪被點五陰絕脈」，使血冠子聽得神情一震，暗自叫苦！

他這才明白，難怪玉貝勒肯大大方方地，送過人來，這位貝勒爺，着實厲害，他自己可能利用這種特殊手段，已在方豪身上，取了重要口供，却把個極燙手的熱山芋，丟給九格格和自己來左右爲難，擔負責任！

凡被點了「五陰絕脈」之人，身加片羽，均如刀割，稍微勞累吃苦，更將五臟齊崩，口噴黑血而死，所謂「衛方豪被貝勒爺點了五陰絕脈」之語，只是玉貝勒所派侍衛，在自己耳邊低聲相告的一句話兒，無法成爲憑據，倘若方豪一死，玉貝勒翻臉不認帳地，向聖上爭功諉罪，自己豈不是代人受過，吃不消而兜着走了？……

血冠子想來想去，只有饗以美食，待以優遇，暫時把方豪奉若上賓，再靜等九格格回來，設法將這名沾不得手的欽命要犯，推了過去！

九格格平素雖極陰毒奸刁，但一時也參不透這種微妙的，她看着與自己和血冠子分庭抗禮，大邁邁在廳中落坐的方豪，冷然一笑，揚眉說道：「連雲方氏，是武林大家，眼皮子寬，見聞定廣，知不知道我在京中無事之際，研究了一十二套專門逼問口供的小玩意兒？……」

話方至此，方豪已接口說道：「當然知道，江湖中的、硬漢子，在妳那十二套小玩意兒之下，栽得多了，是不是『九煉洪爐』，和『搜魂三絕』？」

九格格見他答得太以從容，神情中毫無懼怯之色，不禁「哼」了一聲，冷冷說道：「方大俠想不想嚐嚐新呢？由於你是號人物，我打算特別優待，讓你來個盡情領略！」

方豪搖手道：「不必，不必，洪爐九煉人將化，三絕搜魂魂欲飛，我不是銅澆羅漢，鐵鑄金剛，慢說十二件盡情領略，連一件也消受不起！」

九格格目內凶光一轉，「格格」笑道：「這裏是蘇州府衙內堂，不是連雲方府，恐怕由不得方大俠你……」

方豪淡然一笑，截斷九格格的話頭道：「九格格，妳別發威，常言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又道是：『好漢不吃眼前虧』，我只消乖巧一些，有問必答，妳那『九煉洪爐』和『搜魂三絕』，再怎厲害，也將毫無用武之地！」

九格格向他深深看了一眼，點頭說道：「好，算你知趣，玉燕準備錄供！」

小燕重傷未愈，只有玉燕隨侍九格格，聞言之下，立刻張羅紙筆。

方豪抬頭略看天光，端起几上茶杯，飲了兩口，神情委實暇豫已極！

九格格有點嫌方豪的神情太冷太傲，似乎對自己太不買帳，銀牙暗咬，陰森森地問道：「方大俠在尊府行三？」

方豪搖了搖頭，翻起兩眼，看着蘇州府衙內堂的承塵，一字一字答道：「我不是方老三，我是僧格林沁老大！」

九格格先是微怔，旋又擺手說道：「你冒用『神勇威武玉貝勒』名位，以及怎會化裝得如此唯妙唯肖之事，我們不問，我只問你有關先明遺孽的那羣叛逆……」

話方至此，蘇州府神情惶悚地，走了進來，向九格格暨血冠子躬身稟道：「啓稟格格暨血冠道爺，內使到，有旨意！」

九格格與血冠子，吃的是大內飯，仗的是皇上威，休看他們敢在蘇州府作威作福，把位四品黃堂，賤視如狗，但一聽有了旨意，也只有立刻香案接旨，一個個照樣像隻狗兒般，爬跪地下！

內使讀旨，皇上着實發了雷霆，怒責如此驚師動衆，獅子搏兔，費時這久，猶無捷報到京，足見九、格格血冠子等，荒怠職守，辦事不力，着由神勇威武玉貝勒統一指揮，藉赴事功，並賜玉貝勒「九龍碧玉刀」，可對任何不遵號令、欺罔傲上之人，先斬後奏！

內使一去，請過旨意，和那柄附在旨意之內的「九龍碧玉刀」，九格格與血冠子知道這下由玉貝勒佔盡上風，大勢已去，不由面面相覷，臉色如土！

一陣龍吟長笑，笑得好不愉快，好不猖狂，那是發自方豪口內！

九格格陡然想起他適才自稱是「僧格林沁老大」之語，心中一震，向方豪細看兩眼，失聲問道：

「玉琪，是你？不是方豪?!」

玉貝勒又是一陣縱聲狂笑，改了稱呼道：「老九，血冠，你們好，皇上命內使傳旨，要我統一指揮你們，你們却反把我拿作階下囚，準備要我嚐受妳的『九煉洪爐』，和『搜魂三絕』滋味！」

話完，一伸手，施展出內家絕藝「大攝引神功」，使那柄聖上御賜的「九龍碧玉刀」，化爲一道碧色寒芒，凌空飛到了他的手內！

血冠子和九格格，一個是有苦難言，一個是有氣難發，你看我，我看你，形成了一種極難堪的尷尬局面！

玉貝勒不理會這些，回手取茶，却見杯內已空。

血冠子牙關一咬，搶步走過，親自執壺，替玉貝勒斟了一杯香茗，雙手捧上，並陪着笑臉說道：「貝勒爺，

請消消氣，這是一場誤會……」

　可憐，這就叫「在人屋簷下，怎敢不低頭」？這就是「只論強權，沒有公理」，分明是玉貝勒自己假扮方豪，對九格格和血冠子，有意作弄，只因來了一道聖旨，玉貝勒的手中又多了柄可對任何人先斬後奏的「九龍碧玉刀」，血冠子遂不敢逞强，不敢指責玉貝勒存心耍人，只好推說誤會，捏着鼻子把錯處攬在自己身上！

　其實，他也權傾朝野，「血冠羽士」四字，更復足震江湖，一身武學修爲，到了「第一流中第一流」的極上乘境界，那裏受過這種窩囊齷齪之氣？

　由於血冠子的忍氣吞聲，斟茶示歉，玉貝勒似也盛氣略平，臉上稍微帶了點得意傲笑地接杯欲飲。

　但他才一舉杯，陡的變色叱道：「血冠大膽！」

　血冠子莫名其妙地，瞠目問道：「貝勒爺何故發怒？」

　玉貝勒聲色皆厲，沉聲說道：「聖上命你受我統轄指揮，並賜「九龍碧玉刀」，你心中不服，暗起凶謀，竟在我茶中下毒！」

　血冠子縱是泥人，也有土性，忍不住語音一揚，亢聲說道：「貝勒爺有證據麼？你不能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倚仗這柄御賜的「九龍碧玉刀」，妄入人罪，以除異己！」

　這一頂撞，頂撞得玉貝勒怒火冲天，揚手把杯內香茗，向血冠子的臉上潑去！

　血冠子一閃身，香茗潑在地上，起了一陣白烟，和一片火光！

　一陣白烟，薰皺了九格格的眉！

　一片火光，映綠了血冠子的臉！

　血冠子的臉色，不能不發綠，潑茶生煙，證實了茶中蘊有劇毒，茶是自己剛剛替玉貝勒斟的，遂也等於是證實了自己謀弒皇族、欺罔長官、違抗聖命的罪不容誅之舉！

　雖然，很顯明的，這是栽贓，這是故意陷害，但玉貝勒設計得太以高明，使自己百口莫辯！

　下面的手段，不問可知，玉貝勒既打毒蛇，決不鬆手，他定要拜「刀」，拜那柄剛被他以「大攝引神功」，凌空攝到手中，可以對任何欺罔傲上之人先斬後奏的「九龍碧玉刀」！

　何必？自己一世威名，何必死得那等狠狽？……

　血冠子自知生望已絕，暗挫鋼牙，從所戴「血冠」正中，摘下一粒紅玉，便往口中吞去！

　那不是紅玉，那是最毒最毒的毒藥「鶴頂紅」，自古伴君如伴虎，越是官作得大，身邊越是經常備有這件東西，以防天威不測之時，來個自我解脫！

　但「鶴頂紅」尚未入口，「白玉杯」已到眼前！

　血冠子死念已決，未作任何防範，以致被玉貝勒抛出的那隻白玉杯，把手中的「鶴頂紅」擊落在地！

　血冠子又羞、又恨、又怒地，雙目佈滿紅絲，獰視玉貝勒，咬牙問道：「貝勒爺，殺人不過頭點地，算盤何必打加一？你不讓我這樣死，難道你定要爲『九龍碧玉刀』立威，把我明正典刑？或是替叛逆戴四報仇，也讓我嚐嚐九格格的『九煉洪爐』，暨『搜魂三絕』滋味？」

　話說得够損，有煽動力，尤其末後數語，竟暗指玉貝勒與叛逆戴四，結有交情，甚至某種聯繫？……

　玉貝勒大笑，笑得够狂够傲，笑聲一住，目注血冠子，冷冷說道：「血冠，你想錯了，你對我不敬，罪實該死，但我玉琪，是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我要憑藉武功，按照江湖規矩，和你決鬥，決不貽笑大方地，倚仗皇家勢力！」

　這一陣亂，亂得九格格、血冠子的一般手下，六神無主，心中惶悚，紛紛莫知所措？

　在他們雜亂無章之下，接受玉貝勒邀請，易容變服的雲施施、雲素素姊妹，便容容易易地混了進來。

　雲振天關心老友戴四的血海深仇，自然也趕了來，凌翠仙更不顧凶危，隨行照拂老伴。

　只有方豪不見，不知他是爲了應付與玉貝勒的生死之戰，仍在靜室用功？或是有了別的行動？

　玉貝勒方才豪氣如雲的一席話兒，聽得血冠子和九格格都似乎有點不信？

　「奪」的一聲，玉貝勒把那柄「九龍碧玉刀」，深深插在几上，站起身形，朗聲說道：

　「血冠，御賜的『九龍碧玉刀』現在几上，表示我決不仗恃皇家之力！如今，兵刄拳脚，任憑你挑，只要你能活得過我十招猛攻之外，玉琪定拔几上的『九龍碧玉刀』，來個揕胸自絕！」

　這番話兒太狂，狂得似乎離譜？

　根據一般看法，玉貝勒、九格格和血冠子三人，功力相若，各有專長，眞若要在彼此間，分出上下强弱，非拚上個三、五百招不可。

　如今，玉貝勒突然宣佈，任憑對方選擇拳脚兵刄，只要能逃出十招不死，他便以「九龍碧玉刀」自揕心窩，豈非把位權傾大內、藝震八荒的「血冠羽士」，看成不堪一擊的酒囊飯袋？

　故而，這話兒的確太狂，但却狂得充滿了英雄氣概！

　慢說堂內堂外，一齊聽得肅靜無聲，連暗中觀察的雲素素，都忍不住地向雲施施悄然說道：

　「二姐，玉琪的確可愛，是個叱咤喑嗚、睥睨一世的英雄人物！只可惜……只可惜……」

　「只可惜……」的下面，雲素素說不下去了，假如一定要她說完，應該是「……他是敵人，不是朋友！」

　「朋友」，越高明、越英雄，便越是可愛！「敵人」，則越高明、越英雄，便越是可怕！……

　雲施施體會得出雲素素未曾說完的言外之意，於是，她的心情，起變化了，目中，凝望玉貝勒，雖然仍蘊有「愛」的光輝；臉上，却逐漸發白，逐漸發青，呈現了一片「怕」的色彩！

　堂內堂外，當眞是肅靜無聲麼？……

　不，不對，所謂「肅靜」，只是玉貝勒發完狂言大話的一刹那間，跟着，便有牛在吼，有鬼在嚎，立刻把「肅靜」打破！

　「牛吼」是血冠子被玉貝勒過份藐視，氣得臉紅脖子粗的，聲息如牛，不停狂喘！

　「鬼嚎」也是他怒極心瘋的，狂嚎出：「上劍」二字！

　一道青熒熒的光芒！從堂下飛來，被血冠子接在手中，是柄劍柄血紅、劍鋒暗碧的喪門長劍！

　剛才「怒極心瘋」的形容之語，似應略加修正，血冠子雖然「怒極」，並未「心瘋」！

　他動「兵刄」的選擇，相當正確，因爲，在拳脚方面，玉貝勒得自僧王獨門秘傳的「雷霆降魔杵」，號稱蓋世無敵，當然不易應付！

　自己的喪門長劍，不單份量沉，劍鋒上淬有劇毒，劍柄中蘊有機關，連所擅七七四十九式「血雨天罡劍法」，也極稱精妙，足有三十年以上的精純火候！

　尤其，玉貝勒身份特殊，和人動兵刄的機會太少，即令他有甚秘密武器，自己放棄進攻，專事防守，也絕沒有應付不了十招之理！

　故而，血冠子在喪門長劍入手之後，心氣立平，既未牛喘，也不鬼嚎，他靜了下來，靜得像一座山嶽，恢復了絕代高手神情，手橫長劍，面對强敵，目光一瞬不瞬！



●刀光才擊，血冠人退八尺。

　玉貝勒仍是那麼悠閑，他早有準備，一抬手，從侍衛手中，接過一件兵刄。

　那是一柄刀，一柄刀身又窄又長，微帶弧形，銀光如電的刀，誰都看得出，那是一柄百煉精鋼好刀！

　雲施施目內愛意微添，臉上冰霜略化地，喃喃自語說道：「他是有心人，這舉措着實有點可愛，他竟想用戴四叔的『秋水雁翎刀』，來殺血冠羽士……」

　秋水雁翎刀在手，玉貝勒側顧九格格道：「老九，煩妳公公平平的，作個見證，血冠只要逃得出我十刀，我就彈碎手中刀，拔出几上刀，來個迴刀自絕！」

　美人自古愛英雄，九格格也是美人，自然也愛英雄，何況她早就單戀玉貝勒，連這互相爭權奪利之擧，也有一半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酸性反應！

　如今，目睹玉貝勒目無餘子，不可一世的英風豪氣，她又不禁暗暗傾心，點了點頭，低聲說道：「好，想不到你還深藏不露，到今天才顯出眞功夫來，我要好好瞻仰瞻仰……」

　說至此處，更把語音壓低得第三人無法與聞，悄然又道：「莫攖劍鋒，提防劍柄！」

　這低低二語，表現了關切之意，她竟站在玉貝勒這邊，把血冠子喪門長劍的特別厲害之處，予以揭破！

　玉貝勒笑了一笑，手持秋水雁翎刀，走向橫劍巍立的血冠子，口中吟道：「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雁翎刀，風吹鼉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

　吟至此處，走得距離血冠子僅約八尺，止步卓立，傲然笑道：「血冠，共只十招，你必然放棄進攻，一味防守，我索性告訴你，我這出手的第一、二招便叫『風吹鼉鼓』和『電閃旌旗』，一是風雨縱橫，凌空捲洒；一是刀光如練，貼地狂流，你留神了！……」

　「你留神了」的「了」字才一出口，手中秋水雁翎刀，精芒電閃，人刀俱杳，化爲一道匹練似的寒虹，向血冠子橫捲而至！

　血冠子手中喪門長劍的鋒芒之利，決不下於秋水雁翎刀，甚或猶有過之，但他却怯於玉貝勒的氣勢，對於這凌空橫捲的匹練刀光，不敢硬架硬接！

　刀光才擊，血冠子人退八尺。

　他退得够快，但也恰好落入玉貝勒的算中！

　玉貝勒是人隨刀進，一刀接一刀，連續劈出八刀，一刀比一刀强，一刀比一刀快，劈到第六、七刀上，已令人分辨不出甚麼是刀招？甚麼是人影？硬以凌空百閃的電掣寒光，把血冠子密密封罩在內！

　九格格看得有點擔心……

　雲素素、雲施施，以及雲振天、凌翠仙等，也看得有點擔心……

　他們都是替玉貝勒擔心，因爲他們都是大行家，看得出血冠子人在重圍，身法不亂，甚至連手中那柄喪門長劍，都未使用，只使着「無影十三飄」的上乘輕功，在不住騰挪閃展！

　萬一，他再應付上兩三招，滿了十招之數，玉貝勒如何下台？這把羞刀，怎樣入鞘？

　轉瞬間，十招已滿，但在最後的一刹那間，彷彿秋水雁翎刀的刀光，特別耀眼的亮了一亮！

　九格格嘆了口氣，場中人影刀光，一齊收斂。

　玉貝勒畢竟是擔任攻擊，比較勞累，他額上有了汗漬，神情也不如先前那樣，來得瀟洒！

　血冠子倒仍是老樣子，橫劍巍立，一語不發的，瞪大了兩隻眼，凝視着玉貝勒，只不過目光有點發直！

下期待續

龍虎風雲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司馬紫煙●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玉貝勒雙手擎起九龍碧玉刀，看樣子眞的打算刎頸自絕。

17《道是無情却有情》

伏身在外的雲氏姐妹却比誰都緊張，決鬥已止，十招亦滿，但血冠子仍然健在，那麼他玉貝勒是否眞打算如約自裁於那柄「九龍碧玉刀」下呢？

玉貝勒頓了一頓，看了站在對面手執血劍、雙目圓瞪的血冠羽士一眼，拋下了手中的秋水雁翎刀，走向案前，雙手恭敬地擎起了那柄御賜的九龍碧玉刀，看樣子眞的打算要刎頸自絕了。

在一旁呆立看熱鬧的九格格忍不住出口叫道：「玉琪！這是何苦呢，賭氣也不是這麼賭法的，別太認眞了！」

玉貝勒沉聲道：「笑話，我玉琪幾時說話不算過！」

九格格忙道：「是！是！我看得出，你確實有在十合之內殺死血冠的能力，只不過你先說了出來，使他有了戒心，一味只求防守，才勉强挨了過來的！」

玉琪冷笑道：「若眞叫他挨過了，便是我學藝未精，料敵不準，不僅愧對聖上的寵信，更對不起這口九龍碧玉刀了。我把聖上的御賜供在桌上，就是爲了要大家都知道，我玉琪決不隨便亂說話，御賜一臨，有如御駕親蒞。當着聖駕的面，我決不敢作欺君之擧！」

他把刀又高擧了一擧，特別强調了這柄御賜名义的尊嚴與權威性，但也是找自己的痲煩，因爲九龍碧玉刀既是如此神聖不可侵犯，他玉琪就必須應誓自裁了。

九格格更爲着急了，幾乎帶着哭聲哀求道：「玉琪！你幹嘛要跟自己過不去呢？這麼糊里糊塗一死太沒價值了，你怎麼對得起朝廷、堂上雙親？又怎麼對得起我？」

玉貝勒的神情很古怪地笑道：「老九！我率爾輕生，上負朝廷雙親是沒話說了，但對不起妳却令我難解，我若死了，妳該是最高興的一個人，從此再也沒人跟妳爭了！」

九格格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道：「玉琪！你是傻瓜。難道你不明白，我一直都在喜歡你，在京師的王族親貴中，除了你之外，那一個我都瞧不上眼……」

玉貝勒似乎頗感意外地道：「什麼？老九！妳喜歡我？這話是從何說起？從小妳就跟我過不去，打從我們第一次見面吵架開始，足足有十幾年了……」

「十八年零四個月，那天你才六歲，我阿瑪（編按：滿州人對父親的稱呼）生日，你跟僧王來拜壽，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對了！妳倒是記得清楚，那也是我們第一次吵架，從那時候開始，妳就沒放過我，見了面總要找我的碴兒！」

「玉琪！你記得第一次我們爲什麼吵嗎？」

「早忘記了，誰會記得那些？反正是妳先找上我的。」

「亂說，那次是你氣我的，我穿了一身新做的紅衣服，每個人都說我好看，我問你我好不好看，你却笑我是剛從湯裡撈出來的大蝦米……」

玉貝勒哈哈大笑道：「是嗎？老九！那可實在抱歉，不過妳也得原諒一下，我這人向來沒有奉承人的習慣，別說你阿瑪只是攝政王，就算他是皇上，我看妳像頭煮熟的大蝦米，我還是會照實說出來。」

「玉琪！我當眞長得那麼難看嗎？」

「這個……老九，老實說，妳不但不難看，而且還十分的好看，是京師中最美的一個姑娘，不過那也是近幾年的事兒，妳小的時候，可實在不怎麼樣，經常跟男孩子打架，弄得一身泥……」

這使得九格格十分高興，因為玉琪畢竟還是記得她的，她破涕為笑道：「我沒那麼野，只是對着你那一夥子死黨才動手的，我把他們打得趴在地下，就是為了要氣你，引你注意，要你來找我報復……」

「哈！這妳可是用錯了手段，我學武功可不是為了炫耀的，打從阿瑪教我第一招開始，就嚴誡我輕易出手，嚴誡我私鬥，京師那些貴族子弟們打羣架是常有的事，我從沒參加過一次……」

「我知道……後來我也知道自己太淺薄，所以不再做那些無聊的舉動了。」

「可是妳仍然一個勁兒的不放過我，處處跟我爭！」

「我還是在引你注意我，我實在氣不過你，對別的女孩子都是溫文有禮，有說有笑的，唯獨對我，你從沒擺過一次好臉色，始終都是冷冰冰的！」

「那是因為妳太討厭，處處要佔先，處處要強！」

「玉琪！憑良心，我要強佔先是不錯，但對你，我總是忍着性，有好幾次，我們爭得不相上下時，最後總是你勝利，那可不是爭不過你，是我讓你，我想你自己也明白！」

玉貝勒微微一笑：「老九！既是準備讓我了，又為什麼要跟我爭呢？」

「因為我——氣你眼中沒有我……」

玉貝勒嘆了口氣道：「姑奶奶，妳這份青睞實在叫人承擔不起，妳喜歡一個人時，就要處處跟他過不去，我寧願妳恨我了……唉！反正現在說什麼也晚了，今後，我不會跟妳爭了！」

他的眼睛瞟向了血冠羽士，見這個假牛鼻子仍然是一動不動地站着，乃又微微輕嘆一聲，徐徐抽出了刀刄。

御賜名器，畢竟不同凡響，刀刄還一半在鞘，即有一道青白色的寒光湧出了，而且有龍吟之聲作嘯，彷彿它是有生命的物體，在為即將嘗飲人血而歡呼！

九格格的臉色大變，她已強拉下了尊嚴的面紗，坦訴了自己對玉琪的戀情後，再也顧不得那些了，上去拉着他的胳臂道：「玉琪！我求你別自殺行不行？」

玉貝勒一聲輕笑：「血冠不死，我就非死不可。」



●九格格說動就動，手中青芒急閃，掃向血冠子。

「要他死太簡單了，我幫你殺了他。」

「妳幫我殺了他，這倒好，去了血冠，我又欠了妳的情，從此只有被妳牽着鼻子走，妳可以大權一把抓了。」

九格格終於哭了出來：「玉琪，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心？從今以後，我不會再跟你爭了，一切都聽你的，我的人，也都交給你全權指揮……」

「老九！這可是妳自己說的。」

「是的！我說的，以後一切由你作主，甚至於我可以回去向聖上請求，撤銷我這一組，由你統一指揮。」

「妳父親會答應嗎？妳那些手下肯接受我的指揮嗎？」

「阿瑪絕沒問題，他一直就不贊成我幹這個，他認為女孩兒家該守在家裡才是本份，至於我手下的人，更沒問題了，他們是我一手訓練的，我都聽你的了，他們還敢違抗嗎？不過，玉琪，為了你我兩家好，我們還是別合併的好，因為侍衛營的權太大了，抓在一個人手裡，會令很多人眼紅的，甚至於連皇上都會不太放心的！前車之鑑很多，我們還是維持個貌離神合的情況最好。」

「這是說我們還得爭下去！」

「是的！小事情你讓着我點，大事情我聽你的……」

玉貝勒陷入了沉思中……

●

雲素素在暗中哼了一聲道：「沒出息的傢伙，看樣子他是準備接受九格格的條件了？」

雲施施却不同意地道：「九格格其實根本沒提什麼條件，事情完全對他有利，他為什麼不接受了？」

「可是他立下的誓就不算了。」

雲施施冷笑道：「他不是江湖人，不必講什麼一諾千金輕生死，在官場中，講究的是權術，這就是權術的運用妳懂不懂？如果玉琪真的抹了頸子，他只是個大傻瓜、大笨蛋，根本不夠資格領導大內密探了。」

「那他對血冠羽士又如何交代呢？」

「他跟九格格聯了手，血冠子還敢跟他們作對嗎？他們肯留下血冠的一條命，就是大恩浩蕩了。」

「二姐！妳還是打算要嫁過去？」

「不錯！這是一把有心計的好手，值得我在他身上用點工夫，他勾起我跟他周旋的興趣。」

「二姐！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妳還……」

「素素！妳要清楚，我之所以要嫁給他，只因為他是密探的首領，並不因為他是個貝勒，也不會因為他是個英雄，更不會去考慮他的人格。他能夠背信不死，這證明他很愛惜生命，這就是他的弱點，把握住他的弱點，我才能夠控制他、駕馭他……」

「可是九格格呢？九格格是為了鍾情於他，才會跟他釋嫌合作的，若是他娶了妳！九格格還會聽話嗎？」

雲施施一笑道：「別忘了我要的聘禮是血冠與九格格的頭，血冠看樣子是死定了，還欠着九格格的一顆玉首呢，如果他能交出來，那一切都不成問題了，如果他交不出來，我也不會嫁過去！」

「施施！妳的算盤打得太如意，也把小玉兒看得太簡單，假如妳是傾心於小玉兒，妳不妨嫁給他，但是最好別懷什麼目的；若是妳還打算利用他，我要給妳一點忠告，妳會因而吃大虧的。」方豪不知何時掩了過來補上了一句。

「我不相信，你把你的兄弟說得太了不起，他的功夫雖然不錯，可是太狂傲自大了，跟血冠子訂下了這麼一個賭約，事後却又不想履行，這在在都證明他的膚淺！」

方豪輕嘆一聲：「施施，原來妳還是抱着這種看法，我對妳的觀察力更為不敢信任了，妳以為他是賭約失敗了想要賴，那就更為大錯特錯了，妳想，僧王是京師第一條英雄，小玉兒是他的衣缽傳人，又豈能做這種丟人的事？假如他真的敢貪生怕死言而無信，僧王就會劈了他！」

「他們大家一起掩蓋事情就不會洩漏出去。」

「掩得住嗎？今天在場的有多少人，何況小玉兒還知道有我們在，這種事能瞞得下嗎？」

雲施施承認方豪的話不錯，但是她却想不透地道：「可是十招之限已滿，血冠子並沒有倒下呀！」

「妳為什麼不仔細看一下呢？血冠子到現在為止，動都沒有動一下，這並不是一個很舒服的姿勢！」

血冠子自從停止了比鬥後，一直凝立不動，雙腿微曲，上身前傾，血劍平伸向前，演出這個姿勢雖不費力，但要將這個姿勢維持很久，却極為吃勁，血冠子也許耐戰力足，但是却不需要如此表現呀，除非是另有古怪了！

●

九格格那邊也有所發覺了道：「血冠，我跟貝勒的話你都聽見了，你該表示一下意見了？」

血冠子不動不言，玉貝勒冷笑道：「妳叫他守密不言，無異是緣木求魚，他也知道妳不會信得過他的，何必還要多說話呢？我們這個圈子裡只有死人才最可以信賴。」

九格格忍不住低聲道：「玉琪，你明知道我一定會除他滅口的，又何必要說穿了讓他提高警覺呢，趁他不知不覺間除掉他不是很好嗎？」

「老九！若是他相信妳會放過他，那他就是個草包，不足為懼了，殺不殺他都無所謂，若是決定殺他滅口，最好即說即做，夜長夢多，片刻的拖延就會影響到全盤皆墨的。」

向玉貝勒表明了愛意的九格格竟像是換了個人，在誰面前都強項橫蠻，不肯受半點委屈的刁公主居然變得像水似的溫柔，一任玉貝勒如何譏諷教訓，她都是笑吟吟的，沒有半點慍意，難道愛情的魔力真有這麼神奇嗎？

此刻，她仍是溫嫻的一笑道：「你說得對，玉琪，當機立斷，要下手就得快，我們一起出手，一起擺平他！」

說動就動，她的身軀已飛了起來，手中青芒急閃，掃向了血冠子，但身當其事的玉貝勒却沒有及時配合，笑吟吟地抱着雙臂，看着她一個人行動！

更令人詫異的是血冠子眼見青光掠體，不避不擋，硬生生地挨了一劍，青光過處，身軀砰然倒地，一顆腦袋滾出老遠，腔子裡血似泉湧直漂出來！

九格格似乎難以相信地望着地上的殘屍道：「這傢伙怎麼如此地不濟事，連一劍都避不過。」

玉貝勒的臉上沉下一片冷色，微步上前，抬腳輕踹，將無頭的屍體踢得滾前兩尺，但地上却留下了一片頸子，厚約半寸，雖為鮮血所染，但仍看得出是從血冠子的殘屍上落下來的，就像是菜市零售切下的一片冬瓜。

九格格看得又呆了，愕然道：「這又是怎麼回事？」

玉貝勒冷笑道：「這就是說妳出手的部位沒拿準，還差了半寸，沒有恰好地落在我的劍痕上，所以才多出這一片脖子來，老九！妳還差了一點。」

「什麼！你的劍痕，你什麼時候出手的？」

「老九！別裝了，你明知道是第十招上。」

「第十招，你是說你在第十招上已經殺死了他，這怎麼可能呢？我出手時他還站在那兒的。」

「死人也能站的！尤其是剛死的人，手腳未僵，妳要把他擺成什麼樣子都行。」

「可……可是已經砍斷了他的頸項，為什麼隔了那麼久血仍然不流出來呢？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玉貝勒突地仰天長笑，笑聲淒厲刺耳，笑了很久，他才停了下來道：「老九！這才是妳真正不知道的地方，那麼我可以告訴妳，在沒說之前，我要先問妳一句，妳必須要誠實地面答我，妳知道我一共用了幾招？」

「你們不是定下了十招之限嗎？」

「不錯，那是我們兩個人加起來的招數，老九，妳說，在這一戰中，我只用了幾招？」

九格格想了一會兒才道：「你的身法太快，我根本沒看清楚，但是我記得血冠先後好像用了八招。」

「七招半，最後的一招只遞了一半。」

「那麼你祇用了兩招，玉琪，你是怎麼練的？只兩招就斬殺了血冠，照這樣看來，天下將無人是你的敵手了！」

玉貝勒微微笑道：「妳錯了，嚴格說來，我祇用了一招，這一招威力無匹，劍招運足時，鋒刄未至，劍炁先及，把敵人全身罩於劍炁之下。封住對方所有的穴道，截斷所有的脈絡運行，等鋒刄臨體時，對方一動都不動，等於是個死人了，這就是血冠受劍之後，仍然站立不倒，以及沒有血水流出的原因。」

「我懂了，血冠頸部受劍後，由於血脈仍為劍炁所阻，血水不流，所以才未見溢出，一直等我補上一劍後，牽動屍體倒地，震通了被阻的脈絡，血水才漂射而出！」

玉貝勒微微一笑道：「差不多就是這麼回事，老九，妳的劍上還沾有殘血，回去可以找人檢驗鑑定一下，血中絕未含有毒質，我也不是用什麼暗算的方法殺死他，一切都是憑着真本領。」

「玉琪，你怎麼說這種話呢？」

玉貝勒冷笑道：「老九，我們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誰是怎麼一塊料誰還不明白，妳早已發覺血冠是個死人了，居然還會去砍他一劍，當然一定有目的的，在妳而言，了解我如何殺人自然是最大的目的！」

九格格的臉色一變，像是被人當面摑了一掌，咬咬牙厲聲道：「玉琪，你是混蛋，你是個很無趣的人。」

玉貝勒聳聳肩：「老九！我也希望能有趣一點，陪妳把這齣戲唱終場，但是我也實在擔心，妳剛才說動就動，對血冠的那一手，也很叫人心驚肉跳，血冠卽便是個新鮮活蹦的人，也很難在那一劍下全身而退的。」

九格格氣沖沖地一揮手，只說了一個「走」字。

這種情形下，除了拂袖而退，沒有更好的台階了，何況，她總算了解了玉貝勒的實力，憑他那無形劍氣以及一招搏殺血冠的武功，自己是無法跟他力搏的，再留下去，不僅是自討沒趣，而且還得擔心玉貝勒找個藉口也來上一下子，把她也陷在這兒了。

跟在九格格身後的是玉貝勒的一陣大笑，那笑聲像一條鞭子，鞭着九格格的心，鞭着她的尊嚴。出了府衙之後，她連住所都不回，一逕向北行，啓程回京去了。

在京師，玉琪至少不敢明目張膽地殺她。

方豪、雲素素、雲振天與凌翠仙都悄悄地離開了，只有雲施施一個人留了下來，她要留下接受第一件聘禮。

玉貝勒突然止住了笑聲；朝空處一揮手，府衙內外的人影幢幢，立刻有了行動，有的向外去，有的向內行，那揮手所代表的意義，也祇有他們自己明白。

雲施施總算又看到了玉貝勒另一面，他佈防之嚴，出人想像。那些地方雲施施都經過、探查過，甚至於心中在估計，假如再要秘密地進來，可以利用那些掩蔽？

現在，她才知道不必去傷那個腦筋了，這個玉貝勒太厲害了，他若是不默許，連隻蒼蠅都別想飛進來。

玉貝勒很有風度地向她藏身處一鞠躬：「二小姐，請妳出來過目聘禮！」

所謂聘禮，是指血冠的首級而已，雲施施的目的只是要血冠羽士的性命，對這顆死人的腦袋瓜子，却沒有多大的興趣。因此她從容地走了出來，來到玉貝勒面前，這個男人是她認識的，也曾使她一度爲之動心過的。

人沒變，樣子也沒變，只是身份變了，名字變了，變得她不知要如何稱呼才好！

倒是玉貝勒很體貼地一笑道：「叫我的名字玉琪好了，我想妳現在不會把我當作方豪了，也能分辨我與方豪了。」

雲施施頓了一頓才點點頭：「好的！玉琪，你也叫我的名字吧，我最怕聽的一個稱呼就是二小姐！」

「爲什麼？我聽人一直那樣稱呼妳，妳也很自然。」

雲施施道：「不；我從沒有自然過，因爲雲二小姐這個稱呼時時在提醒我不要忘了我的身份，不要忘了我是雲家的女兒。也更讓我記起了我姐姐的悲慘命運。」

「是的；施施，有的時候，我也很討厭別人叫我玉貝勒或是貝勒爺。那像是在我身上加了一重桎梏、一根無形的繩索，綑得我很不自在！」

「你手掌大權，一呼百諾，富貴榮華都臻於極頂，居然還會不自在？」

玉貝勒居然嘆了口氣：「施施，妳不是個愛虛榮的人！」

「我當然不是，雲家的女兒沒一個是愛慕虛榮的。」

「那妳就不該說那種話，也該知道這些爵位、榮幸、富貴，都沒放在我的眼裡，別人求之唯恐不得，我却棄之不去，人人都羡慕我的這份差使，但只有幹過的人，才知道其中的苦況！」

「哦！其中有什麼苦況？你倒是說來聽。」

玉貝勒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第一是行動身體不自由，幹上了這一行，就等於是把整個人賣給了官家。告訴妳，我曾經足足一個多月沒回過家，却在家門前經過上百次，大禹九過家門而不入，人就以爲了不起，但他跟我一比，可就差遠了！」

「男兒志在四方，才一個多月不回家有什麼了不起？」

「以前是不在乎，因爲家裡沒有一個讓我關心的人在等着我，老實說，一年不回家我也不在乎。」

「難道你的父母就不值得你關心？」

「那種關心不同，我也關心他們，但只要能見個面，招呼一聲就行了，我說的那種關心對象卻不一樣，那是與我共度良宵，廝守終身，情逾金石，永結白首的閨中良件，一天見不着她我就會相思，更別說是一個多月了！」

他說着要去拉她的手，雲施施下意識地一避，但沒有閃開，由他握住了，那微糙的掌心使她心中也起了一陣悸動，這隻手證明了他的確是那個使自己動心的男人。

玉貝勒也忘情地道：「施施！我說忙是事實，但也不見得連回家說句話的時間都沒有，我之所以不肯回家，主要是家裡沒有那種吸引我的力量，今後就不同了，有了妳……」

雲施施漸漸地感覺到他的臉在貼近，她也很想躲開，卻又身不由己，忍不住有點恨自己不爭氣了。

他們像這樣手輕握在一起，也不是第一次了，但到很不自在，因爲以前，幾乎都是她在主動，今天她卻感到自己像任人撫摸的小綿羊，這使她的心中有着一種微妙的感受，既新鮮刺激，但也有點屈辱。

因此，她掙了一掙道：「若是你把我當作那種苦守在屋裏等你的女孩子，你就錯了！」

玉貝勒笑道：「我當然知道妳是那一種女孩子，我傾心的就是妳這種女孩子。」

他想親她發燙的臉頰，雲施施卻不習慣地推開了，她無法在這府衙的院子裏提起那份卿卿我我的激情。



●雲施施拔步向外急衝，玉貝勒既沒攔她，也沒追她。

這個女孩子的脾氣是烈火般的，但她的感情卻似水樣的細膩，她認爲像這種情話，該在花前月下，詩情畫意中去講，耳鬢廝磨，淺語溫柔，也是在無人處才做的。此刻雖然四下看不到人，但在暗處，不知有多少隻眼睛在盯着看呢？所以她用力地一掙，不但躲開了他的嘴唇，也脫出了他的擁抱：「慢着！玉琪，你別想得那麼美，你還沒答應我的條件呢？」

玉貝勒指指血冠子的屍體：「這不是嗎？」

「這祇是一半，還有一半呢？」

「妳是指殺老九嗎？剛才的情形妳已經看到了，她不會再殺我了，妳還要殺她嗎？」

「她殺死了我們不少人……」

玉貝勒笑笑道：「施施，別說這種話，那就不像雲二小姐了，明知道，我不是爲了殺人而殺人的，妳也不是眞要殺她兩個人，祇是難一難我而已！」

「我不管，玉琪，這是說好了的，而你自己也答應了的，若是你交不齊聘禮，我們的約定就告吹。」

玉貝勒哈哈大笑：「施施！殺老九一定要符合我的利益，還是那句話，她如繼續與我作對，我定然會殺她，若是她今後處處與我合作，或是退出了這個圈子，我實在[illegible]一切都由我作主了，所以也沒人會抓妳及妳的父母了，明天我要回京師了，妳是跟我一起走，還是自己來？」

雲施施道：「你回你的京師，我去幹嗎？」

玉貝勒大笑：「妳會來的，爲了你們的婚約，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們都會來的，最好妳明天跟我一起走，要不就隨後跟着來，可不能耽誤太久，時間不多了！」

他說得好像她非去不可，雲施施不禁氣往上沖，口中只罵了一句：「活見你的大頭鬼！」

她拔步向外急衝，玉貝勒既沒攔她，也沒追她，只留下了一句話：「到了京師就找我去，問城門口的人，要他們帶路。還有，告訴方豪，可別跟着來，再次碰頭時，可怪不得我了，京師不比別處能一手遮天，眞要出了什麼事，我這個貝勒可是幫不了他的忙。」

●雲振天臉色十分沉重地聽完了雲施施的報告，然後才以更爲沉重的聲音道：「他說對了，我們非去京師不可，因爲各地義軍首領，相約在先思宗皇帝殉難之日，齊集景山之前，設壇恭祭先帝英靈，嗣後舉行重要會議。」

「您以前怎麼沒說呢？」

「以前不是我去，是戴四代表，他死了，我們這一個組合中一時找不到能代表的人，只有我去了！」

「景山在皇城之內，能去設祭嗎？」

「每到那一天，朝廷會開放宮後什刹海一帶，准許民衆隔著湖設祭，這也是他們籠絡人心的手段。」

「可是聽那個傢伙的口氣，似乎他已經知道了義師首領聚會的事情了。」

雲振天一聲輕嘆：「這件事參加的人很多，決定了也很久，自難保密，但是朝廷也不會在那一天抓人的，否則失信於民，暴亂必起，他們反而得不償失了。」

雲施施知道老父一經決定的事是無法變更的了，沉默了片刻才道：「那我明天一早去找玉琪，跟他一起走。相機看看他們在做些什麼，也看看能爲大家做些什麼。」

雲素素憂慮地道：「二姐：妳不再考慮一下嗎？」

「考慮什麼，人家聘禮已交了一半，我催討另一半去。」

「那個玉貝勒的城府太深，尤其是他已練成了無形劍炁，武功太高了，妳鬥不過他的。」

「我不是去跟他決鬥，我是去嫁給他。」

雲素素還要開口，雲施施一笑道：「別擔心我，還是好好地管住妳的方豪吧，叫他別溜了去湊熱鬧，這次玉琪好像狠定了心，再見面時眞會殺他的。」

方豪在旁邊始終沒開過口，此刻忽地一笑：「施施！如果爲了大局，要妳去殺玉琪，妳下得了手嗎？」

雲施施神色一變，但仍然堅決地道：「我不會忘記我是雲家的女兒，眞到必要的時候，我自然知道該怎麼做。」

「好！施施，我們都相信妳是個堅強的女孩子，而且也只有妳能有機會刺殺他，只要妳心裡有這個準備就行了，明天妳先走也好，我們隨後就來。」

「什麼，你也要去。」

「雲老伯只是代戴四爺去，我卻是代表方豪前去，再者，我還是主祭人，不去行嗎？」

對於方豪的這個宣佈，大家都吃了一驚，方豪笑笑道：「以前因爲你們不必知道這件事，所以我沒說，現在既是大家都得跑一趟，我只好說了。」

雲振天道：「方老弟，你這一去，你們弟兄就難免要碰上面了。你怎麼辦？」

方豪聳聳肩：「玉琪今天表演了一手劍炁，目的在向我示威，但也顯示了他的虛實，使我很放心，憑他這一手，還奈何不了我！」

大家望着他充滿了驕傲與自信的臉，心中都有着莫測高深的感覺。

認識他們愈深，對他們愈不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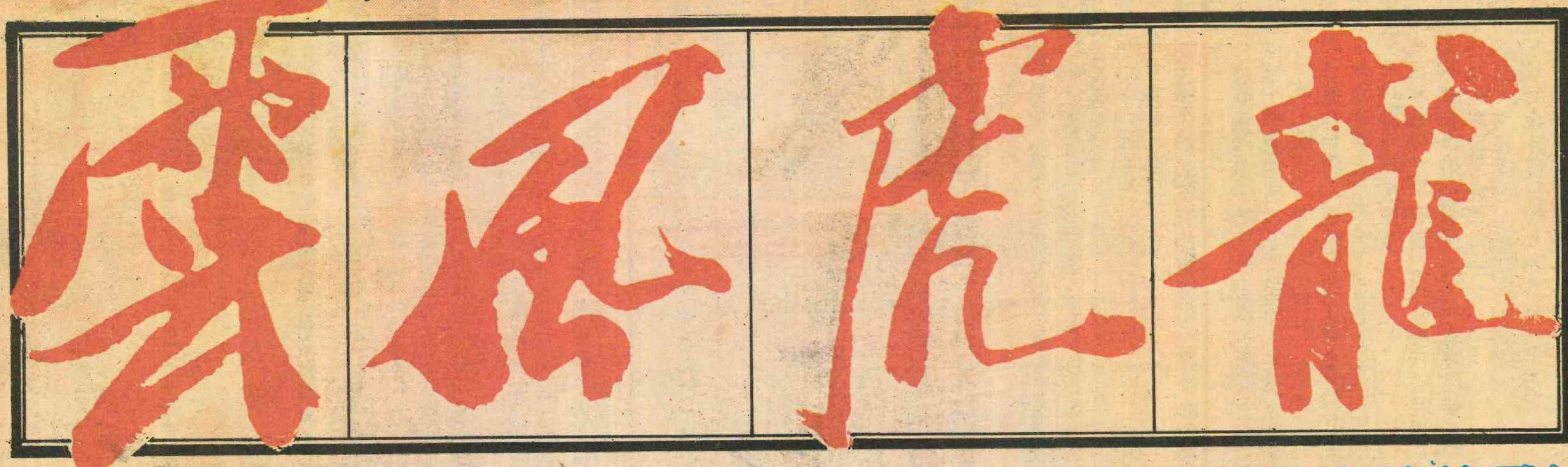
這兄弟倆，的確是一對不折不扣的雙胞胎。

下期待續

●雲施施停下腳步，但卻沒有轉過身子。

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臥龍生 ●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18 《密雲不雨》

雲施施望了方豪一眼，欲言又止。

她很顯然的想說什麼，但却忍了下去，那回眸一瞥間有着無盡的幽怨和情意。

父女親情、姊妹之愛、兒女之私，再加上民族大義。不但一向豪放的雲施施不知如何開口，就是老練如雲振天，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如若是詞不能達，何如不說。

一時間，沉默下來，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很多的話說，但却誰也想不出，如何開口。

仍然是雲施施開了口，笑一笑，道：「我走了，爹、娘、妹妹、方豪，你們多保重。」

她笑得很勉强，但她還是笑出來了。

說完話，轉身就往外走，爲了不願讓人瞧到她湧含在眼眶中的淚水。

雲施施是個堅强的女孩子，寧可流血不流淚。

但雲素素忍不住，叫道：「二姐，妳……」

「我很好。」施施停下脚步，但她却沒有轉過身子。

「好好的勸勸方豪，在京裏他强不過玉琪，不論他有幾成勝算，勝了玉琪，他也一樣走不了，何必一定要拼個同歸於盡。」

雲素素望望父母，又望望方豪，她是持份的女孩子，有一份溫婉、賢淑的性格，不論她內心中有多麼堅强，但却一直保持了那種傳統文化孕育出來的形諸於外的溫柔。

她不能回答什麼？這必須要方豪決定，她和方豪之間，沒有名份，也沒有正式約定，但她却對這個心目中的男人，保持了絕對的尊重。

事實上，雲振天和凌翠仙，也無法決定什麼！

方豪已經很明顯的表露出了他的身份，在反淸復明的義軍大組合中，他好似具有了很高的領導權威。

「施施，別爲我擔心，我相信我有很充份的自保能力……。」

「玉琪的人多，天子脚下，是大內好手的集中所在，他如若存下了殺你之心，以證血誓，他有很多理由交代……。」

「玉琪眞要殺了我，他用不着向任何人交代，連雲方家的人，也不會去找他拼命，方家的人，只有公憤，不存私怨，除非大局上需要，非殺玉琪不可，方家的人才會高手盡出。」

「撇開方老爺子不談，我不相信方家下一代中，還有比你更能幹的人，你是方家的希望所寄，也是義軍組合中的重要領導人物，我不希望你受到什麼傷害。」

「謝謝妳，施施，但我不能不去。」

雲施施仍然沒有轉過身子，擧手理一下飄動的散髮，緩緩說道：「方豪，爲了大局，也爲素素，雲家三姊妹，已經犧牲了兩個，我希望素素能過幾年快樂的日子，那怕是短短一年也好，今年不要去……。」

方豪很感動，回頭看素素，素素正低着頭拭淚。

這是姐妹之間的摯深情意，施施個性爽朗，素素外形嬌弱，平常實在瞧不出她對素素有什麼關心的地方，而且，她一向對素素大呼小叫，看上去，還有點欺侮妹妹。

但此刻，雲施施眞情流露，對素素的愛護，竟然是如此的深刻。

雲素素拭去淚痕，道：「二姐，我不怕……。」

「我知道，妳不怕打擊，也不願讓兩個姐姐專美於前

，不過，素素，每個人的際遇不同，妳有機會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感情，妳愛方豪，他也愛妳，我請求方豪和妳，過一年屬於自己的生活，不算過份，爹、娘不會反對，方豪也應該有個氣度。三妹，只有一年，好好把握住，甜蜜、快樂的一年，以後要如何，你們自己決定了。」

「二姐，我不能拖累到他，也不能因兒女之私，誤了大事……。」

「妳沒有拖累，這一年，是二姐我拿自己的一切去換的，沒有方豪到京城裏去攪和，我會把這件事情處理得更好，我保證，讓設祭的義軍首領，平安的離開京師，方豪，這一點，你能不能相信我？」

方豪歎一口氣，道：「施施，我相信妳有這個能力，不過，我却不能不到場……。」

雲施施道：「方豪，你是一點也不肯給我面子了？」

方豪正容說道：「施施，這裡面別有原因，不過，我無法解說得很清楚。」

雲施施沒有再說什麼？舉步向外行去。

她一直沒有回頭看過方豪和素素一眼。

但素素知道，雲施施很傷心，她已經完全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雲振天、凌翠仙相互望了一眼，站起身子，道：「咱們一切都聽命行事？」

兩個人進去了。

此時此刻，他們覺得留在這裡，不如離開的好，素素一向害羞，有二老在旁邊，她有很多話，反而不便開口。

廳中，只餘下了素素和方豪。

方豪笑一笑，道：「素素，是不是很不滿意我的決定。」

「我不願因爲我消去了你的英雄志氣，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但你應言語間緩和一些，那樣太傷二姐的心。」

「素素，妳應該瞭解施施，我不能騙她，因爲她很信任我，我告訴她不去，她就會認定我不會去，……」

「可是，我們……」

「事後，不論有多少理由，都很難解說得清楚。」

雲素素道：「是不是玉琪也知道你一定會去？」

「不錯，玉琪知道我一定會去，而且，他會安排下天羅地網，必欲殺我而後甘心。」

雲素素有些擔心了，但她強行壓制下內心的激動，溫柔的笑一笑，道：「大內高手，齊聚京畿重地，你至少應該選一個和他決戰的地方，……」

「素素，玉琪不會讓我選擇，我們兄弟這一次會面之後，玉琪已下定了非殺我不可的決心。」

「你是他的勁敵，也是他的心腹大患，不論誰，在玉琪那個位置上，都會有殺你的心。」

方豪苦笑一下，道：「素素，骨肉相殘是人間最大的悲劇，何況我們都對自己的一切，瞭解得很清楚，……」

「就像大姐、二姐一樣，她們爲了一個崇高的目的，民族的志節，却不得不嫁給她們心中最恨的仇人……」

方豪道：「大是大非之下，總是有很多無奈和可悲，素素，這壯麗的河山，總要愛它的人，用鮮血灌漑，民族的志節，也都是以血淚編織成的。」

雲素素忽然抬起雙目，望着方豪，神情堅毅的說道：「方豪，我以你爲榮，想一想，我比大姐和二姐幸運多了，她們委身侍敵，我却能和一個眞正相愛的人相處一起，方豪，答應我一件事？好嗎？」

「什麼事？」

雲素素道：「我去求爹娘，答應我們的婚事……」

方豪怔了一怔，道：「素素，不能晚一點麼？過了京師祭日……」

「不！我就是要在此之前，辦成這件事情，方豪，你以身殉國的時候，我也要以身殉夫……。」

方豪苦笑一下，道：「素素，不會那麼壞！我的機會，不會比玉琪小，至少，我們是五對五的局面。」

「方豪，你也許可以和玉琪分庭抗禮，但你不能對抗那樣多大內高手的圍攻，我也許不夠瞭解玉琪，但我的想法，他不會和你硬拼。」

方豪笑道：「玉琪的富貴極品，對權勢和富貴，自然會心生留戀，也許，缺少我具有的一份拼命的狠勁，我也相信，他會有嚴密的安排……」

「玉琪的安排越嚴密，你的機會越少。」

「問題在玉琪不太瞭解我，素素，我挑明了到京裏，不是個人的英雄主義……」

「你本來可以不去的，至少，不要在他計算的時間中去。至少，那會勝算大些。」

方豪道：「素素，在家裏，我不能找玉琪，必須要他找我，只有在他有絕對的自信時，他才會見我，才會跟我放手一拼。」

雲素素道：「你是挑戰去的？」

方豪道：「玉琪這些年都按兵不動，那是因爲他一直在暗中調查義軍的實力，你們雲家班大概是他調查的最後一個地方，他心中早已有了把握，妳認爲他答應殺血冠和九格格，眞的是爲了表現出一種愛情至上，討好施施……。」

雲素素接道：「難道那也是別有用心不成？」

「不錯，他確實很喜歡施施，但玉琪這個人，不是個被愛情困住的人，他殺血冠，震懾九格格，這都是早已經安排好了，那是因爲他對消滅各地義軍組合，已經有了絕對的把握。殺血冠樹威，使九格格知難而退，只是他統一權勢的一個步驟，對施施，不過是個順水人情罷了，明挑了你們雲家班，那是一個先兆，玉琪已經決心對義軍下手，這次設祭，先捕殺各與祭的義軍首腦……。」

雲素素楞住了，有些黯然的說道：「你早知道了玉琪的陰謀，爲什麼不阻止這次聚會？」

「那更糟，玉琪心中早有了一筆賬，如若各地義軍首腦不去，他會展開個別的圍剿、捕殺，那時，各地義軍首尾不能相顧，勢必被玉琪逐個擊破……。」

雲素素道：「這一次會聚京師，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呢？」

「至少，可以奮力一拼，我洞悉了玉琪的用心，也調集了各地的高手，準備在京師和玉琪決一死戰。」

「可是，我們……」

「我們很吃虧，那只是表面的看法，我要讓玉琪先有幾次小勝，讓勝利沖昏了他的冷靜，然後，再選一個隱密的地方，和他放手一戰。」

「你一個人，我想玉琪不會一個對一個和你作一場公平決鬥。」

「我知道，所以我也有一些安排，連雲方家很隱密的訓練了七個高手，都已經早到了京師，而且各地義軍首腦，也都會選擇高手同往。」

雲素素終於吁了一口長氣，多情的望着方豪，對這個年輕、英俊，滿懷正氣的高手，不但更爲敬愛，也多了一份佩服。

「方豪，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能分享一些你的榮耀。」

「素素，我的意思……」

「我知道，你希望我不要和你同往京師，對麼？」

「素素，有些工作比拼命還要重要，妳的精細，更適合那些工作。」

「我知道，但我選擇的是你，我要和你福禍與共。方豪，你可以不喜歡我，也可以不需要我作你的妻子，連雲方家的少爺，你活的時候，也許早已經有了心目中的情侶。不過，這些都不重要，你可以不娶我，我不會很重視名份，我也可以作妾、爲婢，方家只要肯要我，不論什麼身份都行，但我要求的是『生可不同幃，死要同穴』，一個像你這樣的英雄人物，如若戰死了，沒有一個可以願以身殉的女人，那豈不是紅花雖好，少了襯托的綠葉？」

本是一件很蒼涼、悲壯的事情，但雲素素娓娓道來，却把它美化了。

方豪內心中很感動，美女垂青，生死相從，是何等至美的境界，但他却故意板起臉色，道：「素素，我可以告訴妳，妳是我的紅粉知己，也是信任的朋友，我方豪能夠不死，我們也是一對很好的情侶，但我借重妳的是……」

「好了，方大哥，我的武功，雖然不如你和玉琪，但我自信也可以擔當一些工作，我不會誤你的事，答應我，不然，我……」

方豪知道無法拒絕了，苦笑一下，道：「素素，我也有條件？」

「好！你說吧！」

「聽話，很嚴厲的令諭，我不允許兒女私情，破壞了令諭的尊嚴。」

「是！方豪，難道你一直沒有感覺，我是很溫柔聽話的女孩子。」

緩緩向方豪的懷中偎去。

方豪的回答，緊緊擁住了素素嬌小、玲瓏的軀體。

●

京師，東直門內，王家老棧。

這不是一家很好的客棧，在北京那樣的大地方，也沒有什麼名氣，但這裏有兩樣好處，地方很好、很清靜。

方豪和素素要了一座跨院，雲振天和凌翠仙也住了進來。

他們一路的行程很小心，忽車忽馬，盡量隱密行踪。

雲振天派了焦大斷後，保持了四、五里的距離，一直沒有發現跟踪的人。

素素穿着男裝，一路緊隨方豪，笑一笑，道：「怎麼咱們在這裏等下去呢？還是——」

方豪道：「明天，如若沒有什麼變化，我帶妳到幾個地方逛逛。」

「變化？什麼變化？爹、娘、焦大叔，都很小心，以他們的江湖閱歷，難道連有沒有人跟踪，也不會發覺？」

「素素，不要低估玉琪，這兩天，我沿途觀察，發覺了有幾批人，都很可疑……」

「你是說，他們是大內密探？」

「這個，我倒不能肯定，不過，我發現有幾撥商人，是義軍改扮的，素素，我能發覺，玉琪也會發覺。」

「他們是不是也發覺了我們？」

「這倒瞧不出來，看樣子，他們沒有發覺。」

「這證明了爹的設計很有效，……」

方豪笑一笑，道：「素素，我對老伯的安排，也很有信心，我怕的是樓台失火，殃及池魚，他們只要被發覺了，就會波及到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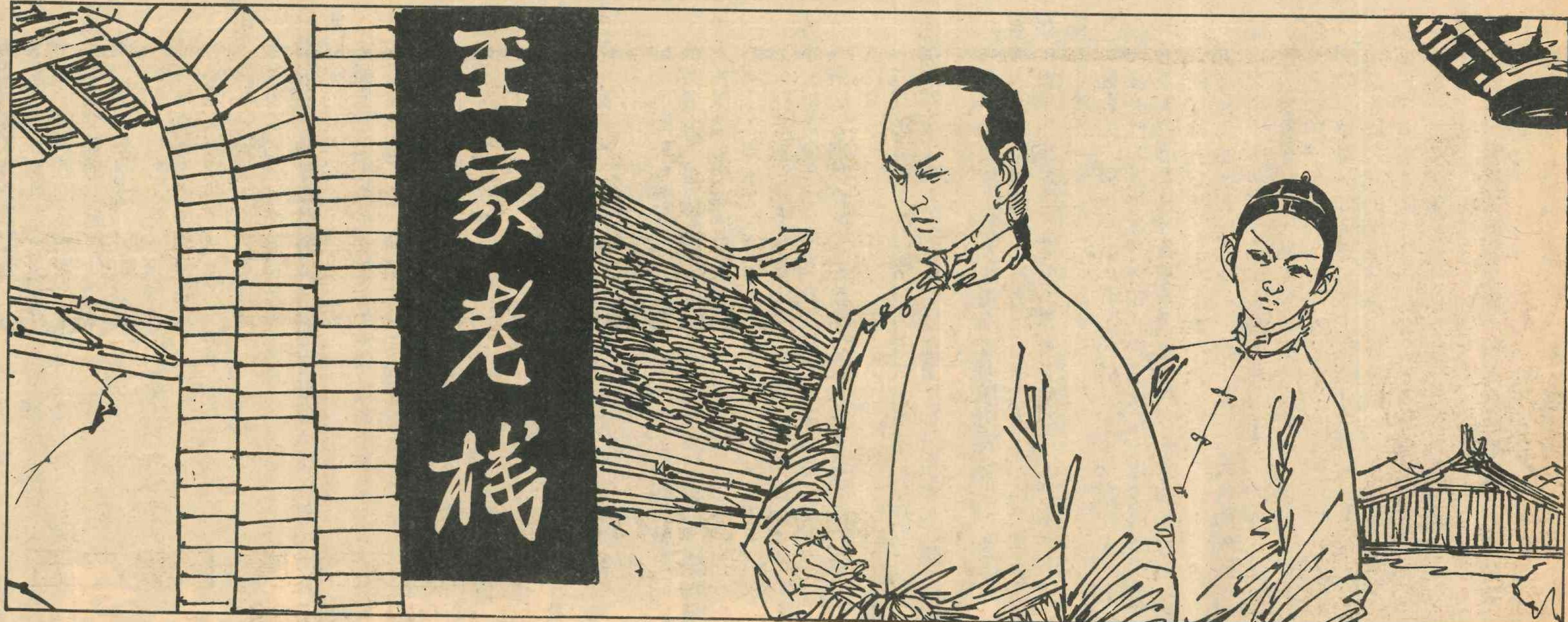
雲素素道：「對！好像有一批皮貨商人，也跟着我們住了進來！……」

方豪笑一笑，道：「不錯，素素，妳可記得他們有幾個人？」

雲素素沈吟了一下，道：「六個人，兩個老闆、四個伙計……」

方豪道：「妳少算了一個，他們一共是七個人，有一個人一直躲在一匹騾子駝着的大木箱裏！」

雲素素不服氣，道：「那是爲什麼？他們六個人，都



●雲素素穿著男裝，一路緊隨方豪。

可以明目張膽的趕路，却把另一個人裝在大木箱裏，這不是掩耳盜鈴，就是故弄玄虛。」

方豪笑一笑，道：「素素，如若那個人，有一種很明顯的缺陷，不是易容的方法所能掩去，躲在駝騾的大木箱中，是不是好一些。」

雲素素道：「好像我總是說不過你，你看到他沒有？他有些什麼缺陷？」

「我沒有看到木箱中那個人，這說明了他們也很小心？但我能肯定，那個木箱中是人，素素，那人可能有缺陷，也可能是一支伏兵。」

雲素素道：「對了，他們爲什麼一直和我們同行了兩天。而且，也跟我們住進了王家老棧。」

方豪道：「他們可能發覺了我們有些可疑，想摸摸我們的底，也可能是有意的和我們結伴而行，總之，這不是巧合！」

雲素素道：「他們和我們一道住進了王家老棧，是否別有用心呢？」

方豪道：「目前，我無法回答，所以我說等一天才行。」

「我明白了，如若他們是義軍，會和我們連絡；不是義軍，他們也會表現出他們的用心行動了。」

方豪笑道：「對，就是這個意思，最重要的一點修正是，他們會想辦法，擺出連絡的暗記。」

雲素素點點頭，道：「原來如此，過去我只知道，我們雲家班的組織很神秘，那麼多事情，同時都在進行，想不到整個的義軍，一直生活在一種緊密的行動中。」

第一夜，過得很平靜，晚上除去了有一點很神秘的戒備之外，一夜無事。

「我去跟他談談？」

「素素，妳去跟他談什麼？走吧！我們到前廳去吃東西，如若沒有什麼事情，咱們順便出去逛逛了。」

雲素素扮成了一個遊方學子，方豪也經過了一番刻意的修飾，完全掩去了本來面目。

他們經過另一座跨院門口時，方豪突然間停了下來。

這座王家老棧的生意並不太好，快近中午了，這裏還是一片靜。

雲素素目光轉動，庭院中除了方豪和她之外，沒有見到別的人。

但方豪突然停了下來，爲什麼？

雲素素沒有問，却用眼睛看。

順着方豪的目光，落在跨院門口處一片雜草和落葉上。

驟然間看上去並不起眼，仔細的看了一陣，會發覺這些落葉、青草是經過人刻意的擺出來的。

方豪瞧了一陣，轉身向前廳上行去。

雲素素緊追上一步，低聲道：「那記號是什麼意思？」

方豪道：「找人，他們希望有人能幫助他們。」

雲素素道：「他們是不是義軍的人？」

方豪道：「是！」

「那你爲什麼不去見見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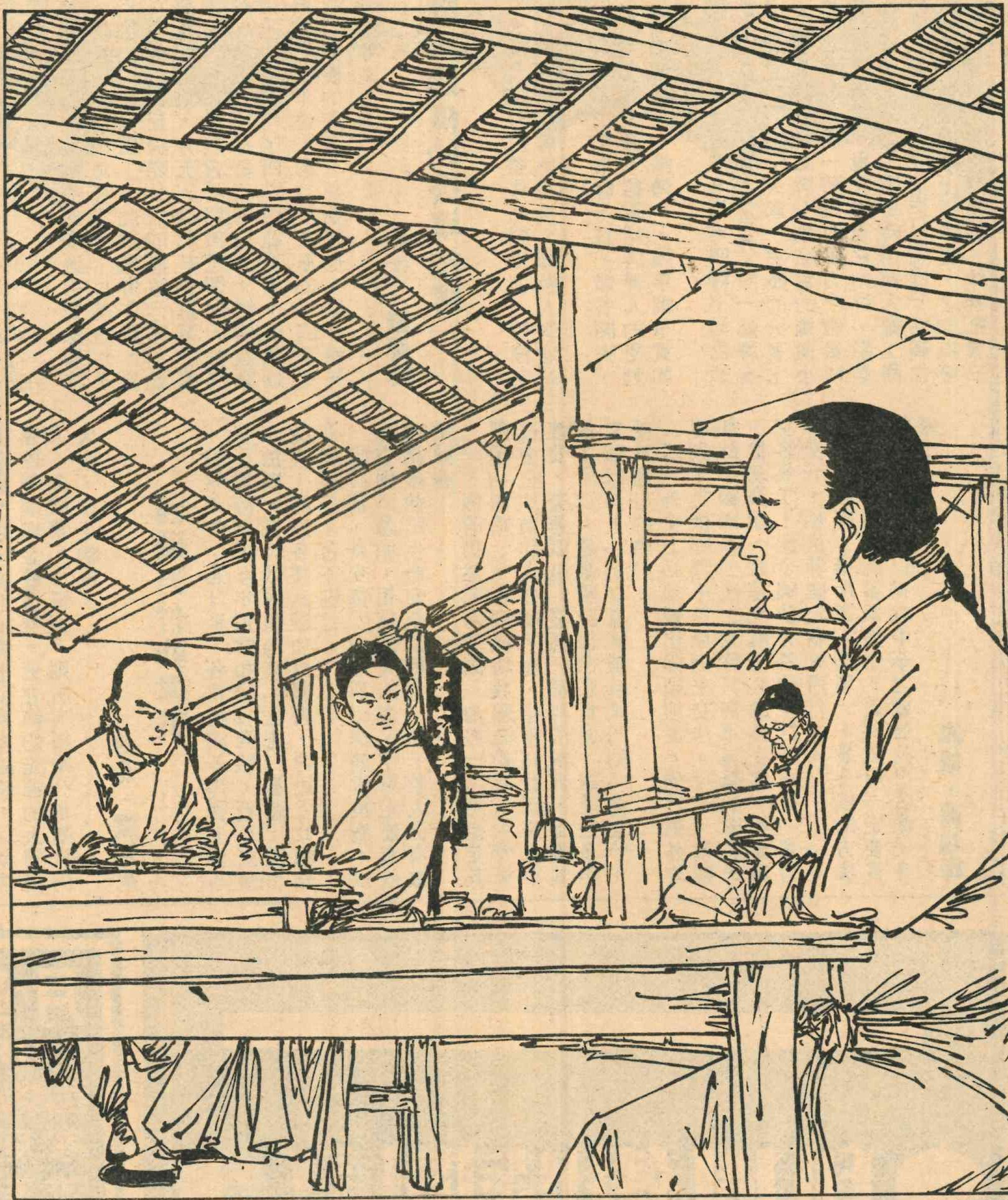
方豪苦笑一下道：「因爲，他們擺出來的記號，是義軍中高度的機密，我不知令尊是否能認得出來……」

「那就對了，他們既然需要幫助，我們應該過去問問。」

「素素，那記號中，有一片葉子的位置，擺的角度太大，和原設計不同。」

素素吃了一驚，她眞的對方豪佩服了，在如此局面之上，他還能注意到那記號上一個擺設的角度。

兩個人行入了大廳上。



●雲素素很仔細的看了那個人一眼，才發覺那是兩個老闆之一的周大掌櫃。

前廳中有不少人，這座王家老棧還經營着酒飯的生意。

方豪帶素素在東北方一處角落上坐下。

素素心中一直奇怪，方豪爲什麼跑到這個角落中來，大廳上的客人並不多，有很多空着的座位。

但坐下之後，素素才發覺了奧妙，除了有兩個座位需要回頭去看看外，整個大廳，都在兩位的目光自然監視之下。

處處留心皆學問，方豪就是個處處留心的人，素素感覺到跟着他，隨時隨地，都能學到很多的東西。

店小二送上酒菜，方豪替素素加了一杯酒，道：「能喝就喝一口，不能喝，也擺個樣子。」

方豪叫了不少的菜，似乎是準備要坐一陣子。

素素對方豪已心生敬服，她覺著方豪舉止都有用心，所以，她沒有多問，只是不停的用眼睛在看。

忽然，發覺了一個人行了出來。緩緩在一處較暗的桌位上坐下來。

他是由裏面行出來，那是說，他是住在這座客棧中的人了。

這座客棧住人不多，除了方豪等一行分成兩批住入店中之外，只有那一批皮貨商人。

雲素素很仔細的看了那人一眼，才發覺那是雲素素心目中的兩個老闆之一——周大掌櫃。

他換了一身衣服，而且，臉上的連腮大鬍子也剃乾淨了，這就像完全改頭換面，變了一個人，素素一下子竟然未認出來。

先擺出了求救的信號，又經過一番易容改扮，這就顯得情形有些不對了。

方豪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低聲道：「你看得太過份了，已經引起了他的懷疑。」

果然，素素發覺，那人的兩道眼神，也投注了過來。方豪的從容、自然，慢慢的化去了那人的懷疑，那人才把桌上的茶杯、筷子，移動了一下，擺出一個簡單的圖案。

片刻之後，一個穿着藍衫的客人，行了進來，在周大掌櫃的對面坐下。

兩個人很親熱的低聲交談一陣，周大掌櫃由身上取出一個白布袋子交給了藍衫人。

這一下，素素也看得很清楚。

但方豪却像是沒有看到一樣，沒有一點表示。

藍衫人站起身子，告辭而去，那位周大掌櫃又足坐了半個時辰，才結帳離去。

他沒有離開客棧，又退回到客棧中去。

雲素素都看到眼裏，心中也很急，低聲道：「他們已傳出去一種重要東西，我們難道就不聞不問了？」

方豪笑一笑，道：「走——咱們出去逛逛。」

結過酒賬，站起身子，緩步行出了客棧。

雲素素心中雖很急，但她仍然跟在方豪的身後。

下期待續

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龍虎風雲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獨孤紅●插圖／海虹●題字／楚戈

19 《風雨欲來》

「北京城」值得逛的地方，城內城郊，多得數不過來，就是值得逛而又能逛的地方，也不在少數。所謂值得逛而又能逛，是指平民能去的地方，當然像一些內廷禁地，甚至於一些西郊名園亦不包括在內。

方豪帶著雲素素信步徜徉，安詳悠閑，雲素素儘管心裡急，儘管心裡有很多疑問，此時此刻却是不便動問，事實上也根本沒有她插嘴動問的餘地，因爲方豪一路上指指點點，談笑風生，談的、說的不是名勝古蹟的來歷，就是些掌故趣聞。

雲素素雖然沒有機會插嘴動問，但是一路靜聆之餘，確也增長了不少見聞，對於方豪胸羅之淵博，又多了一層認識。

「北京城」裡，值得逛而又能逛的地方，首推百技諸藝雜陳、龍蛇混處的「天橋」。

但是方豪沒帶雲素素逛天橋，隨便逛了幾個不值得逛的地方之後，却帶着雲素素到了「文丞相祠」。

文丞相祠在府學胡同，遠在安定門大街東頭有「育賢坊大牌樓」，胡同東口有「忠烈祠」的匾額，入小門有「文丞相祠」額，這個地方就是明代的柴市，也就是文天祥殉國授命的地方。

雲素素疑惑而錯愕地看了方豪一眼。

方豪眉宇間一片肅穆色：「『南宋狀元宰相，兩江孝子忠臣』，我認爲這座『文丞相祠』，是我輩到京裡來，頭一個應該參拜的地方。」

雲素素釋然了，立卽熱血上湧，嬌靨上也是一片肅穆崇敬之色，跟着方豪進了祠堂。

任何人進祠堂的頭一眼，不是看這座文祠有歷代名人聯詩的東西壁，也不是看那書於屏風之上，筆勢飛舞瀟洒明快兼而有之的「正氣歌」，而是投向神座前上刻「衣帶讚」的遺像碑。

自然，雲素素也不例外。

但是當她頭一眼投向遺像碑的時候，她的目光立卽被遺像碑前的一件白色物體吸引住了。

那是一個小小的白色布袋。

那赫然竟是「王家客棧」裡，那位周掌櫃交給藍衫人的那個白色小布袋。

這個小布袋怎麼會到了這兒？

雲素素一怔之後，心中剛犯狐疑。

方豪走過去先拜遺像碑，然後伸手拿起那個白色小布袋，扯開繩紮的口，往外一倒，從裡頭倒出來的，竟是隻製作精巧、鑲金鏤花的鼻煙壺。

雲素素脫口道：「怎麼會是——」

話沒說完，方豪已經扭開蓋子，把一壺鼻煙，倒在了左掌之上，「忽！」地一吹，鼻煙飛散，「煙」霧一片，左掌心只剩下一顆小如綠豆的蠟丸。

雲素素看得一怔。

方豪已捏碎了蠟丸，碎蠟落地，兩指中捏着的，是個小紙捲。

輕輕地捻開紙捲，那是一張幾寸長寬的小紙條兒，方豪一雙烱烱目光落在那張小紙條兒上，只一眼，臉上閃過異彩，眉宇間飛掠懍人煞威，順手把小紙條兒遞給了雲素素。

雲素素接過看，只見小紙條兒畫的全是密密麻麻螞蟻般大小的符號，一個也認不出那是什麼來，她訝然抬眼：「這是——」

方豪冷然道：「這張紙條上寫的是所有到京裡來的義

●方豪扯開繩紮的口，倒出一個製作精巧、鑲金鏤花的鼻煙壺。

軍首領的任地。」

雲素素心中一震：「你是說那七個人是——」

「應該是義軍中人，但却是義軍裡罪該萬死的人。」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是內奸？」

「我想不出還能叫他們什麼別的？」

雲素素臉色大變：「這麼說，在客棧裡跟那個周掌櫃碰面的藍衫人是——」

「如假包換的大內密探。」

霎時間，雲素素出了一身的冷汗，道：「這要是落進了他們的手裡……方豪，這是誰放在這兒的？你怎麼會——」

只聽方豪的話聲帶着懾人的威嚴道：「出來見見雲三姑娘。」

方豪話落，微風颯然，從那上寫「正氣歌」全文的屏風後閃出來一個人，恭恭敬敬的在方豪面前躬了身：「少主人。」

那是個跟方豪年紀差不多的年輕人，穿一身要飯的破衣裳，臉上還抹着東一片、西一塊的黑灰，但是，破衣裳無礙他的挺拔，臉上的黑灰也掩不住那股透露於外，能令人機伶冷顫的冷肅煞氣，還有那種超人一等的機靈敏銳。

雲素素怔住了，憑她的一身所學，這年輕人藏身於那方屏風後，近在咫尺，她居然毫無所覺，此人的修爲，可想而知。

只聽方豪道：「見過雲三姑娘。」

「是。」年輕人恭應一聲，轉向雲素素恭謹躬身：「雲三姑娘。」

雲素素忙定神答禮：「不敢當。」

方豪道：「他們六個呢？」

年輕人道：「正在執行少主人交付的任務。」

「你是什麼時候把東西截下的？」

「就在『王家客棧』那條街的拐角處。」

「雲二姑娘什麼時候到的？」

「早少主人一天進的城。」

「如今呢？」

「一進城就被接進了貝勒府。」

聽見提到了二姐，又知道二姐已經被玉琪接進了貝勒府，素素心裡有種異樣感受，說不出那是種什麼感受，只知道想彈淚，但她終於強自忍住。

方豪一擺手道：「去吧，依計行事，隨時聽候新的令諭。」

恭應聲中，年輕人一躬身，飛閃隱入祠後不見。

雲素素沒說話，臉上也沒什麼表情，但是方豪似乎看透了她，那雙炯炯有神、帶着冷肅威嚴的目光，一變而爲無限溫柔，道：「素素，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好？不過施施——」

雲素素突然截口道：「方豪，他是不是你所說方家選拔訓練的七個高手裡的一個。」

方豪微一怔，旋即點頭：「是的。」

顯然，這時候雲素素不願提二姐，也是一提起來除了徒亂人意之外，又能如何？

方豪自然明白素素的感受，素素既不願提，他也立即就此打住。

表面上是不提，但是兩個人心裡的感受是一樣的，因爲施施、素素雖是一母同胞親姐妹，而方豪跟雲家，跟雲家姐妹之間，也已經有了牢不可分的深厚情感，那種等於是一家人的情感。

只聽素素道：「那就難怪有這麼高的修爲了……」

方豪道：「我從來不打沒把握的仗，既然這趟京師之行是非來不可，對手偏又是玉琪，我不能不盡心盡力增加自己的勝算，事實上，這種工作早就在連雲方家暗中進行了，因爲我們方家都知道，我跟玉琪之間，會有這麼無可避免一天的來臨。」

素素道：「但是此時此地，我還是覺得不够。」

方豪臉上掠過一絲異樣神色，道：「我詳細的算過，我跟玉琪之間的生死搏鬥，勝負是五五之比，他沒辦法再增加一分，我也是同心而無力，彼此各佔一半，剩下的，就是取決於從現在起，到決鬥那一刻這段時間的種種因素變化了，時、地、人、事，不論那一種的些微變化，都能決定某一個的勝負生死，最後的一分，那就要看天意了。」

聽方豪這麼一說，素素似乎也不願再談下去，人都是這樣，在無能爲力的時候，都會盡量逃避，直到無可逃避的時候，有的是毫不反抗，任憑命運的宰割，有的則回身迎上，孤注一擲，全力一拼，勇者跟懦弱的人的分別，也就在這兒。

素素沉默了一下，忽然道：「既然你的各種計劃都是謀定而後動，都是早經安排好的，你是不是疏忽了一點？」

「那一點？」

「這個小白布袋。」

方豪微一笑：「素素，妳又怎麼知道，那個大內密探懷裡，不是還揣着一個小的布袋回去邀功去了？」

素素一怔，道：「你也早先仿造了這麼一個鼻煙壺，裝上了同樣的鼻煙——」

方豪道：「人畢竟是人，不是神仙，無法預知太多的事，不過，那個大內密探還沒有打開小白布袋，還不能確認他知道布袋裡裝的是什麼，是不是？」

素素又一怔；「要萬一是他們事先約好的呢？」

「這就要賭雙方的運氣了，不過不管賭輸賭贏，對咱們這一方來說，都是無害的，是不是？」

的確是，素素不能不同意這一點，旋即她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她道：「那麼，你既然已經知道那七個人是內奸了，想必也打算好怎麼對付了。」

方豪的眉宇間，立即又騰起一片冷肅之氣，道：「妳說對了，對敵人，我或許會留一分情，對這些內奸，我是半分情也不會留的，因爲敵人本就是敵人，而內奸則是棄宗忘祖，喪心病狂，罪無可恕。」

●

方豪的安排嚴密而周詳，而且是言出必行，就在他跟素素在文丞相祠裡說話的時候，又一個藍衫人進了「王家客棧」，調走了那皮貨商周掌櫃的七個人。

藍衫人把周掌櫃的七個帶進了東城根兒一片密樹林裡，周掌櫃的七個剛覺出不對，六個一身黑衣的年輕人從四面撲出，加上帶路的藍衫人，七個人，七把軟劍，對付七個皮貨商，迅雷不及掩耳，手法乾淨俐落，只見寒光閃了兩閃，連哼聲都沒聽見一聲，七個皮貨商已然血濺屍橫躺在地下。

致命傷跟死狀，七個人都一樣，都是喉頭破個雞蛋大小的洞，喉管被切斷，鮮血從七個人的喉頭破洞中湧出，霎時染紅了密林中的草地。

而那七個人，無聲無息的隱入林深處消失了，就像從來沒出現過一樣。

等到方豪跟素素回到了客棧裡，王家客棧一切如常，也像沒有發生什麼事一樣。

本來就是，客棧本就是個客人進進出出的地方，來的客人來了，走的客人走了，本就是這麼回事，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坐在廳堂裡，素素把裡外發生的事，告訴了爹娘跟焦大叔。



●方豪話落，微風颯然，從屏風後閃出一個身著破衣的年輕人。

雲振天、凌翠仙跟焦大，誰都沒說什麼，但是心裡除了對方豪有一份佩服之外，還有一份沈痛。

他們佩服方豪整個安排的嚴密周詳，也佩服方豪能洞燭機先；心裡的那份沈痛，則是痛心義軍裡的那幾個內奸。

他們不明白，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凡漢族世胄，先朝遺民，人人背負着如山似海的國仇家恨，何以竟還有人喪心病狂，甘心棄宗忘祖，賣身投靠，尤其是義軍裡的弟兄。

但是，有一點他們是完全明白的，如今這座北京城裡，是羅網遍佈，步步殺機，表面上的寧靜，只是暴風雨欲來之前的那一刻而已。

只等這一刻過後，這座北京城就要變成人間地獄、羅刹屠場，一番大刧過後，誰棄屍拋首、誰能倖存，這是任何人都無法預料的，也許今天還相聚首的親人朋友，大刼過去，就會陰陽相隔，人鬼途殊。

這是人世至悲至慘的事，但是爲了大局、爲了漢族世胄永繼不絕的子子孫孫，這種犧牲，是必須的。

沒有今天這些人的血汗，就沒有後世的子子孫孫。

沒有今天這些人的血汗，匡復大業，也就無法綻開燦爛的花朵，不開花，又何來豐碩的果實？

廳堂裡，這令人窒息的片刻沉寂，讓素素打破了，顯然，蕙質蘭心的雲三姑娘，是有意岔開話題：「方豪，我心裡突然有個疑問。」

方豪道：「疑什麼，相信我能給妳滿意的解答。」

「玉琪要是個這麼容易對付的人，也就不配讓你把他當成對手，跟你扯平這五五勝負之數了。」

「想必妳指的是掉包那個小白布口袋的事？」

「對，你既然知道我指的是什麼，定能給我釋疑。」

「妳以爲來跟他們接頭的，是玉琪的人？」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

「九格格，她已在玉琪面前遭到了挫敗，喪失了女兒家的尊嚴，她還敢——。」

「就是因爲這，」方豪道：「她才想力圖振作，扳回頹局，否則她讓玉琪壓得透不過氣來，隨時會喪失性命，此地是京城，他們那個皇帝近在咫尺，就憑這最後一點伏恃，她想暗中下手，消滅幾個地方的義軍首領，重振聲威，至少跟玉琪扳成個平手。」

「你說她隨時會喪失性命，玉琪會殺她。」

「玉琪不必殺她，即使玉琪掌握欽賜的九龍碧玉刀，九格格畢竟是望族，玉琪要殺她，還有很多阻力、很多顧忌，但是以九格格的聲威、身份跟脾氣，一旦她被玉琪壓倒，那會比殺她還讓她難受，她會馬上自絕，不會多活一刻，所以玉琪才會把她的性命，也當作聘禮之一，事實上玉琪根本可以兵不刄血，不必負任何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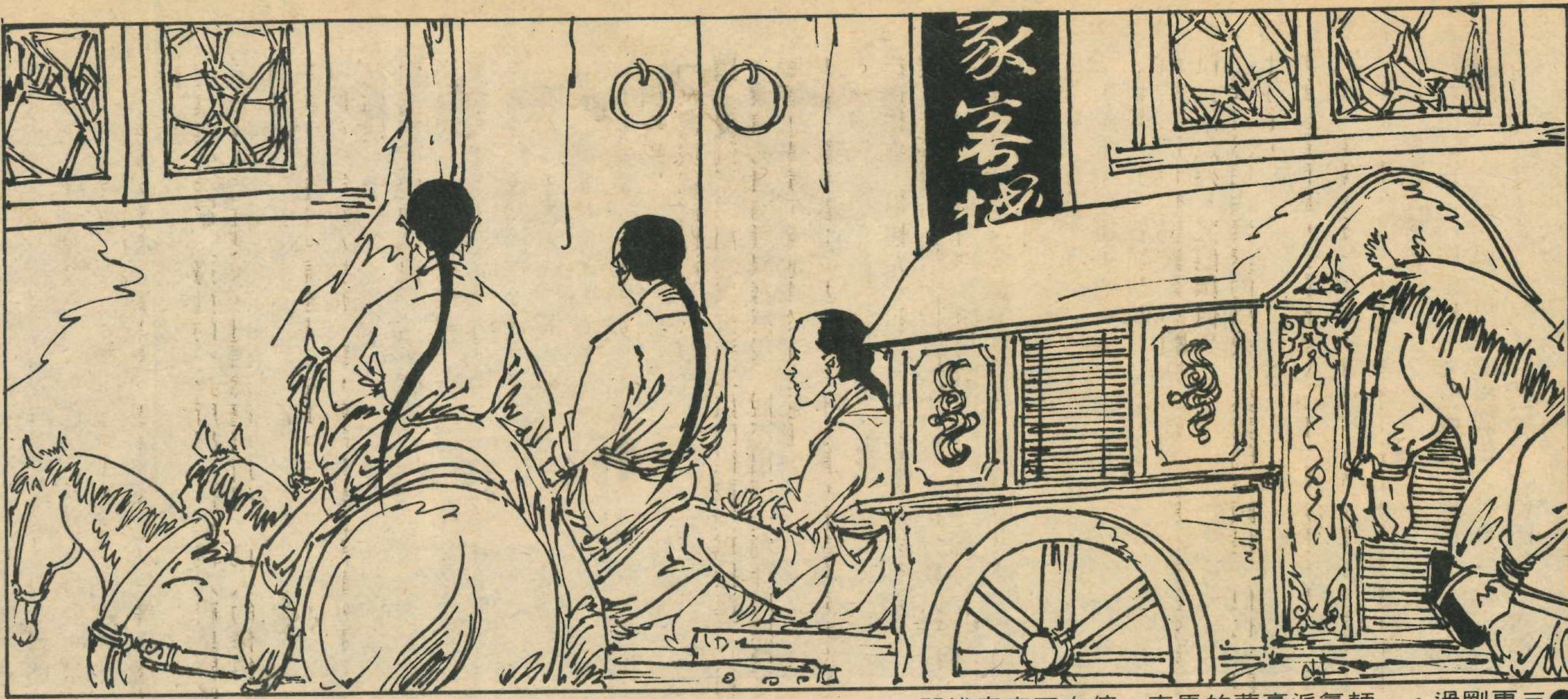
提到了聘禮，自難免想到施施，雲振天、凌翠仙夫婦從一路上想這個二女兒想到如今，未曾片刻放下心，只是誰都沒提，沒表露罷了，如今，却忍不住臉色爲之一變。

素素忙道：「那麼，照你看，九格格她能——」

方豪一搖頭道：「她不這麼做，玉琪念在兒伴份上，還會有些不忍，她一這麼做，玉琪就會非置她於死地不可，畢竟，在他們那個圈子裏，她是唯一能跟玉琪抗衡的人，睡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眠，玉琪決不會讓她再站起來的，名利權勢不是任何人都能抗拒的，一旦置身其中，利害衝突，就連親人也會全然不顧的。」

素素美目微睜：「聽你的口氣，好像你的安排是——」

方豪輕淡一笑：「驅狼噬虎，未必能傷到虎，但至少可以除去一隻狼，不管日後我是不是射獵到這隻虎，至



●三更剛過，一輛氣派豪華的馬車，停在王家客棧門口。

少削弱他們的實力，就等於增強我們自己的力量。」

「未必能傷到那隻虎。」

「妳不也認為虎不好鬥嗎？今天晚上沒有月亮，大家摸黑等分曉吧。」

●

今夜，確是個沒有月亮的夜晚。

夜色顯得特別黑。

有燈的地方是亮，奈何有些地方沒點燈。

這麼一個夜晚，北京城裡沒點燈的地方還眞不多，扳着手指數數，也不過是那麼五、六處。

就這五、六處，在摸黑的情形下，誰也看不見誰的遭到了襲擊。

拼鬥廝殺相當激烈，等到亮起燈，發現了眞相，敢情都是一家人，進襲的人想撤，被襲的不放，結果，進襲的人悉數被留下了，一個也沒能走脫。

北京城是個大地方，夜色本就暗如濃墨，這麼大的地方，幾處小地方黑暗中發生的事，不足以驚動全局，所以，表面上看，北京城仍然是十分安詳寧靜的。

這種安詳寧靜，使得雲振天、凌翠仙、素素甚至於焦大，都感不安。

不知道方豪怎麼想，只看他的表面，那是跟這座北京城一樣的安詳寧靜。

而，三更剛過，一輛氣派豪華的雙套馬匹，停在王家客棧門口，車前、車後，各兩名騎着蒙古種健騎的打扮俐落黑衣漢子。

車篷掀處，下車的竟是雲家二姑娘施施。

雲施施一個人直奔後進，雲振天夫婦等，除了方豪，一見施施都怔住了，在施施叫爹娘、妹妹、大叔聲中定過了神，驚喜地擁作一團。

施施表現得很冷靜，幾句話之後就轉向方豪：「方豪——」

方豪截了口：「玉琪讓妳來的？」

「對。他讓我來謝謝你，謝謝你把九格格的性命，交在了他手裡。」

方豪道：「我只求妳諒解一點，我無意幫他湊聘禮。」

施施很平靜，也很坦然：「此時此地，這種事無關緊要，緊要的是我不能不來，因為玉琪已經知道你們住在這兒了。」

「妳來告訴我，讓我們儘速遷離？」

「你不用擔心走不了，他讓我告訴你，不論你們遷到那兒，他決不阻攔。」

「當然，他算準了我非去參加祭典不可，既有那一刻，我們遷到那兒都是一樣。」

施施目光一凝：「方豪——」

方豪截口道：「妳不要再勸我，甚至可以說不要再勸我們，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願意躲他，妳可以放心，不到祭典那一刻，他不會動我，我也不會動他，麻煩妳把我的話轉告給他，從祭典那一刻起，甚至於只等我踏上煤山，他跟我無時無地不可以碰頭。」

施施的目光從方豪堅毅、肅穆的臉上移開，掠過乃父雲振天、乃母凌翠仙、乃妹素素，以至焦大，四個人臉上的神色，就是最好的答覆。

施施的目光，最後仍回到了方豪臉上，她沒有多說一句，也沒有絲毫的留意，一點頭道：「好吧。」

說完了話，轉身就走。

凌翠仙畢竟是個做母親的，她上前一步，抬手張口要叫施施。

雲振天抬手攔住了她，道：「這個女兒，從現在起，已經不屬於妳我了，她有自己的決定，也有自己的路，讓她去吧。」

凌翠仙無力地垂下了手，沒有說話，臉上也沒有悲痛的表情，只是在兩眼之中，有些亮亮的東西在閃動着。

素素出奇的平靜，平靜得近乎冷漠，只望着施施在院子裡轉眼去遠、轉眼消失的身影，一動不動。

●

景山，座落在「神武門」北，距京城不過百步之遙，又名萬壽山，相傳其下儲煤以備不虞，故俗稱煤山。實則此山乃築紫禁城，掘護城河時所積之土丘，周圍二里，高僅數十丈。

景山因崇禎帝之自縊而家喻戶曉，崇禎縊死煤山時，衣懷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

崇禎帝的自縊處，即在景山東麓之海棠樹上。

自滿清入關後，即將景山視為大內之鎮，列為禁地，平民百姓休得登臨，就是想走近些都不可能。

●

夜色頗濃，微有月色，是一彎鈎月。

整座景山，籠罩在昏暗的冷輝之下，空蕩、寂靜。

今夜的景山，一片的寂靜，除了森森林木跟殿台閣榭外，的確看不見一個人影。

從登山道往上，經正門「北上門」、倚望樓，或者經山後之東明左裡門、之西的右裡門，到壽皇殿、觀德殿、倚聖殿、萬福閣、興慶閣、永思殿——到處空蕩蕩的，看不見一個人影。

每日裡巡弋的禁軍，佈哨站崗的侍衛營密探，全撤了，撤得無影無踪。

但，任何人只一近景山，就會清晰地感覺出一股逼人、懍人的肅殺之氣，令人毛骨悚然，令人不寒而慄。

誰都知道，今夜的景山，藏着無窮的殺機，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致人死命，都可能是令人血濺屍橫的地方。

誰都知道，今夜的景山，上罩天羅，下佈地網，只要踏進一步，就是隻飛鳥，恐怕都別想再飛出去。

但，今夜的景山，還是有人來，而且來的人還不在少數。

二更剛過，步履聲劃破寂靜，幢幢的人影也驅走了空蕩，陸續有人踏上了登山道，每一個步履是那麼從容，神態是那麼安詳，不管是從容或安詳，卻都帶着一股不可侵犯的肅穆之氣。

登山的隊伍，陸陸續續，但都是從正面登山，絕沒有一個走山後的登山道。

參加祭典的各地義軍首領，陸續到了。

保衛營的密探也好，衛護九城的禁軍也好，還沒見一個。

最先登上景山的，是一前四後五個人。

這五個人，一個黑袍老者，四名黑衣壯漢，四個壯漢身上，都背着一個不算小的黑包袱。

五個人腳下不停，目不斜視，一路登山，入北上門，經倚望樓往東，一直到東麓那棵枝葉不算茂盛，但枝椏縱橫，讓人有鐵骨嶙峋之感的海棠樹前。

五個人有着片刻的肅立，然後四壯漢解下身上包袱，就地打開，四個包袱裡完全是祭典上應用之物。

抖開一塊黃綾舖好，然後燭台、香爐、祭品……應有盡有。

這裡剛擺好，後頭的人已陸續來到，自動分左右而立，中間留下一條五尺寬窄的走道。

不到一盞茶工夫，海棠樹前已站滿了黑壓壓兩片。

人，約莫有百來個，但卻肅穆寂靜，鴉雀無聲。

人，約莫有百來個，但卻個個垂手挺立，一動不動。

昏暗的月光下看，恍若一尊尊泥塑木雕的人像。

驀地裡，梆折聲響動，山下遙遙傳上來打三更聲。

五條人影，一前四後，踏着輕捷的步履來到。

方豪、雲振天、凌翠仙、雲素素，還有焦大。

兩片黑壓壓的人影恭謹躬身，聲如雷動：「恭迎令主」。

雲振天、凌翠仙、素素、焦大為之一怔，旋即心神震動。

五個人裡，令主應該只有一個人——方豪。

方豪竟然是領導天下義軍的令主——日月令主。

方豪肅穆、莊嚴，不答禮，未點頭，直行向前。

下期待續

《武俠接力擂台》●本期執筆人／諸葛青雲●揷圖／海虹●題字／楚戈

龍虎風雲

笑傲武林擂台會●四大名家出奇招

●司馬紫煙／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



●方豪、雲素素施展絕頂輕功，搜遍整座煤山。

完《血灑蘆溝》

其實，方豪不是來得最晚，他比任何人來得都早。在這遙祭前明先帝大典的前夕，他作了不少重大的事！

首先，他作了與玉貝勒決鬥的準備——從內到外，從戰鬥精神，到戰鬥技能，每一樣所能準備的準備！

其次，他結了褵，和雲素素圓了房，這不是方豪的意思，這是雲素素的意思，雲振天、凌翠仙夫婦的意思，也是全體義軍的公意。

因爲這場玉貝勒與方豪兄弟相殘的「誰應蘆溝血誓」之鬥，玉貝勒得「地利」，擁「人和」，委實有太大便宜，方豪則充其量也不過在「天時」二字之上，勉強有點想頭。

萬一，方豪有個三長兩短，這位優秀鬥士的血胤，不應由此而斬，江湖、義軍，甚至整個復興大業，都需要他的優秀血胤作種，繼續開花、結果——結出更多更豐碩更堅強的武林奇葩，民族異果！

於是，他不單匆匆與雲素素結褵、圓房，夫婦並雙雙服下由前明太醫院掌院供奉所虔誠煉製的「種玉神丹」，以求就憑這花燭之夕，便使雲素素荳蔻含胎，藍田種玉！

喜悅中，帶有悽慘，他們的「合巹杯」內，不是美酒，而是鮮血，雲素素以新娘子的身份，竟當着爹娘、義軍首領，暨一干江湖長輩，在花燭宴上，喝了血酒，立了血誓，即令方豪果有不測，她也淡於夫仇，重於育撫子女，把這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留到二十年後！

還算好，這雙新人，男的是絕代國士，女的也是巾幗奇英，他們不厭惡有任何不祥，他們默默承受，相互關懷，明晨蘆溝生死決，今宵儂我盡關懷，紅燭高燒，巫山春好，在悽慘中仍有幾分喜悅！

可憐，爲了蘆溝決鬥，爲了煤山大祭，方豪那裏敢貪枕席之歡，在一般新人好夢方濃之際，他和雲素素便起床結束停當，雙雙携手到了清宮大內的「神武門」後。

由於各路義軍首領，即將齊集煤山，方豪身爲「日月令主」，他必須把玉貝勒的埋伏情況，完全了解，設法對抗，決不能把這點民族精英，任對方一網打盡！

但說也奇怪，方豪、雲素素施展絕頂輕功身法，搜遍整座煤山，以及煤山週圍，竟未發現玉貝勒於血冠羽士暨九格格死後，所集權統率大內高手的半點踪影！

雲素素「咦」了一聲：「方豪，玉琪新統事權，指揮起大內武士，更應得心應手，他……他的人呢？」

方豪臉上神色，毫不輕鬆，劍眉深蹙說道：「小玉兒居然完全撤防，給了我一個莫大面子，他總算還念在兄弟之情，讓我平平安安地，再作一次最後的『日月令主』！」

雲素素與方豪兩心已同，自然聽得出來他的言外之意，聞言瞿然道：「你是說他在煤山給你面子，却在蘆溝橋上，對你痛下殺手？」

方豪點頭道：「小玉兒官居顯職，位極人臣，尤其血冠與九格格已滅，他不需要爭功，他如今最需要的，就是個人英雄聲譽！我太了解他了，他越是在此表現得如此大方，便越是顯示了他對蘆溝一戰，有了十成十的充分把握！」

雲素素嬌軀一顫道：「煤山撤防，顯他氣量，蘆溝殺你，成他威名？……」

方豪道：「不錯，這是小玉兒等待已久的日子，也是他悉心佈置，刻意完成的最高心願！」

雲素素心中一酸，忍不住握住方豪的手兒，悽聲叫道

：「方豪……」

方豪也握着她的手兒，稍加安慰道：「素素，不要怕，我們先前不是在瞻仰文文山聖像之時，讀過他的『正氣歌』麼？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鼎鑊甘如飴，陰陽不能賊！成、敗，尚在未可知之間，時辰到了，擦乾眼淚，不要傷感，陪我去主祭先皇，看我擔任最後一任的『日月令主』！」

方豪一再重覆這「最後一任」之語，自然使雲素素聽在耳中，不是滋味，但酸辛滋味，才化淚水，幢幢人影，已到煤山。……

●極簡單、極隆重的祭禮一畢，方豪向各地義軍首領，作了兩點極重大的宣佈：

第一，從今後不再舉行煤山大祭。

第二，從今後不設「日月令主」名位。

這兩點決定，都聽來有點懾人，震駭得那些江湖義士、民族英傑，都鴉雀無聲，靜等他們最敬佩最服從的「日月令主」方豪，作進一步的闡釋！

方豪說：「不忘先朝，心存漢室，重意識，不重形式，與其每年甘冒奇險，來此祭靈，不如各安其分，各盡其能，分散在羣衆之中，灌輸民族氣節，培養復國力量，反能使先皇先烈，告慰九泉，免得只要有一次不愼，被敵方一網打盡，則元氣之傷，便幾乎無法彌補！」

這是正理，這是名言，但從來無人敢說，因爲畏難茍安，似乎不是英雄本色！

但如今方豪說了，却不單不使巍立在煤山夜色以下的濟濟羣豪覺得他貪生怕死不是英雄，反而加重了大家的信服，越發敬佩他是敢作爲有承當的眞正英雄好漢！

方豪又說：「既然不再舉行甚麼每年一次的煤山大祭，則『日月令主』一位，也無須再設，昭昭日月，各在心頭，良知良能，即爲令主……」

說至此處，各地義軍領袖們，立刻表示了意見，他們認爲反清復明大業，不能沒有統一指揮之人，故而羣請方豪，勉爲其難，煤山大祭可以改在各地，小規模的舉行，但「日月令主」之職，却堅求方豪繼續擔任。

方豪笑了：「諸位一定要方某留任令主之位，方某也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我在這大家最後一次齊集煤山的機會中，要提出兩句似爲打破傳統的新口號，看看諸位有無反對意見？」

各地義軍領袖一致表示恭聆令主高論。

方豪一字一字，鄭重說道：「排……賊……不……排……滿，與……漢……亦……與……華……」

乖乖，這十個字兒中的「不排滿」三字，不單打破傳統，簡直可以說反叛傳統，聽得一干義軍領袖，全都默無反響。

方豪笑道：「同文同種，四海一家，從小的區域劃分，生活習慣略微有異上看來，固然可以分爲『漢、滿、蒙、回、藏、苗』，但以炎黃世冑，統一源流而言，却均是中華民族！忽必烈、成吉思汗的豐功偉業，固使中國聲威，遠及異方，清帝入關主政，也照樣頗有賢能之主，尤以漢族文化，博大精深，其他少數民族，均漸漸在潛移默化之中，暗暗合併爲一以漢爲主的綜合整體民族，故而我提出『排賊不排滿』的新穎口號，凡屬民賊國賊，雖漢亦排，凡屬德行良好、功業卓著，愛國愛民之士，雖滿亦戴，眞能共昌漢化，舉戴賢能，則十年、百年之後，將無漢滿蒙回藏苗之分，只見中華民族的燦爛光輝，天下大同，照耀世界！」

這又是至理，一般人所不敢出口的至理……

傳統的力量，太強大、太深刻了，明明方豪說的是至理，但因他違背傳統，甚至於反叛傳統，以至雖在濟濟羣豪的心頭上，激起了一陣驚佩性的漣漪，却未能博得任何明顯性的承諾。

方豪嘆了一口氣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合理的制度，必須推翻，賢明的領袖，則不分畛域，我若在蘆溝決鬥一役上，僥倖生還，則後半生的工作重點，將是在江湖廊廟之間，儘量灌輸這種新的革命認識！」

一揮手，羣雄盡散，連方家所苦心訓練的那七名高手，也被方豪強硬遣回，他調來這批精英，主要是爲了保護煤山大祭的赴會各路義軍首領，不願意把他們投入自己與玉貝勒的私鬥，而有任何損折之虞！

轉眼間，煤山之下，空蕩蕩的，只剩下了雲振天、凌翠仙、焦大、雲素素和方豪五人。

雲素素的心湖，怎能平靜？她望着未透曙色的東方暗空，向方豪淒然說道：

「你要去蘆溝橋了？」

方豪點了點頭，緩緩答道：「我和小玉兒約好了的，這場『蘆溝洒血之戰』，由旭日東升開始，大概到日正當中，可以結束……」

雲素素道：「你……你……不帶我去？……」

方豪嘆口氣兒，雖然當着雲振天夫婦和焦大，也毫不避忌地，握着雲素素的柔荑素手，目射深情說道：「素素，妳喝過血酒，立了血誓，應該識得大體，不必再去經歷那種場面，反正在日正當中之前，我和小玉兒，總有一人，會沉屍於『蘆溝橋』下的『無定河』中！」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此情，此景，是多悽楚的調子？雲素素忍不住了，兩行晶瑩珠淚，撲簌簌奪眶而出！

但絕代俠女，畢竟不凡，淚珠沒流多少，雲素素便倔強抬頭，兩隻妙目中，淚光模糊地，凝望方豪說道：「好，我不去，有妻在場，或消壯志？但你一人赴約，我們却怎樣曉得你的凶吉？」

方豪想了一想道：「從時間上來看吧，這裏是大內禁地，對方不能久撤崗哨，你和岳父母焦大叔等，仍去『文丞相祠』等我，僥倖無恙，『未末』必歸，否則，趕緊快馬離京，因爲我縱陳屍於『無定河』中，小玉兒也必遍體鱗傷，決不好受，我擔心他因怒成恨，會起斬草除根之心，對你們有甚酷烈手段……」

雲素素咬牙、揮手，道：「好，一切都遵從你的安排，你去吧，你志壯山河，氣如瀚海，『無定河』中，恐怕容不下你……」

方豪先拜雲振天、凌翠仙，又向焦大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大禮。

這不是「令主」拜僚屬，這是子侄之禮，並隱有「寄妻托子，生離死別」之意，雲振天、凌翠仙夫婦，和焦大，毫不客氣，坦然受之，但誰的心內均在發酸，誰都盡力忍住了潸潸欲滴的英雄珠淚！

夫妻之間，不必多禮，略一執手欷歔，方豪便軒眉撤手，飄身而去。

●「蘆溝曉月」，是「京師八景」之一，長橋臥波，當然絕美，而在這橋上決鬥，以橋下滾滾東流河水，作爲葬身之地的想法，也着實相當洒脫！

方豪認爲玉貝勒定會比他到得更早，以逸待勞，但却完全想錯。

他到了，橋上無人……

傾耳細聽，展目四顧，周圍一片寂寞，決沒有任何埋伏！

方豪俠膽如天，但如今也不禁略微興起了那麼一絲毫的怯懼！

因爲，他弄不懂玉貝勒到底玩的是甚麼花樣？敵不可測，總是最最可怕的事！

長橋望明月，明月漸西沈……換句話說，遲遲鐘鼓，耿耿星河，業已天光欲曙！

方豪等了很久，決鬥的時刻，快要到了，玉貝勒的人呢？……

驀然間，「轔轔」作響，「轔轔」，是車聲，方豪循聲注目，果然看見從京城的來路上，馳來了一輛雙駕宮車。

起初，距離還遠，等到車兒走近，方豪不禁暗叫一聲：「慚愧！」

因駕車的人，是雲施施，方豪覺得玉貝勒能讓雲施施駕車送行，自己却不能讓雲素素相偕赴約，未免在氣勢上便已輸人一着！

車到橋下，方豪又是一愣？

因爲，雲施施是獨自下車，從車廂內取了一具巨大革囊，逕向「蘆溝橋」上，姍姍走來，却仍未見玉貝勒與她同行，或是人在車內？

方豪忍不住了，雲施施尚在十步之外，他就高聲問道：「施施，小玉兒呢？他是畏戰不來，還是看我不起？」

雲施施淡淡笑道：「你們約的是甚麼時刻？」

方豪道：「從東陽初起，鬥到日正當中，小玉兒並已說明，在昨日黃昏以後，今日午正之前，『蘆溝橋』左近，完全戒嚴，不許任何局外人加以滋擾！」

雲施施向初透一些濛濛曙色的東面天空，看了一眼，揚眉笑道：

「時間早得很呢，玉琪說用不了太多時光，約莫十招左右，就足以使你陳屍於這條先叫『無定河』，後改『永定河』，又稱『蘆溝』的河水之內！」

方豪怒道：「他不能這樣驕傲，這樣小看我，我不是『血冠羽士』。」

雲施施點頭道：「你比血冠，當然強得太多，但玉琪却練有平素決不輕易顯露的四大絕藝！」

方豪皺眉道：「四大絕藝？這四大絕藝中，大概有一樁便是『無形劍炁』？」

●方豪循聲注目，果然看見從京城的來路上，馳來了一輛雙駕宮車。

火併

雲施施點頭道：「不錯，在蘇州府衙，搏殺血冠子時，他用了『無形劍炁』，但你知不知道他手兒特別粗糙之故，是從『白象國供奉』之處，學成了十二成火候，足以刀劍不傷，並能耐極重指力、掌力的『象皮神功』，更生生拔去滿口銀牙，換裝毒齒，若與强敵近身拼搏，只消凝聚眞氣，張口一噴，便連大羅神仙也難逃刼數的『九毒飛牙』，而蒙古摔跤技藝，也到了無以復超，一人足敵八條蠻牛極上乘的『金段』地步！」

方豪越聽眉峰越聚，雲施施又復笑道：「起先幾招，他用『無形劍炁』攻你，即令你能騰挪閃展，甚或蹈隙逆襲，他再倚仗『象皮神功』護身，施展蒙古摔跤的『金段技藝』，把你纏住，只要雙方糾結不開，立從口內噴出『九毒飛牙』，則勝負之數，大概便可以決定！」

方豪無話可答，看了看「蘆溝橋」下的嗚咽流水，和那具放在橋欄上的巨大革囊，突然劍眉一挑，目光如電地，凝注雲施施道：「施施，謝謝妳，妳比小玉兒先行趕來，便是告訴我這些虛實？抑或不忍見我葬身魚腹，要用這具革囊，替我收屍？」

雲施施搖頭道：「都不對，我是來向你道喜，並有兩個問題，要你由衷回答！」

方豪皺眉道：「道喜？道甚麼喜？莫非指的是我和素素之事？」

雲施施笑道：「正是，但天下事奇巧無倫，我和玉琪，也和你與素素……」

方豪道：「妳也與小玉兒，結過褵、圓過房了？……」

雲施施毫不羞澀，點頭接道：「就因爲我太關心這場『蘆溝之戰』，深恐他一去不回，玉琪才向我吐露他身懷四大絕藝，並在洞房花燭之中，親自演練『象皮神功』的護體功能，和『九毒飛牙』的殲敵威力！」

方豪目光一注京中來路，雲施施便又笑道：

「你放心，在我兩項問題未曾經你正式答覆之前，玉琪決不會猝然出現！」

方豪如今業已意識到這兩個問題，定必相當重要，凝望着雲施施點頭說道：「施施，妳問吧，甚麼問題？」

雲施施道：「問題不會離開這場龍虎風雲的『蘆溝』之戰，我先問你，在這一戰中，死的若是方豪，後果如何？」

方豪毫不思索，應聲答道：「死的是我，後果還不太嚴重，不過是雲素素碎心待產，將來撫孤報仇，小玉兒毫無對手，益發飛揚跋扈，以及矢志光復的遺民義士之中，又要煞費苦心，尋找培植一位有守有爲的『日月令主』而已！」

雲施施道：「死的是玉琪呢？」

方豪苦笑道：「死的是他，後果反而更糟，朝廷必然極爲震怒，盡出官家之力，搜殺前明遺臣，連以前再三考慮，才頒佈天下的懷柔政策，亦將修改，我們那些氣候未成的義師組織，必定大受打擊，縱不完全被滅，也告元氣難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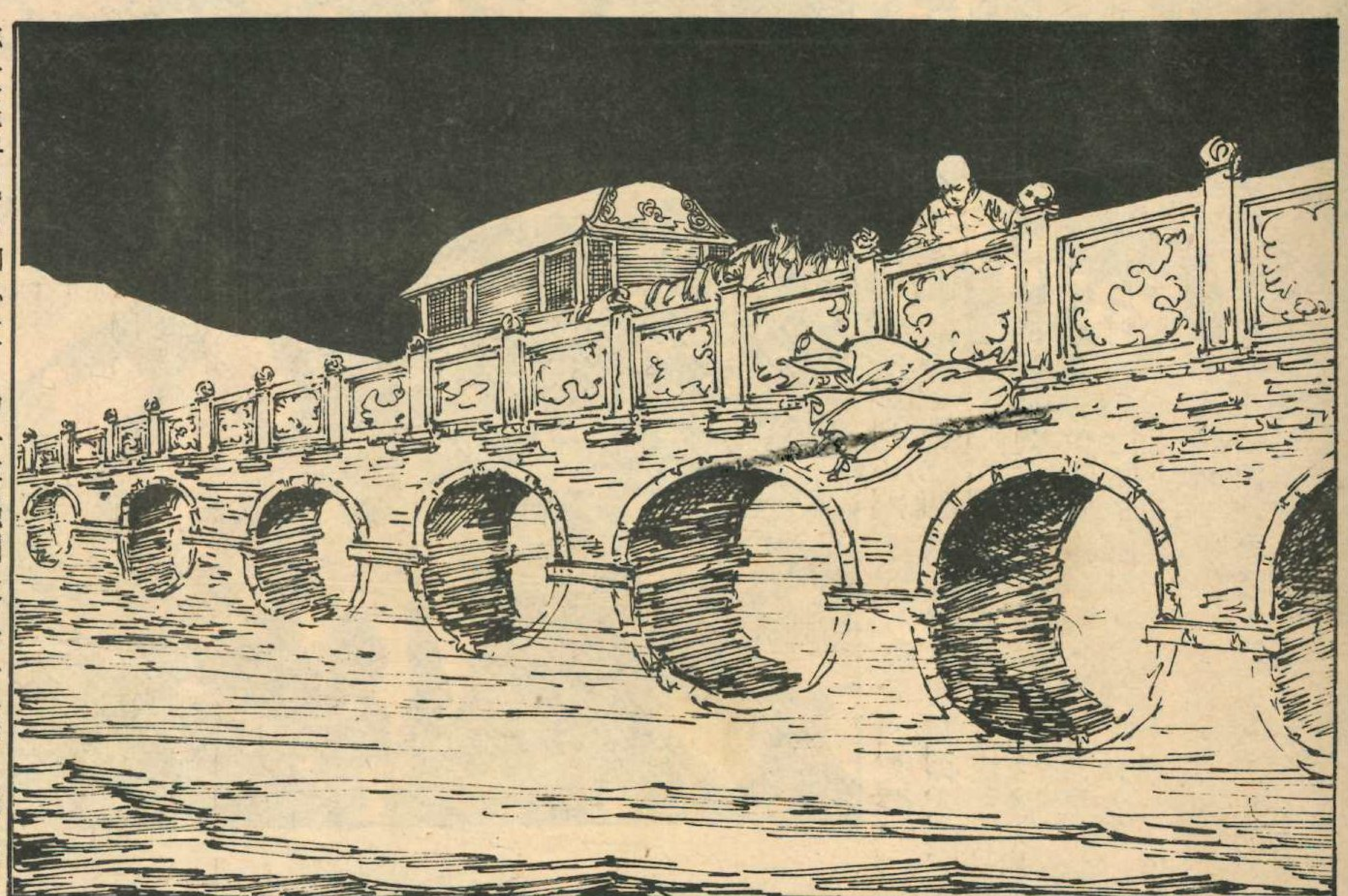
雲施施從一雙妙目之內，閃射出無限敬佩神色，盯在方豪臉上，凝望有頃，點頭說道：「方豪，我佩服你，你大概早已自知必敗，仍一再强調是五五之局，應邀來此赴約之意，是不是打算以命酬弟，拿血肉換取時間，讓玉琪除去最强對手，滿足了驕妄之心，安安逸逸地，當他的一品王侯，不再對江湖志士，過份追殺，而使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革命力量，有一些休養孳生機會？」

方豪也深深看她兩眼，點頭嘆道：「施施，妳既是有心人，我便不瞞妳了，我早拚此戰必死，才和素素結褵圓房，讓她在以後的日子裏，一意撫孤，精神有個寄託，而我昨夜遣散的七名少年高手，也不是回轉連雲方家，而是分投七處大荒，苦練絕藝，將來義師長老們，可以選擇其中成就最高、品行最好的人，繼承革命大業：……」

雲施施聽到此處，搖了搖頭，緩緩說道：「方豪，你肯犧牲小我，能够着意安排，雖令人敬，却未令人服，因爲你所選擇的，並不是一條最完美的路兒！」

這幾句話兒，聽得方豪萬分驚詫地，失聲問道：「除了兄弟生死，濺血蘆溝之外，還有第三條路，並是最完美的路兒？……」

雲施施正色道：「有，很簡單，只有十個字兒，就是



●衣裳飄處，雲施施的骨肉也化，她的血水，和玉貝勒的血水，連成一片……。

『你死，他也死，你活，他也活』……」

方豪苦笑道：「小玉兒身懷那麼多絕藝，我死他也死之望，已極渺茫，至於我活他也活的兩全妄想，更是談也休談，因爲不論就僧王血誓，或目前大局，『蘆溝』一戰，無法避免……」

雲施施不等方豪話完，便接口苦笑道：「方豪，聽我解釋，『你死他也死』之意，是你死的是名，他死的是人，『你活他也活』之意，是你活的是肉體，他活的是如今的『貝勒』銜頭，和他日繼承的『神力親王』爵位……」

方豪有點迷惘了，目光凝注道：「施施，別弄玄虛，請解釋得詳盡一點！」

雲施施道：「譬如，玉琪血濺蘆溝，但對外宣傳，却說方豪戰死，由你倚仗兩人聲音容貌，無不相同，以及神力老王已纏綿病榻，疾入膏肓便利，留在大內，供職嚴廊，則不單可於廟堂之上，實行你『光漢化滿』上策，照拂江湖草澤之中的志士遺民，互相配合，同光大業，並可娶福晉，育王侯，進一步使得清廷天潢貴冑間，也血脈旁移，漸漸滲入了革命種子……」

方豪聽得始而驚、繼而佩，不禁目注雲施施，嘴唇欲動。

雲施施不給他中途接話機會，繼續說道：「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這條路兒，聽來對革命大業雖美，其中却含蘊有莫大痛苦，首先，要你喪失方豪名號，用『神勇威武玉貝勒』的身份，酬酢於銅臭齷齪的富貴場中，放棄心上人，另行婚娶生育，把嘯傲山河的風雲壯志，收斂爲衣冠揖對的宦場傀儡，你拿不拿得出這份勇氣？……」

方豪淒然一笑，暫未置答，雲施施又復說道：「其次，談到素素，她要有夫等於無夫，眼看自己丈夫懷抱之中，夜夜抱的是別的女子，而且，三年五年還拿不準能否與你見上一面半面，這份酷烈相思，够她消受，够她咀嚼！但她是雲家的女兒，你應該知道，雲家的女兒，無不勇於犧牲，甘心承當痛苦！故而，我可以代表素素，作一肯定回答，能不能走這『你死，他也死，你活，他也活』的第三條路，便全看方豪你了！」

方豪嘆道：「施施，妳爲何只談細則，不談原則？」

雲施施說道：「甚麼原則？」

方豪道：「妳這第三條路兒的原則，是必須小玉兒先死，他精擅『無形劍炁』，練了『象皮神功』，藏有『九毒飛牙』，摔跌纏摸技藝，又到了『金段』地步，誰還能殺得了他？……」

雲施施道：「我！」

好簡單、好有力的答覆，自然震驚了方豪，但射向雲施施的目光之中，總難免略有懷疑難信神色?!

雲施施滿面神光地，侃然續道：「九格格自盡之前，與我曾作密談，她認爲我肯嫁玉琪，必然恨中有愛，愛中有恨，另具重大圖謀，故而送我一樣東西，希望我能殺掉玉琪，替她報仇雪恨！」

方豪道：「這是甚麼東西，小玉兒既練有『象皮神功』，九格格雖精於暗器，她那『大內十三紅』等，恐怕也……」

雲施施臉上微紅接道：「這東西有點下流，叫『玄牝化血粉』我自從問明玉琪身懷四大絕藝，確定蘆溝一戰，死的必然是你以後，才決心對他施爲……」

方豪皺眉道：「小玉兒上當了麼？」

雲施施幽幽嘆道：「他够精明，够厲害了，但却絕未想到九格格會在臨死之前，傳了我這記下流殺手，故而，素素和你圓房，是要替你延嗣，我和玉琪圓房，却是要他絕命……」

方豪驚道：「妳是說小玉兒已經……」

雲施施泰然自若地，指着橋欄上的巨大革囊，緩緩說道：

「他已經死了，一度春風，全身化血，被我盛裝在這具革囊之中，來應蘆溝血誓！」

她一面侃然說話，一面走到革囊之前，從頭上取下一根紅色金簪，挑開囊口繩結。

繩結一開，囊中果然貯滿血水，雲施施目注方豪，滿面神光又道：

「方豪，你不必再去『文丞相祠』找素素了，我來此之前，知道米已成飯，木已成舟，你這隻鴨子，非被抱上架去不可，已向爹娘、素素，暨焦大叔等，飛函詳陳經過，如今，他們早已離京，計程當在百里之外！……」

說至此處，忽用那根血紅色的金簪，向手背上戳入，劃了一個寸許血口。

方豪驚道：「施施，妳這是……」

雲施施笑道：「這也是九格格的東西，我雖殺了玉琪，却並不是不愛玉琪，只是立場不同，重於光復大業而已，他既死去，我應該追隨於九泉之下，向他謝罪，作他最忠實的妻子！……」

語音略頓，又神態自然已極地，嫣然笑道：「方豪，快去應付一切相當艱難而費力的各種善後，好好作你的『神勇威武玉貝勒』，明年此日此時，不妨來此一奠你的胞弟弟婦，因爲，那時橋上還會有兩個人，是素素，和她抱來給你看的麟兒，或是嬌女……」

話尚未完，神情已萎，雲施施趕緊地把玉貝勒所化的盈囊血水，傾入「無定河」中，自己也緊跟着飛身一躍！

好厲害的九格格獨門劇毒，衣裳飄處，雲施施骨肉也化，她的血水，和玉貝勒的血水，連成一片，傾注橋下，逝向東流！

方豪怎麼樣呢？鴨子業已上架，他只好孤孤單單、寂寂寞寞，彆裏彆扭，齷裏齷齪的，去當他的一品王侯，故事也結了尾！正是

鴛鴦碧血洒蘆溝，龍虎風雲一旦收，
跳出英雄兒女外，深情俠骨足千秋！

全文完

招中套招 計中有計

既寫「推理」也寫「武俠」的倪匡先生，繼「大鹽梟」之後，又將他最得意的「推理武俠」鉅著「火併」交給「時報周刊」，本刊決定從一二五期起，隆重推出，向你的「智商」挑戰，因爲你根本無法知道下面的發展，直到你屏住氣把它看完。

「龍虎風雲」讀後及雜感

●文／倪匡

聯合創作的典範



倪匡是個四眼田雞，他的目光却能明察秋毫。



坐在諸葛身旁的倪匡（左），比起來噸位的確小，但武功却不凡。

「龍虎風雲」武俠接力擂台，已於124期鳴金收擂。記得這場龍爭虎鬥賽完第一回合之時，即有甚多讀者捎來大批掌聲，其中特以香港武俠名家倪匡大俠最爲響亮，當時倪大俠並曾毛遂自薦，願任評判之職，正是主持者求之不得之事，何况倪大俠乃當今武俠一派宗師，與金庸大俠領袖香江武林，早已傳聞天下。其武技造詣之深，自爲理想評判人選。如今倪大俠於隔海觀擂之後，果然擲來評文，眞不愧武林人物一諾千金。更可貴者，乃在倪大俠之評文雖多謙遜之辭，實則大有將與賽諸俠之招式研融而爲一套新「武功」之妙用。觀擂者不可不看，武林人物不可不讀。

四大高手，諸葛青雲、臥龍生、司馬紫烟、獨孤紅在時報周刊論劍過招，本人自告奮勇，作其評判，本來應該金睛火眼，屏氣靜息觀戰，以定高下。但是四位高手奇招百出，內外功俱臻絕頂，掌風所及、劍芒所至，令人心驚目眩，膽戰魂飛，正自氣納丹田，運用眞力，雙脚不丁不八，勉力站定，抬頭一看，四位高手已然淵停岳峙，面不紅、氣不喘，拱手爲禮。采聲雷動之中，過招已自完畢，這評判從何做起？欲待脚底抹油，一聲「風緊扯呼」，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簡盟主却不肯放過，一招「電話催稿」，只好硬着頭皮，且聽道來。說得對，也望博一聲采，說得不對，尚請原諒則個，兄弟下次不敢！

×××

萬事起頭難。

起頭的第一招，由司馬紫烟發出。這一招如果發得不好，通篇就完了。

司馬紫烟的第一招發得好。

×××

好在他留下了極寬的餘地，給後來者發揮。這是大匠之法。

紅樓夢中，大觀園聯句，王熙鳳起首句，是：「一夜北風緊」，評家咸認爲這是佳句，也由於給後來者留下了寬廣的天地之故。

司馬紫烟的第一招，寫了一個神秘的、懷有重大任務，準備作無限犧牲的賣藝班子，犧牲的程度甚至達到了要女兒下嫁最討厭的人的地步（這比死更痛苦）。而這樣的一個賣藝班子，忽然叫一個神秘的小伙子盯上了，這小伙子的武功超絕……

論細節，以蘇州爲背景，寫到豆腐干、花生米喝酒之際，令人酒興大發，要連連盡杯。而吃花生米要將胚芽去掉，是因爲胚芽有一種澀味之故，細緻之極。可是有一點，在虎丘，恐怕聽不到寒山寺的鐘聲，因爲相隔甚遠。

而雲施施的性格，也躍然紙上。未遇原作者，不知「施施」兩字，是讀本音呢，還是讀作「施施然」的「移移」。若從言詞上來考慮，讀「移」字，只有更好聽，不知究竟應該如何讀法？

第一招寫了方豪撲朔迷離的身份，也點出了主題。

且看臥龍生如何接招。

臥龍生寫活了雲素素。一個外表文靜，看來好像沒有什麼特色的少女，但實際上是一個極有主見，性格堅强的人。臥龍生筆下的女性，一直極其多姿多采，性格變幻極多，臥龍生也擅寫女性，雲素素在臥龍生筆下，開始了生命。

主要人物有了生命，小說情節就容易進展，臥龍生這一招，大巧若拙，內含至高無上的武學。

獨孤紅發第三招。

獨孤紅妙手巧招，臥龍生寫出的一個內奸明月，本來是一個無關重處的角色，可是獨孤紅信手拈來，創出了「大內十二玫瑰」，將之美化、毒化，其妙處一如順手拿起隨便什麼東西就當武器一樣。而且，單是「十二玫瑰」，已經可以寫一個長篇了，設想佳妙之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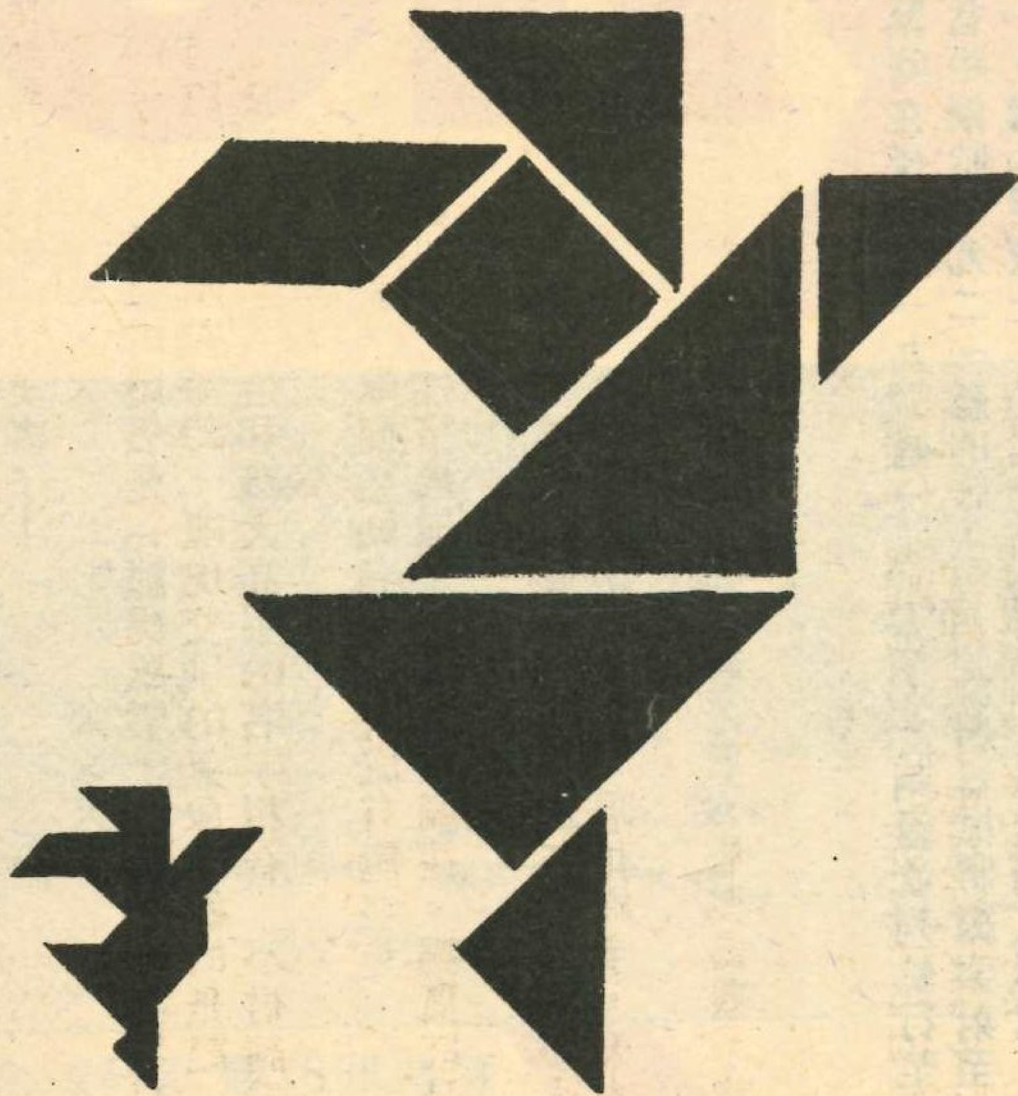
而方豪的身份，也猝然揭露，變成了「玉貝勒」，石破天驚，莫此爲甚。

諸葛青雲接第一回合最後一招。

諸葛青雲的小說，在詭異之中，不失大氣派，第四招，才一開始，便見其長。雲振天的幕後人物，太陽庵主首次被提出，玉貝勒的目的何在，也已被揭露，還有太陽庵主的三大弟子。讀者至此，已是眉飛色舞之至了。

而玉貝勒和十二玫瑰梅林相會，上段文字，變幻之奇妙，也令人嘆爲觀止。「大內十三紅」，不讓「十二玫瑰」專美於前。

曾給武俠小說下過定義：武俠小說，是有武、有俠的



小說。

「龍虎風雲」在寫武方面，自第四招開始充實。幾個高手的名字、外號、武功名稱、動作時的驚心動魄，使得第一回合的結束，極其充實。

司馬紫烟頭開得好，臥龍生接得委婉，獨孤紅妙筆轉圜，諸葛青雲以雷霆萬鈞之勢作小結。

在第一個回合之中，四大高手的風格、才學均已展露無遺。若是再逐段詳說下去，再引用若干原作，那實有騙稿費之嫌，只怕壇主也不會答應，而且萬目共睹，四大高手一直維持着自己的風格，傾全力在從事態度十分嚴謹的創作。

從事武俠小說的創作。

×××

用「接力」的方式來寫小說，可以分成兩題。其一，是純粹的文字遊戲，寫作者求一時之趣，不計後果，而後果也必然是看的時候，或可發一噱，但作品的本身，不會有任何價值。另一種型式，是參與「接力寫作」的作者，各展其才能，使一篇小說，雖然出自多個作者之手，而仍能收一氣呵成之妙，反倒比一個人的寫作，更加多姿多彩，接力寫作者在每一段文字之中，不但顧及通體結構，而且承上啓下，顧及其他作者的創作意圖，使整篇作品，是完整的作品，而不是支離的片段。

後一種形式的「接力寫作」，當然比前一種困難，也遠比前一種有價值。


擂台前夕的歷史鏡頭，四大英雄「比」噸位。

「龍虎風雲」毫無疑問，是後一種「接力寫作」的形式，使「龍虎風雲」成爲一篇佳作，堪稱是近年來武俠小說中篇中的極其傑出之作。

這種情形，用武俠小說中常常用於對武功的描述的文字來說，就是有四個高手，各自以自己的武學，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新的震古鑠今的武功，形成了一種至剛至强的「陣形」，此陣一出，足以稱雄天下。

四大高手在各展絕學之初，或許還有爭强鬥勝之心，但到了互相對對方的才能，心領神會，融匯貫通之際；已經到達了無分你我的境界，這是武學的高境界，也是創作的高境界。

這種境界，在「龍虎風雲」中，表現無遺，「文人相輕」一詞，可以休矣！

「龍虎風雲」是一個開始，壇主時報周刊，創始有功，參與盛事的四大高手，英名常留，其後，這樣的盛事，可以再有，方式或可類同，或可不類同，能使讀者看到更多的好小說，當然是好事。

×××

以多年來改編各位名家小說爲電影劇本的經驗來看，「龍虎風雲」集四大名家之心血，故事的動感（電影感）極濃，可以改編爲一部極其出色的電影，可能已有電影公司看到了這一點。那家電影公司眼明手快，就有眼光，有生意頭腦了。

自然，小說和電影有所不同，但看「龍虎風雲」的原著，有多少畫面，躍然紙上，已儼然是電影畫面。有經驗的電影導演，當可想到這一點。

希望有一天能在銀幕上看到「龍虎風雲」，四大名家聯合原著、聯合編劇，甚至更可考慮聯合導演，那才是文藝界的美事中之美事了！

×××

四大高手論技的篇名是「龍虎風雲」，篇名極具氣派，道出武壇上風雲變幻，龍虎交爭的氣象。妙的是龍、虎、風、雲四字，恰和四大高手的名字相合，不信請看：

龍，翱翔九表，臥龍生的名字中現成有龍字。

虎，咆哮河山，性格孤傲，一向獨來獨往，獨孤紅是也。

風，或輕拂著人面，或呼嘯大地，來去無踪，飄渺人間，如煙如幻，司馬紫烟，紫烟兩字，暗扣風字，天衣無縫。

雲，變幻萬千，飄然青冥、蒼穹之下，唯雲爲襯，諸葛青雲，諸葛青雲！

×××

四大高手之中，臥龍生、諸葛青雲，是近二十年的交情了。司馬紫烟多年前曾有一面之緣，獨孤紅心儀多時，未嘗一睹尊顏。可嘆壇主時報周刊，竟吝於介紹。本來，自動請纓，作其「評判」之目的，是心想壇主至少會設盛宴，備好酒，邀高手，請證人，共敍一堂。那麼，可以白吃白喝一頓。誰知毫無消息，眞有賠了夫人又折兵之感，由此可知，騙飲騙吃，頗不容易，世途艱難，由此可見一斑。後生小子，其宜愼哉！

寫到這裡，不禁擲筆三嘆，就此打住。

胡言亂語之處，尚祈四方君子海涵焉！

一九八〇、七、十二、凌晨